





“我的原稿完成啦……”

拉德洛夫作

879.57
512-0-2
:2



靜
靜
的
頓
河
第二部

金 M
人 · 蕭
譯 洛
霍
夫
著

卷
四

第一章

一千九百十六年十月夜。雨和風密林。叢生着赤楊的水池上面是戰壕。前方有鐵絲的障礙物。戰壕裏面是冰冷的雪雨。哨兵的機槍的鐵擋板(註一)昏曠地閃着光。土窟(註二)內有稀疏的火光。在一個軍官的土窟的入口旁邊，一個矮小的軍官站了一回，用濡濕的手指順着鈕釦滑下去，他匆忙的解開了外套，抖下領上的水，迅速地用一束乾草，抹一下沾滿泥濘的長靴，彎下身子，走進土窟去。

小煤油燈映出來的黃色的光幅，帶着撲鼻的油氣照到進來的人的臉上。敞着皮上衣的軍官，從板床上抬起身來，用手順理着亂蓬蓬的白頭髮，打了個哈欠。

「下雨嗎？」

「下哪，」客人回答。脫去衣服，把外套和因潮濕浸軟了的制帽掛在入口處的釘子上。「你們這兒暖和大概因爲人多的原故吧。」

「我們剛才燒過火。真糟，泉水直向外冒。他媽的，雨要把我們趕出去……啊是您以爲怎樣，彭楚克？」
「攪着生有一層暗色的亂毛的手，彭楚克彎下腰，蹲在爐子的附近。」

「請鋪上板吧。在我們的土窟裏——可真漂亮，可以光着足走路。李斯特尼次基在哪兒？」

(註一)機關槍前面的鐵擋板。——譯者

(註二)土窟，築在壕溝間軍官們躲藏的地方。——譯者



「睡哩。」

「好久了嗎？」

「巡邏回來就躺下的。」

「是叫醒的時候了嗎？」

「叫他吧。我們來下盤棋。」

彭楚克用食指擦去寬而濃的眉毛上的雨的潮濕，——沒抬頭，輕輕地叫道：

「葉甫蓋尼·尼珂拉耶維支！」

「睡着哪，」白髮的軍官嘆了口氣。

「葉甫蓋尼·尼珂拉耶維支！」

「呶？」李斯特尼次基支着臂肘抬起身來。

「來下盤棋吧？」

李斯特尼次基把兩足「搭拉」下來，用粉紅色的小枕頭的小枕頭的腫脹的胸部把手掌擦抹了半天。當第一盤收場的時候，第五中隊的軍官來了——大尉喀勒梅珂夫和中尉褚博夫。

「報告！」喀勒梅珂夫還在門檻上時就叫。「根據一切的估計，聯隊要撤防了。」

「這是哪兒來的事？」白髮的中尉滅爾庫洛夫疑惑地笑了起來。

「你不信嗎，彼恰叔？」

「是的，——我不相信。」

「砲兵中隊長用電話傳過令啦。他從哪兒知道的呢？他是昨天才從師團司令部回來的。」
「到澡堂子裏去蒸一蒸也不壞。」

褚博夫溫和的微笑着，裝了個鬼臉，彷彿用筭籌疙疸打自己的屁股。滅爾庫洛夫笑了。

「在我們的土窟中只等着安置澡盆了——即使水退去也得這樣。」

「潮濕啊，潮濕啊，掌櫃的們，」喀勒梅珂夫有點不平，瞥了一眼木板牆和柔軟的土地。

「池水要齊到肋部了。」

「感謝上帝吧，坐在池塘旁邊，彷彿是在蘇耶的懷中呢，」彭楚克插進來說。「他們在乾淨的地方攻擊，而我們却在這裏整星期地向鐵絲網射擊。」

「攻擊倒比在這裏把生命爛掉好些。」

「彼恰叔父，養活哥薩克們，並不是爲了想在衝鋒時把他們做犧牲哪。你是假裝糊塗。」

「爲什麼——依你的意見？」

「照以往的習慣，政府在必要的時候是想依靠在哥薩克的肩上。」

「你說鬼話。」喀勒梅珂夫揮了一下手。

「怎麼這是——鬼話？」

「對啦。」

「拉倒吧，喀勒梅珂夫，真理是駁不倒的。」

「那是什麼真理……」

「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你爲什麼裝腔？」

「注意，軍官先生們！」褚博夫叫道，戲謔地敬着禮，向彭楚克一指：「少尉彭楚克馬上就要照着社會民主黨的推背圖的方法，來預言了。」

「您瞎胡鬧嗎？」用眼睛盯住了褚博夫的眼光，彭楚克微笑着。「但是，繼續下去吧——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綽號。我說，我們從去年的後半年起，已見不到戰爭。恰好從陣地戰剛一開始，哥薩克聯隊們都分散到祕密的地方去，悄悄地等待着時機。」

「可是後來呢？」李斯特尼次基收拾着棋子問。

「後來，當前線上開始騷動時，——這是不可避免地：戰爭開始被兵士們厭惡了，逃亡者數目的增加是可以證明這事的，——那時爲要鎮壓叛變，就得派哥薩克兵出來。政府看待哥薩克兵就像是木棒上的石頭。必要的時候它就要用這些石頭來破壞革命的頭蓋骨。」

「我的親愛的，你着迷啦！你的預言可太不準確了。特別是沒法預斷事態的進行。你從哪兒知道關於將來的騷動和其他呢？如果我們預先講出那麼一件事，協約國打败了德國人，戰爭完結在壯麗的結局中。——那麼你要把什麼職務分配給哥薩克兵呢？」李斯特尼次基抗議道。

彭楚克微微地笑了。

「結局是不像會更多麼壯麗的。」

「戰爭是很緊張的……」

「還要更緊張呢，」彭楚克答道。

「你什麼時候銷的假？」喀勒梅珂夫問。

「前天。」

彭楚克鼓起嘴，用舌頭頂出了烟球，拋去了烟蒂。

「到過哪兒？」

「上彼得格勒去了。」

「嗷，那兒怎樣？京城裏熱鬧嗎？噯，媽的什麼也不要，只要在那兒住上一個星期就好啦。」

「高興的事很少。」審度着字句，彭楚克詛咒道，「麵包不夠，在工人區內是饑餓，不滿，沉默的抗議。」

「我們不能打這次戰爭中安穩地爬出去了。你們以為怎樣，諸位？」滅爾庫洛夫疑問地瞥了一下所有的人。

「日俄戰爭產生了一九〇五年的革命——這次戰爭要促成新的革命。而且不僅是革命，還有國內戰爭。」

李斯特尼次基細聽着彭楚克，作了一個不確定的抖動，彷彿企圖遮斷少尉的下半截話；後來站起身來，在土窟內蹙着，皺起眉。他帶着抑制着的忿恨詛咒道：

「那種事真使我奇怪，在我們的軍官中間會有那樣的人物。」把屈着身子的彭楚克推在一旁。「奇怪的——因為到目前我還沒弄清他對祖國，對戰爭的態度……有一天在談話中間，他很矇矓地表示，但能充分地清楚地明瞭，他在這次戰爭中是贊成我們失敗的。我可以這樣理解你嗎，彭楚克？」

「我——贊成失敗。」

「那是爲的什麼？依我看，你沒有什麼政治的眼光而竟希望自己的祖國失敗——這是……對民族的叛變。這是——一切的體面人的恥辱！」

「記得嗎，『RSDRP』（註一）的國會派會煽動過反對政府，那不就是同意失敗嗎？」滅爾庫洛夫插言道。

「彭楚克，你分析過他們的觀察點了嗎？」李斯特尼次基發了個問題。

「如果我說出贊成失敗來，哪，自然是分析過了。而且那在我真是笑話，『RSDRP』的委員布爾雪維克會不分析自己的黨的觀點。這真非常叫我奇怪。葉甫蓋尼·尼珂拉耶維支，你是個智識階級中人，政治可是不熟習……」

「我是個完全忠於沙皇的兵士。一個『社會黨同志』的樣子就使我嫌惡。」

「你完全是個混蛋，並且是個自滿的壞兵，」彭楚克想，歛了笑容。

「除了阿拉賀（註二）再沒有神啦……」

「軍隊中間的情形可是特殊的，」滅爾庫洛夫插入道，彷彿是在道歉。「我們的一切都似乎是離開政治的，我們的小茅屋似乎是在遼遠的地方。」

大尉喀勒梅珂夫坐下去，撐着下垂的鬍子，熱情的蒙古人的眼睛銳利地閃着光。褚博夫躺在床上，聽着談話的聲音，望着貼在牆上的，被紙烟氣熏黃了的滅爾庫洛夫的畫片：半裸的女性，一張瑪格達琳娜（註三）式的臉，

（註一）俄羅斯社會民主勞工黨之縮寫。——原註

（註二）同教的神名。——原註

懶散地微笑着，向自己的光光的胸部望着。她用左手的兩個手指揪着橙色的乳房，小手指翹得高高的，在張開的眼臉下面是一圈暗暈和腫子的溫和的光亮，稍微有些兒聳起的肩膀托着她的滑下的襯衫，在鎖子骨的凹處——有柔軟的光影的軟片。在女人的形態中，有點兒自然的美麗和純真的真理，所有的昏暗的色調是那麽難以傳說的美麗。褚博夫不由自主地微笑着欣賞着畫圖的藝術，送到耳旁的談話已經不能打動他的聽覺。

「這真好啊！」離開了那畫片，他喊叫道，太不湊巧了，因為彭楚克剛把下面的話句說完。

「……君主專制將要消滅，那我是可以確信的。」

李斯特尼次基拿下紙烟來，辛辣地微笑着，忽而望望彭楚克，忽而望望褚博夫。

「滅爾庫洛夫，您是——真實的畫家！」褚博夫眩惑地霎了一眼。

「就讓我們損失幾十萬兵士也好，這塊土地所養育的每一個人的責任，就是保護自己的祖國免被奴化。」李斯特尼次基吸了一口烟，用手帕擦着眼鏡的玻璃，期待地用近視的，沒有保障的眼睛望着彭楚克。

「工人無祖國，」彭楚克響亮地切斷。「在馬克斯這些話中——有很深奧的真理。沒有，我們也未曾有過祖國！您呼吸着愛國主義的空氣，這塊可詛咒的土地乳哺過你們，養育過你們，可是我們……是生長在曠原的艾蒿和苦蕒……我們沒有跟你們同時開花……」

他從外套的邊袋內掏出了一個大紙卷，在他們中間翻了很久，把脊背向李斯特尼次基站着，走到桌旁，寬大的肥腫的手掌攤開了一張因舊而變黃了的紙片。

「要聽聽嗎？」問李斯特尼次基。

「這是什麼？」

「關於戰爭的論文。我可以勉強讀一下。我可不很識字的人，要解釋可不行了，但這裏——是瞭如指掌的。」

「……社會運動是不能在祖國的舊制度中勝利的。當『各』民族的勞動羣衆的合法要求和進步傾向，將要在消滅現在的民族間的障礙的條件下，在國際的統一中得到滿足時，它就會展開人類共同生活的最新的，最高的形式。對現代的資產階級那種想用『保護祖國』的欺騙的說教來分化和離開工人們的企圖，覺醒的工人們却一再地用團結各民族的工作，從事摧毀各民族資產階級的統治權的鬥爭，來回答他們。」

資產階級愚弄着羣衆，用陳舊的『民族戰爭』的觀念來遮掩帝國主義的掠奪。無產階級很明白這個騙局，提出把帝國主義戰爭變爲國內戰爭的口號……」
彭楚克，緩慢地，不很高聲的讀着，在全體緊張的注意中完結道：

「……國內戰爭的無產階級的旗幟不是今天，是在明天，——不在現在的戰爭中，是在它的以後，——不在這次，是在很近的下一大戰爭中，不僅要把幾十萬的覺醒的工人們，還要使那幾百萬的被現在的極端愛國主義所愚弄的半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環繞在自己的周圍，不僅只受着戰爭的驚嚇和打擊，還要教育，訓練，喚醒，組織，鍛鍊和預備使他們參加『自己』國內的以及『別的』國內的資產階級的戰爭……」

沉默了半天以後，滅爾庫洛夫問道：

「這不是在俄羅斯印的嗎？」

「不是。」

「那麼在哪兒印的呢？」

「在日內瓦。這是從一千九百一十四年的第三十三號『社會民主黨員』雜誌（註）上弄下來的。」

「這是誰的論文呢？」

「是列寧的。」

「這個……大概是布爾雪維克們的領袖吧。」

彭楚克沉默不語，小心地翻着報紙，他的手指微微地抖動了一下。滅爾庫洛夫搔了搔白色的鬚髮，沒有看其餘的人們說：

「他的信念的天才可真偉大……媽的，這兒那種人多得很，你還狐疑個什麼勁兒呀！」

李斯特尼次基熱情地詛咒起來了。他衝動着，扣着襯衫領子，迅速地邁着步，從這個牆角走到那個牆角，撒出了零碎的句子：

「這篇論文——是一個被祖國從自己的境內拋棄出去的人，想要影響歷史行進的可憐的企圖。真正的

（註）社會民主黨員在一九〇八年——一九一七年是俄羅斯社會民主勞工黨的機關雜誌。

一九一〇年中央委員會閉過後，孟雪維克份子由社會民主黨員編輯部退出後，便完全成爲

布爾雪維克的刊物了，世界大戰時由列寧和季諾維埃夫主編，在日內瓦發行。——原註

預言在我們的世紀中都不能收到功效，至於這樣的預言——更不用說了。一個忠實的俄羅斯人對這種歇斯底里的呼號，總是輕蔑地不理的。胡說八道把民族戰爭變為國內戰爭……噢，媽的，這是多麼卑污！」

李斯特尼次基皺着臉向彭楚克瞥了一眼。他正皺着眉，低着頭在搜索自己大疊紙片。看來，脈搏彷彿在他那粗胖的暗褐色的脖頸上，那突起的腫脹的靜脈中間，猛烈地跳動着。李斯特尼次基熱情地擲出了一串的句子，但是他那枯萎而低微的嗓音並沒有叫人留下印象。

「彭楚克！喀勒梅珂夫叫道：「等等，李斯特尼次基……彭楚克聽見嗎……噢，好，我們就讓這次戰爭變成國內戰爭……以後怎麼辦？噢，你們取消帝制……依你們的意見，一定是什麼衙門嗎？不知是什麼樣的機關？」

「是無產階級的政權。」

「是國會嗎，怎麼的？」

「太小了！」彭楚克微笑道。

「那末是什麼？」

「一定是無產階級專政。」

「是怎——怎麼……那末知識分子和農民作什麼專呢？」

「農民跟着我們走，一部分有思想的知識分子也這樣，對其餘的……我們對其餘的人們就這末幹……」彭楚克用迅速的手法，把原來在他手中的一張什麼紙片搓成了個緊緊的紙紐，搖晃着這東西，透過牙齒

迸出了聲音說道：「就這麼幹！」

「您飛得好高啊……」李斯特尼次基微笑道。

「不但高，而且還要落下來。」彭楚克結束着說。

「應當先鋪上乾草……」

「您是爲了他媽的什麼原故志願出征到前線上來，而且還升到軍官的階級？這怎麼能和您的意見符合？」
「怪——呀！反對戰爭的人……噯噯……反對毀滅自己這些階級的弟兄們——可忽然……升到少尉啦！」

喀勒梅珂夫用手掌敲着靴筒，誠實地大笑了。

「您領着自己的機關槍隊毀滅了多少德意志的工人？」李斯特尼次基問。

彭楚克猛力地翻着自己的紙堆，總是那末俯在桌子上面，說道：

「我殺死了多少德意志的工人——這是……問題。我志願出征，是因爲反正是一樣，所以就這麼幹了。我想，把那些在這兒戰壕中得來的知識應用在將來……在將來。這兒就這麼說。」

「我們拿現代的軍隊來作例子。這是一個組織的好模範。這個組織的好處是因爲它很容易地，把幾百萬人們交給一個統一的意志。今天這幾百萬人坐在國內各處的自己家中。明天動員令一下來，——他們就在指定的場所聚齊了，今天他們躺在戰壕中，有時躺上幾個月。明天他們會排成別的隊伍去攻擊。今天他們表現出的奇蹟，是躲開槍彈和砲彈。明天他們表現出的奇蹟，是露天的戰鬥。今天他們前衛部隊在地下埋上了地雷，明天他們就要順着飛行士在地上作的標誌移動幾十里路。當在一個目的下面，被一

（註）這是一句諷刺，怕跌下來摔壞了，所以說先鋪上乾草——譯者

個意志鼓舞着的幾百萬人，變更着自己的社會和自己的工作的形式，變更着工作的地位和方法，爲了適應變動的情勢和鬥爭的需要，變更着工具和武器的時候，這就叫作組織。對於工人階級的反資產階級鬥爭也是這樣的。今天革命的局面還沒有呈現……」

「『局面』是什麼玩意兒？」褚博夫打斷話頭。

彭楚克搖動了一下，彷彿剛剛從噩夢中醒過來，企圖瞭解這問題，用大手指的關節擦着疙里疙瘩的上額。

「我問，『局面』這兩字的意義是什麼？」

「明白——我明白，可是要清楚地解釋可不會……」彭楚克露出了清朗的、單純的、雅氣的笑容，在寬大的憂鬱的臉上顯着很奇怪，彷彿是一條淺灰色的光影，在秋日的、悲傷的雨後的田地上跑過去，跳躍着，戲弄着。」局面嗎，這是一種情況，形勢，——像這一類的你以爲怎樣呢，我這麼說？」

李斯特尼次基不確定地搖了搖頭。

「向下讀……」

「……今天還沒有革命的局面，還沒有可以在羣衆中活動和提高他們的積極性的條件，今天他們把一張選舉票遞到你手中，——拿它去，你就趕快組織起來，用它把自己的敵人打倒，並不是爲了把那些害怕牢獄抓住了沙發椅子的人們送到國會去，叫他們去坐舒適的座位。明天從你手裏把選舉票奪去，又把槍枝和非常好的，按照最近的機器技術的名詞製造的速射砲遞到你的手中，——你也把這些死亡和破壞的工具拿去，不要聽那種害怕戰爭的慈善家們的呻吟，因爲要想解放工人階級殘留着很多那種必需用火和鐵來毀掉的東西，如果在羣衆中生長着仇恨和失望，如果革命的局面呈現出來，——準備建立

起新的組織，把能致死亡和破壞的有益的工具放到反對自己的政府和自己的資產階級的方面去……」
彭楚克還沒讀完，彷彿有人敲土窟的門，第五中隊的曹長走進來。

「老爺，」他向喀勒梅珂夫說，「聯隊部的傳令兵來了。」

喀勒梅珂夫和褚博夫穿上衣服，走出去。滅爾庫洛夫口中打着哨子，望着畫片。李斯特尼次基始終是那麼在土窟中走，捻着小鬍鬚，想什麼事。立刻彭楚克也告別，走出去了。他沿着泥濘的交通壕穿過去，左手扶着領子，右手擱着外套的衣襟。風吹着交通壕的窄溝，一吹到拐灣的地方，就嘯叫起來，旋轉起來。在黑暗中邁着脚步的彭楚克不知爲什麼不安地微笑了。他走到自己的，又全被雨水的潮濕所浸着的，和蒸發着赤楊樹葉氣息的土窟中。機關槍隊長睡去了。在他的黯黑的生有黑鬍鬚的臉上殘留着因失眠而發了青色的痕跡。（他玩了三夜紙牌。）彭楚克在自己從前所留下的軍用袋中搜索了一下，在門附近焚燒了一堆紙片，向褲子的口袋中塞了兩瓶罐頭和幾把槍彈，走了出來。在開門的那一瞬間風吹了進來，吹起了在門坎附近燒着的紙片的灰色的餘燼，吹滅了發散着焦臭味的小燈。

彭楚克走後，李斯特尼次基沉默地走了有五分鐘，後來走近桌旁去。滅爾庫洛夫歪着頭在畫畫。削得尖尖的鉛筆輕輕地散佈着黑烟般的影子。是彭楚克的側影，露着那平凡的，似乎吝嗇的，強迫出來的笑容，從白紙面上突出似地望着。

「有力量的嘴臉，」手拿着畫伸出去，滅爾庫洛夫說着，舉到李斯特尼次基的眼上。

「噉，——怎樣？」那人問道。

「鬼才知道他！」滅爾庫洛夫猜詳着問題的本質回答。「他是個奇怪的傢伙，現在是弄明白了，從前有過

許多很清楚的事情，但是我可不知道怎麼去揭穿他。你知道，他在哥薩克中間有很大的成績呢，特別是在機關槍手中。你沒注意這個嗎？」

「是的，」李斯特尼次基似乎不確定地回答。

「機關槍手們——全都是布爾雪維克。他煽動他們真叫我吃驚，他現在敢于把自己的牌掀開了。爲什麼呢？他惡毒地講話，天知道！他知道，我們之中誰也不能理解這種觀察，於是他就公開宣佈了。他可不是熱情的人，是危險的人物。」

推測着關於彭楚克的奇怪的行動，滅爾庫洛夫拋開了圖畫，開始脫衣服。把潮濕的襪子掛在爐子上，上了上錢，吸着紙烟，躺下，很快的睡熟了。李斯特尼次基坐在凳子上，一刻鐘以前是滅爾庫洛夫坐在那上面的——在圖畫的背面，削尖了的鉛筆頭奔放地寫起來：

「大人！

不久以前，我所報告給您的那些揣測，今天已經完全證實了。少尉彭楚克今天和我們隊中的軍官談話（當場的，除我以外，計有第五中隊大尉喀勒梅珂夫，中尉褚博夫，第三中隊中尉滅爾庫洛夫），目的（這種目的我承認我是不完全明白的）想要依照自己的政治見解說明他所執行的某種任務，大概他還是奉了黨機關的命令的。他挾有違禁的文件一捲。例如，他曾經朗誦在日內瓦出版的黨機關報『社會民主黨員』的一段。彭楚克少尉無疑是在我們聯隊中進行秘密工作（據猜想，他投入聯隊充志願兵，大概就是爲了這種原因）。機關槍手們是他煽惑的直接對象。他們已經渙散了。他的惡影響，在聯隊的道德紀律中已經表現出來——會屢次發生不服從戰鬥命令的事件，這種情形我已隨時呈報師團司令部和其他

處。
彭楚克少尉日前才銷假（會到彼得格勒）學習了許多破壞方法回來；他現在正企圖努力展開工作。

綜合上述情形，所得結論如下：（一）彭楚克少尉的罪惡已經確定（當場和他談話的軍官們，可以直誓證明我所報告的事項）；（二）現在爲要制止他的革命活動，必須把他逮捕，並解送軍法處審判；（三）應當火速檢查機槍隊，除去特別危險份子，其餘的或遣送後方，或分散到各聯隊中去。

請不要忘了我爲祖國和沙皇的利益而服務的忠心。本件副本並送司·特·科里。

大尉葉甫格·李斯特尼次基。

一九一六年十月二十日第七區。」

翌晨李斯特尼次基帶着隨從兵到師團司令部去報告；吃了早飯，從土窟中出來。粘土的土壩外邊，雲霧在池塘上搖動，牠的毛片懸掛着，彷彿是釘在鐵絲網的刺上。戰壕的底下浸着半寸泥漿，褐色的小河流從彈空中爬出來。穿着潮濕的泥污的外套的哥薩克們，在鐵擋牌上面燒沸了裝着茶的小鍋子，吸着烟，隱着，把來復槍靠在牆上。

「已經說過多少次啦，不要在擋牌上引火，怎麼你們，討厭鬼，不明白嗎？」李斯特尼次基恨恨地說，走近坐在小火堆周圍的第一組哥薩克們面前。

有兩個不願意地站了起來，餘者繼續坐着，摺起外套的衣襟，吸着烟。一個黯黑的有絡腮鬍鬚的，在多皺的嘴唇上帶着規條的銀耳環的哥薩克兵回答着，把一束小乾樹枝塞到鍋下面去。

「本來情願不用擋牌，老爺，你可是怎麼把火生起來呢？這兒多少水差不多要到半尺了。」
「趕快抽出擋牌去。」

「莫非，要我們餓肚皮坐着嗎？這——這——樣……」一個寬臉的有麻子的哥薩克兵皺着眉，向一旁望着說。

「我對你說……卸下擋牌來！」李斯特尼次基用靴尖從鍋底下把燒着的乾樹枝踢了出去。

帶耳環的絡腮鬍鬚的哥薩克兵激動地惡意地微笑着，從鍋子裏把熱水潑了出去，悄悄說：

「就算是喝了茶吧，孩子們……」

哥薩克們默默地用眼睛送着走出去的大尉的輪廓。螢火般的光亮在絡腮鬍鬚的濕潤的眼光中間抖動。
「生氣啦，母狗！」

「噯，噯，噯……」一個人長長地嘆了口氣，把來福槍的皮帶拋到肩頭上。

在第四小隊的地區上，滅爾庫洛夫追上了李斯特尼次基。他喘着氣走過來，新皮上衣吱吱亂響，從他身上刺鼻地蒸發出烟草氣味。把李斯特尼次基喚到一旁去，用急速的口氣喘着氣說：

「聽見新聞嗎？那個彭楚克在今天夜裏逃走啦。」

「彭楚克什——麼——麼？」

「逃走了……你明白嗎？機關槍隊長伊格拿琪支——他是和彭楚克在一個土窟的——說，從我們這兒滾回去。大概是，從我們這兒出去，就走啦……這是什麼事？」

李斯特尼次基把無邊眼鏡擦了半天，皺起眉。

「你彷彿很不安？」滅爾庫洛夫試驗地望着他說。
「我？你想什麼事？這爲什麼會使我不安？只是因爲你拿意外的事件使我吃驚了一次。」

第一章

次晨面色黝黑的曹長走進李斯特尼次基的土窟，逡巡着報告道：

「老爺，今晨哥薩克們在戰壕內拾得這些紙片。這可有點不妙……我特來報告您。不然恐怕要鬧出什麼亂子來……」

「什麼紙片？」李斯特尼次基從木床上站起來，問。

曹長把握在拳中揉成團的紙片遞過去。四開的廉價紙上清楚地印着打字機打的大寫字母。李斯特尼次基一連氣地讀道：

「——全世界的無產階級聯合起來！

兵士同志們！

可詛咒的戰爭延長了兩年之久。你們在戰壕內也輾轉了兩年，爲着保護別人的利益。兩年間流着一切民族的工人們和農民們的血。幾十萬的被殺者和殘廢者，幾十萬的孤兒和寡婦——這就是這次戰爭的結果。你們爲什麼打仗呢？你們保護誰的利益呢？沙皇政府把幾百萬兵士放在火線下，是爲了奪取新土地和壓榨這些土地上的人民，叫他們和波蘭以及其他民族的人民一樣受壓迫。世界上的實業家們不

分配那能售賣他們自己工廠的出品的市場了；不能分割利潤了——就用武力實行分配——而你們糊塗的人們，在鬥爭中是爲了他們的利益去送死，殺死那些和你們一樣的勞動者們。

弟兄們的血已經流夠啦！醒醒吧，勞動的人們！你們的敵人不是奧大利和德意志的，那也是被欺騙的和你們一般的兵士，而是你們自己的皇帝，自己的實業家和地主。掉轉你們的槍去反對他們。和德意志的及奧大利的兵士聯合起來。跳過像野獸一般，用來隔絕你們相互間的鐵絲網，互相伸出手來。你們——從事勞動的弟兄們，在你們的手上工作的血癢的痕跡還沒痊愈，你們沒有什麼可分的。打倒專制政治！打倒帝國主義的戰爭！全世界勞動者們不能摧毀的團結萬歲！

李斯特尼次基喘着讀完了最末一行。「就是它。開始啦！」——他被無意識的憎惡所包圍和被迫近來的預感的重壓所抑壓，這麼的想。李斯特尼次基就通電話給聯隊司令官，報告了關於發生的事情。

「您說怎麼辦哪，大人！」末後問。

透過蚊子般的哼聲和遠處的電話音響，將軍的凝結成塊的話句從話筒中傳過來：

「馬上帶着曹長和小隊長們施行搜查。按人搜查，軍官也不能除外。今天就問師團司令部，他們想在什麼時候把聯隊換防。我催促他們，如果在搜查中發現些無論什麼——馬上就報告。」

「我想，這事——是機關槍手們的活計。」

「是嗎？我馬上就命令伊格拿琪去搜查自己的哥薩克兵們。祝好。」

李斯特尼次基把小隊長們召集到自己的土房中，把聯隊司令官的命令通知他們。

「多麼可恥的事！」滅爾庫洛夫不安道。「幹什麼我們要互相搜查？」

「第一個先搜您，李斯特尼次基。」年青的沒鬍鬚的中尉拉茲多爾才夫喊。

「來拈鬮。」

「照字母。」

「諸君，玩笑先放到一旁去。」李斯特尼次基嚴厲地截斷道。「自然，我們的老頭子太過度了；我們聯隊裏的軍官——彷彿凱撒（註）的妻，只有一個——少尉彭楚克，就是那個跑掉的傢伙，現在却要來搜索哥薩克們了。叫曹長來。」

曹長來了——已經是個不年青的哥薩克兵，三等喬治章的勳位者。他咳嗽着，向軍官們環望一眼。

「你隊中誰有嫌疑呢？你想想，誰能散佈這些傳單呢？」李斯特尼次基問他說。

「沒有那種人，老爺。」曹長確信地回答。

「傳單可是在我們隊伍的區域上，有生人來戰壕中過嗎？」

「沒有一個生人來過。別的中隊中也沒有人來過。」

「我們挨次序翻翻所有的人吧。」滅爾庫洛夫揮了揮手，走向出口去。

搜查開始了。哥薩克們的面部表現出了各種感覺：一部分疾首蹙額，狐疑着；另一部分驚慌地望着在哥薩克們的貧乏的財產中翻騰的軍官們，第三部分笑着。年青的下士，兵，問道：

「請您講一講，找什麼呀？如果是什麼偷東西的事——或許，有人會在誰那裏看見過也未可知。」

（註）凱撒為紀元前一〇二——四四年之羅馬獨裁者，有人對凱撒談論他的妻的品行的事，他

回答道：「凱撒之妻——據疑是重大的。」李斯特尼次基用它來作譬喻。——原註

搜查沒有得到任何結果，僅只在一個第一小隊的哥薩克兵的外套的口袋內搜出一張團皺了的傳單紙片。

「讀過嗎？」滅爾庫洛夫問道，帶着小丑般的驚慌樣子拋掉掏出的紙片。

「爲了吸煙才拾來的，」垂下的眼睛沒拾起來，哥薩克兵微笑了。

「你笑什麼？」李斯特尼次基急躁地喊道，紅着臉，走近哥薩克，他的短的金色的睫毛在眼鏡下面神經質地眯着。

哥薩克兵的臉立刻變嚴肅了，笑容彷彿被風吹跑了。

「請寬恕我，老爺！我差不多是不識字的人哪！我讀的簡直是很胡塗。拾起來的目的是因爲捲紙沒有了，煙草可還有，恰好紙片出現，因此拾了起來。」

哥薩克兵用侮蔑的高調子說，在他的音調中間響着忿恨。

李斯特尼次基吐了一口，走開了。軍官們在他後面跟着。

過了一天，聯隊從前方撤下來了，遣送到後方去，有十里。從機關槍隊中逮捕了兩個人去，而且解送軍法庭去了，其餘的人——一部分遣送到後備聯隊中去，一部分散在騎兵第二師的各聯隊中了。在數日的休息中把聯隊弄成了相對的有秩序。哥薩克們洗刷過了，清除過了，精細地理了髮——不像在戰壕中間，屢屢地因爲免去生長的原故，在腮巴上用一種簡單的，但是病態的方法：用火柴把鬚鬚燒掉，並且把火舐着硬毛，差不多要燒到皮膚了，——用已經沾濕了的手巾沿腮部擦着，這種方法叫作「剝豬式」。

「照剝豬式給你刮還是怎麼樣？」無論那個小隊的理髮師向顧客總是這麼問。

聯隊休息了。表面上哥薩克們開始美醞了，快活了，但是李斯特尼次基和所有的軍官們都知道，這種快活——就像十一月中的陰天，現在有，明天就沒有。只要一說到關於向前方出發的事，立刻險部的表情就改變，在垂下的眼險下面流動着不滿和憂鬱的不快。感覺到死亡的疲乏和衰弱，而且這種疲乏產生了道德的不堅定。李斯特尼次基清楚地知道，當一個人正在這種情況中向某一目的掙扎時，是很可怕的。

一九一五年中他眼見到一中隊兵士衝鋒了五次，受到從未會有的損失，又接到再衝鋒的命令：「恢復衝鋒。」中隊的殘餘部份竟自動地從自己的地區上撤退下來，向後方跑去。李斯特尼次基奉到命令領着隊伍去阻止他們，他把隊伍佈成網羅，企圖停止行動，向他們開始射擊。中隊所殘餘下的不過六十人，他看見這些人們是用了多末無理性地失望的勇敢反對哥薩克兵們，保護着自己，俯首在刀劍的刺擊下面，死掉了，或者冒着死亡，毀滅的危險，突圍出去，因為已經決定，反正一樣，在哪兒也是送死。

這件事像暴風雨一般的回憶在記憶中想起來，李斯特尼次基不安地，從新望望哥薩克們的臉，想：「這些人們在某個時候真會這末迴轉身來，向前突進，除了死亡以外，再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有力量制止他們嗎？」於是和疲倦的，忿恨的觀察點鬥爭了一陣，誠懇地斷言：「他們要前進的！」

和去年比較，哥薩克們的根本狀態改變了。甚至歌曲——那些是新的，由戰爭產生出來的，用不祥的憂鬱裝飾着的歌曲，也改變了。晚上，經過廣大的工廠的板棚前面，中隊是散居在那裏，李斯特尼次基時常總是聽到一個憂鬱的，說不出的悲哀的歌曲，永遠是三四個調子來唱它，在濃重的低音上面，伴奏的中音用稀有的明朗和力量飛翔，顫動。

噢，我的故鄉，

我再也見不到你。

再不能在晨霞中的園裏，

見到和聽到那黃鶯的歌唱。

但是你，我的生身的媽媽，

不要太爲我而憂傷啊。

我的親愛的（媽媽）

我們不會全都死在戰場上。

李斯特尼次基停下脚步，細聽着，感覺到那歌曲的率直的悲哀有力地鞭打着他。一條非常緊張的絃在心臟的反覆的跳動上扯拉，伴奏的低矮的音色抓住了這條絃，壓迫着它劇烈地抖動。李斯特尼次基站在距離極不遠的地方，向秋天的晚霧中間瞻望，感覺到他的眼睛濕潤着，眼淚尖利地而且甜蜜地割着眼睛。

我的心感覺着，

在沿着赤裸的田地飄呀蕩，

噢，心疼了，它在預言——

青年人再也不能還鄉。

低音還沒有唱完最後的字，但是伴奏已經在它們上面跳動，響亮，戰抖，彷彿白胸脯的沙漠的鳥的翅子在飛翔中，催促着，召喚跟着自己後面來，述說着：

鉛彈飛過去吱吱響，

有一個搗亂份子看來是一個青年，震耳欲聾地短促地打着口哨，躡着在地板上跳，清晰地散佈出被歌聲壓抑着的脚跟的打拍聲，

黑海在嘯，

火在船中燃燒。

我們消滅火光，

我們扼死土耳其人，

給頓河的哥薩克掙來榮光！

李斯特尼次基移動脚步，不由自主地微笑着，跟隨着音調的拍子踏着。或許，這種要回家的希望，在步隊中間不會這末利害地感到吧。——他想，但是常識給與了冷靜的抗議。——步兵莫非是些外人嗎？無疑地，哥薩克們在戰壕中，是處在一種強制的位置上，實施着糾正病態工作——依照担负職務的責任，向來只是担任促進恢復常態的工作。兩年來，攻擊的計劃毫無結果，始終是在原處逗留或走動。隨軍的柔弱和從前一樣。需要一隻强有力的手，造出巨大的成績，向前移動一下——才能激勵起來。雖然歷史有那種例子，當戰爭拖長下去的時候，最堅忍的和有訓練的軍隊的道德也要動搖起來。蘇傑洛夫（註）——自己就曾體驗過……但是哥薩克們是有耐性的。如果要退却的話，那末（哥薩克們）必然是最後退去。這還是——較小的，獨立的，在傳統上好戰的民族，並不是那種工廠中的或農村中的人羣。」

板棚內不知是誰的爆裂般的破碎的音調把「喀里奴石卡」唱出來，彷彿是想要糾正他的信念。許多音

（註）蘇傑洛夫（一七二九——一八〇〇）著名的司令官——原註

調合了起來。李斯特尼次基走開去，總是聽見那種流注在歌詞中的憂鬱。

年青的軍官禱告着上帝。

年青的哥薩克請求回故里：

——噢，年青的軍官，

放我回家去

到父親那裏，

到父親那裏，到生身的母親那裏

和看看年青的婦妻。

由前線上跑出以後，過了三天，彭楚克在晚間走進了一個座落在戰線附近地帶的大商業市鎮。已經是萬家燈火時光了。嚴寒把水窪張上了一層薄冰片，稀疏的路人的足聲在遠處就可以聽出來。彭楚克走着，幾乎是諦聽着，繞過光明的街道，沿着無人的小胡同穿行。在進鎮口時差點沒碰上巡邏兵，現在是用着非常的速度，緊緊在板柵上走着，右手也不從自己污穢的外套——因為白晝躲在貯穀的倉房中躲着——的口袋中掏出來。有一部軍隊，駐紮在這市鎮內，是軍團的根據地，遇見巡邏兵是很危險的，因此彭楚克的多毛的手指不離開那在外套口袋內的七星手槍的痕跡斑斑的把柄，而且給暖熱了。

彭楚克在市鎮的對方的無人跡的胡同中間走了很久，張望着大門，端詳地隙望每一所破爛小房的形狀。過了二十分鐘，向角落中的一所不很乾淨的小房走去，從門縫中張望了一下，微笑着，毅然地走進了木柵門。隨着他的敲門聲，一個戴頭巾的半老女人開開了門。

「博里司·伊萬諾維支在您家裏嗎？」彭楚克問。

「是的。請進吧。」

彭楚克斜着身子由她身旁捱進，後面發出了冰冷的鐵環的鏗鏘聲。在被一盞小燈映照着的矮小的房子中，桌旁坐着一位不很年青的軍人裝束的人。他眯縫着眼睛望了一下，站起來了，帶着抑制的欣慰把手伸給彭楚克。

「從哪兒來……？」

「從前線。」

「噢……？」

「你瞧這個……」彭楚克微笑着，用手指尖觸動着軍人裝束的人的武裝帶，不清楚地說：「有房子嗎？」

「有，有。到這邊去吧。」

他領彭楚克到一間更小的屋子中去，沒有燈，叫他坐在椅子上，閉上隣屋的門，用窗簾遮上窗戶，說：

「你不再去了嗎？」

「不再去了。」

「那兒怎樣？」

「一切準備妥當。」

「孩子們可靠嗎？」

「噢，是。」

「我想，你現在脫脫衣服，以後我們再談。把你的外套拿來。我馬上就拿水來洗臉。」
當彭楚克在一個發了綠色的銅盆上洗起面來的時候，軍人裝束的人撫摸着頭上的平髮，疲倦地而安靜地說：

「目前他們當然要比我們強。我們的事業——是生長，擴大自己的影響，不住手地在說明戰爭的真正的原因上工作。我們能長成——你或許能相信這個的。只要一從他們那兒走開，就必然地要到我們這邊來的。成年人和小孩子相比是一定要強的，但是當這個成年人開始衰老時，開始枯萎時，那麼這個年青人可就要代替他了。在這種場合我們不僅看到衰老的枯萎，而且還看到整個機構的癱瘓症的發展。」

彭楚克洗完了，用硬布手巾擦着臉，說：

「我在出走以前曾向軍官們講出了自己的觀察……你知道，這末就要出笑話了……無疑地，在我出走以後，他們要搜查機關槍手們，孩子們或許有人要受審判，但是沒有什麼證據，能有什麼話說？我希望，把他們栽種到各個部隊去，這樣我們就可以收到很好的效果，叫他們去從事肥田工作……啊呀，那兒是些多末好的兒郎們哪！就像火成岩一樣。」

「我從司台潘那兒收到個字條，他請求派遣一個明白軍事的小夥子去。你到他那兒去吧，但是怎麼弄證書呢？能成功嗎？」

「他那兒有什麼工作？」彭楚克問道，顛起脚尖，向釘子上掛手巾。

「教導孩子們。可是你總不能長大一點嗎？」主人微笑了。

「沒有意思。」彭楚克搖了搖手。「特別在我現在的環境中，爲了不要太惹人注目，我應當有一架豌豆莢。」

兒樣的身軀。」

他們談到黎明。過了一天，彭楚克化了裝，修飾到認識不出的程度，帶着那因胸部受傷，完全退伍的尼閣萊·烏賀瓦托夫聯隊的第四四一號兵士奧爾舍甫斯基的名字的證明文件，從市鎮出來，向驛站方面出發。

第三章

在福拉吉米羅—沃倫斯克和珂月里斯克的區域內，特別軍（原來數字是第十三軍，但是因為「十三」是個不祥的數目，大將軍們被迷信苦惱着，就把那一軍稱作「特別軍」）的行動，在九月下旬開始作攻擊的準備。司令部選定距司維紐哈村不遠的地方作要塞地帶，爲了使攻擊的展開方便起見，還開始炮兵的準備。

無數的炮隊向指定的地方開去。幾十萬各種的炮彈，在九天之中掃蕩了兩道德意志人的戰壕的廣原。第一天，似乎剛才開始猛烈的轟擊，德意志人就放棄了第一道戰壕，只留下了一部分監視兵。過了數日，他們又退出了第二道，移動到第三道去。

第十天上，土耳其斯坦軍團的一部狙擊隊，開始攻擊了。用法蘭西式的波浪式方法攻擊。十六道波浪迸出了俄國的戰壕。在凌亂的纏繞着刺釘的鐵絲網附近動蕩，分散沸騰，灰色的人浪的波紋滾上去，而從德國人那方面，從青灰色的被燒焦了的赤楊的根株後面，從僵僵着的砂土的斜坡後面，濃密不間斷的騷動聲，射擊的爆炸發火聲在掙扎，戰抖，翻滾，浮動。

卜嗚嗚嗚嗚……卜嗚嗚嗚嗚……卜！拍轟隆隆隆！

個別炮隊的密擊聲，不時爆發，又向前爬，接近了，佔領了許多里的地盤：

卜嗚嗚嗚嗚……卜嗚嗚嗚嗚……卜嗚嗚嗚嗚……

噫噫噫噫噫！——德國人的機關槍無理智地迸放着。

在坎坷不平的黏土的地面上，直徑有一里來寬大的爆炸的黑色烟柱子，像旋風一般捲上來，進攻的人浪散開了，鼎沸了，像從漏斗裏面迸濺出來的水花，總是爬啊，爬啊……

爆炸的黑色的烟火越來越緊地掃蕩着大地，榴霰彈的歪斜的，刺耳的嘯叫聲緊密地灌注到進攻的人們身上，貼着地面的機關槍的火焰殘忍的追逐着，打擊，不許走近鐵絲網來。也就沒能走近。十六道波浪只滾到最後三道了，但是豎向天空的，用凌亂的鐵絲染成的網變成了一道火壁，彷彿波浪一觸到它們就粉碎成小河，雨點一般倒回過來流去……

那一天，在距司維紐哈村不遠處的黏土的不愉快的地面上，拋去了九千多個生命。

過了兩小時，從新又回復攻擊。土耳其斯坦的狙擊軍團的第二師團第三師團的一部分出動了。步兵第五十三師團的一部分和西伯利亞第三〇七狙擊旅團由左方罅隙中擠進了第一道戰壕，第三擲彈師團（註）的大隊們在土耳其斯坦人的右翼上活動。

特別軍第三十軍團的司令官，陸軍中將噶烏里洛夫，由總司令部接到要調兩師團兵到司維紐哈方面去的命令。第八十師團的第三二〇陳巴爾斯基，三一九布古里敏斯基及三一八柴爾諾亞爾斯基等聯隊，夜間從前方撤退下來。用萊多尼亞的狙擊隊和新開到的鄉勇們接換了他們。聯隊們是在夜間撤退的，也不管其中有

（註）在沙皇的布爾喬亞的軍隊中這末稱呼精銳的部隊——原註

一聯隊還是從昨天起就顯明地向對方移動着，沿陣線剛作了十二里的移動，一得到命令就向後轉了。聯隊們雖是朝一個方向走，但是各走各的道。第八十師團的左路，第二八三帕甫洛格拉得斯基和第七十一師團的第二八四聯隊過去了，緊跟着他們接踵而過的是烏拉勒的哥薩克兵和第四十四斥候隊。

第三一八柴爾諾亞爾斯基聯隊在換防之前，駐紮在索加里市鎮區，距離魯得加——莫林斯基產業不遠的司托霍得河地方。次晨，在第一次行軍之後，聯隊散架到樹林中，在荒廢的土房中間，訓練了四天的法蘭西式攻擊方法；半中隊的陣線可以頂一大隊，擲彈兵們學習了用最快速度切斷鐵線網的方法，從新練習手榴彈投擲的技術。後來聯隊又移動。三天的工夫沿着樹林中的隙地，沿着荒村，跟着炮車輪子軌成的痕跡走。棉絮般的稀薄的雲霧，被風一吹就游動起來，和松樹的頂尖連接到一起，從林隙上面飛過，彷彿是鷹望見了地上的腐肉，在蒸發着灰青色的蒸氣的池塘上的赤楊中間飛繞。濛濛的雨霧從天空滲透下來，濡濕的忿恨的人們走着。過了三天，停在距離攻擊地帶不遠處——大波列克和小波列克村中。休息幾天，準備着向死亡的路上走着。這時，和第八十師團司令部一同向戰場附近地方移動的哥薩克特別中隊，從韃靼村來的第三班哥薩克們參加進了這一隊。第二小隊完全是由同村的人們組織成的沒手的阿列克塞·沙米里的兩個弟兄——馬爾丁和普羅霍爾，前任的莫訶夫的機器磨坊的司機人伊萬·阿列克塞耶維支，麻子臉的阿豐加·奧捷洛夫，前任的村長馬內次珂夫，沙米里們的跛脚的，留有前髮的隣居——葉甫蘭琪·喀里霧，長得不調和的大哥薩克兵博爾士契夫，短項熊腰的雜哈爾·珂洛列夫，全中隊的快活的寶貝囑烏里勒·李霍維多夫——是個稀有的獸形的哥薩克，因為經常毫無怨言地忍受七十歲的老太婆母親和妻——一個醜陋的女人，但却有自由的性格——的毆打而出了名，在第二小隊和其餘的中隊的小隊中間還有許多別的人們。一部分哥薩克原是

在師團司令部中充傳令兵的，但是在十月二日烏蘭兵（註）們換了他們的班，中隊就遵照師團長基特琴珂將軍的命令，被派到前線上去。

十月三日侵晨，中隊開到小波列克村。這時第三一八柴爾諾亞爾斯基聯隊的第一大隊從那裏衝出來。步兵們，從那些被拋棄了的半毀的房子中間向外跑着，也在這兒的街上排成隊伍。爲首的小隊附近，暗黑臉的年青的候補少尉踏着脚步。他從軍用袋中掏出和打開巧格力糖（他的濕潤的光亮的粉紅色的嘴唇邊上粘滿了巧格力糖），傍着隊伍走，骯髒的長外套，襟上沾着些乾泥，在兩腿中間擺動，像一條羊尾巴。哥薩克們在街左方走。司機人伊萬·阿列克塞耶維支在第二小隊的最右方一排中邁着脚步。他仔細地望着腳底下，趁機越過水窪。步兵那方面有人向他叫喚，於是他扭了一下腦袋，眼睛順掃着步兵隊伍。

「伊萬·阿列克塞耶維支親愛的朋友……」

一個小兵離開小隊，擺着鴨子步，向他跑過來。跑時他把來復槍抗到後面去，但是皮帶向下滑，槍托子滑啞地觸在水壺上發出響聲。

「認不出了吧？忘了嗎？」

跑過來的人，那臉上有暗灰色的長頭髮，直長到顴骨，伊萬·阿列克塞耶維支很不容易認出那是瓦列特。

「你打從哪兒來，小瓶子嗎……」

「是啊……當兵來啦。」

「你是在哪一聯隊？」

（註）馬隊的一種——原註

「第三一八柴爾諾亞爾斯基聯隊。沒想到……沒想到能遇到自己人。」

伊萬·阿列克塞耶維支，怎麼也不能從瓦列特的弱小骯髒而且枯瘦的手掌中抽出來了。他高興地衝動地微笑着。瓦列特邁大步跟着他，調不整脚步，眼從下向上望着伊萬·阿列克塞耶維支的眼睛，他的窄小的蕙蓄着仇恨的小眼睛的光線，表現出從未會有的溫柔和濕潤。

「我們去攻擊……你看……」

「我們也向那兒去。」

「噢，你怎樣，伊萬·阿列克塞耶維支？」

「噢，那有什麼可說的！」

「我也是這樣。從一九一四年就沒從戰壕中爬出來過。無論是家，無論是家屬，都沒得見到。但是爲誰來發威風呢……母馬作了很多事情，雄馬倒那樣閑蕩……」

「那個施托克曼你記得嗎？小草菓——我們的奧西普·達衛額支啊！他現在全給我們分析明白了。那個入……啊？是個什麼人……啊？」

「他講明白啦！」瓦列特在歡快中叫道，揮着拳頭，短毛的嘴臉在微笑中發皺。「記得他哪！我對於他比懂得自己的父親還多。父親對我的價值很小……沒聽說關於他的事嗎？沒有什麼消息嗎？」

「他在西伯利亞哩。」伊萬·阿列克塞耶維支嘆了口氣。「蹲監獄哩。」

「怎麼？」瓦列特截住問，用燕子般的脚步跳到大個子的伙伴並排起來，湊上尖利的耳殼去。

「蹲在監獄裏面。現在或者也許死了。」

瓦列特沉默着走了些時間，有時向後望望中隊所在的地方，有時望望伊萬·阿列克塞耶維支的圓下巴，望着恰在下嘴唇下面的深的圓凹。

「別了！」他說，把手從伊萬·阿列克塞耶維支的冰涼的骨節中抽出來。「一定的，我們是再見不到面了。」那人用左手摘下制帽，鞠了個躬，再擁抱着瓦列特的乾枯的肩膀，堅實地接吻，彷彿真的是永久分別了。於是瓦列特留下在後面，他忽然匆忙地把頭縮進了肩內，灰色的軍用外套的領子上，只有暗粉色的尖利的耳殼在搖動，駝着背，踉蹌踉蹌地走了。

伊萬·阿列克塞耶維支又從隊中橫竄出來，顫抖着嗓音叫道：

「喂，老弟，親骨血！你是在忿恨啦！……記得嗎？你原來是很強健的……啊？」

瓦列特轉過了因為哭而顯得蒼老的臉色，叫着並且用拳頭敲着從敞開的外套和襪襪的襯衫領子下面露出來的，那暗黑色的骨棱棱的胸膛。

「是，啊！原來是結實的，現在是糟蹋壞了……馬兒已經跑乏啦……！」

他還囁了幾句別的什麼，但是中隊轉到下一條街去，伊萬·阿列克塞耶維支的視線也就看不見他了。

「這就是瓦列特？」從後面走來的普羅霍爾·沙米里問他。

「是這個人。」伊萬·阿列克塞耶維支啞啞地回答，嘴唇顫動着，愛撫着那肩膀上看作嬌妻一般的來復槍。

隊伍一到村莊的出口處，沿路上開始遇到傷兵了。起初是一個一個的，後來就數人成堆的，再遠下去——是稠密的人羣了。幾輛運輸車，裝滿了受重傷的僅能轉動的傷兵，拖着他們的馬，瘦到可怕的程度。牠們的尖

刺的脊骨，被鞭子的不斷的抽打，沾着茸毛的骨頭上，到處現出了紅的斑點。馬兒拉着四輪車，哧哧哧地，用着力，把沾滿泡沫的臉，幾乎挨上了泥土。有時候，不論那一匹馬站下來，無力地起伏着深陷的瘦骨棱棱的肋部，頹喪地垂下了因瘦削而顯得龐大的頭。鞭子的抽打，立刻用力推動牠離開原來地位，牠開始向這一邊向那一邊搖擺，移動。從各方面來的馬車，拉成了一隊，它們排在傷兵們的附近。

「是哪一隊的？」中隊長問，挑選着一個親熱樣的人。

「是土耳其斯坦軍團第三師團的。」

「是今天受傷的嗎？」

兵士轉過頭去，沒回答。中隊從大路上走下去，轉向看來有半里遠近的樹林子去。從村莊中開出來的第三「八柴爾諾亞爾斯基聯隊」的中隊，在後面踏着沉重的脚步吧嗒吧嗒走。遠處，在因雨而變成光禿的昏暗的天空上，德國人繫留的輕氣球像灰黃的點子一般懸掛着。

「瞧啊，伙計們，這掛着的是個什麼怪玩意兒啊！」

「汽腸子。」

「該死的，它在那兒張望軍隊如何移動哩。」

「可你是你以為——它在那樣的高度上是沒什麼用處的嗎？」

「噢嚇，它可真遠咧！」

「你以為爲近嗎？用炮彈你也打不着哩。」

柴爾諾亞爾斯基的第一中隊在樹林中追上了哥薩克。黃昏以前是蜷縮在潮濕的松樹下面，領子外面

流着水，寒氣順着背背戲弄；禁止引火，其實在雨中引火也很困難。黃昏時分，已經進了戰壕。不很深，只比人身高一些，平地積着約有二寸深的水。蒸發着帶有粘土的爛樹葉的和新鮮的像天鵝絨那末柔軟的兩底氣息。哥薩克們，摺起外套的邊緣，露下去，吸煙，像解散着灰色的亂綫一般的談話。第二小隊在出口處分劈發下的烟草，擰在轉角處，圍繞着小隊的下士。那人坐在被人拋棄的鐵絲軸上面，正講述着上星期一那死掉的珂佩洛甫斯基將軍的故事，在平和的時候他就在那一個放團服務過。他還沒說完故事，小隊長就喊道：「拿槍！」——哥薩克們，就躍動起來了。揞着手指，貪婪地吸完了烟捲。中隊又從戰壕中跳出來，向黑暗的松林中爬去。在行進中，互相用諷笑來活潑氣氛。也有人吹口哨子。

在不大的林隙中，遇見了一長串死屍。他們蜷伏地躺臥着，肩挨肩，有各種各樣的表情，有些是極難看的和可怕的。有一個兵士，抗着來復槍，腰帶上繫着防毒面具，在那兒踟躕。屍身附近的濕泥，越來越濃厚，發現了許多足跡和車輪遺留在草上的深痕。中隊在離屍身排列不遠處走着。從那兒已經傳播出死人的奇妙的氣息。中隊長命令哥薩克們停住他和小隊長們走到兵士面前去。也不知他們談了些什麼話。這時候，哥薩克們拆散了隊伍，走近到屍身前面，摘下制帽，帶着那種隱秘的戰慄的恐怖和野獸般的好奇的感覺（那是所有的活人對於死者的祕密檢查時所共有的一種感覺），視察着死者的形體。死者都是軍官。哥薩克們計算他們一共是四十七個人。其中多數是青年的，從外表上判斷——歲數是自二十到二十五，只有儘右邊，帶肩章的二等大尉是個中年人。在他的大張着的，隱藏着瘡啞的最後的呼聲的口中，倒懸着濃密的黑色鬚髭，蒼白的臉上蹙着寬大的眉毛，看來像勇敢。有幾個死者，是穿襪襖靴髀的光皮上衣，其餘的大都穿着外套。有二個或者三個，沒有制帽了。哥薩克們把一個死了的中尉的漂亮的身形，特別看了半天。他仰面向上躺着，他的左手堅實地靠在胸上，七星

手槍的把柄凍結在拋到旁邊去的右手中。看來，七星手槍是有人企圖抽出來過——黃色的寬大的手腕骨有擦傷的白痕。但是鋼鐵堅固地粘在手上。——沒能把手劈開。淡白色的捲髮的頭，戴着破軍帽，彷彿是愛撫着似的，把跟鬍子貼到地面，橙黃色的漸向藍色改變的嘴唇，却彎曲地狐疑地歪斜着。他那右手，有一死骸，臉子向下的躺着，在脊背上穿着撕裂的腰帶的（註）外套，像駝背一般的隆起，在保護色的褲子和歪後跟的短皮靴中間，筋肉強健的膨脹的腿部露了出來。他頭上既沒有帽子，也沒有天靈蓋，純然是被炮彈的碎片切掉了；在空虛的用濡濕的髮縷鑲嵌的頭蓋骨中，粉紅色的水液在閃閃發光——雨點滴了進去。在他的後面，是一個堅實的不高的穿着敞懷的皮上衣和破爛的襯衫的人躺着，他的臉子沒有了。在赤裸的胸膛上歪斜地躺着下顎骨，在髮梢下，帶有燒傷的皮膚凹成一個管形的前額的窄狹處，發着白色，顎骨和額蓋的中間——那骨頭的碎片已成了黑紅色的液體的雜碎。再往前去——是一堆雜亂地堆成一起的四肢的碎塊，外套的破片和擰繞着到頭部的一條腿；再往前去——簡直是個小孩子，生着腫脹的嘴唇和幼童一般的圓臉，機關槍的彈流從胸部直刺進去，外套有四處被穿透，被燒焦的棉絮在破口處擺動着。

「這個……這個人死的那時候喊過誰呢？母親嗎？」伊萬·阿列克塞耶維支結結巴巴地說着，抖着嘴唇，來了個大轉身，像瞎子一樣走開了。

哥薩克們迅速地離開那裏，畫着十字，——頭也不回地走開了。保守了半天沉默之後，穿過窄狹的林隙，這才看見的一切，迅速地從記憶中溜走了。中隊變成稠密的散兵線，在被人拋棄的空虛的土窟附近停下來。軍官們和從柴爾諾亞爾斯基聯隊司令部跑來的傳令兵，一同走進一座土窟中去。麻臉的阿豐加·奧捷洛夫抓住

（註）外套背後橫腰處有鈕子的小帶——譯者

伊萬·阿列克塞耶維支的手悄悄說：

「這個小伙子……最後的……瞧，大概，一輩子還沒吻過女人……就這麼被殺死了，這是怎麼一回事呀？」

「這是爲什麼把他們屠殺的呢？」雜哈爾·珂洛列夫插入說。

「爲的要去攻擊別人。是那個保護死屍的兵士說的，」博爾士契夫沉默了一下，說。

哥薩克們「隨意地」站着。黑暗遮蔽在樹林上了。風催動烏雲，吹散了它們，遠方的星的紫色的光芒透露了出來。

這時候，在那個聚集着中隊軍官的土窟中，中隊長把傳令兵打發走了，打開了紙頁子，在殘燭的火光下，抑制地精細地讀道：

「十月三日的黎明，德人用毒瓦斯毒死了第二五六聯隊的三個大隊，並且佔領我方的第一道戰壕。茲命令你們移越至第二道戰壕，和第三一八柴爾諾亞爾斯基聯隊的第一大隊聯合，實行佔領第二綫的地區，俾便於今夜將敵人由第一綫逐出。你們的右翼將爲第二大隊的二中隊及第三擲彈師團法拿果里斯基聯隊的一大隊。」

軍官們推測着情形，吸着紙烟，走了出來。中隊移動了。

當哥薩克們在土窟附近休息的時候，柴爾諾亞爾斯基的第一大隊已走在他們前面，並且爲通過司托羅得河已走近了橋頭。橋是用擲彈聯隊的一個強有力的機關槍要塞隊保護着。曹長對大隊長說明了大隊的佈置，大隊越過橋樑，就分開了：兩個中隊向右去，一隊——向左。最後的一中隊和大隊長留在後面督隊。中隊們分散成散兵線移動。稀疏的林子已經被刨淨。兵士們走着，小心地用足踏着土地，有時碰上了點什麼，輕輕地低聲

罵着媽。瓦列特走在第六中隊的右翼最末尾。在命令「預備」之後，他把來復槍的大栓拉開到準備射擊的程
序，把它伸向前去走着，刺刀尖劃擦着灌木和松樹枝，沿着散兵線，有兩個軍官打他面前過去；他們，壓低着嗓子
談話。中隊長用濕潤的成年人的低音訴告着說：

「我的舊傷迸裂了。叫鬼捉去這個樹疙疸吧！明白嗎，伊萬·伊萬諾維支？在這種黑暗中，我撞到了樹疙
疸上，腳絆倒在那上面。結果——傷口迸裂，我也不能走了，我得回去啦。」中隊長的低音沉默了一刻，說話的聲
響更小下去。「您自己擔負起第一個半中隊的指揮事務，包格丹諾夫擔負那一半，我就……實在的話，我可不
行啦，我急切需要回去。」

回答的是候補少尉別里珂夫，次中音嘎聲的號叫：

「奇怪啊！戰爭剛開始，而您的舊傷就湊巧迸裂了。」

「我求您不要說話。候補少尉老爺！」中隊長提高了嗓子。

「您住口吧！可以回去啦！」

瓦列特諦聽着自己的和別人的脚步声，聽見從後面送過來的匆忙的響聲，他明白中隊長向後轉了。過了
一分鐘，別里珂夫和曹長走過中隊的左翼去，嘟囔道：

「……壞小子們，真明白嚴重的事件剛剛開始，他們就病了，或者他們的舊傷迸裂了。而你初生的犢兒，要
管理半個中隊……混蛋們！我是那樣的……兵士們……」

嗓音忽然沉默下去，瓦列特就只聽見自己脚步的濕潤的切察聲和耳朵裏顫動的音響。

「喂，老鄉！」有人從左方悄悄地沙聲地叫。

「嗷？」

「你去嗎？」

「去——去，」瓦列特回答，摔了一個跟斗屁股跌進一個注滿水的窪坑。

「真暗，媽喲……媽喲……」右方傳過來聲音。

互相看不見地走了一刻，不料那個沙聲的嗓音在瓦列特身旁說話了：

「我們並排走！不那末可怕……」

又沉默下去，腫脹的靴子在濕潤的土地上移動。一彎新月忽然從雲片的背後透出來。有幾秒鐘閃着黃色的磷光，彷彿鯽魚鑽進流動的雲波，又鑽出淨明的天空，向下傾瀉出了昏朦的光亮。濕潤的松針顯明地閃着磷光，針葉在光亮下更強烈的發出氣味，濕潤的土地強烈地吐着冷氣，瓦列特望了隣人一眼。那人突然站下，搖了搖頭，彷彿是挨了打，嘴唇翕動起來。

「瞧啊！」他出了口氣。

離他們三步以外靠松樹處，一個人叉着腿站着。

「人，」瓦列特說，或者是剛想要說。

「那是誰？」忽然把來復槍抬到肩膀上，和瓦列特並肩走的兵士喊叫道。

「那是誰？我要放槍啦……」

站在松樹下面的人沉默不語。他的頭，彷彿是向日葵的帽子，斜掛着。

「他睡着啦！」瓦列特嘻笑地哼着，搖擺着，用強力的嘻笑使自己活潑，邁向前去。

他們走近站着的人。瓦列特伸出脖頸去望了望。他的同伴用槍托觸動了一下那動也不動一動的灰色的
人形。

「喂，你平扎人——人你睡啦？老鄉……」他諷笑地說。「裝腔嗎，你怎麼的……」聲音忽斷。「啊，死人！」
他叫一聲向後退去。

瓦列特磕打着牙齒，跳開了，站在松樹下面的人倒在剛才在一秒鐘前他那雙足所站立的地方，那一棵被
鋸斷的樹根上了。他們把他的臉轉向上來，猜想這是個受瓦斯毒，想由死亡逃出的人。但毒氣已侵入肺中，終於
在松樹下找到自己的歸宿處。他是第二五六步兵聯隊的三個大隊中的一個士兵。是成年的闊肩膀的小夥子。
他躺着，自然地扭着頭部。一張在跌倒時塗上了泥片的髒臉。一對被瓦斯腐蝕的，枯澀的眼睛。腫脹的舌頭從他
的吡着的牙縫中，像黑色的光亮的圓球子凸了出來。

「走吧。走吧，爲了上帝！讓他自己躺着吧。」同伴抓住了瓦列特的手，悄悄地說。

他們走過去，馬上又遇到第二個尸首。漸漸地遇見的死人更多了。有幾處被毒死的人成堆地躺着。有些露
着就僵硬了。有些四肢匍匐在地上俯伏着——彷彿是牲畜在吃草。靠在轉向第二道戰壕去的進口處，也躺着
一個屍體。縮成了一團，把由苦痛而咬爛了的手塞在嘴內。

走近他的瓦列特和兵士，用跑步趕上已經走到前面去的散兵線；起先並排走着，後來又搶上前面去了。他
們一同跳進了戰壕的暗洞中，擦擦地走進黑暗中，又分到兩方去了。

「應當在土窟中搜索一下。也許有食物剩下來哩。」同伴躊躇地向瓦列特提議。

「走。」

「你——向右，我——向左。等我們的人走近時，我們再招呼。」

瓦列特劃着火柴，邁進第一座土窟的打開着的門，但又像回力的彈簧一樣從那兒飛了起來。土窟中有兩具尸身交叉地躺着。他無結果地找尋着，爬過了三座土窟，踢開了第四個的門，幾乎因為陌生的尖聲的喊叫而跌倒。

「是誰（註）？」

被火熱所包圍着的瓦列特沉默着向後跳回去。

「是你嗎，奧托？爲什麼你這麼遲啊？」一個德國人問，從土窟中邁步出來，肩膀用懶散的動作整理一下斜披着的外套。

「手舉手投降！」瓦列特嘎聲地喊，俯下身去，彷彿是應着「前衝」的命令。

受驚的德國人變成啞子了，緩緩地伸出了手，斜轉了身子，用迷惑的眼睛望着那對着他的閃閃發光的銳利的刺刀尖。他的外套從肩膀上掉下來，單行鈕的灰青色的上衣的腋部皺成了波浪行，伸向上去的大的工人的手戰抖着，連指頭也顫動了，彷彿在彈着看不見的音鍵。瓦列特站着，沒有改變情況，觀察着高大的，強健的德國人的形體，上衣的金屬鈕子，短的縫着旁縫的靴子，沒有遮緣的帽子，略微斜戴着。之後他似乎馬上改變了情形，搖晃了一下，彷彿是從自己的不公正的外套上抖落些什麼，發出了奇怪的喉音——不是咳嗽，也不是啜泣，他走向德國人去。

「跑吧！」他用空虛的破碎的嗓音說。「跑吧，德國人！我和你並沒有仇恨。我不放槍。」

（註）以下凡德國人的話，原本都是德文，此等處都不再抄德文，選譯爲中文了。——譯者

他把來復槍靠在戰壕的牆上，抬起身來，顛着腳站住，抓住德國人的右手。他的確信的行動，征服了俘虜者。那人放下手去，銳敏地聽着敵人的嗓子的粗野的發聲。

瓦列特不動一動，把自己的僵硬的，被二十年的工作弄成傷痕斑斑的手塞給他，握住了冰涼的不由自主的德國人的手指，並且舉起了他的手掌，在它的上面是橙色的隆起的小而且黃的斑斑點點的舊時的繭子，新的光亮像丁香花瓣般落了下來。

「我——是工人，」瓦列特說，彷彿是由於惡寒而戰慄着。「爲什麼我要殺死你跑吧！」他用右手輕輕地推了德國人的肩膀一下，向樹林的黑叢指了一下。「跑吧，混人，否則我們的人快要……」

德國人總在望着瓦列特的拋出去的手，望着銳利地緊張着，略微向前俯去對那些不明白的言詞猜詳着它們的祕密的意思。這末又延遲了幾秒鐘。他的眼睛和瓦列特的眼睛相遇了，而德國人的目光忽然閃動着欣慰的笑容。德國人把脚步向後退去，把寬大的硬手伸向前去，堅實地握住了瓦列特的手，閃動着衝動的笑容，彎下身去，端詳着瓦列特的眼睛。

「你放掉我嗎……？噢，現在我明白啦！你——是俄國的工人嗎？社會民主黨員，和我一樣嗎？是嗎？噢，噢，這是在好像在夢中……我的弟兄，我怎麼能忘記呢……？我說不出話來了……？而你是個奇特的小夥子……？我……」

瓦列特在那人的言詞的沸流中捉住了一個熟習的問句「社會民主黨員嗎？」

「噢，是的，我——是社會民主黨員。你跑吧……？別了，老弟，遞過手來！」

用感覺來互相理解着，他們互相望着眼睛，——高大的好體格的巴瓦里亞人和小個子的俄國的兵士。

林中響起了走近來的散兵綫的脚步聲。巴瓦里亞人悄悄說：

「在將來的階級戰爭中，我們將要在一個戰壕中，不是嗎？同志？」像一隻大的灰色的野獸跳上壁壘去了。

散兵綫走近來了。前面移動着捷克的巡邏兵隊伍和自己的軍官。他們差點兒把那個和瓦列特一同投尋食物的，從土窟中爬出來的兵士射死。

「自己人，不見嗎……雞巴放在嘴裡啦……」那人驚嚇地喊，當看見黑色的槍口衝着他時。

「是自己人哪，」他重複說，像小孩一樣，把黑面包緊抱在胸膛上。

下士認出了瓦列特，由戰壕上跳了過去，怒氣沖沖地用槍托子推了瓦列特脊背一下。

「我撕碎你打出你的鼻子血來！你到哪兒去啦！」

軟弱而無力的瓦列特走着，甚至這個打擊對他也沒有發生什麼必要的影響。他用不自然的而使他感到親熱的回答駁覆那下士道：

「向前面走啦。你不要攔阻吧。」

「你不要搗狗尾巴了！有時會落在後面，有時又會向前去。你不懂得職務嗎？第一年才來，是怎麼的？」他沉默了一下問道：「有烟草嗎？」

「只有揉碎了的。」

「拿來分散分散吧。」

下士吸着烟，向小隊尾部走去了。

黎明以前，捷克的巡邏兵已經壓迫上了德國人的監視哨。德國人沉着地用密集射擊來應付。還在平均的空間中來了兩次密集射擊。戰壕上飛起了一道紅光，人聲騷動了，紅而紫的火花，還沒能在空中消滅，從德國人那方面已開始砲兵的射擊了。

轟轟——緊追着第一次的砰響聲又來了兩下：轟轟！

格格，格格，格格——砲彈的力量儘向上衝，彷彿鐵鑽一樣，嚙叫着鑽透了空氣，像咬牙切齒的聲音飛過第一個半中隊的兵士們的頭頂上。一瞬間的平靜——遠方，在通過司托霍得河的渡口附近，傳過來，那聲音逐漸小下去的爆炸聲——拍啦……拍啦……

第一次密集的躲避以後，前進的散兵綫是在捷克巡邏兵後面約四十沙繩（註）遠近。砲火發出了赤色的霞光。瓦列特藉它的光亮，看見那兵士們和螞蟻一般，在灌木和樹林之間爬動，已經不不再嫌惡土地，還向它的上面緊緊貼住，尋覓着足資護身的地方。人們向每個小溝渠中亂鑽，在一塊塊小的凸起的地殼下面爬着，伏着，把頭塞進了每一個小坑。但這反正都是一樣，當疾走的機關槍的火光像五月的暴雨一般猛烈地傾瀉和沿樹林子蹂躪時，——再也阻擋不住了。向回頭爬了，把頭縮進肩膀的儘裏面，像毛虫一般向地中鑽，移動。無論手足，是足，彎曲一下都不敢。他們蜿蜒地爬着，順着泥濘的痕跡曳拖着自己……但也有一些人飛躍起來，奔跑了。沿樹林子，切斷着針葉，碎裂着松樹，像毒蛇的信子一般刺進了地皮，爆炸性的子彈噉噬響着，飛翔了，爆裂了。當回到第二道戰壕時，第一個半中隊短少了十七個人。不遠地方是特別中隊的哥薩克們在整調隊伍。他們是在第一個半中隊的右方活動的。他們小心地走，在無意中遇到了德國人，首先除掉哨兵。但是當對捷克的

（註）俄長度名，每沙繩約等華尺六尺餘。——譯者

巡邏兵施行密集射擊時——不知爲什麼所有的德國人都驚慌起來了：無目的地射擊着，打死了兩個哥薩克，傷了一個。哥薩克們帶着受傷的和被打死的人們，整着隊伍商量道：

「應當把自己的人埋掉。」

「沒有我們，他們也會埋掉的。」

「應當爲活着的人們想想，而且死人的需要已很少了。」

過了半小時，從聯隊司令部接到命令：「茲命大隊會同特別哥薩克中隊在砲隊射擊準備完成之後衝擊敵人，並將其由第一戰壕逐出。」

可憐的準備延遲到白晝十二時。哥薩克和步兵們佈上哨崗，在土窟中休息了一下。正午時候去實行衝鋒。左方，主要的地區上，砲火的射擊轟動了——那兒又重新進攻了。

右翼的最末端是後貝加爾的哥薩克們。左翼——是柴爾諾亞爾斯基聯隊和特別哥薩克中隊。他們後面——是法拿果里斯基擲彈聯隊。再遠處是——陳巴爾斯基，布古里敏斯基，第二〇八步兵聯隊，帕甫洛格拉得斯基，雲格洛甫斯基等聯隊。第五十三師團的聯隊們在中央展開了攻擊。第二土耳其坦狙擊師團占據了整個左翼。所有的地區都騷動起來——俄國人向各方攻擊了。

中隊變成不很稠密的散兵線移動着。它的左翼和柴爾諾亞爾斯基人的右翼連接着。僅僅能望見堡壘的障壁，德國人展開了猛烈的砲火。中隊無聲地跑了過去，隱藏住，倒空了來復槍的槍膛，又從新跑了起來。最後臥倒在距離戰壕五十步的地方。射擊，不抬頭。德國人在所有的戰壕上都佈着鐵絲網的柵子。被阿豐加·奧捷洛夫拋擲的兩枚炸彈爆炸了，他從鐵絲網處向後跳開。他剛抬起身來，想擲第三枚，但是一粒子彈穿進他的左肩。

下方，從靠近肛門處貫通出去。臥倒在不遠處的伊萬·阿列克塞耶維支看見那阿豐加·奧捷洛夫輕輕地用雙足抽擡了一下就安靜了。打死了普羅霍爾·沙米里——沒有手的阿遼石加的弟兄；第三個躺下去的是前任的村長馬內次珂夫，而且子彈馬上接觸上了跛脚的，留有前髮的沙米里們的隣人——葉甫蘭琪·喀里寧。半點鐘的工夫，第二小隊中除名了八個人。打死了大尉——中隊長，兩個小隊長，於是中隊在失掉指揮的狀態下向後爬去了。躲向炮火活動的外方去，哥薩克們聚成了一小堆——短少了一半人。柴爾諾亞爾斯基的人們也退下來了。第一大隊中的損失還要厲害，但是聯隊司令部並沒顧到這些，從那兒來了命令：「火速恢復衝鋒，務必將敵人由第一道戰壕擊出，因為準備佈置的成功，對於全線戰鬥的最終結果有很大關係。」

中隊分散成了稀疏的散兵線，又移動了。在德國人的猛烈炮火下面，在距離戰壕一百步地方臥倒。隊伍的幹部又開始瓦解了，被死亡的恐怖所毒害着的，無理性的人們向地中鑽，躺下去，不抬頭，也不移動。

黃昏以前，柴爾諾亞爾斯基的第二個半中隊抖動起來和跑散開了。「被包圍」的呼聲送到哥薩克們的耳旁，都抬起身來，向後滾了，毀損着灌木，跌跌爬爬，槍械也丟掉了。逃到安全的地方，伊萬·阿列克塞耶維支摔倒在一棵被砲彈轟毀的松樹下面，緩了緩氣，在這兒看見向他走來的囉烏里勒·李霍維多夫。那人酒醉一般地甩着腳走，垂下了眼睛，一隻手不知在空中捉什麼，另一隻手彷彿是從臉上向下拂除那看不見的蛛絲。他身上槍也沒有，刀也沒有，眼睛上面低低地垂着筆直的，汗濕的暗亞蘆色的頭髮。他循着樹林的空隙，向伊萬·阿列克塞耶維支走來。歪斜的，不可捉摸地游動着的眼光注視在地上。他的膝蓋輕輕地抖動着，彎曲着，使伊萬，阿列克塞耶維支感覺到那李霍維多夫是爲了要飛起去的原故，想蹲下去。

「這……你看怎麼……」他開始想說些什麼，但是李霍維多夫的臉遽擊起來了。

「站下！」那人喊道，蹲了下去，豎起手指，驚慌地張望着。「聽！我現在來唱隻歌。黃鳥小姐向貓頭鷹飛來，唱

講啊，小貓頭鷹，庫波列揚諾芙娜：

誰比你年長，誰比你大？

鷹——是國王，

鳶——是少佐，

鷓——是大尉，

山鴿——是烏拉爾人，

家鴿——是隊長，

野鴿——是戰士們，

噪林雀——是喀勒梅克人，

山鴉——是基卜西人，

喜鵲——是貴族婦女，

灰鴨——是步行人，

鴻雁是莫勒達維亞人……」

「等等」伊萬·阿列克塞耶維支臉色蒼白了。「李霍維多夫，你是怎麼回事……你病了嗎？」

「不要搞亂！」那人臉色變紫了，從新又伸出了藍色的嘴巴，含着無意義的微笑，仍用那種苦痛的調子繼

續下去：

「鴻雁——是莫勒達維亞人，

野鴨——是混蛋，

克瓦克（註）——是暴客，

白嘴鴉——是砲手，

烏鴉——是瓦拉賀人……

魚鷹——是琴手……」

伊萬·阿列克塞耶維支跳了過去：

「走，往自己人那兒去，不然德國人會要把我們捉去的！聽見嗎？」

李霍維多夫掙脫出手來，匆忙地，從嘴唇上落着唾沫，繼續喊叫：

「小畫眉——是音樂家，

小燕子——是偉人，

黑胸鳥——是裸漢，

青鳥——是聚斂家，

雀子——是經理人……」

突然嗓音低了下去，唱的更緊，變成嘎聲了。不是歌唱，簡直像狼的嗥叫聲從他的呲着牙的口中迸了出來。

（註）一種水鳥，縮項短足。——原註

尖利的犬齒上充盈着唾沫星子。伊萬·阿列克塞耶維支恐怖地向不久以前的伙伴，無意識地斜眼望了一下，他的頭上是綿密地貼着的頭髮和像黃髓般渾濁的耳朵。李窩維多夫已經用了某種頑強的聲調吼了起來。

「用喇叭來誇張榮光。」

我們在多腦河的對岸

戰勝了土耳其的蘇丹，

解放了耶穌教徒。

我們沿着小山翱翔，

彷彿飛蝗一樣。

所有頓河的哥薩克們，

射擊時都用別爾且槍。

把你們的小火雞們，都像母雞一樣

殺到最後一隻。

把你們的孩子們，

全都搶來作為俘虜。」

「馬爾丁·馬爾丁，到我這兒來！」伊萬·阿列克塞耶維支看見馬爾丁·沙米里正順樹林中的隙地一拐頭地走，向他喊。

那人把住來復槍，走過來。

「幫我把他帶開去。你看見嗎？」伊萬·阿列克塞耶維支用眼睛向瘋人指示了一下，「已經走到邊上了。可是血又在頭內衝動起來，弄成了這樣子。」

沙米里用從襯衫上撕下來的袖子包紮了一下受傷的腿，也不望李霍維多夫，從一邊把他攙了起來，伊萬·阿列克塞耶維支——則從另一邊架住他，走動了。

「我們沿着小山翱翔

彷彿飛蝗一樣……」

李霍維多夫已經變成低聲叫喊了。沙米里痛苦地蹙着額，勸他道：

「你不要吵鬧啦！不要吵鬧啦，爲了耶穌。你現在完全飛開啦！不要吵啦！」

「把你們的小火鷄們，都像母鷄一樣

殺到最後一隻……」

瘋人從哥薩克們的手中擺脫出來，歌唱仍沒停止，只是輕輕地用手掌按着顫顫，牙齒格格的金響着，上顎骨顫動着，斜垂下了被昏亂的熱烈的喘息燃燒着的頭。

第四章

在司托霍得河下游約四十里的地方發生了戰爭。有兩星期的工夫，綿密的炮火的騷動聲猛烈地咆哮着。夜間，遠方的紫色的天空撒佈着探照燈的反光。它們照耀着閃動着像虹霓一般的憂鬱的電光。誰要是從這兒

看見了那戰爭的閃光和霞光，就會傳染上那種不能說出的驚怖。

第十二哥薩克聯隊分駐在低濕的荒野的地區上。白晝，不時射擊着在不很深的戰壕中間跳動的奧地利人。夜間，被沼澤保護着的人們睡去了，或者玩起紙牌來。一部分哨兵監視着發生戰爭的地方的光亮的橙黃色彩雲，那是在司托霍得河下游約四十里的地方。

一個冰凍的嚴寒的夜裏，當遠方的反光特別光亮地交織在天空的時候，葛利高里·麥列霍夫從土窟中走出來，沿着交通壕，穿進突出在戰壕後面，那一個不高的山崗黑頂上的，像生滿灰色硬毛的樹林中間去，而且俯伏在芳香的土地上面。土窟裏面是烟薰，惡臭，褐色的烟霧，把帶總子的飯單掛在小桌子上，那後面有八個哥薩克兵在玩紙牌。但是樹林中，那山崗頂上，却是安靜的，有彷彿爲不見飛響的鳥翼所帶來的微風在游動，被凍死的草棵發出難辨的憂鬱的氣味。被砲彈笨拙地削光了的樹林頂上，黑暗加重起來，七曜星的烟火光在天空消滅下去，大熊星躲在天河的一旁，彷彿是一輛翻掉的輻起車轆的運輸車，只有北極星在北方流動着平均的微光。

葛利高里皺着眉，望着它，在星子的冷光下可以看見不光亮的，但是銳利地刺着的眼，睫毛下面湧出了那樣的冷淚。

躺在這兒的山崗上，他不知爲什麼回憶起，從下亞布洛諾夫斯克村到亞果得諾的姆克西妮亞那兒去的一夜，帶着刀割般的疼痛想起了她。記憶中幻出了臉的不清楚的，漸被時間拭去的，非常寶貴的和奇怪的綫條。他帶着一種坦然被打擊着的心情，企圖想要復活那最後一次看見的，腮部帶着鞭笞的紫色痕跡的，由於疼痛而歪曲的臉，但是另外一張，幾乎是斜到一旁去的，勝利地微笑着的臉，頑強地鑽進記憶中來。現在她扭着頭，無

禮而可愛，火焰般的黑色眼睛的目光從下面露出無情的貪婪的紅色嘴唇悄悄說着什麼說不出的愛撫的熱情的話，又緩緩地移開視線，回轉頭去，黯色的頸項上有兩個柔毛的髮髻……他會有過一段時間是那末喜歡物它們……

葛利高里顫抖着。他感到，有一際間接觸上了阿克西妮亞的頭髮的沉醉的輕薄的香氣；他全身屈着，鼻翅煽動着，但……不是這是堆積的落葉的氣味。阿克西妮亞的臉的橢圓形黯下去，浮游開了。葛利高里閉上眼，把手掌放在粗糙的地面上。北極星在被摧毀的松樹後面的蔚藍的天際，像一個盛裝的婦人，不動一動地騰在空中，不霎一霎地，長久地望着。

回憶的零碎片段把阿克西妮亞的形象遮暗下去。他想起和阿克西妮亞斷絕關係以後，在韃靼村的家中渡過的那幾個星期；夜間——是娜塔莉亞的貪婪的，蹣跚般的愛撫，彷彿是在努力想對自己的舊日的處女的冷淡加以補償；白晝——是家屬的注意的，幾乎是諂媚的態度和尊敬，村人們是用那種尊敬歡迎第一個獲得喬治勳章的人的。葛利高里到處，甚至在家裏，總遇到斜視的驚訝地尊敬的目光，——那末端詳着他，彷彿是不相信，他——就是那個葛利高里，曾經是個任性的和風流的小夥子。老人們像和平輩人一樣，在會場上和他談話，相會時也脫帽向他致敬，姑娘們和婦人們帶着掩藏不住的狂歡望着雄糾糾的，稍微有點曲背的，穿着釘有拖着布帶的十字架的外套的身形。他看見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顯然是對他們驕傲着，並排向教堂或廣場上走去。這一切諂媚的，恭敬的，狂歡的，複雜的，稀薄的毒素漸漸地從意識上把蘭若種在他心中的那種真理的種子毀滅和腐蝕掉了。葛利高里從前綫上回來是那末一個人，出去的時候却是另外一個人了。自己的，出母親的遺傳帶來的，畢生所培養成的哥薩克的氣質，戰勝了對於人類的偉大的真理。

「我知道，葛利石加，」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在離別的時候喝着酒說，並且衝動着，撫摸着銀色的，帶點兒黑的頭髮：「早就知道，你將成功一個出色的哥薩克。從降生的那年就給你比較過了，按照舊日的哥薩克的習慣我把你拖到院子裏去——你記得嗎，老太婆？——騎在馬上面，而你，狗崽子，用小手抓住牠的鬃毛啦：那時我還說，應當用你來作個說明——於是成功了。」

葛利高里以一個出色的哥薩克重到前綫上去，他心中和那種「戰爭是無意義」的話是不能講和的，他忠實地掙取自己的哥薩克的光榮……

一千九百十五年五月，德意志的第十三鋼鐵聯隊在奧力霍甫琪克村方面，排成隊伍，踏着碧綠的草原進攻了。機關槍噠噠地響，重機關槍沉重有力地掃射着，臥倒在河上的俄國中隊。第十二哥薩克聯隊接戰了。葛利高里和自己的中隊的哥薩克們一同變成散兵綫奔跑着，環顧着，看見掛在晌午的天空的太陽的火盤和被黃色柳樹的枝條掩遮着的河灣處的，也是和他一樣的人們。馬隊們隱藏在河對岸的白楊樹後面，前面——是德國人的散兵綫，是鋼盔上的銅鷹的黃色閃光。風吹動射擊的暗藍色的苦烟。

葛利高里不慌不忙地射擊着，正確地瞄準，在兩次射擊的空間還傾聽着小隊長長的，叫喊出來的標尺度數，還能從空地把落在制服袖子上的虫蟻彈下去。以後是衝鋒……葛利高里用鐵槍托子把一個高個子的德國大尉兜腳打倒，捉了三個德國俘虜並且在他們的頭頂上向上射擊，逼迫他們迅速向河裏跑去。

一九一五年七月跟隨哥薩克小隊在拉沃伊——魯司克方面奪回了被奧地利人包圍的哥薩克中隊。當那地方正在戰鬥的時候，他跑到敵人的後方，用手提機關槍開起火來，壓迫着進攻的奧地利人向後跑去。

通過巴揚涅次，在接觸時俘虜了一個肥胖的奧國軍官，像羊一樣，把他橫在馬鞍上，馳騁着，不斷地開着軍

官排泄出來的便溺的臭味，肥胖的，因恐怖而汗濕了的身體戰慄着。

葛利高里躺在黑色山崗的空地上，特別清楚地記起了和兇狠的仇人——司契潘·阿斯塔霍夫——相遇的事情。這是在第十二聯隊從前綫撤退，向東普魯士方面開去時，哥薩克們的馬踐踏着德意志人的精細的田地，哥薩克焚燒德國人的住宅。他們一路經過，到處交織着赤色的烟霧，和已經燒燬而坍塌的牆壁，以及龜裂的屋頂。聯隊在斯托雷屏內城附近和二十七頓河哥薩克聯隊一同進行攻擊。葛利高里一閃看見瘦削了的頭髮剃得光光的司契潘和其他的哥薩克們以及同村的人們。聯隊們吃了敗仗，德國人把他們包圍起來，當十二個中隊，一隊跟一隊，目的想要衝斷敵人結成的圈子，勇猛向前衝鋒時，葛利高里看見司契潘從他胯下的被擊死的黑馬上跳了下來，縮成了一團。被意外的和欣快的決心所燃燒着的葛利高里，困難地停住馬，當最後一個中隊迅速奔過，幾乎沒把司契潘踏着時，他走近他去，喊道：

「抓住馬鐙！」

司契潘把馬鐙的皮帶抓到手中，和葛利高里的馬並排跑了有半里路。

「不要跑快了！不要跑，爲了耶穌上帝！」他喘息着請求，張開口打個哈欠。

他們平安地渡過了難關。離着逃出火綫的中隊休息所在的樹林子不過一百沙羅遠了，但是槍彈傷鞭管着司契潘的足部，他只好鬆開馬鐙上的手，仰臥在地上了。風吹掉了葛利高里的制帽，前髮遮住了眼睛。葛利高里把頭髮理向後去，回顧了一下。司契潘顛跛着鑽進灌木叢去，把哥薩克的制帽拋給他，坐下去，匆忙地撕下軍褲的紅鑲邊。德國人的散兵綫的聲音從山崗下面傳過來，葛利高里明白司契潘要想法，因此才從自己身上撕下哥薩克的褲邊，爲了可以被當作步兵看待，因爲德國人是不肯把哥薩克們當作俘虜捉去的……葛利高里

克服着自己的心情，回轉馬去，跑近灌木叢，跳下馬來。

「騎上……」

司契潘的短毛的眼使葛利高里不能忘掉。他幫助司契潘騎在鞍子上，自己抓着馬鐙，和滿身流汗的馬並排跑起來。

哎吱吱吱……——焦熱的槍彈的嘯聲響着，從身旁飛過，嘯聲爆炸了！——吱嘍嘍！

葛利高里的頭頂上，司契潘的慘白的臉前，兩旁——都是這種像穿透的，旋轉着的嘯聲：吱嘍嘍嘍，吱嘍嘍嘍，吱嘍嘍嘍——是射擊的雪片一般的聲音，彷彿是熟透了的槐莢的爆裂聲。

砰拍！砰拍！噹噹噹噹！

到樹林內，司契潘下了馬，疼得歪着身子；拋掉馬韁，跛到一旁去了。血從左靴筒子裏面流出來，而且每走一步，受傷的足一踏動時，稀薄的櫻桃紅色的血漬便在破靴底下踏出了花紋。司契潘靠在伸着大葉的檜樹的幹上，用手指招呼葛利高里。那人走過來。

「靴子裏流滿血了，」司契潘說。

葛利高里沉默不語，向一旁望望。

「葛利石加，當我們實行攻擊的時候……聽見嗎，葛利高里！」司契潘繼續說，用深陷的眼睛尋覓着葛利高里的眼。「當我們攻擊時，我從後面向你射擊過三次……上帝沒肯讓打死。」

他們的眼光對了一下。司契潘的尖利地旋轉着的目光在深陷的小眼睛中難忍地閃動着。司契潘幾乎是沒有張開那緊咬着的牙齒說：

「你把我從死亡中救了出來……謝謝……但是爲了姬克西妮亞我是不能饒恕的。靈魂不能壓制下去……你不要強迫我，葛利高里……」

「我不強迫人，葛利高里於是回答。

他們仍和從前一樣不肯講和而分別了。

還有……聯隊在五月中和布魯西洛夫（註一）軍團的殘餘部隊一同衝破了盧次克（註二）方面的陣綫，繞到後方去，打了一頓，自己也挨了一頓打。葛利高里在里奧堪（註三）方面會擅自作主地領着中隊衝鋒了一次，打退了奧地利的曲射砲中隊和砲兵。過了一個月，在一個夜間，泗過布戈河去捉一個作爲訊問用的「敵兵」。從腳底下絆倒一個站在崗位上的哨兵，他是個強健的，粗短的德國人，他把按捺在他身上的，半裸的葛利高里扭轉了半天，努力喊叫，無論如何也不願被綁起來。

葛利高里微笑着想起了這件事。

在近來的和過去的戰爭中所浪費的這種時間還算少嗎？葛利高里堅強地保持着哥薩克的榮譽，一獲得機會，就用大無畏的勇敢去冒險，像瘋人一般，喬裝跑到奧地利人的後方，不用流血便打開一所關口，哥薩克顯了身手，在戰爭的初期也感覺到的那種人們所共有的苦痛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心變硬了，無情了，就像晒乾了

（註一）布魯西洛夫（一八五三——一九二六）在帝國主義戰爭中曾任第八軍團及西南方

陣地統帥。一九一七年五月至七月任總司令官。十月以後曾在赤軍服務。——原註

（註二）波蘭城市名。——原註

（註三）波蘭城市名。——原註

的鹽池，像鹽池一樣永吸不足水，葛利高里也沒有憐憫了。他冷淡而藐視地玩弄別人的和自己的生命；因此得到勇敢的名譽——獲得四枚喬治十字章和四枚獎牌。在稀有的閱兵典禮中，站在被多次的戰爭的火藥烟氣薰過的聯隊旗下；但是他明白，再也不能像從前那末使他歡笑了，明白他的眼睛塌陷了，額骨尖利地凸出來了，明白很難再親一親孩子，清楚地望望明亮的眼睛了；葛利高里明白，對於十字章和獎牌的全部絲帶付過多麼大的代價。

他俯伏在山崗上，把外套襟掖在肋下左手肘部支着。記憶混亂地把過去的生活復活回來，有一種幼年時代的遼遠的事件，像輕薄的淡藍色的紗般交織進了戰爭的貧乏的斷片的回憶中。葛利高里有一瞬間愛戀地和憂傷地把冥想的眼光停在它的上面，後來又從新移轉向不久以前的情況中去。在奧地利的戰壕中有人熱練地彈曼多琳。輕微的，被風吹動的音調從那裏迅速地經過司托霍得河傳送過來，輕輕地在灌注過許多次人血的地面上漫步着。火焰般的星光在天空閃灼，黑暗加重了，午夜的霧氣業已迷漫在池沼上面。葛利高里一連氣吸了兩枝烟，用一種粗暴的愛撫撫摸了一下來復槍的皮帶，——用左手撐住，從款待客人很好的地面上抬起身來，走回戰壕中去。

土窟中還在玩紙牌。葛利高里倒在炕上還想在過去的回憶的曲徑上漫步一下，但是睡夢已使他沉醉了；他姿勢非常難看地躺着睡熟了，夢見了無邊際的，被熱風吹乾的沙漠，紫紅色的長壽草叢，生鐵馬掌在柴波兒草的藤色的亂蓬的頂上踏過……沙漠是遼闊，可怕的安靜。他，葛利高里沿着堅硬的砂地走着，却聽不到自己的脚步声，因此感到了恐怖……醒轉來，拾起頭，因為難看的睡夢把襯衫斜掛到嘴巴上，葛利高里吧啞了半天嘴脣，和馬一樣，有一刻聞到一種什麼草的香氣。在充分的睡眠後，再沒有夢了。

次日，葛利高里帶着說不出的童年的憂鬱起來。

「你爲什麼現在無精打采的？夢見老家了嗎？」褚巴頹問。

「真猜着啦。夢見沙漠了。心裏那末難過……回到家裏玩了玩。對沙皇的服務有點兒令人厭倦了。」

褚巴頹淡澹地笑了一下。他始終是和葛利高里住在一個土窟中的，對他非常恭敬，就像強健的野獸對待和他一般強健的野獸那樣恭敬。從一九一四年第一次打吵子之後，他們之間再沒有發生過衝突，並且褚巴頹的影響明顯地在葛利高里的脾氣和心理上表現出來。戰爭強有力地改變了褚巴頹的世界觀。他頑強地，而且不能讓步地走向反戰那方面去，不斷地談論着叛變的將軍和在皇宮中會議的德國人們的事。某次曾冒然說出這種話：「不用期待什麼好結果吧，皇后自己是日耳曼人的血統。在適當的時候她能一個銅子兒就把我們賣掉……。」有一天葛利高里對他講出了嘎爾若的學說的本質，但是褚巴頹對這個却不贊同。

「歌曲可是好的，但是嗓子有些發沙，」他說，嘲弄地微笑着，摸着自己的禿頭。「米士喀·珂爾沃依也像公鷄從架上跳下來一般叫着這種調子。從這些革命上是得不到什麼說明的，不過是一場笑話。你要明白，我們哥薩克們需要的是自己的政權，不是別人的政權。我們需要的是像尼珂萊·尼珂萊耶維支（註）那樣堅強的皇帝，但我們却不同農民們走一條路。——鵝豬不是同伴。農民們乘機擴張土地，工人們給自己增加薪金，——但是給我們什麼呢？我們有的是田地——噢，除此之外還要什麼？怎樣也是空袋子。我們的皇上是孱頭的，——不用瞞着說。他的爸爸可是堅強得多，而且這傢伙又要把像在一九〇五年活躍的革命弄出來了，就

（註）尼珂萊·尼珂萊耶維支（一八五六——一九二九）大公由世界大戰的起始，就任總司

令官。國內戰爭中逃亡國外，曾二度復辟——原註

像車輪子從山上向他媽的那兒滾去一般。我們不需要這個。如果上帝不允許把皇帝趕走，他們就該拿我們來報仇了。他們想起了舊恨，於是我們的土地就開始被農民們分割。耳朵要尖銳地支着……」

「你向來是只想到一方面，」葛利高里皺了下眉。

「你說的是空話。你還年青，還沒走夠路呢。可是等到他們把你累得出了汗時，那時你就知道正義在誰那方面了。」

談話就這末平淡地完結了。葛利高里沉默不語，而褚巴頹努力說着些什麼別的話。

那一天，一件事把葛利高里弄得很不痛快。晌午時候，和向來一樣，從山崗那面過來的野戰廚房停下了。哥薩克們着忙了，一個趕一個地，順着交通壕向它奔去。米士喀·珂晒沃依替第三小隊去取食物。他用一個長棍子挑來下面冒着烟的鍋子，剛剛進了土窟，就喊道：

「這樣是不行啊，弟兄們！這是怎麼的，莫非我們是狗麼？」

「你說的什麼？」褚巴頹問。

「用腐爛的東西來餵我們！」珂晒沃依憤慨地叫道。他用掉毛的方法把他的像野蛇麻的花房一般的前髮甩到後面去，把鍋子放在土炕上，用眼睛斜瞧着褚巴頹，建議道：

「聞一聞，菜湯是多麼臭！」

褚巴頹俯到自己的鍋子上，用鼻孔嗅着，臉發澀了，而且珂晒沃不由自主地模仿着他，翕動着鼻孔，憂鬱的臉皺起來了。

「臭肉，」褚巴頹斷然說。

他嫌惡地推開了鍋子，望着葛利高里。

那人一跳，從土炕上起來，彎下身去，並沒有那末把下垂的鼻子放到菜湯上，就退向後去，拿腳用懶散的動作把前面的鍋子踢到地上去。

「那是幹什麼呢？」褚巴頹躊躇不決地說。

「你沒瞧見嗎？怎麼？瞧瞧。莫非你是瞎子？這是什麼？」葛利高里指着在腳底下流的混濁的菜湯說。

「噢！噢！噢！……：蛆……：老媽媽……：我還沒見過呢！……：這就是伙食。這不是菜湯，是麵條啊……：用蛆來代替雜碎。」

地面上，躺在油脂脂的黑湯圈中間的血紅色的肉塊附近，有氣無力地蠢動着，被煮過的白色的肥胖有節的蛆。

「一個，兩個，三個，四個……」珂晒沃依不知道爲什麼小聲計算着。沉默了一刻。葛利高里透過牙齒吐了一口。珂晒沃依拔出刀來，說道：

「馬上押着這些菜湯——到中隊長那兒去。」

「噢！對啦！」褚巴頹贊成道。

他奔忙起來，向下擰着刺刀說：

「我們要帶着菜湯，葛利高里，你加應當跟着去。你向中隊長報告。」

褚巴頹和米士喀·珂晒沃依用刺刀抬着那一滿鍋菜湯，腰刀全部拔出了鞘。葛利高里在後面護送着他們，在他們後面，是從土窟中跑出來的哥薩克們，排成綿密的灰綠色的人浪，沿着戰壕彎彎曲曲地移動了。

「什麼事？」

「虛驚？」

「也許是關於和平的事吧？」

「哪兒有這樣好事……你想要和平，不愿吃乾麵包啦？」

「押解有蛆的菜湯啊！」

褚巴頹和珂晒沃依在軍官的土窟附近停下，葛利高里趕到了，用左手按着帽子，邁進了「掩蔽部」。

「別擠！」褚巴頹惡狠狠地吡着牙說，回顧着推他的哥薩克兵。

中隊長出來了，扣着外套，狐疑地，並且幾乎是吃驚地望着最後從土窟中走出的葛利高里。

「什麼事，弟兄們？」中隊長的眼睛順着哥薩克們的頭部滑動。

葛利高里走到他面前去，十分安靜地回答道：

「解送犯人來了。」

「什麼犯人？」

「就是這個……」葛利高里指着放在褚巴頹足旁的菜鍋。「這就是犯人……您聞聞，是用什麼東西來餵您的哥薩克們哪。」

他把眉毛曲成了不等邊的三角形，輕微地顫動一下，又舒展開了。中隊長銳利地偵視着葛利高里的臉部表情，蹙着眉，把眼光落到鍋子上。

「開始用壞東西來餵啦！」米士喀·珂晒沃依激動地喊了出來。

「換換給養兵！」

「毒蛇！偷他的媽……！」

「他自己可吃飽啦，魔鬼！」

「他自己用牛腰子來做菜湯……！」

「可是這些帶着蛆！」近處的人急忙附合着說。

中隊長直等到暫時的騷動寢息後，響亮地說道：

「肅——靜！現在別說啦！全都說過啦。今天我就更換給養兵。派定委員來監察他的行動。如果肉的品質不好……！」

「把他交軍法處！」從後面爆發了出來。

中隊長的嘆音被新的呼叫的聲音浪漫住了。

給養兵的更換是在途中。過了那件事，就是像暴動一般的哥薩克們押解着和驅逐着菜湯到中隊長那兒去的那事以後幾小時，第十二聯隊司令部接到從前方撤退的命令，並且按照附在命令上的線路向羅馬尼亞方面移動。夜間西伯利亞的狙擊隊替換了哥薩克們的防務。在倫維契村中聯隊檢查了一下馬匹，次晨就用迅速的進行曲伴奏着向羅馬尼亞出發了。

爲援助屢次敗北受損的羅馬尼亞，遣派過來大批的軍隊。這在行軍的第一天就看出來了。前一晚上派遣出去的住所尋覓隊到了村中，那兒是依照線路表指定的宿泊所，人却空手回來了；村中已經駐滿了也是向羅馬尼亞邊境移動的步隊和砲隊。爲了獲得住所，聯隊被逼着多走了八里路。

走了十七天，馬匹因為缺少食料都瘦弱了。被戰爭毀壞了的沿戰線一帶已經尋不到食料；居民有的跑到俄羅新內部去了，有的藏到森林中去了。露了天的茅屋的光牆陰鬱地發着黑，哥薩克們在幾乎沒人的街上有時稀疏地遇到陰沉的恐慌的住民，但那人只要一看見武裝的人們，就迅速藏起來了。散亂了隊伍的哥薩克們對於自己，對於馬匹，對於一切都感覺到冷漠和可恨，但是還得忍耐着。他們打開了屋宇的乾草頂子，在焚毀的村莊中間，毫不客氣地竊盜着貧乏的食物。指揮官方面無論用什麼樣的恐嚇方法也制止不住他們的暴行和竊盜。

已經距離羅馬尼亞領土不遠了，在一個富裕的小村莊中，褚巴頹用計策從倉房中偷出了一升大麥。主人連證物一齊捉住了，但是褚巴頹把和藹的，年高的別斯撒拉比亞人打了一頓，把大麥仍然送到馬面前去。小隊長在拴馬樁前遇見他。褚巴頹把麥袋掛在馬項上，走動了，用顫動的手撫摸着牠的瘦骨嶙峋的肋部，他的眼裏已把牠看作和人一樣了。

「褚巴頹！把大麥送還去，狗崽子！混蛋！會因此把你槍斃的……」

褚巴頹用曠曠的斜視的目光望了一下軍官，把帽子在腿上拍打着，第一次因為自己的滯留在聯隊中胸部像要脹裂的呼叫着發怒了：

「辦罪吧！槍斃吧！就是把我殺死，我也是不交還大麥……怎麼！我的馬就應當餓死嗎？啊！不交還大麥一粒也不能交還！」

他忽然抓住貪婪地吧啞着嘴的馬頭，忽而抓住馬鬃，忽然抓抓腰刀……

軍官沉默地站住了，望奇異地露出骨頭來的馬腿，又搖了搖頭說：

「怎麼你就給熱馬（註）糧食吃嗎？」

在他的嗓音中明顯地透露着不安。

「不，牠已經涼啦，」褚巴頹差不多是悄悄地回答，把從麥袋中落下來的麥粒子檢到手掌中，又從新搬到那裏面去。

*

*

*

*

*

十一月一日聯隊已經在前綫上了。風在特蘭西里汪斯基山上打旋，寒冷的霧氣在山谷上起伏，濃烈地蒸發着被初秋的霜打過了的樅林的氣息，山中的擦擦響的初雪上不斷地有野獸的足跡落到人的眼中，狼，麋鹿，野山羊，都是些被戰爭嚇跑的，離開荒野的山林的獸類，逃往世界的深處去了。

十一月七日，第十二聯隊攻下了「三二〇」號山峯。奧地利人前一天佔據了這條戰壕，但是在突擊的那天早上，剛才從法蘭西陣地上調來的撒克遜尼亞人換了他們的防。哥薩克們排成步隊沿着多石的，被輕微雪層掩蔽着的斜坡走動。腳底下迸起了冰凍的石屑，呼吸着輕薄的雪塵。葛利高里和褚巴頹並排走着，抱歉地，過分謙遜地微笑着，對他說：

「我現在那末胆怯……彷彿第一次去衝鋒。」

「是嗎……」褚巴頹驚異了。

他抗着自己的舊來復槍，揪着它的皮帶，從鬚髭上向下舐着冰柱。

哥薩克們排成不整齊的散兵線向山中移動，沿途沒有射擊。敵人的戰壕的脊背像閃電一般在威嚇着。山

（註）據哥薩克習慣，剛跑完出了汗的馬是不能即時餵料的——譯者

崗的後面，德國人那兒有一個險被風吹紅了的和鼻子脫掉皮的撒克遜尼亞人的大尉把全身向後一轉，微笑着，性急地向兵士們叫道：

「朋友們！我們打藍衣黨（註）並不是一次，啦！請說說，這與我們有什麼關係。安心些吧！先不要射擊吧！——哥薩克中隊進攻了。腳底踏起了石頭的碎片。葛利高里掖了掖紅頭巾的邊緣，神經質地笑了。他的深陷的腮巴，生着黑岔子的好久未剃的下頰，和下垂的鼻子都變成了黃青色，眼睛在滿佈冰霜的眉毛下面憂鬱地彷彿是無烟炭的卦子，閃動着。普通的安靜離開了他。忽然恐怖的要退回去的該死的感覺侵蝕上自己，不確定的目光睜縫起望着蒼白色的，被雪掩蔽着的戰壕的脊背，對褚巴頰說！

「他們沉默着。向近處移動。可是我害怕，並且我毫不慚愧……如果馬上回轉身和——向後退去好嗎？」
「你胡說些什麼？」褚巴頰衝動地質問道。「親愛的，那是和玩牌一樣的你不相信你自己——他們能摘去你的腦袋。你的臉黃了。葛利高里……你或者害病了，或者……現在他們能打倒你。瞧啊！已經看見人啦！」

一個穿短外套和戴尖頂盔的德國人全身在戰壕上站了一刻，又從新伏下去了。

葛利高里的左方是一個葉爾斯克部落的漂亮的生着亮亞麻色頭髮的哥薩克，走路的時候時常忽然從右手上把手套脫下來，忽然又戴上。他不斷地重復着這種動作，匆忙地邁着步，把腿困難地彎到要跪下去的樣子，並且故意增大聲音地咳嗽。「他很像單身在夜間走路……加重地咳嗽——使自己快活」葛利高里想。在這個哥薩克的後面可以望見下士馬克薩耶夫的生滿雀斑的臉頰，再遠些走的是葉麥里羊·格洛舍夫，他堅實地舉着刺刀尖歪到一旁去的來復槍。葛利高里想起來，數日前葉麥里羊在路上偷了羅馬尼亞人一口袋

（註）哥薩克兵穿的藍色制服所以這樣稱呼——原註

玉蜀黍，就是用這個刺刀把貯藏室的鎖匙弄壞的。珂爾沃依·米士喀差不多是和馬克薩耶夫並排走着。他貪婪地吸煙，時常擤鼻涕，把手指頭在外套的左襟的外部擦着。

「想要喝點東西，」馬克薩耶夫說。

「葉麥里羊，我的靴子緊了。穿着它們就不能邁步，」米士喀·珂爾沃依訴苦說。

格洛舍夫惡狠狠地截斷他的話頭：

「不要說關於靴子的話吧！忍耐點，馬上德國人就要用機關槍來掃射了。」

在第一陣密擊之後，被槍彈打倒的葛利高里，哎呀着，倒下了。他想要纏一纏受傷的手，伸手到軍用袋中去，繃帶是放在那兒的，但是手觸到的是順着袖子的內部從肘部活潑地淌出來的熱血，把他弄得疲軟了。他平躺着，把沉重的頭部藏在石頭下面，用乾燥的舌頭舐着雪的柔軟的羽片。他貪婪地用顫抖着的嘴唇咬住了鬆脆的雪屑，帶着從未有過的恐怖和戰慄諦聽着乾燥的和尖利的槍彈的以及無所不包含的射擊的騾動聲音。抬起點頭，看見他同中隊的哥薩克們正在山下跑滑，無目的地向後或向上射擊。一種無論怎樣也不能說明的和也不能解釋的恐怖迫他站起身來，還逼他向下方的縱樹林的尖牙般的邊境處跑去。聯隊就是從那兒展開攻擊的。葛利高里走到攔着受傷的小隊長，格洛舍夫·葉麥里羊前面去了。格洛舍夫沿着峻急的斜坡攔着那人跑，小隊長像沉醉一般地亂着脚步，還不時向格洛舍夫的肩膀上俯去，吐出了黑血塊子。中隊像雪崩一樣滾向樹林方面去了。在灰色的山坡上，留下被打死的人的灰色的軀殼，那些沒能來得及帶去的受傷者自己在爬動。機關槍跟在他們後面掃射。

嗚嗚嗚，拍拍拍拍綿密的彈流像雪片一般爆炸。

葛利高里靠着米士喀·珂晒沃依的手臂，走進了林子。靠林子的斜坡上槍彈亂飛。德國人的左翼不斷地放射機關槍。就像是一隻强有力的手擲出去的石頭在初凍的碎冰上跳躍着。

嗚嗚嗚，拍拍拍拍拍……

「向我們開槍啦！」褚巴頹彷彿很高興地叫了出來。

他靠上樅樹的紅幹，懶散地射擊那在戰壕上跑的德國人們。

「應當教訓教訓傻子們！教訓教訓哪！」珂晒沃依把手離開葛利高里，喘着氣叫道。「狗東西！更糟把血全都耗盡，那末就明白他們爲什麼釘他的頭了。」

「你這是幹什麼？」褚巴頹皺了一下臉。

「聰明人自己就會明白，對於傻子……對傻子怎樣呢？你是不能用網來捉他的。」（註）

「你還記得舊言嗎？你宣過誓沒有？」褚巴頹問道。

珂晒沃依不回答，跪了下去，用抖動的手從地上捧起了雪，貪婪地把它吞下去，微微地顫動着，咳嗽着。

第五章

秋天的太陽在韃靼村附近的蕩漾着白雲的波紋的天空上巡迴。安靜的微風輕輕地把雲片推向上去，把他們向西方鋪張開去，但是它在村落的頂上，在頓河的暗綠的平流上，在赤裸的樹林上，用强有力的氣流吹動，

（註）意謂，怎樣也不會使他明白——譯者。

吹轉了河柳和白楊的樹頂，吹動了頓河的微波，追逐着街上的紅葉。在賀里斯托尼亞的打麥場上不整齊地堆着大麥稈的堆積，風嚙啃進去，鑽到它的頂上，扯下了細微的稈桿，於是忽然，抓住了麥稈的金色的小堆，就像用耙子端着，在院子上面搬運着，捲到大街上，而且毫不吝惜地撒佈到空曠的街上，把毛刷般的一堆拋到司契潘·阿斯塔霍夫的屋頂上去。賀里斯托尼亞的妻，一個普通頭髮的女人，跑到院子裏面，用膝蓋夾着裙子，望了望風，是怎樣在吹動打麥場，又走進小門洞去了。

戰爭的第三年在農事上顯明地表現了出來。那些沒有贖下哥薩克們的院子，露天的貯藏室，長久沒有人修理的院子都大敞開了，逐漸的破壞在它們上面留下了醜陋的痕跡。賀里斯托尼亞的妻和九歲的小兒子經營着家務，安尼庫石加的女人簡直就不管家事，因不滿於自己那種守活寡的環境，開始打扮起自己來了：擦上胭脂，修飾得很漂亮，弄了一個十四歲多些的孩子，權且代替了找不到的成年的哥薩克，因此有人們談論到板門被人窺空抹上樹膠的事了（註）。並且到現在還保留着栗色的揭發罪惡的痕跡。司契潘·阿斯塔霍夫的房屋空了起來，出口前面的窗，主人用板子釘上了，房頂有幾處塌下去，敞開的院門內，生着穿不過的蓬蒿和野草，牧放的牲口在炎熱時或壞天氣時可以隨時進去，陶梅林·伊萬的房屋的牆向街上傾斜去，只有地中的一根拴馬木支持着它，——看來命運是在替那些被他，在充任兇狠的砲手時所毀壞了的德國人的和俄國人的小房子復仇了。

村中所有的大街和小巷上全是這樣。只有在河下游盡處的潘苔萊·普羅珂非耶維支家中還真能看出

（註）哥薩克風俗如女人有和別人奸通的，鄉人們就在他家的門上偷抹上松脂，以示侮辱。

譯者

院子來：一切都有次續，很完整。但也不全都如此。倉房頂上的鐵公雞因腐蝕而倒下了，倉房也傾斜了；有經驗的眼睛總可以看出幾處缺點的。老人的手不能達到所有的地方，耕種也減少了，但是和其餘的人比較起來，算是沒話可說了；只有麥列霍夫的家庭沒有減少人數。娜塔莉亞在去年秋初生了雙生的孩子，代替了輾轉在前線上的彼得羅和高利高里的位置。她很會博得公公的歡心，生了一個男孩和一個女孩。娜塔莉亞懷孕中忍受着病痛，有時候整天因為腳部不快的苦痛不能走路，挪動着，拖拉着腿，皺着眉，但是堅忍地忍着苦痛——在黝黑的、瘦削的和幸福的臉上永遠沒有表示出來過。有時，當腿部特別地痠攣了時，太陽上像珠粒般出了汗，伊莉妮支娜只有在這種情況中才能猜出來，搖搖頭，罵道：

「你躺下，該死的婆娘！你想打自己的嘴巴子嗎？」

一個九月的晴朗的日子，娜塔莉亞感覺得快要生產了，走到街上去。

「你這是往哪兒去？」婆婆問。

「到草場上去，找找牛。」

娜塔莉亞匆忙地走到村外，張望着，呻吟着，用雙手按着肚腹的下部，穿過了荊棘的密叢，躺下去。當她從街上向家中走回去時已經黃昏時候了。用麻布的圍裙帶來了孿生的孩子。

「我的親愛的乖乖！可咀呪的你還是幹什麼……你到哪兒去，啦！」伊莉妮支娜大聲喊。

「我因為害羞出去了……不敢給爸爸……我是乾淨女人，親愛的媽媽，已經把他們洗過了……帶去吧

……」娜塔莉亞臉色蒼白着解說。

杜妮亞石蹦跳動着代替了收生婆。伊麗亞奔忙着，鋪着篩子，而伊莉妮支娜又笑又哭，叫道：

「姐石珈！你扯掉篩子吧！他們是貓崽子嗎，怎麼的，你把他們放在篩子裏……主啊，他們是兩個！噢，主啊，一個小夥子……娜塔莉尤石珈……給他鋪上床啊……」

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在院子裏聽見關於兒媳婦生了孿生的事。起初用兩手攪了一下，以後就高興地搖動着下頰，哭了起來，並且也不因為那個，也不因為這個地向着恰好來到的收生婆喊道：

「你吹牛，尼姑子！」他在老太婆的鼻子前面用長指甲的手指搖動着。「吹牛！麥列霍夫的血統還不能馬上就絕滅哪！兒媳婦送來了一個哥薩克還帶個女兒。這就是兒媳婦——兒媳婦就這樣——主啊我的上帝對那樣的恩惠我用什麼來報酬她呢，心肝！」

那一年年景是豐收，牛生了兩頭，在米海洛夫節日時綿羊也生了兩隻，山羊們……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對那種事情覺得很奇怪，自己和自己盤算着：

「今年是幸福的年，富庶的年！全是雙生。現在我們人口繁盛……噢嚇嚇！」

娜塔莉亞把奶給孩子們餵了一年。九月裏面撤了他們的奶，但是到深秋她還沒有恢復康健，牙齒在瘦削的臉上乳白地閃動，由於瘦削而顯着非常大的眼睛也閃灼着溫暖的蒸氣般的光輝。整個的生活全都費在孩子們身上了，對自己開始不很講究了，所有的在從事家務工作完了以後的空閒時間，全都消費在他們身上，洗擦，縫紉，並且時常斜靠在床上，垂下腿去從搖籃中把雙生子抱起來，還用肩膀的動作把緊緊地脹滿的，大的，黃白色的，像甜瓜一般的奶頭從寬大的汗衫中解放出來，同時餵起兩個孩子來。

「他們這樣會全都把你吸盡的。時常不斷地餵呀！」伊莉妮支娜甜蜜地把肥胖的手指指着孩子。

「餵吧！不要吝惜乳漿！它又不能供你作奶油。」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帶着嫉妬的粗魯的聲調插嘴。

說。

這些年中生活過得有些向下了一——橡河中的氾濫過的水。寂寞的日子苦惱着，在經常的勞動，工作，困難中，和在得到的戰士們的一些小喜悅及重大到令人不能安寢的警慌消息中，輪流着發生了些意想不到的事。從彼得羅和葛利高里的作戰的軍隊那兒接到稀疏的，裝在沾污了的和被郵戳蓋過的信封中的信件。葛利高里的最後一封信不知會落到誰的手中。信的一半是謹慎地用紫色墨水寫是，但是在灰色紙的邊緣上有一個莫明其妙的墨水標誌。彼得羅比葛利高里寫得勤一些，並且在寫給妲麗亞的信中恐嚇着她，請求她改掉不良行為，——顯然，關於妻的放蕩生活已吹到他那兒去了。葛利高里隨着信匯回家來——薪金和「十字章獎金」還約定請假回來，但是沒辦到。弟兄們走的道路是各自不同的。戰爭把葛利高里壓榨壞了，從他的臉上吸盡了紅光，用黃疸來塗上，不能希望等待戰爭的完結了，但是彼得羅却迅速地和舒暢地在山中走着。一千九百十六年的秋天升到了曹長的職位，賺了些錢，向中隊長獻着媚，獲得兩個「十字章」和已經在信中說過的，正在計劃送他到軍官學校去受訓練。夏天裏由請假回來的安尼庫石加帶到家裏來一頂德國人的頭盔，一件外套和一張自己的照片。他的變老了的臉在灰色的紙板上自負地望着，鬚起來的蒼白色鬍子倒立着，堅強的嘴唇在扁鼻子下面露出熟識的笑容地張開。生活自身向彼得羅微笑着，他所以歡喜戰爭的原因是因為它展開了不平凡的前途：是否使他，一個從幼年時代就被牛尾巴抽打着的普通哥薩克，可以想想關於軍官和其他的甜蜜的生活呢？於是戰爭爆發了，——而且在它的霞光中間很清晰地看到了未來的豐富的生活……不過從彼得羅的生活的另一面却透露出了醜惡的痕跡，關於妻的不良的消息在村中傳播着。司契潘·阿斯塔霍夫本年秋天請假走的，可是回到聯隊時，就當着全中隊人說，他曾經光榮地和彼得羅的守活寡的妻睡過覺。彼得羅聽

了同伴們的談話不肯相信臉色陰暗地微笑着說

「司契潘喀吹牛！他這是爲葛利石加來反對我。」

但是有一天，是偶然呢這是故意呢，從戰壕的土窟中走出來，司契潘失落了一條刺繡的手帕，彼得羅正在他後面走，檢起了繡得很精緻的繡花手帕，而且猜出了是妻的手工。仇恨又從新在彼得羅和司契潘之間拴上了喀勒梅克人的籠頭了。彼得羅尋覓着機會，死亡威脅着司契潘——他躺在德雲河岸上，頭蓋上就會留下過被彼得羅弄出的標識。不久以後就發生了這種事：司契潘自願去除掉德國人的哨崗，一去沒有回來。和他同去的哥薩克說，彷彿是德國的哨兵聽見他們在切斷鐵絲網的聲音了，拋了一只炸彈，哥薩克們却衝過去，奔向他去，司契潘用拳頭把德國的哨兵打倒，但是接班的哨兵開槍了，司契潘也倒下了。哥薩克們刺殺了接班的哨兵，和被司契潘的鐵拳打到人事不省的德國人。他們把司契潘拾起來，想要帶回來，但是哥薩克有些太重了，——就又拋棄掉了。受傷的司契潘請求道：「弟兄們！不要讓我犧牲掉啊！伙計們！你們怎麼拋掉我呢……」——但是機關槍的彈流順着鐵絲網迸濺出來。哥薩克們就爬走了。「鄉親們弟兄們！」——司契潘在後面喊叫，但是那時候誰也只肯把自己的襯衫往身上粘，再不肯把別人的襯衫向身上粘了。彼得羅聽到了關於司契潘的那種情形後，有些軟化了，彷彿是用鹹鼠油擦在疼痛的癬疥上，但是終於決定：「請假回去——要把姐石珈的血弄出來！我不是司契潘，這是不能放過……」——想要殺死她，但是立刻把這個想頭扭轉回來：「殺死一條毒蛇，但是因爲她却要整個生活破壞。你得去蹲監獄，一切的工作都失掉，一切都被剝奪……」簡單地決定打她一頓，但是那總得把女人的一生的搖尾巴的慾望打掉。「打出她的毒蛇的眼睛——看那時候有他媽的什麼還可以使她羨慕。」彼得羅坐在離德雲河的粘土堤岸不遠處的戰壕中間這末想。

樹木凋落了，草顯出了秋天，晨霜打着牠們，地冷了，秋天的夜長起來，也越發暗了。哥薩克隊伍掩藏在戰壕中間，射擊敵人，爲了暖軍裝的事和曹長相罵，吃的半飽，而且距離討厭的波蘭土地很遠的頓河流域不論在誰的思想中也沒有除去過。

但是姐麗亞·麥列霍娃在這個秋天內却輾轉在完全沒有丈夫的飢餓生活中。聖母節的第一天潘苔萊·普羅珂非耶維支和通常一樣，比一切人醒的都早，走到院子中間，使他搔起頭來。大門也不知被哪個無禮的手從籬笆上摘下來，拿到街當中去，橫放在道上了。這是件恥辱。老頭子馬上把大門安到原處去，在早飯以後把姐麗亞叫到夏天的廚房中來。他和她說了些什麼——是不得而知，但是杜妮亞石珈看見過了幾分鐘，頭髮散亂的和含着眼淚的姐麗亞帶着扯到肩膀上去的頭巾從廚房中跳出來了。經過杜妮亞石珈面前，她聳了聳肩膀，擰起的黑色的眉毛的弧形在她的哭泣着的和惡狠狠的臉上顫動。

「等着吧，該死的……我會叫你明白！」她透過了腫脹的嘴唇迸出聲來。

她的短上衣的背上撕破了，白色的身體上可以看到紫青色的新鮮的血痕。姐麗亞用衣襟擦着，跑上屋子的塔沿，隱藏在門洞內了，而潘苔萊·普羅珂非耶維支從廚房內一竄一顛走了出來，惡狠狠的像魔鬼一般。他一面走着一面把新的皮鞭繩折成了四匝。

杜妮亞石珈聽見父親的沙嗓子：

「……不能叫你，母狗，就那末踢掉台！……浪女人……」

家中的秩序很平靜。姐麗亞有幾天比水還安靜，比草還低地地走動，晚間比誰都睡得早，對於娜塔莉亞的同情的目光冷淡地微笑着，聳了聳肩膀和眉毛。「沒關係，哪，看着吧。」於是第四天就發生了那末一件事。姐麗亞

在事後是異常高興地笑了，但是老頭子却整個星期騷動不安地，失魂落魄地走着，彷彿是作錯事情的貓；他沒有把發生的事件告訴老太婆，甚至把這件事和這件事以後的自己的罪惡的想頭在懺悔時也隱瞞了維薩里昂神甫。

事情是這樣的。聖母節後不久，相信姐麗亞的決然的改過的潘苔萊·普羅珂非耶維支對伊莉妮支娜說：「你不要可憐姐石珈吧！總得多給她些活計做。有事情做就沒工夫去溜騷了，而且那樣她——是一匹好馬……她的心中只有——玩耍和馬路。」

他帶着這種目的來強迫姐麗亞打掃打麥場，把陳舊的木柴的堆積搬到後院去，和她一同打掃貯穀房。已經將近黃昏的時候，想要從板棚內把搗風器送到貯穀房裏去，叫姐麗亞道：

「姐麗亞！」

「什麼事，爸爸！」那人在貯穀房內喊道。

「來，我們把搗風器抬過去。」

姐麗亞正了正頭巾，抖着落在短上衣領外的穀糠屑，從貯穀房中走出來，穿過打麥場的小門，走進板棚去。穿件平常的棉上衣和破褲子的潘苔萊·普羅珂非耶維支在她前面一溜一頓地走。院子裏是空無一人。杜杜妮亞石珈和母親在紡秋天的羊毛，娜塔莉亞合着生麵。霞光在村落外面赤紅地燃燒着。晚鐘響了。透明的天空上，紫紅色的不移動的雲彩站在空中，頓河對岸的赤裸的白楊樹頂上像黑色的雲片般，落着些白嘴鳥。在輕淡的無聲的黃昏的寂靜中間，每一種聲音都是清朗和正確而嚴肅。從牲口院內流出去了牲口糞的和乾草的難聞的氣味。潘苔萊·普羅珂非耶維支哼哼着，和姐麗亞把褪色的紅色搗風器抬進貯穀房去，安置在一角，用耙子

把從堆上落下來的那個轂轆向上推動了一下，預備要走出去。

「爸爸！」姐麗亞用低小的、悄悄的聲音喚他。

她走到搗風器後面去；什麼也沒感到，問：

「那是作什麼？」

姐麗亞穿着敞懷的上衣，臉對他站着；手放到頭後面去整理了一下頭髮。血紅的夕照的光亮從貯穀房的牆隙中照到身上。

「這兒，爸爸，不知道是什麼……過來呀，瞧，她說着，身子彎向一旁去，賊眉鼠眼地，從公公的肩膀後面，望着敞開的門。老頭子走到她的緊跟前。去。姐麗亞忽然舉起手來，摟住公公的脖子，交叉住手指，向後倒退去，拖他跟自己來，悄悄說：

「是在這兒，爸爸……這兒……很柔軟……」

「你這是幹什麼呀？」潘吉萊·普羅珂·菲耶維支驚慌地問。

他扭着頭，企圖從姐麗亞的手中擺脫出來，但是她更用力地把他的頭向自己的臉上搬來，用滾熱的嘴向他的鬚鬚上吹着，笑着，也不知在悄悄說什麼。

「放開，死東西！」老頭子掙扎着，却越發接近地接觸上了兒媳婦的凸起的肚皮。她抱緊了他，仰面倒下，把他壓在自己身上。

「魔鬼！你發昏啦！……禽你媽的……放開！」

「你不願意嗎？」姐麗亞喘着氣問，鬆開了手，在公公的胸上推了一下。「不願意嗎？……或者，也許，你不是不

行嗎？那末你就不要管我！……就是那末回事！」

她一躍立起身來，匆忙地整理着裙子，從背上掃除着穀糠，並且頑強地向痴呆住了的潘苔萊·普羅珂非耶維支喊道：

「前幾天你爲什麼要打我？怎麼，我是老太婆嗎？你在年青時候不是這樣嗎？丈夫——已經一年不見他的面了！……怎麼的，要我和雄狗在一起嗎？給你看看（註）癩子就是這個，咬吧！」

姐麗亞作了一個難看的動作，眼眉戲弄着，走到門前去。她靠在門處又注意地視察了自己一次，從上衣和頭巾上抖下了塵土，並沒望着公公說：

「我沒有這個是不行的……我需要一個哥薩克，而你不同意——我來給自己找，你就不用說話吧！」

她用像旋轉那麼快的步法走到打麥場的門前了，看不見了，也不回顧，但是潘苔萊·普羅珂非耶維支還在紅色的搗風器的一旁站着，下頰動着，狐疑地和遺憾地環顧了一下貯穀室和自己的有補綻的鞋尖。「真理真是在她那一方面嗎？也許，我應當和她攪出罪惡來嗎？」——被意外的事件弄迷亂了的他，在這一瞬間驚慌失措地想。

（註）這兒做一個把拳握起，把大拇指伸出食指與中指之間的手式，這是一種西方表示性的關係的標誌。——譯者

第六章

十一月中嚴寒已經砭骨了。早雪下過了。頓河彎曲在韃靼村的上方村端。稀疏的行人沿着擦擦響的暗藍色的冰向對岸穿過去，下游方面只有一部分漲溢到河岸上去的水被凸起一層泡沫的光冰遮蓋上。水流在中央凸了起來，綠色的波浪蕩成灰色的旋渦衝蕩着，迴旋着。鮎魚們早已蟄伏在黑水淵對面的潭中。水流的十一沙灘深處牠們的頭上——是有一層粘液的鯉魚們，一條白魚在頓河中游泳，梭拉魚在淺處游動，追逐着鯉魚。鱒魚躺在砂泥上面。漁人們期待着更冷的，更兇猛的嚴寒——爲了可以沿着那初結的冰，撒圓網，捉紅色的魚。

麥列霍夫家的人們十一月中接到葛利高里的來信。是從羅馬尼亞的庫文斯克寫來的。報告在第一次戰爭中受了傷，槍彈穿碎了他的左臂骨，因此把他送到本國境內來養傷，住在喀敏斯克小站。緊跟着這封信是另外一件不幸光臨了麥列霍夫的家庭：一年半以前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因爲經濟困難，用買賣文書的形式作擔保從莫訶夫·謝爾蓋·普拉托諾維支手裏借了一百銀元。本年夏天把老頭子叫到舖子裏面，鼻子上夾着金的無邊眼鏡的阿台平·啞啞由玻璃中間望着麥列霍夫的下巴，聲明道：

「怎的你，潘苔萊·普羅珂菲支，你要付款還是怎麼辦呢？」

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環顧了一下空貨架和因年久而發光的櫃台，躊躇着說：

「等等吧，葉麥里辛·珂斯欽琪內支，等我回復一下元氣——就付。」

談話就那麼告終了。老頭子却沒有能回復原氣——收穫沒有得到預期的希望，而且在閑散的牲口中間也沒有可以賣掉的了。那麼可和你不客氣了——執行員來了，派人來傳喚債務人——並且立刻說：

「掏出一百銀元來償債吧！」

在旅店中的執行員的臨時辦公室中，桌上一張長紙，不容反對地讀着下面的文句：

△執行書▽

一九一六年十月二十七日，皇帝陛下欽命頓州第七區調解推事審理市民謝爾蓋·莫訶夫狀訴下士潘苔萊伊蒙·麥列霍夫以買賣文書爲担保之債務一百元之民事案一件，依據民事訴訟法第八十一條，一百零五條，一百二十九條，一百三十三條，一百四十五等條缺席

△判決如下：

依據一九一五年六月二十一日之買賣文書爲原告人——市民謝爾蓋·普拉托諾維支·莫訶夫——之利益計，應向被告入，下士潘苔萊伊蒙·普羅珂菲耶維支·麥列霍夫追索一百元，並訴訟及處理案件費用三元。此非最終判決，特爲缺席判決如上。

本判決根據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六條第三項應迅速執行，以達法定之効力。皇帝陛下欽命頓州第七區調解推事命令爲期本判決執行之正確，其効力及於凡與本案有關之各地及各人，地方機關，警察機關及軍事機關均應依法對執行判決之執行員作適當之協助，以期無何延滯。

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聽了執行員的話，請求准許回家，答應今天就交款。他從旅店中出來，一直奔回親家翁珂爾叔諾夫家中去。在廣場上遇見了沒有手的阿達石喀·沙米里。

「你往哪兒去，普羅珂菲支？」沙米里對他致敬禮。

「有點小事。」

「去的地方遠嗎？」

「到親家翁家去，有點小事。」

「噢！他們正高興哩！老兄，沒聽說嗎？米倫·格里郭黎支的小兒子從前纔回來了。據說他們的米琪喀回來啦。」

「真的嗎？」

「聽見那麼傳說，」眼巴和眼睛變動着，掏出烟荷包，走到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面前，沙米里說：「來吸一袋吧，叔叔！我的紙，你的烟。」

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吸着烟，躊躇着——去，還是不去；最後決定還是去，和沒手的人別過，繼續向前——癩一頭地走去。

「那個米琪喀也帶上十字架啦，要趕上你的兒子了！現在這些動章在我們村中——就像枯樹枝上的家雀們一樣啦！」沙米里在他後面喊道。

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不慌不忙地走出村頭，望着珂爾叔諾夫的房子的窗子，走到板門跟前。親家翁自己來迎接他。老頭子珂爾叔諾夫的生滿雀斑的臉彷彿被愉快洗過了一遍，顯着乾淨了，也不像從前那麼斑斑點點了。

「聽說我們的快活的事了嗎？」米倫·格里郭黎耶維支和親家翁握着手問。

「好消息是由阿達石喀·沙米里那兒得到。我到你這兒來，親家，是爲了別的事……」

「等等，有什麼事哪？進屋去吧——你看看當兵的人。我們承認，因爲高興喝了點兒酒……這是我女人爲了重大事件藏起來的一瓶御酒。」

「你不告訴我，」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翕動着鉤鼻子的鼻孔，微笑了：「我早就想到啦！」

米倫·格里郭黎耶維支開了門把親家翁讓到前面去那人邁進了門坎立刻目光就盯在坐在前屋角的菓子旁邊的米琪喀身上。

「就是他，我們的當兵的人！」格里石加祖父哭聲地喊道，俯伏在站起的米琪喀肩上。
「呶，祝你平安到家，哥薩克！」

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抓住米琪喀的長手掌，脚步向後退去，驚奇着和察看着他。

「您看什麼呀，親家！」米琪喀微笑着，沙聲地低低說。

「我看看——覺得奇怪：送你們和葛利石加去服務時，——還是孩子們呢，可是現在你瞧……哥薩克，真像一個阿塔曼斯基聯隊的人啦！」

盧吉妮支娜用哭過的眼睛望着米琪喀，向杯中倒沃得克（註），一不留神，竟倒得滿到杯外來了。

「你，白痴啊！你倒那麼滿！」米倫·格里郭黎耶維支向她喊道。

「祝您愉快，也祝你，米特利·米倫內支，返家幸福！」

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把發藍色的白眼珠子轉到一旁去，顫動着睫毛，一口氣喝了那一滿盃。緩緩地用手掌擦着嘴唇和鬍子，他把眼睛射到杯底上，——頭向後一仰，把最後的一滴也倒進了張開黑牙的口內去。這時才緩過氣來，咬着黃瓜，心平氣和地和睜了半天眼。親家母給他斟上了第二杯，不知老頭子怎麼一下子就可笑地喝醉了。米琪喀偵視着他，微笑着。他的貓瞳忽而在像草那麼綠的裂開的小縫內變窄，忽而變寬，又暗下去。在這幾年中他是意想不到地改變了樣子。那種三年前以前送去服務時的那個細瘦的整飭的米琪喀，在這

個強健的黑鬍子的哥薩克身上幾乎是一點兒痕跡也不留了。他很明顯地長了身量，肩膀也寬了，背微駝，也胖了，大概，稱一稱，無論如何也少不了五普特。^(註)臉和聲音却變粗了，看來比實在歲數還要大些。有時候眼睛也是那樣——衝動和不安；他看見母親笑和哭，用多皺的乾枯的手掌不時觸動着兒子的筆直的剪過的短髮和他的白色的狹額。

「帶勳章回來了嗎？」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醉醺醺地微笑着問。

「哥薩克現在還有沒有十字章的嗎？」米琪喀噠着眉說。「克留琪珂夫因為隨着司令部辦公事掛上了三個十字章。」

「他是我們的驕傲的傢伙，親家，」格里石加祖父趕快說。「他帶肩章的人，完全像我，像祖父。他是不肯把背曲下的。」

「十字章好像並不是爲這事給他們掛的，」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皺起眉來，但是米倫·格里郭黎耶維支却把他領到乾淨的內室中去，叫他坐在箱子上，問道：

「娜塔莉亞和外孫怎樣？身體強健嗎？嗚呼，托福上帝，親家，你不是說有事來的嗎？你有什麼事情發生了？說吧，如果再喝——你就要醉啦。」

「給錢吧，爲了上帝給吧，救命吧，不幸的就是因爲這個……因爲錢。」

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帶着奔放的沉醉的謙恭請求。親家翁截住他說：

「多少？」

(註)俄國衡量名，每普特四十鎊。——譯者

「一百張紙幣。」

「什麼紙幣？紙幣——它們有各式各樣的。」

「一百單元的。」

「就這麼說吧。」

米倫·格里郭黎耶維支在箱子中掏着，找到了一個箭囊的手巾包，解開它；紙幣擦擦地響着，數出了十張「紅票。」（註）

「謝謝，親家……從不幸中救出來了！」

「噢，有什麼說的，自己人——以後再算吧。」

米琪喀在家中過了五天；夜間給安尼庫石加的妻作伴，給那個被悲痛的女性的苦惱所壓迫着的來者，不拒的單純的女人加以安慰。白晝串親戚，訪客人地浪游。高大的個子，穿着一件單薄的保護色外套，搖搖擺擺地在村莊的街上溜躑，歪戴着制帽，在寒冷中誇耀着自己的銳氣。不知怎麼在黃昏以前眺望了一回，就向麥列霍夫家走去了。把嚴寒的氣息和不能忘記的兵士的辣味帶進了熱氣騰騰的廚房。坐了一刻，談論了一下戰事，談論了一下村莊內的新聞，綠色的蘆葦一般的眼睛在姐麗亞身上爨了一下，於是預備走了。當米琪喀向外走着把門碰上時，姐麗亞眼睛不離開當兵的人，像臘燭的火焰一般搖動了一下，緊緊地咬着嘴唇，披上頭巾，但是伊莉妮支娜問道：

「你往娜兒去，姐石珈？」

（註）紅票是俄國舊的十元紙幣的顏色。——譯者

「吹吹風……」

「我們一同去吧。」

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坐着，沒有抬起低着的頭，彷彿沒聽見談話。姐麗亞由他面前經過向門前走去，掩藏着下垂的眼臉，下面的狐狸似的目光，婆婆匆忙地在她後面勞動着滾了出來。米琪喀咳嗽着，靴聲在板門附近吱吱響，吸着一撮烟草。他已經應着門環的聲音向台階處走來。

「這是你呀，米特利？你是在陌生人的院子中迷了路嗎？」伊莉妮支娜忿忿地向他喊。「你要把板門的栓給插上，不然夜間風要吹開……你瞧瞧那風，多麼……」

「一點也沒有迷路……我插上……」米琪喀沉默了一下，憤慨地說，並且咳嗽着，一直走到街那邊去，進了安尼庫石加的院子。

米琪喀過着鳥一樣的生活，無憂無慮的生活，現在活着——就好，至於明天——事情自己會明白的。他帶着冷漠的心情服務，也不管那無謂的心在追逐着他的血液，並不特別地尋求怎樣可以做得好——因此在米琪喀的勤務表上就表示出幾項不妥的地方：掌櫃的（註）審判了他兩次——案由是爲了強姦一個俄國籍的波蘭女人和強盜；在三年的戰爭中被判了無數的懲役和責罰；有一天，軍法裁判處幾乎沒把他槍斃，雖然在聯隊中已經有了最後的決議書，但是米琪喀會把自己從不幸中解救出來——哥薩克們喜歡他，是因爲快活的和可笑的性格，猥褻的歌曲（米琪喀對這些可不是怎樣拙劣的技師），和氣和樸直，軍官們——則因爲他強盜般的大胆。米琪喀微笑着用輕便的狼腿踏在地上，他有很多這種獸性：步法是波浪形的——一步跟一步，綠色

（註）指隊長。——譯者

瞳子的眼睛總是向下看着；甚至在應掉頭的時候，米琪略從來不轉動受過傷的脖頸——如果需要回顧的時候，就把整個身軀轉了過來。整個的用堅固的筋肉纏繞在寬大的骨架子上的身軀，他是很輕微地和吝嗇地去活動它，從他身上發出了強健的和有力的苦澀氣味，——就像被犁頭耕起的田中的黑土氣息。生活對於米琪略是簡單而樸直，它就像一塊耕好了的田展開了，他是有着完全權利可以在它上面走動的人。他的思想也是那麼單純和簡單：餓了——可以並且應當去偷，即便是從同伴處也好，而且飢餓的時候就偷過；靴子穿破了，——簡直就從俘虜的德國人腳上向下脫；被懲罰了，應當贖罪，——米琪略也就贖罪去巡邏，給他們帶來被捉到的半死的哨兵，自願去作冒險的事情。一九一五年被俘虜了，又被刺刀刺傷，但夜間把手指甲都破壞到甲根處，竟穿破了板房的頂子，逃掉了，還偷了一匹輻重馬。因此米琪略就省了許多麻煩的事。

第六天米倫·格里郭黎耶維支送兒子到米列爾高去——把他領到火車跟前，望了望綠色的車箱叮嚀響着，已經要離開了，他用鞭子柄把堆在站台附近的煤渣掘了半天，也沒抬起那垂下去的混濁的眼睛。盧吉妮支娜爲了兒子哭着，格里石加祖父哼哼着，在淨室內嘮叨，向手掌內擽着鼻涕，又把它擦在油垢的衣襟上去。安妮庫石加的妻也哭了，想念着在愛撫時的米琪略的長大的熱身軀，又因當兵的人佈施給她的淋病而苦痛着。

時間催動日子，就像風吹馬鬃一樣。聖誕節前忽然暖和起來了；晝夜下雨，水從沿頓河的山上順小溪瘋狂一般流下來；在從雪中裸露出來的山崖上，去年的草和生滿苔蘚的白石板發着綠色。頓河的堤岸像口裏嚼着東西一般起着泡沫，冰塊像死屍般發着藍色，凸了起來。赤裸裸的黑土地發出說不出的甘味。沿着蓋特曼斯克大道，水在去年的軌痕中間冒着泡。村外的粘土崖崩開了新的裂痕和掘傷。南風由旗爾方面帶來腐草的難聞的氣味，晌午時光在地平線處已經顯着像春天的，淡藍色的溫和的影子。村中的堆積在籬笆附近的煤炭渣的

堆上有了蕩漾着微波的水窪。打麥場上靠乾草垛處的土地融解了，甜得過分的腐敗的乾草氣味刺進了行人的鼻孔。白晝順着結了凍的草屋頂的房簷流着黏水，喜鵲們在籬頭疲倦地吱喳叫，蟄伏在米倫·格里郭黎耶維支院內的公用的牛，被早春的疲倦衝動得吼叫起來。牠用角推着籬笆，觸着被蛀蝕了的樅木的柃馬樁，擺動着像緞子一般的下胸，在鬆脆的，注滿融雪的水的院子中踐踏着。

聖誕節的第二天，頓河融開了。冰排發着強有力的軋軋的和咬牙切齒般的聲音在河中間流動。冰塊像打着駢聲的怪魚一般向岸上爬。頓河對岸，被騷動的南風壓迫着的白楊在原處狂搖着。

嗚嗚嗚嗚嗚嗚……——從那邊吹過來沙聲的，渾啞的騷亂聲音。

但是黃昏時光山鳴起來了，烏鴉在廣場上呱呱地叫，賀里斯托尼亞的豬嘴巴上帶着乾草跑過麥列霍夫的房子前面，於是潘吉萊·普羅珂菲耶維支斷定：「把春天阻住了，明天又是嚴寒的打擊。」夜間轉成了東風，輕寒把薄冰的結晶鋪張在被溫暖融解了的水窪上。早上已經吹起了莫斯科的風，嚴寒兇狠地壓追上了。冬天又重新佔領世界。只有頓河的中間，還能令人想起溫暖的時候，冰塊的碎片像大片的白葉子游動着，高崗上的赤裸裸的田野寒冷地冒着霧氣。

聖誕節後不久，在村莊的集會上，書記告訴潘吉萊·普羅珂菲耶維支，他曾在喀敏斯克看見葛利高里並且他請求把關於自己要返家的消息轉告家屬。

第七章

謝爾蓋·普拉托諾維支·莫訶夫用背面被着一層茸毛的小黑手從各方面摸索着生活。有時它和他開玩笑，有時像掛在溺死鬼脖子上的石頭一樣吊了起來。謝爾蓋·普拉托諾維支的一生會見過許多的故事，經過各式各樣的變動。很久以前，還是當他作着收買糧食事業的時候，他用低價從哥薩克們處收買糧食，後來可把四千普特發霉的大麥運出村外去，拋到惡人淵中去了。記得是一九〇五年——有一個村人用槍把他的夾上衣打穿了。莫訶夫發過財，也窮過，最後積攢了六萬元，把他們存在伏爾加·加穆斯基銀行，但是他預先感覺到，大動搖的時代是不可避免地臨近了。謝爾蓋·普拉托諾維支等候着不幸的日子，果然不錯，害着結核病，漸漸地走近死亡的教員巴爾達在一九一七年一月對他說：

「革命在眼前了，但是我却要因糊塗的和感情的病死掉。真可氣，謝爾蓋·普拉托諾維支……真可氣，不能看到怎樣把您的資本毀掉，和怎樣把您從暖和的家中嚇出去。」

「這有什麼可氣的？」

「怎麼呢？您知道，我看到一切您的東西都失掉，那才高興呢。」

「已經來不及啦，我的親愛的！你現在就要死啦——我還得到明天哩！」謝爾蓋·普拉托諾維支隱藏着忿恨說。

一月中，村中和部落中還流傳着關於京城的拉斯蒲丁（註）和皇室的姓氏的談話，但是在二月中，就像用網捉野雁一般，關於專制政體毀滅的消息撲到謝爾蓋·普拉托諾維支身邊了。哥薩克們帶着抑制的驚慌和期待關心着變動的消息。這一天在關閉了的莫訶夫的店旁，有些老人和年青的哥薩克們直聚集到黃昏。村長

（註）是一九一七年俄皇尼珂萊第二的皇后所寵信的神甫——譯者

吉留石喀·索勒達托夫（被打死的馬內次珂夫的代位人）是個生着長紅鬍子的和有點兒斜眼的哥薩克。他抑制着，對於在店旁嘈雜地鼎沸着的談話，幾乎是沒有參加，用斜眼向哥薩克們望着，有時插進一兩句驚慌失措的喊聲：

「事情都堆到一起來啦……嗷嗷……現在可怎麼活下去……」

謝爾蓋·普拉托諾維支從窗中看見店旁的人羣，決定去和老人們講說一下。披上一件浣熊外套，拄着一根帶有可愛的銀質的大寫姓名首字的柺杖，走到門洞的台階上。騷亂的聲音浪從店旁傳過來。

「嗷，普拉托內支，你是識字的人，告訴我們這些糊塗人們，現在怎樣和將來會怎樣呢？」馬特說·喀書林間，驚慌地微笑着，把凍鼻子旁邊的斜紋都皺了起來。

老人們恭敬地摘下帽子向謝爾蓋·普拉托諾維支行禮，亂了一陣，圈內讓出了一塊地方。

「我們將要生活在無皇帝……」謝爾蓋·普拉托諾維支悲哀地說。

老人們立刻就插進去說：

「怎麼能沒有皇帝呢？」

「我們的父親和祖父們是在有皇帝的時代生活的，但是現在我們不需要皇帝嗎？」

「砍掉頭來說——大概，沒有腳是不能生活的。」

「那麼要有什麼樣的衙門出現呢？」

「你不要瞎想吧，普拉托內支和我們說實在的吧——你怕什麼？」

「他，或許，連自己也不知道。」阿甫傑依支·布列賀微笑着，他的粉紅色頰上的笑渦因為笑的原故，越法

深了。

謝爾蓋·普拉托諾維支遲鈍地望了一下自己的舊膠皮套鞋，苦痛地向外吐着字句，說：

「議會來管事。我們要變成共——和——國。」

「來啦，尙他媽的！」

「我們彷彿是在死了的亞歷山大第二時代服務……」阿甫傑依支開始說，可是嚴厲的老頭子包鄂推遼夫嚴肅地截斷他的話：

「聽啊！不要在這兒光說這種話吧！」

「莫非，哥薩克們的末路到了嗎？」

「我們要是在這兒一罷工，那麼德國人立刻就能到聖彼得堡。」

「要平等一下子——莫非他們要把我們和鄉下人們平等一下子嗎……」

「瞧，大概他們還要把土地拿去吧……」

謝爾蓋·普拉托諾維支用力笑着，望了望老頭子們的失魂落魄的臉，他的心靈上有些糊塗和嫌惡。他用習慣的身法把栗色的長髻分到兩旁去，也不知是對誰恨恨地說：

「老人家們，這要把俄國弄成什麼樣子啊。把你們和鄉下人們平等一下子，取消你們的特權，並且還不能忘掉舊時的仇恨。困難的時候來了……政權落到什麼樣的人的手中，就得服從那個，不然就把你弄到絕對滅亡道路上去。」

「我們要活下去的——看着吧！」包鄂推遼夫搖了搖頭，並且從擰着的眉毛片下面不相信地看了謝爾

蓋·普拉托諾維支一眼。「普拉托內支，你自己的道路是要毀掉的，可是我們也許，因此會輕鬆起來吧……」

「這怎麼能使你們輕鬆？」謝爾蓋·普拉托諾維支惡意地問。

「或許，新政權可以把戰爭完結……那是可能嗎？我說！」

謝爾蓋·普拉托諾維支搖搖手，用衰老的步伐，一瘸一顛地走近了自己的淺藍色油漆的台階。他走着，零亂地想着錢——廢坊和壞了下去的生意，想起了伊麗沙白現在還在莫斯科，而烏拉吉米爾應當快要從謝沃柴爾喀斯克回來了。關心孩子們的驚慌的鈍針也沒能破壞了混亂的思想的網絡。他這樣走到台階前覺得生

活在這一天立刻變黯淡了。甚至於彷彿內臟也因為苦痛的思想而衰老了。微鏽的酸味在口中引起了唾沫的液流。謝爾蓋·普拉托諾維支環顧了一下店旁的老人們，把一口唾沫吐到台階雕欄外面去，順着院落走進屋子去。安娜·伊萬諾芙娜在飯廳遇到了丈夫，無光采的眼睛用習慣的冷淡的目光沿着他的臉滑了一下，問：

「在喝茶前吃點心嗎？」

「不用！那兒有什麼好點心哪！」謝爾蓋·普拉托諾維支煩惡地揮了揮下手。

他脫着衣服，總覺得嘴裏有微鏽的滋味和腦中有不愉快的說不出的空虛。

「麗沙那兒有信來了。」

肥胖的安娜·伊萬諾芙娜用輕輕的步伐走進臥室（自從她出嫁後把大家庭壓在她身上的第一天就是這樣走法），拿出來一封還未打開的信。

「波希望的，而且大概是個糊塗的女孩子。」——謝爾蓋·普拉托諾維支第一次這麼想到女兒，因為從堅固的信封上發出的香水氣味令人皺起鼻子。老人不注意地讀信，不知為什麼停在「形勢」這個字上了，並

且想了半天，尋覓着它的真實的不可解的意義。在信的結末伊麗沙白請求匯錢去謝爾蓋·普拉托諾維支的腦中始終還感覺着苦痛的空虛，讀完了最後一行，忽然使他想要輕輕地哭起來。倒懸起來的生活在這一瞬間在自己的空虛的內臟中表現出來了。

「她對於我是不相干的人——他想着女兒——我對於她也是不相干的人。親屬的感情可看出的——只是在需要金錢……骯髒的女孩子，有愛人……小時候却是個白髮的和可愛的……我的上帝！一切是在如何地變化呀……臨到老了却變成了傻子，相信信在將來可以過些好生活，但實際却是孤獨的一個人，就像哨兵一樣……悖入悖出！騙過人，害過人，現在却是革命，明天我的下人就可以把我從家中趕出去……一切都要這麼滾出去……可是孩子們呢？烏拉吉米爾糊塗……那有什麼說的，反正一樣，請……」

一陣無稽的思想想起了好久以前在磨坊裏發生的一件事。搬運夫（哥薩克）因為留的磨份（註）太多打起吵子來，並且拒絕付磨費，他謝爾蓋·普拉托諾維支這時正在機器部聽見喧嘩聲走了出來，打聽爲什麼事，命令磅秤手和司磨手先不要把磨完的麵粉給那人。小個子的醜陋的哥薩克揪着口袋的一頭向自己方面拉，司磨手，堅實的寬胸的雜瓦爾——也向自己方面拉。就這麼出了事了，哥薩克推了司磨手一下，那人扭轉身來，用攪住的拳頭打了他的左太陽一下子，哥薩克倒下去，以後站了起來，搖搖晃晃的，他的左太陽上有一塊濕潤的血痕。他忽然走到謝爾蓋·普拉托諾維支面前，喘着氣用呻吟的小聲說：

「把麵粉拿去吧！吃吧！」抖動着肩膀走出去了。

看不見的思想使謝爾蓋·普拉托諾維支想起了這件事和它的後文。哥薩克的妻來請求返還麵粉，努力

（註）鄉人把麥子拿到磨坊去磨，完工後不給工錢，而劈給麵粉一份，故云。——譯者

擠出眼淚來，從搬運夫身上尋覓着同情，說道：

「這是什麼事哪，好人們，這是什麼規矩，給還麵粉吧！」

「去吧，嬌子，好好地走吧，不然我就要揪着頭髮推出去啦！」雜瓦爾嘲笑道。

磅秤手瓦列特，也是那麼一個和那個哥薩克一樣無力的和短小身材的人，看着有些痛快和憤怒，就衝上雜瓦爾去和他打起來，被他殘暴地打了一頓以後，就來要求算賬。這一切都迅速地飛一般地在謝爾蓋·普拉托諾維支的思想中閃動，他揉搓着讀過的信，用什麼也看不出的眼睛望着自己面前。

這一天直到晚上都懶散在愚蠢的苦痛中間了。謝爾蓋·普拉托諾維支夜裏睡不好，輾轉不已，被說不出的思想和道不明的願望所征伐着，到半夜才睡着，一清早就聽說葉甫蓋尼·李斯特尼次基從前綫上回到亞果得諾的父親處來了，便決定到那兒去一次，爲了談論談論，明白一下確實的情況，好從心裏除去驚慌的預感的苦痛的沉澱物。葉麥里揚切着煙袋，把堅強的小馬套上城市式的雪橇，拉主人到亞果得諾去。

太陽在村落的頂上映射出了橙黃色的雲層，在它的下面和上面是烟霧般的白雲在散佈着。尖利的寒氣中飽和着濕潤的草葉的氣味。道路上的冰凍在馬蹄下面擦擦響，馬蹄孔中噴出的白氣被風吹向後去，在馬鬃上凝結成霜。被迅速的奔馳和寒冷弄安靜了的謝爾蓋·普拉托諾維支打着盹，搖動着的脊背和雪橇的曲背磨擦着。但是在村中的廣場上哥薩克們的人羣像酒罈那樣黑壓壓地擁擠着，女人們像羊羣一般堆了起來，用褐色的獐皮鑲着邊的頰式皮祆發出了氣味。

教員巴爾達在人羣中間，發綠的嘴上捂着的一條手巾，半截皮祆的鈕孔上有一條紅帶，熱烈地閃着眼睛，說：「……你們瞧，可詛咒的專制政體的末路來到了！現在他們再不能送你們的兒子們去用鞭子鎮壓工人

們了，你們的對於吸血的沙皇的可恥的職務已經完了。制憲會議將要成爲新的，自由的俄羅斯的主人了。它會給別人，這麼說吧，建築光明的生活！」

和他同居的女人從後面揪着半截皮袄的後襟，悄悄地懇求：

「米恰，停止吧！明白嗎，這與你有害的，不行啊！真的又要流血啦……米恰！」

哥薩克聽了巴爾達的話，騷動地低下頭去，嘟囔着，斂了笑容。因此並沒有叫他把演說講完。從前排的人羣中發出同情的低聲：

「可不知能看見多末光明的生活，但是你心肝，是趕不上了。趕快回自己家中去吧，不然在院子裏面受了風……」

巴爾達把沒說完的句子咽了回去，疲弱地從人羣中走了出來。

謝爾蓋·普拉托諾維支在晌午時光到了亞果得諾。葉麥里揚拉着籠頭把馬牽到馬廄附近的條編的馬槽旁去，當主人從雪橇上下來，撩起皮外套的衣襟，拿出一條手帕時，他已經卸下馬披上了馬衣。高大的灰白色的帶有紅斑紋的博爾左獵狗在台階處迎住謝爾蓋·普拉托諾維支。牠立起身來對着陌生人，用筋肉迸起的足部迸跳着，叫着；其餘的像黑線子盤臥在台階旁邊的，用同樣的鍊子鎖着的狗們也跟着立了起來。

「媽的，牠們有這末多……」——謝爾蓋·普拉托諾維支小心地張望了一下，順着路向後退去。

在乾燥的光亮的過道內雜聞地蒸發着狗臭和醋味。箱子上面，鹿角式的寬大的架子上面掛着海猴皮的軍官皮帽子，帶銀總的頭巾和軟外套。謝爾蓋·普拉托諾維支向那兒望了一眼，在他的眼前一閃，就像是有個毛茸茸的黑人站在箱子上，他狐疑地聳登肩膀。一個胖胖的黑眼睛的女人從旁屋中出來。她注意地望了脫衣

服的謝爾蓋·普拉托諾維支一下並沒有改變昏暗的美麗的臉上的嚴肅的表情問

「您是找尼珂萊·阿列克賽耶維支嗎？我馬上就告訴他去。」

她沒有敲門就走進客廳去了，用力關上自己後面的門。謝爾蓋·普拉托諾維支困難地認出了這個肥胖的黑眼睛的漂亮女人就是姆斯塔霍娃·阿克西妮亞。她馬上就猜出了是他，緊緊地閉着紅色的嘴唇，不自然地伸直身子，微微搖動着無光澤的赤裸的肘部走過去。過了一刻，老李斯特尼次基跟在她後面走出來。他很慚地微笑着，謙恭地低聲說：

「啊！貴人！什麼風吹來啦？請……」向旁一閃，手的動作是讓客人到客廳裏去。

謝爾蓋·普拉托諾維支用老早就學會的那種對于大人物致敬的謙恭行過禮，邁進了客廳。葉甫蓋尼·李斯特尼次基眼睛下面的眼瞇瞇着，向他迎面走來。

「這真妙啊，親愛的謝爾蓋·普拉托諾維支！您好。這是怎麼的，似乎老了些，啊？」

「嗚，够啦，葉甫蓋尼·尼珂拉耶維支！我還想比您還要長壽哩。您怎樣仍是完好和無事嗎？」

葉甫蓋尼微笑着，露出了牙齒的金殼，用手引導客人坐在軟椅子上。他們坐在一張小桌子旁邊，說些沒有意義的句子，互相在臉上尋覓着那在最末一次會面後所發生的變化。主人命着瑞茶，也走進來。一隻大的彎曲的烟袋在他的口中冒着烟。他站在謝爾蓋·普拉托諾維支的軟椅子旁邊，把衰老的骨峻峻的長手掌放在桌子上，問：

「您的村中怎樣聽見……什麼好消息嗎？」

謝爾蓋·普拉托諾維支自下而上地望着將軍的刺過的下頰上和頸頸上的下垂的皺紋，嘆了一口氣。

「怎麼能不聽見……」

「天命要這樣走……」將軍抖動着喉頭，吞下烟去。「我還是在戰爭的起始就預先看到這情形了。有什麼……朝代已經決定了。我現在想起了滅列日珂福斯基（註一）……記得嗎，葉甫蓋尼——『彼得和阿列克賽。』王子阿列克賽在被拷訊以後對父親說：『我的血液也要流到你的後裔身內的……』（註二）」

「在我們那兒一點可以明白的東西也沒有，」謝爾蓋·普拉托諾維支衝動着說，在軟椅子中轉了一下，吸了一口烟繼續說：「我們已經一個星期接不到報紙了。常爲了頂不確實的消息而驚慌。不幸，天知道我聽說葉甫蓋尼·尼珂拉耶維支休假回來了，決定到您這兒來一蹓，想探詢一下，那兒是在做些什麼，要等候着什麼。」

葉甫蓋尼的刮得潔白的臉上已經沒有了笑容，講道：

「可怕的情勢……兵士們簡直完全瓦解了，不願打仗了——疲倦了。確實，本年內『兵士』這個字已經失去了本意。兵士們變成了無羈的和野蠻的罪犯的盜羣。爸爸，譬如說……他們簡直使人不能想像。不能想像到我們的軍隊已腐敗到什麼程度了……任意地從前綫上跑開，劫掠和殺戮居民，屠殺軍官，剝奪死傷者的物品……不服從戰鬥命令——現在是家常便飯了。」

「魚是從頭上腐爛，」老李斯特尼次基連烟和話一齊噴了出來。

（註一）滅列日珂福斯基（生一八六五年）革命前的著作家，十月後亡命國外，從事反蘇維埃政府運動。——原註

（註二）謂將來必要復仇之意。——譯者

「我說的不是這意思，」葉甫蓋尼皺了一下眉，他的青筋迸起的太陽上的神經緊張了一下。「我不這樣說……波布爾雪維克所煽動的軍隊是從下面潰爛起。甚至哥薩克部隊，特別是那些和步兵接近的，道德都不堅定了。異常的疲倦使他們引望着故鄉……但是布爾雪維克在這裏……」

「他們想要幹什麼？」謝爾蓋·普拉托諾維支忍不住了。

「噢……」李斯特尼次基微笑了，「他們要……這比虎烈拉病菌還壞！最壞的，是很容易傳染到人身上和粘着在兵士羣衆上。我是說的主義，你已經無論用什麼隔離方法也救濟不了了。無疑地在布爾雪維克中間有天才的人們，我會經接觸過幾個，簡直是熱狂的信徒，但是佔大多數的——是些無賴的，不講道德的分子，多數派的學理的本質並不使那些人發生興趣，只是爲了可以劫掠和從前綫上跑開。他們首先想要把政權奪到自己手中，在相當的條件下，就像他們所表現的說法，結束掉『帝國主義』的戰爭，甚至走那與世界分離的道路也可以——土地給與農民，工廠——交給工人。想想，這是多麼理想，多麼糊塗，但是這種類似的單純却投了兵士所好。」

李斯特尼次基抑制着無名的憤怒說。象牙的烟嘴在他的手中活動。謝爾蓋·普拉托諾維支傾向前去，就像要顛腳跳起來似地聽。老李斯特尼次基在客廳內走，用黑毛在外的靴子踏着，咬着褐色的小鬍子。

葉甫蓋尼說，這是在政變以前他就想從聯隊中跑開，很害怕哥薩克向他尋仇，關於彼得格勒事變的發生，他是親眼看見的。

談話停了一刻。老李斯特尼次基望着謝爾蓋·普拉托諾維支的鼻梁，問：

「怎樣，你還買秋天看的那匹灰色的『貴夫人之子』(註)嗎？」

「現在還談到這個嗎，尼珂萊·阿列克賽耶維支？」莫訶夫可憐地皺了皺眉，並且絕望地用手搖了一下。這時葉麥里揚在下房裏暖暖和身子，喝茶，用紅色的手帕從樺皮一般的額頸上向下擦汗，講述關於村中的事和新聞。姆克西妮亞靠牀站着，把胸部靠上斷了的床架，裹在一條毛巾中。

「大概，我們的房子已經倒塌了吧？」她問。

「不，爲什麼倒塌呢——還好好的！它有什麼用？」葉麥里揚苦痛地拖長話句，回答。

「我們那隣居，麥列霍夫家過的怎樣？」

「過得還好。」

「彼得羅沒有回來休假嗎？」

「似乎是沒有。」

「但是利葛高里……他們的葛利石加呢？」

「葛利石加是在聖誕節後回來的。他的女人今年生了個雙生……可是葛利石加……不知怎麼弄的——

受了傷回來了。」

「受傷啦？」

「不然怎麼呢？把手傷了。他的全身都弄得斑斑點點的，就像打完了架的馬駒子。哪個十字架掛的多，哪個受的傷就多。」

「葛利石加怎麼樣？」姆克西妮亞用乾枯的、瑟瑟的聲音壓迫着問，並且咳嗽了一下，小心着斷片的話句。

「那樣的……彎鼻子和黑皮膚的土耳其人，就和說的那樣。」

「我不是說的那個……老了還是沒有？」

「那可是誰他媽的知道他，也許，老了一點兒，妻生了雙生——看來，沒有十分老。」

「在這兒真冷……」炯克西妮亞用肩膀抖了一下說，走出去了。

葉麥里揚倒着第八杯，目送炯克西妮亞出去，緩緩地，就像瞎子的腿那麼倒換着說：

「又毒又臭的虻子，沒有比她再壞的啦！好久以前就像野雉一樣在村中跑，現在又不說『這兒』，却說『在這兒』啦……瞧，你從下層來的太太，馬駒子，你你媽啦！這樣的女人對我是有罪的。我把她們，浪婦們……蛇蟻到那兒去……」在這兒真冷……馬駒子的鼻涕……」

憤恨的他沒喝完第八杯，走了出來，畫了個十字，走出去，淡淡地望着周圍，並且故意用靴子把擦光的地板踏污。

他在歸途中完全和主人一樣憂鬱。被炯克西妮亞引起的忿怒全洩到馬身上，用了鞭子頭鞭打着馬的怕打的處所，和狠毒地罵着牠「流氓」和「癩子」。葉麥里揚直到村中，反常地沒和主人搭一句話。謝爾蓋·普拉托諾維支也保守着可怕的寂靜。

第八章

駐紮在西南陣綫上的後備步兵師團中的第一旅，連同補充他們的第二十七頓河哥薩克聯隊，在二月事

變以前從前方撤退下來，目的想要調到國都附近去彈壓初起的暴動。旅團被送到後方去了，用新的冬季服裝扮起來好好地假養了一晝夜，次日就裝上了火車出發了，但是被調動的聯隊走到民斯克時事變已經決定了，在出發的那一天已經傳播着緊急的風聲，說沙皇在總司令的大本營簽了退位的文書。

旅團在半路上又返回來了。在拉茲盧站上第二十七聯隊接到了從火車上下去的命令。道路上塞滿了車輛。有些外套上帶着結子的兵士們在站台上徘徊，抗着精良的新造成的俄國式來復槍，但却是英國的出品。兵士中有許多人興奮地，注意地望着排列隊伍的哥薩克們。

陰暗的日子消逝了。從車站的建築物的房頂上向下潺潺地流着水，道路上積成了水窪，被上了一層石油的亮光，反映着天空的灰色的輕柔的雲片。倒車的機關車的吼叫震身地，清晰地響着。聯隊都騎在馬上排在貨物堆棧的外面迎接旅團長。濡濕了的馬腿上的軟毛冒着熱氣。烏鴉們毫不懼怕地落在隊伍後面，刨着和啄着馬糞的橙黃色的圓球。

旅團長騎在六尺長短的烏騾馬上，由聯隊長引導之下，走近了哥薩克們，帶住了馬韁，環顧了中隊一下。彷彿是用赤裸的手把自己的不確定的，瘡啞的詞句推了出來，說：

「老鄉們！由於人民的意志，直坐到現在的皇帝尼珂萊第二……噫噫噫……退位了。政權交給國會的臨時委員會了。軍隊，你們也是在數中的，應當安靜地擔負起這個來……噫噫噫……消息……哥薩克們的事業是保護自己的祖國擊退外患……噫噫噫……這麼說吧，外面的敵人。我們對初起的變亂取旁觀態度，讓人民選擇組織新政府的道路。我們一定要旁觀戰爭和政治是不能和軍隊混合……在這種動亂的日子中間……噫噫噫……有一切的根據，我們都應當堅強，就像……」年高的和無能的百戰老將旅團長不習慣的演說，口

吃着，尋覓覺察；他的油亮的臉上，眉毛在苦痛的槽啞中間轉動；中隊們忍耐地等候着：「噯噯噯……就像鋼鐵，你們的哥薩克的戰爭的任務要你們服從自己的長官。我們要仍舊和從前那樣勇敢地和敵人鬥爭，但那兒……」歪斜的游動的身段向後一抖，「即使國會決定了國家的命運，打完了仗，那時候我們再來參加國內的生活，但是現在我們……噯噯噯……不可以。我們不能交出軍隊去……軍隊中間一定不能有政治！」

這兒的車站上過了幾天就服從了臨時政府（註）當地的人們聚成大堆去開會，和氾濫在車站內的兵士們隔絕起來。以後長久地判斷着聽來的談話，想起來，和不確定的揣摸着每一句可疑的話，不知道爲什麼所有的人都有了一個確信：如果自由——戰爭就要終結，堅決聲明，說俄羅斯一定戰爭到底的軍官們，也很難和這種已經生了很深的根的信念鬥爭了。

在事變發生以後，籠罩着軍隊上級的驚慌，很緊張地反映到下層了；師團司令部彷彿已經忘了輾轉在半路中的旅團們。旅團都下了火車，已經吃完了所發給的八晝夜的食糧，兵士們成羣結隊地走到附近的村莊中去，也不知從哪兒來的人在市場上出賣起酒精，在那些日子中間看到些酒醉的兵士和軍官們，實在值不得奇怪了。

從職務的平凡的環境中被調動出來的哥薩克們，因爲等候向頓河方面出發，已經在暖車中感到疲倦了（聽說要把第二次徵來的人們放回家去，說的是非常的真實），小心地看護着馬匹，白晝裏在市場的廣場上闖來闖去，出賣着從前綫上繳了來的容易脫手的物品：德國毛毯，刀鏟，外套，皮背袋，烟草……

（註）即在二月革命後所成立者。其目的在鞏固資產階級的勢力，妨礙無資產階級的發展。一九

關於重返前綫去的命令遭逢到了公然的怨言。第二中隊拒絕出發，哥薩克們不允許機關車掛車，但是聯隊長却用解除武裝來恐嚇，於是騷動減少下去，算寢息了。兵車向前綫方面開去了。

「這是怎麼回事，弟兄們？自由——自由，可是和戰爭發生關係——莫非，又要去流血嗎？」

「舊式的壓迫又開始啦！」

「把沙皇撤了職是什麼運氣？」

「我們跟着他過什麼好生活，而且很快也就能相像……！」

「褲子是一樣的，只是褲袋縫到後面去了。」

「哦哦！」

「這可是要到什麼時候才完啊，媽的……！」

「到第四年你還是不能離開槍的！」談話在車中進行。

哥薩克們按照商量好的辦法，在一個分岐站上都從車上分散下來，也不聽從聯隊長的勸諭和恐嚇，開起了會議。守衛兵和年老的站長徒勞無益地在哥薩克們的外套的灰色騷亂中間奔忙，請求散開去上車和把道路讓開。哥薩克們非常注意地聽着第三中隊的下士演講。在他以後是一個不很高大的，身裁適中的哥薩克，曼儒洛夫說話了。從他的蒼白的，恨恨地歪曲着的口內困難地擲出了忿怒的話句：

「老鄉們！這樣可不行啊！又要把我們弄狼狽啦。他們想要騙人，既然發生了革命，就要給全民族自由——就是應當把戰爭結束，因為人民和我們都不願意戰爭啦！我說的是不是對嗎？」

「對！」

「去他媽的！」

「一切都厭煩了！」

「那是女人身上的褲子……他們剝下來……什麼樣的戰爭喲！」¹⁷

「我們不願願願——意——意——啊……」

「回家！」

「摘下機關車來！非多特，來呀！」

「老鄉們等等！老鄉們弟兄們！鷄巴放在你們嘴裏，肝裏，心裏……弟兄們！」曼儒洛夫插入說，努力想壓下那千百個喊叫聲。「等等！不要對機關車發生什麼憂慮！它對於我們沒有什麼用處，可是剛才欺騙……叫聯隊長大人把他們的公文向我們宣佈一下，是前綫上真需要我們，還是這是他們的詭計呢……」

直到衝動的，不由自主的聯隊長顫動着嘴唇，高聲地讀完了他從師團司令部收到的調他們到前綫上去的電報以後，聯隊這才又都上了車。

在一輛暖車中坐着六個韃靼村的人——服務於第二十七聯隊的同鄉彼得羅·麥列霍夫，米士喀·珂西沃衣的親叔叔珂萊·珂西沃衣，安尼庫石加，非多特·包多甫斯珂夫，生着黑捲毛鬍子和愚蠢的亮褐色眼睛的吉卜西模樣的滅爾庫洛夫，還有珂爾叔諾夫們的隣人馬克西木喀·戈爾咨諾夫，是個放蕩的和風流的哥薩克，在戰爭以前在全村中獲得了勇敢的偷馬賊的黑色榮譽。「滅爾庫洛夫已經沒有地方可以運馬了——很像吉卜西人，並且總是那樣……可是現在並不偷了。但是你，馬克西木，一看見馬尾巴——那麼你就發燒了！」——哥薩克們時常地嘲笑戈爾咨諾夫。馬克西木喀臉紅着，睜起像亞薩花似的眼睛，惡毒地玩笑

着說：「吉卜西人和滅爾庫洛夫的母親睡過覺，但是我的母親，大概曾經羨慕過，實際上……可沒有辦過這事啊……」

過堂風在暖車中間流動；披着馬衣的馬們站在快要破碎的馬槽旁，車中間——一堆凍結的泥土上——潮濕的木柴冒着烟——流動的烟氣從門隙中鑽出。哥薩克們坐在火周圍的鞍韉上，面烘烘着被汗漬和潮濕弄得發臭的脚布。非多特·包多甫斯珂夫在火上烤着赤裸的彎曲的雙足。在他的喀勒梅克人的高顴骨的臉上浮動着滿足的笑容。戈爾吞諾夫迅速地把開了綻的鞋底上的麻綫扯下來，也不知道是向誰，用不清楚的沙嗓子說：

「……小的時候，冬天裏，有一回，我爬上炕去，我的祖母（那一年她已過了百歲）在我的頭上摸索着尋覓虱子，說：『小菓子，我的馬克西木石加！人民在古代可不是這麼過活的——生活得很好，都按照規矩，而且他們也沒有什麼災害發生。但是，你親愛的孩子，是能活到那種時代的，可以看見鐵絲纏住所有的地面，生有鐵鼻子的鳥飛翔在碧空，要像白嘴鴉啄西瓜那樣來啄人……百斯篤降臨到人間，飢饉還有弟兄反對弟兄和兒子反對父親……把人民弄得和火災後的草一樣。』怎樣呢？」馬克西木沉默了一下，繼續說：「實際上真出現了：發明了電報——這就算是鐵絲吧！鐵鳥——是飛機，它們把我們的弟兄們啄死的還少嗎？飢饉要來了，我們的田地這些年只能種一半食糧，每一個主人都是如此。村中只賸下些老人和小孩，若是不豐收——就得鬧『飢荒。』」

「不過弟兄反對弟兄——這似乎是胡說吧？」彼得羅·麥列霍夫添了添火，問。

「等着吧，人們會趕上這個的！」

「他們不能建立成功政權，而且還要內鬨，」菲多特·包多甫斯珂夫驕入說。

「還得用魔鬼來鎮壓哩。」

「你開始和德國人一同吃飯啦，」珂晒沃依笑道。

「有什麼，我們還要戰爭……」

安尼庫石加故意用驚訝的表情把光嘴巴的女人樣的臉皺起來，叫道：

「我們的皇后是蹙脚女人，我們要『戰爭』到什麼時候呢？」

「到你這個老公嘴巴上生出毛來的時候，」珂晒沃依嘲笑地說。

坐在火旁的人們和氣地笑了。彼得羅被烟噙了一下，咳嗽着，用充滿眼淚的眼睛望望安尼庫石加，用手指向他那方面一指。

「毛髮——真是混蛋……」安尼庫石加不安地嘟囔道：「它最好在哪儿也不要生長……」珂晒沃依，你用腳踢也沒用……」

「不，已經够了！喝得頂到喉頭啦，」戈爾咨諾夫意外地發火了。「我們在這兒遭受不幸，我們要滅亡在血子中間，可是我們的家庭也在那裏受苦難，是怎麼回事呢……殺了頭——都流不出血啦。」

「你幹什麼生氣？」彼得羅咬着麥芒般的鬍鬚嘲笑地問。

「因為聽說什麼……」滅爾庫洛夫代戈爾咨諾夫回答，把笑容很可靠地藏到捲毛的，吉卜西式的長霧裏面去。「因為聽說哥薩克遭受困難……苦惱着……有一次牧童把牛羣趕到草地上，當太陽吸收着露水的時候，——牲口還不要緊，吃着東西，當太陽升到櫛樹頂時，牛蠅嗡嗡着，開始嚙咬起牲口——於是在這兒……」

：「滅爾庫洛夫惡意地把眼光射到哥薩克們身上，轉向彼得羅，繼續說：「曹長先生，狂奔襲擊上牲口了，你是知道的！牛大概不是知識份子啊！牛自己擰起了尾巴……照例是不拘哪隻牡牛把尾巴甩到背脊上，擰着——就和刷子一樣！但是整個牛羣却跟在牠後面。牧童跑着：『噯——噯——噯——噯——』能有什麼辦法呢？牛羣用拉瓦戰法跳動着，並不比我們在聶茲維斯克方面對德國人用的拉瓦戰法更壞。你哪兒能制止得住呢？」

「你這是轉往哪兒去啦？」

滅爾庫洛夫沒有馬上回答，把粘脂脂的髻搖搖到手指上，無情地揪着它，熟練地並且沒有笑容地說：

「我們戰爭了四年……是不把我們趕到戰場中間去，已經是到第四年了。爲了什麼——誰也不明白……我那麼說吧，如果戈爾咨諾夫或者麥列霍夫不論用什麼樣的速度從前綫上跑開去，那末在他後面跟着就是聯隊，在聯隊後面就是全軍……够啦！」

「你往哪兒去……」

「也是那裏去，我不是瞎子，看見大家都忍耐在一髮之間。只要有人一說『散』——就全都爬掉了，和禱樹子從肩膀上落下來一樣。在第四年上，對於我們可算是太陽已經升到櫟樹頂了。」

「你緩口氣吧！」包多甫斯珂夫勸告道。「不然，彼得羅……他是曹長……」

「我從來沒有干涉過同伴呀！」彼得羅發怒了。

「不要生氣，說笑話哪！」

包多甫斯珂夫不安了，把赤裸着的多節的腳指頭轉動了一下，站起身來，走到馬槽旁邊去。

角落裏，靠着裝滿乾草的箱子，別的村中的哥薩克們低聲在談話。其中只有兩個人是從喀耳根村中來的。法捷耶夫和加爾根，其餘的八個人——是從各個不同的村莊和部落來的。

過了一刻他們唱起來了。由旗爾的哥薩克阿里莫夫起唱。他起初是唱一隻舞蹈歌，但是有人推了他的背一下，驕着鼻子叫道：

「停止吧！……」

「喂，你們，可憐的孩子們，請到火旁來！」珂爾沃依邀請道。

向篝火中投了些木片（在小站上拆來的木柵的板條子）隨着火光快活地昇起了歌聲。

默着行軍袋的戰馬，

在教堂旁嘶叫，等候一個人。

祖母和孩子在菜園中飲泣，

年青的妻露着淚痕。

從神廟的門內，

走出了頂盔貫甲的哥薩克兵，

妻給他牽過馬來，

侄兒遞過了長槍……

隣車內的手風琴，皮子抽動着響，奏着「哥薩克曲」。毫不吝惜地把官發的皮靴後跟在木質地板上踏，有人用愚笨的調子喊了起來，唱道：

噯呀，你們苦痛地呼叫，
沙皇的鞍套是真緊小！

夾緊了哥薩克們的頸項——

不許喘息呀，不許喘息。

普嘎喬夫（註）沿頓河呼喊，

沿着赤裸的下游怒吼……

「首領噯，哥薩克們噯……」

第二個人的聲音遮住了第一個人的聲音，用細小的急速的調子繼續地喊了出來：

我們用信仰和真理爲沙皇服務，

因爲自己的女人而痛苦。

尋到女人——我就不再痛苦。

但是爲了沙皇呀……我們把金鍍一鍍。

噯，跳舞呀！噯，燃燒呀！

唔唔噯！唔噯！唔噯！哈……

哈——哈——嘿——呵——哈——哈——呼！

哥薩克們已經早就停止了歌聲，諦聽着騾擾在隣車中的不斷的喧鬧，互換了一下眼光，同情地微笑着。彼

（註）普嘎喬夫（約一七四四——一七七五）即所謂普嘎喬夫農民革命運動的領袖——原註

得羅·麥列霍夫忍不住大笑道：

「魔鬼勸勸他們吧！」

滅爾庫洛夫的橙色的、冒黃色火星的眼睛裏面閃着快活的光亮；他跳起身來，尋覓着拍子，用靴尖撒着小米粒似地踏着，忽然加重踏起來，輕輕地，有彈力地，蹲着轉了一個圈子。所有的人都輪流舞蹈——用運動來溫暖一下身體。隣車的手風琴的聲音早已沉默下去——那裏已變成沙聲的和兇狠的叫罵了。但是這裏的跳舞，却把馬弄驚了，直到那熱狂的安尼庫石加，因為想要弄巧作一個跪倒式，一下子仰面跌倒在篝火上時才結束了。他們哈哈大笑，把安尼庫石加攙了起來，在燭光下面，把後面致命處燒壞了的新褲子和充滿燒焦的棉花氣味的暖車的兩端張望了半天。

「脫下褲子來吧！」滅爾庫洛夫惋惜地勸道。

「吉卜西人，你發混了嗎？我穿什麼呢？」

滅爾庫洛夫探進馬料袋中，取出了一件女人的布襯衫。有人從新把火煽了起來。滅爾庫洛夫揪住襯衣的窄肩膀，向後一拋，哼哼地笑着說：

「這個……噢嚇！噢嚇！我在站上把它從板柵上偷來……想撕作腳布……噢嚇！我可撕不開……拿去！」

用力的向叫罵的安尼庫石加身上套，從隣車鑽過來好奇的頭顱，那麼甜蜜地和低聲地笑着，在夜的黑暗中發出了羨慕的聲調：

「你們在那兒幹什麼？」

「該死的牡馬！」

「喧鬧什麼？」

「檢到東西了嗎，混蛋們？」

在下一個停車場上把琴手從前面車上拉了來，別的車上的哥薩克們蜂擁而至，馬槽也擠壞了，擠成一堆，把馬都擠到牆邊去了。安尼庫石加在一個小圈子裏面跳動。白色的襯衫，看來是一個強健的女人穿的，顯着很長，在腿上擺動着，但是吼叫和開笑鼓勵着，他直跳到一些聲音也沒有了。

星星在浴血的白俄羅斯的上空悲傷地含着眼淚。夜的天幕像崩落一般張着口，朦朧着和浮動着。風在蒸發着落葉的苦味的，和覆載着三月的殘雪的濕潤的粘土地上吹動……

第九章

過了一晝夜，聯隊已經距離前綫不遠。兵車在一個分岐站上停下來。曹長發下了命令：「下車！」哥薩克們匆忙地順着跳板把馬牽下來，搬下鞍套，又急忙地跑到車內去拿忘掉的東西，把凌亂的乾草箱子簡直就丟在潮濕的道旁的砂堆上，往來奔忙個不住。

聯隊長傳令兵把麥列霍夫·彼得羅叫走了。

「到車站上去，隊長叫你。」

彼得羅正了正外套上的皮帶，不慌不忙地向站台上走去。

「安尼開，看着我的馬點兒，」他請求在馬旁邊忙亂的安尼庫石加。

那人沉默地從後面望了望他在安尼庫石加平日就好蹙起的臉上，關懷的心情和照例的寂寞交織到一起。彼得羅一面走，一面望着自己的被粘土的黃屑沾了一層的靴子，想聯隊長叫他有什麼事聚在站台一端的開水桶旁邊的不大的一堆人引起了他的注意。他走近去，還離得很遠時就聽着談話。有二十個步兵圍繞着一個長大的紅髮的，姿勢笨拙的，背靠水桶站立的哥薩克。彼得羅伸進頭去，向紅髮的哥薩克的不安的熟識的連鬚鬍子的臉，望了望，藍色的下士肩章上有「五二」的數目，斷定曾經在某處見過這個人。

「你這是怎麼弄的計策？還給你套上了圈子……」一個靠着紅毛髮的哥薩克，生一張聰明的雀斑險的志願兵幸災樂禍地質問。

「什麼事？」彼得羅感到奇怪，搖動着他靠近脊背的國民兵的肩膀。
那人轉過頭來，不願意地回答：

「逮住了逃兵……你們的哥薩克。」

彼得羅努力緊張着記憶，企圖想起來——他曾在什麼地方見過這個寬大的紅鬍子和紅眉毛的兵士的臉。志願兵沒有回答那討人嫌的問題，哥薩克用拿破炮彈的空筒子作成的銅茶缸不斷地吞着開水，咬着在水中浸軟了的黑色的乾麵包。他的向遠方望去的鼓起的眼睛睜縫了起來，嚼着和吞着；他把眉毛搖擺了一下，向下方和旁邊望了一下。和他並排，是一個護送他的短粗的老兵，握着來復槍的刺刀站着。逃兵喝盡了杯中的水，用疲倦的眼睛向傲慢地對他望着的兵士們的臉上瞥了一眼。在他的淺藍色的，像孩童那麼單純的眼中突然燃燒起了一種兇暴。他匆忙地吞着，舐着嘴唇，用粗暴的沒有曲折的低音叫道：

「你們奇怪嗎？連吃也不讓嗎，討厭鬼！你們怎樣操你們的媽，沒有看見過人嗎，怎麼的？」步兵們笑了，但是彼得羅僅聽到逃兵的噪音，立刻和向來一樣，很清楚地想了起來，這個哥薩克——是葉爾斯克部落，魯別仁村的人，姓佛明，還是在戰前，彼得羅曾和父親一同在葉爾斯克的牛市上從他那兒買過一頭三歲的牛。

「佛明亞克夫！」他喊道，鑽到兵士面前去。

那人用笨拙的、驚慌的動作把茶缸拋到桶上，咀嚼着，用不安的微笑着的眼睛望望彼得羅說：

「我認不出來，老兄……」

「你是從魯別仁來的嗎？」

「是從那裏。你許是葉爾斯克人嗎？」

「我是月申斯克人，可是記得你。五年以前和爸爸一同從你那兒買過牛。」

佛明總是露出了那種驚慌的、稚氣的笑容，顯然是努力在想了。

「不，忘記了……記不得你了。」他很顯明地惋惜地說。

「你在五十二聯隊了嗎？」

「在五十二聯隊。」

「想逃嗎？你這是怎麼的，老兄？」

佛明這時摘下皮帽子，從那上面掏出了一個破烟口袋。他彎着背，慢慢地把皮帽子夾到腋下，撕下了一張紙的斜角，這時候才用嚴厲的、濕潤的發昏的眼光盯上彼得羅。

「忍耐不住，老兄……」不清楚地說。

這個目光刺了彼得羅一下。彼得羅咳嗽了一聲，把黃鬚子吸進口去。

「嗷，老鄉，談話完結吧，不然會因為你們使我倒楣。」短粗的護送兵嘆了口氣，把來復槍抗上。「走吧，小爸爸！」

佛明匆忙地把茶缸子塞進軍用袋，和彼得羅道過別，向旁邊望着，用熊步擺動着向衛戍司令部走去。

車站上，在從前的頭等候車室的食堂中，聯隊長和兩個中隊長彎着身子坐在桌子旁。

「麥列霍夫，你自己要努力等着，」大佐疲倦地用恨恨的眼睛窺了一下。

彼得羅聽到了關於他的中隊已載上師團司令部的訓令的通知，必需加緊監視哥薩克們，隨時把他們精神上的顯著的變化報告中隊長。他不靈眼地，望着大佐的眼睛，注意地聽着，但是佛明的昏暗的濕潤的眼光和安靜的「忍耐不住，老兄……」的話句，不肯退却地粘固地，就像貼上一樣，盤據在記憶上。

他從蒸發着水氣的溫暖的車站出來，走向中隊去。在這裏的車站上，擺列着聯隊的次要的輜重。走到暖車前面，彼得羅看見輜重哥薩克兵和中隊的鐵匠。因為眼光投向鐵匠去，才把佛明從彼得羅的記憶中消滅掉，他和他談話，爲了想談論一下關於換馬掌的事加遠了脚步（照例的關心和恐怖在這一瞬間都引上彼得羅的心頭了）。但是從車的紅角後面出現了一個女人，漂亮地披着白色毛圍巾，服裝也不像波蘭的白俄羅斯地帶上所穿的。非常熟識的身裁逼迫彼得羅注意地去望那女人。她忽然把臉轉向，他迅速地迎面走來，遲疑地抖動着肩膀和細小的，不像女人的身體。還沒辨別出面貌來，從這種彎曲的輕俏的步法上，彼得羅已猜出了是妻。刺人的愉快的涼風直透心內。越是意外的會晤，才越是非常高興。故意放小了脚步，爲了使監視着他的輜重兵們

「不要以為他是特別地高興，彼得羅迎面走去。他端端正正地擁抱了妻，吻了她三次，想要問些什麼，但是深藏在內部的衝動透到外面來了，嘴唇輕微地顫抖，彷彿把舌頭去掉了。」

「沒等着……」他口吃着，結果講出來。

「我的乖乖！你是變樣了……」姐麗亞拍着手。「你彷彿是個陌生人……你看，我來探望你……我們家裏不放我。」你到哪兒去啊？」不，我想去探望一下親人去……」她用很大力量靠上丈夫，用濕潤的眼睛望着他的眼睛。

哥薩克們在車旁擠成了一堆，望着他們，乾咳嗽，交換目光，苦惱。

「幸福降臨給彼得羅了……」

「我的母狼也不來，散夥吧。」

「她那裏除掉涅司切耳還有十個人哩！」

「如果麥列霍夫把女人捐給自己的小隊一晚上……可憐一下我們的不幸……噫……」

「走吧，孩子！你要流血了，瞧瞧，她是怎樣向他身上粘啊！」

這一瞬間，彼得羅已經不記得預備要用殊死戰的方法來打妻的事了——當着人們面前愛撫她，用粗大的烟薰焦的指頭撫摸一下她的畫成弧形的眉毛，高興了。姐麗亞也忘了，就是在兩夜以前她還和龍驤軍的默齋助手睡在車中的事了，他是和她一同從哈里科夫乘車到聯隊去的。助手有一部非常濃密的黑鬍子，但這一切都是兩夜以前的事，現在她却含着真誠的愉快的眼淚擁抱丈夫，用正義的清朗的眼睛望着他了。

第十章

大尉葉甫蓋尼·李斯特尼次基從休假中回來後被派到第十四頓河哥薩克聯隊去。他沒有到自己從前服務的聯隊去報到，因為他還是在二月的事變以前就那末無恥地從那裏逃開了。他一直到師團司令部去，司令官是一個年青的冠着響亮的頓河的貴族哥薩克姓氏的將軍，很容易地給調轉了職務。

「我知道，大尉，」他隔離開眾人，在自己的屋中向李斯特尼次基說。「您是很難再在舊位置上工作了。因為哥薩克們是反對您的，您的名字使他們厭惡了，顯然如果您到第十四聯隊去，就可以好些。那裏的軍官是經過審慎選擇的，並且哥薩克們也堅強些，單純些——大多數是從烏斯旗·滅得月吉次克區的南方部落中來的。您在那裏要好些。大概，您確是尼珂萊·阿列克賽耶維支·李斯特尼次基的兒子吧？」將軍問過，沉默一下，等到得到了確定的回答，繼續道：「從自己這方面，我可以說實話，我們是寶貴那種和您一樣的軍官的。現代甚至在軍官的隊伍中也大多數是些兩面手腕的人。沒有比改變信仰更容易的事了，不然就信仰兩個上帝……」司令官苦痛地說完。

李斯特尼次基高興地接受了調轉。就在這一天他向得云斯克出發了，第十四聯隊駐紮在那裏，經過一晝夜已經向聯隊長，大佐貝喀陀洛夫進謁了，而且滿意地證實了司令官的言詞的確實。軍官中的大多數——是君主派，三分之一的哥薩克是烏斯旗·霍派爾斯克·庫梅勒仁斯克，戈拉祖諾夫斯克和其他的部落的信仰舊教者，傾向自然是不革命的，誓不信仰臨時政府，對於鼎沸在四周的事變也不分析，實在是也不願分析，服從的

和和氣的哥薩克們來出席聯隊和中隊會議……李斯特尼次基在新位置上帶着高興的心情喘了口氣。

他在軍官中遇到了兩個在阿塔曼斯基聯隊的同事，他們單獨成一個個體的，其餘的是些很少團結，意志不能統一的傢伙，都公開地談論關於復辟的事。

聚成一團的休息着的，整頓就緒的聯隊在得云斯克駐紮了將近兩個月。在這以前，中隊們是被派去援助步兵師團，在從里加到得云斯克的陣地上來回馳騁，但是在四月間有一隻關心的人的手把所有的中隊都收集到一起來，聯隊整理好，被嚴峻的軍官監視護送着的哥薩克們去受訓練了，餵養了一下馬匹，生活在蝸牛般的平淡生活中，和外界的一切都隔絕了起來。

關於聯隊的確實的運命在他們中間造成了不安的議論，但是軍官們說，不要不安，聯隊在不久的將來仍會在誰的可靠的手中轉起歷史的輪子。

附近的戰場受到威脅了。軍隊喘息在死亡的寒熱病中，武器和糧食不足，許多手都把軍隊向透明的一和平」二字拖去，被克倫斯基的歇斯底里的呼叫所驅策着的軍隊，對於共和國的臨時統治的態度意見不能統一，因之在六月的總攻擊（註）中遭受到了挫折，成熟了的憤怒在軍隊中動蕩和鼎沸，就像是噴出的深泉的水……

哥薩克們和平地，安靜地住在得云斯克，馬的胃腸內裝滿了鈴鏽麥和豆餅，前線上所受的困苦已在哥薩克們的記憶中消逝了；軍官們按時地參加軍官會議，吃的也不壞，熱情地辯論關於俄羅斯的命運……

（註）一九一七年六月十八日，已經潰散了西南陣地上的俄羅斯軍隊，由于協約國的要求，開

始攻擊結果完全潰滅。——原註

這樣到了七月上旬。三日——命令「火速——出發。」聯隊的兵士向彼得格勒出發了。七月七日哥薩克們的馬蹄已經踏在用木塊鋪着的國都的街道上了。

聯隊散住在涅甫斯基大街上。李斯特尼次基的中隊被送到一所空閑的店房中去。人們不能忍耐地和欣幸地等候着哥薩克們——國都各機關的那種關心可以雄辯地證明這個，因此早就預先爲哥薩克們建築安了住居的房舍。新刷的牆上石灰閃閃發光，擦抹乾淨的地板燦爛放光，用松木新作的木炕——發着松脂氣味，光亮的清潔的半截地窖中可算是很舒服。李斯特尼次基的眉毛在眼鏡下面皺着，注意地觀察房舍，在白壁塗的牆下走，斷定，在爲便利的意義上，再沒有更好的和希望的。滿意的他，在市政廳的一個短小的，衣服華麗的，被派充作歡迎哥薩克們的指導員引導下實行視察，走到院中的出口處，但是在那兒發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他抓住門紐，發見牆上有用什麼尖東西巧妙地刻成的圖畫——呸着牙的狗頭和掃帚（註）看來，是修理房舍的工人中有人知道房子是爲什麼人修理的了……

「這是什麼？」李斯特尼次基抖動着眉毛，向引導他的指導員問。

那人迅速地用鼠眼瞥了圖畫一眼，恐怖地抽起鼻子來。血液那麼濃厚地充上了他的臉，甚至襯衫的硬領都彷彿在他身上發了紅色……

「請寬恕軍官老爺……惡徒的手……」

（註）在伊萬·戈洛茲內皇朝（一五三三——四七）時代，在閉散的大貴族與服務的小貴族之間發生了經濟支配權的激烈鬥爭，當時伊萬·戈洛茲內的近衛軍有種特別的標誌，在馬鞍上纏有狗頭及掃帚，以示嚙咬及掃除貴族階級之叛徒的意。——原註

「我想，沒有您的許可，在這裏可以塗畫近衛軍的諷刺畫嗎？」

「您是怎麼的？您是怎麼的？請寬恕吧……布爾雪維克的手段……這是多麼混幹呀……我馬上命令從新刷牆。鬼才知道是怎麼回事……請寬恕……這麼糊塗的意外……請您相信，對別人的愚蠢我是感到慚愧……」

使李斯特尼次基真誠地可憐這卑下的、不安的市民了。他軟化着不肯屈服的冷漠的眼光，抑制着說：

「藝術家算計的不大對——哥薩克們是不明白俄國歷史的。但是，我們却不能因為這種原因就可以鼓勵這種類似的態度……」

指導員用堅硬的嬌養慣的手指甲向下刮石灰上的圖畫，細碎的落下來的白粉屑沾落在他身上的貴重英國材料的大衣上，顫着腳尖在牆邊活動。李斯特尼次基擦擦眼鏡，微笑着，但是辛酸的苦味的悲哀在這一瞬間使他感到疲倦。

「這是多麼歡迎我們，隱藏在表面內部的是什麼東西啊……我們對於俄羅斯真可以成爲近衛軍的模範嗎？」——他想，順院子向馬廐方面走去，而且不注意地，馬虎地聽着緊跟在他後面的指導員的話。

陽光直射在深邃的、寬廣的天井中間。居戶們從多層的房屋的窗子中伸出頭來，望着塞滿全院子的哥薩克們——中隊已把馬散到馬廐中去。閑下來的哥薩克們聚成一堆一堆地站立着或靠牆蹲起來，乘涼。

「孩子們，爲什麼不進屋去呢？」李斯特尼次基向近處的人們問。

「來得及的，大尉老爺。」

「討厭得很，因爲那裏……」

「我們把馬安置好——那麼就去。」

李斯特尼次基環顧了一下馬廄附近的貯藏室，嚴勵地努力把自己從前那種不快發洩到引導他的指導員身上。

「請您去和誰商量一下，就說要求我們還得需要一個門。我們不能一百廿匹馬只有三個門，哪這樣如果在緊急的時候我們要想把馬運出來總得半小時功夫……奇怪啊！這種情形現在真就不能減少嗎？我不能不把這種情形向聯隊長去報告。」

得到了緊急的保證，不但開一個，就在今天打開兩個門，李斯特尼次基和指導員道別過，乾燥無味地稱謝他的奔忙，發下派定當值者的命令，就走上第二層的臨時為中隊軍官們預備的房中去。一面走一面解開軍服，擦抹着汗珠子，他沿着黑色的樓梯走向自己房中去，愉快地感到陰濕的房中很涼爽。房中除了二等大尉阿塔耳士琪珂夫以外，一個人也沒有。

「別人都在哪兒呢？」李斯特尼次基問，坐在帆布床上，困難地脫出了佈滿灰塵的靴子中的雙足。

「上街去了。觀光一下彼得格勒。」

「你是怎麼回事呢？」

「噯，你知道嗎，不值當的去。仗還沒有打——就馬上到城裏去。我正在讀着兩天以前這兒所發生的事情，忙着哪！」

李斯特尼次基一聲不響地躺着，感覺到汗濕的襯衫在他的脊背上愉快地發着涼，他很懶得站起來和沐浴，——道路上所感受的疲勞發作了。他克服自己，站起身來，把隨從兵叫了來。換下襯衣，洗了半天，滿意地擰鼻

子，用手巾擦肥胖的，有灰色日鏽的脖頸。

「洗洗吧，萬尼亞。」他向阿塔耳士琪珂夫勸說：「你可以卸下肩膀上的山……嗚，報紙上怎麼說？」

「請吧，實在是應當洗洗。不壞嗎——你說……報紙上有什麼——布爾雪維克的活動的和政府的手段
的描寫……讀一下吧！」

浴後高興起來的李斯特尼次基拿起報紙，但是有人來請他到聯隊長那裏去。他不願意地抬起身來，穿上新的蒸發着胰子氣味的，在路上摺疊得不很高明的軍服，掛上軍刀，走到街上去。橫過馬路另一面去，轉回頭來，望了一下中隊駐紮的房子。從外面看來，一式一樣，房子並沒有和其餘的不同的地方。五層的，用烟色的多孔的石頭鑲嵌的，它和那些同樣的房子並排成一列。李斯特尼次基吸着烟，緩緩的在便道上移動。男人的草帽，小禮帽，便帽，女人的精製而簡單的，和漂亮的帽子聚成稠密的人羣在波動着。在大的波流中零落地有被各種顏色的浪花所吞沒的綠色的社會民主黨的制帽閃動和消逝。

活潑而新鮮的微風，像波浪一般從海濱吹來，吹到建築物的巨大的軀體上，碎成輕微的不平均的氣流分散開了。黑雲在鋼鐵般的，帶些紫色暗影的，昏暗的天空上向南方游去。在牠們的乳白色脊背上浮雕般地和尖利地切成了齒形。將要降雨的蒸氣氣息籠罩在城市上面。晒焦的瀝青土，燃過了的汽油，近處的海水，令人衝動地分辨不出的女人的香水氣味，還有人烟稠密的城市所蒸晒起來的各種氣味的混合結晶，全都開得到。

李斯特尼次基吸着烟，緩緩地在便道的右方走，不時地遇見些由旁邊來的對自己起敬的目光。他起初覺得自己的摺皺了的軍服和不新鮮的帽子有些難堪，但是後來就決定了，戰士們沒有理由為自己的外表害羞的，何況又是今天才從車上下來呢。

伸張在商店和咖啡店進口處的帆布天幕的懶洋洋的，發着橄欖黃色的影子躺在便道上。風吹動晒在陽光下的帆布幕，影子也在便道上搖動起來，從行人的腳下離開去。雖然是過午一點鐘光景，街上還是擠滿了人。幾年以來因為戰爭隔離了城市生活的李斯特尼，次基帶着欣慰的滿足，把各種聲調的騷擾，鬧笑，汽車的鳴笛，報販的喊叫都吸進自己心內來，並且感到自己在這一羣盛裝的，溫飽的人們中間是那麼親切，接近，總在想：

「你們現在一切是多麼滿意，高興，幸福——一切：不論商人，市場經紀人，各級官吏，地主，和藍色血液（註）的人們！三天以前你們是什麼情形呢？當你們看見些下等人和步兵們像溶化了的礦石順着這些大街小巷流動時，你們怎樣看他們呢？憑良心說，我也喜歡你們，也不喜歡。我不知道怎樣使你們高興……」

他試驗着分析自己的二重感覺，尋覓它的根源，很容易地斷定，因為他想到和覺着戰爭是把他和這種溫飽的，滿足的這個人羣隔離得太遠了。

「就像這個年青的胖傢伙，」他想，把眼睛和一個肥胖的，紅臉頰的，無鬚的男子對了一下：「爲什麼他不上前綫？大概，是場主或者什麼大商人的兒子，下賤東西，逃避兵役——對祖國只會打噴嚏——他的『國防工作』就是發肥，隨便玩女人……」

「但是結果你和誰同路呢？」——他給自己一個問題，又笑着決定：「噫，自然，就是和這些人啊！在他們中間有我的那一部分，而我也在他們機構中間那一部分……在我的階級中間的一切好地方和壞地方，在我身上也是或多或少或少的都有。也許，我的皮膚比這個肥胖的鬮豬細一些，也許，因此我才對一切都表示反動，大概因

（註）在舊俄時代，平民們自認是紅色血液的人們，而認要人們爲藍色血液的人們，以示階級之

不同——譯者

此我——忠實於戰爭，並不是在從事『國防工作』也是如此，當冬天我在莫吉列窪看見坐在汽車中從大本營馳出的退位的皇帝和他的悲苦的嘴唇和不自在地放在膝蓋上的雙手的戰抖的和無處安插的情形時，我倒在雪上，像小孩子一樣哭泣了……我是從良心上不能參加革命，不能參加，啊！不論心裏和腦裏都反對……我是擁護舊的一切的，把生命已交給它了，決不動搖，決不做作，完全是軍人式的。但是能有很多人都這樣去作嗎？」

他蒼白着臉，衝動而非非常清朗地把充滿色彩的二月的末日在記憶中復活起來，莫吉列窪的省長公館有罩滿嚴寒的冷氣的鐵柵欄，它的另一面是被像一張紅餅一般的，低矮的蒙着一層輕紗般的寒霧的太陽所映照着的雪層。德聶泊爾河的峻急的河岸對面的天空沾染着紫色，朱紅色，金褐色的彩片，地平綫上的每一個線條都昏蒙地飛翔着，使眼光感到不快。靠進出口處是大本營的官吏，軍人，文官們的人堆……一輛向外開的遮蔽着的汽車。在玻璃裏面，大概是靠在座位上的福列得里克斯和皇帝。他的發黑的臉上帶些紫色影子。蒼白的額上印有一道皮帽子的斜形的黑色的半圓形，穿着哥薩克護送兵的制服。

李斯特尼次基幾乎是跑地經過驚愕地望着他的人們面前。他眼看到舉起還禮的皇帝的手從黑色的皮帽邊上放落下來，耳朵裏響着離開去的汽車的平靜的行動聲，和沉默地送着最後的皇帝的人羣的恭敬的靜默……

李斯特尼次基順着聯隊司令部的樓梯，緩緩地向上走去。他的腮部還有些顫動，哭腫了的眼睛也還紅紅地濕着。他在二層的廊子中連續地吸了二支紙烟，擦擦眼鏡，經過兩層，跑上第三層去。

聯隊長在彼得格勒的地圖上作了一個記號，那一區是應歸李斯特尼次基的中隊担任保護政府機關的

責任的，列明機關所在地，詳細地說明，在什麼時候應配備和更換崗位，結論說：

「到冬宮去向克倫斯基……」

「不要談到克倫斯基吧！……」加重着死氣沉沉的蒼白色，李斯特尼次基高聲說。

「葉甫蓋尼·尼珂萊耶維支要把握住自己……」

「大佐，我請求您……」

「但是，我的親愛的……」

「我請求！」

「您的神經……」

「向普旗洛甫斯基去的派遣隊您馬上就下令出發嗎？」李斯特尼次基困難地呼吸着，問。

大佐咬着嘴唇，微笑着，聳了聳肩膀，回答：

「馬上啊！並且一定要帶同小隊長。」

被逼去的回憶和聯隊長的話所蹂躪着，壓迫着的李斯特尼次基從司令部走出來。差不多就是在這所房子的附近，看見瓦黎在彼得格勒的第四頓河聯隊的哥薩克派遣隊軍官的亮紅色的馬籠頭上，倒掛着枯萎的鮮花。軍官的白鬍子的臉上透出笑容。

「祝賀祖國的救主……」一個衝動的老紳士從便道上走下來，揮着帽子，喊道。

軍官親切地把手掌舉到帽緣上。派遣隊迅速地移動了。李斯特尼次基望着那個祝福哥薩克們的紳士的衝動的，嘴唇濕潤的面容，他精細地繫着一條花領帶，皺着眉，歪歪扭扭地向自己的房子的門前走去。

第十一章

珂爾尼洛夫將軍的被任命爲西南陣地上的總司令官，第十四聯隊的軍官們是帶着很大的同情來歡迎的。愛護地和高興地談論他，彷彿在談論一個有鋼鐵般氣質的和無疑地有力量能把國家從牛角中——臨時政府正在向這種牛角中領它——拔救出來的人一樣。

李斯特尼次基特別熱烈地歡迎這個任命。他企圖從中隊的下級軍官和接近他的哥薩克們身上知道，哥薩克們對於這事表示什麼態度，但是他接到的消息使他不能高興。哥薩克們沉默着，或者用冷淡的回答躲避着：

「我們反正都是一樣……」

「誰知道他是什麼樣的人……」

「如果他會對於和平努力過，那麼自然……」

「大概，他也不會能使我們容易升官的！」

過了幾天，在和廣大的市民界和軍界接近的軍官中間，傳說着強有力的消息，似乎珂爾尼洛夫已壓迫上臨時政府，要求回復前綫上的死刑和施行許多毅然決然的手段，這些手段對軍隊的命運和戰爭的結局很有關係。據說，克倫斯基很害怕珂爾尼洛夫，大概，要努力想法把一個更服從的將軍來更換掉他的前敵總司令的職務。還說出了許多軍界中的著名的將軍的名字。

七月十九日政府的任命珂爾尼洛夫為總司令長官的通告使所有的人吃驚。在軍官聯合總會，有許多熟人的二等大尉阿塔爾士琪珂夫馬上就引證着十分可靠的消息說，珂爾尼洛夫在預備向臨時政府報告的文書上，會催促必需施用下列主要的手段：在全國領土上對於後方的軍隊和軍事革命裁判機關所管轄的民衆要採用死刑的方法，以對付那種連續不斷的犯罪行爲；要恢復軍官們的懲戒權力；把軍官會議的工作縮小到極小範圍，並且要確定它們對法律負責，以及其他等等。

這一天黃昏時候，李斯特尼次基在和自己的中隊的和別的中隊的軍官談話中間銳利地和率直地提出了問題：他們跟誰走了？

「軍官諸君！」他帶着抑制的衝動說。「我們是生活在一個和陸的家庭中。我們知道我們中的每一個人都是這樣想，到現在還有許多病態的問題在我們之間殘留着沒有決定。就說現在吧，當上面和政府的分離的現象明顯地呈露時，我們就一定要提出問題來：我們跟誰走和擁護誰？讓我們友誼地來討論一下，不要說屈心的話。」

二等大尉阿塔耳士琪珂夫第一個回答：

「我是預備爲了珂爾尼洛夫將軍流自己的和別人的血的。這是一個非常忠實的人，也只有他一個人可以以俄羅斯的基礎弄穩固。你們看，他在軍隊中是怎樣做呀！只有託他的福才能把官們的手鬆開一點。當軍官會議佔勢力的時候，不是通敵，就是逃亡。能有什麼話說？所有的體面人都擁護珂爾尼洛夫的。」

細腿的，胸部非常寬大的和闊肩膀的阿塔耳士琪珂夫熱情地說。看來，這新鮮的問題是感動他了。他說完後環顧了聚集在桌旁的軍官們一眼，故意地用紙烟咀在烟盒上敲了一下。他的右眼的下眼瞼上，生着一顆櫻

色的像凸出的豌豆般的黑痣。它妨礙上眼險的嚴密地閉起，因此對阿塔耳士琪珂夫的第一次看望，就可以感到一種彷彿他的眼睛有被永久的謙遜的期待的笑容所裝飾着的印象。

「如果要在布爾雪維克、克倫斯基和珂爾尼洛夫中間選擇，那麼，很明白，我們是要擁護珂爾尼洛夫。」

「我們也很難斷定珂爾尼洛夫想要做什麼，只是想要恢復俄羅斯的秩序呢，或者還要恢復不論什麼……

……

「這不算是對於問題的原則的答復！」

「不是答復！」

「如果算是答復，那麼不論怎樣算不得是聰明的。」

「可是您怕什麼，中尉，怕回復帝制嗎？」

「我不怕這個，正相反，我是希望着。」

「那麼是怎麼回事呢？」

「諸君！不久以前因戰功從曹長升任了少尉的多勒郭夫用堅定的、迅疾的嗓音道：「你們爭論什麼？你們明白的說吧，我們哥薩克們，應當擁護珂爾尼洛夫將軍，就像小孩子抓住母親的裙子一樣。這是沒有什麼發展的，很明白！我們離開他——就毀滅！像撒糞那樣拋掉我們。事情在這兒很清楚：他往哪處走——我們也向那處去。」

「就是這話——對！……」

阿塔耳士琪珂夫稱許地拍了多勒郭夫的肩膀一下，並且把眼睛望上李斯特尼次基。那人微笑着，不安地，

撫摸了一下膝蓋上的褲褶子。

「可是這樣嗎，諸位軍官，諸位隊長！」阿塔耳士琪珂夫用提高的嗓音喊道。「我們擁護珂爾尼洛夫……」

……

「噢，那個自然！」

「多勒郭夫真像快刀斬亂麻一樣。」

「所有的軍官都擁護他！」

「我們不願意除外。」

「親愛的拉甫兒·蓋奧爾吉耶維支，哥薩克和英雄們——萬歲！」

軍官們笑着，碰着杯喝茶。消逝掉不久以前的緊張的談話，在最近的事變的圈子中兜起來了。

「我們是像繩線一般擁護上級，但是哥薩克們都有點猶豫不定……」多勒郭夫躊躇地說。

「這個『猶豫不定』是怎麼講？」李斯特尼次基問。

「就是這樣。猶豫不定——是想休息……他們，狗崽子們，想要回家找女人去……討厭這種冷酷的生活

了……」

「我們的職務——就是領導哥薩克們跟隨自己呀！」中尉柴爾諾枯陀夫用拳頭在桌上敲了一下。「領

導啊！因此，我們才戴上軍官的記章啊！」

「應當忍耐地對哥薩克們說明，他們要跟誰走。」

李斯特尼次基用小匙子敲了玻璃杯一下，集中軍官們的注意，清楚地說：

「請記着，諸君，我們的工作，現在是應當像阿塔耳士琪珂夫所說的，把事物的實在情形解釋給哥薩克們聽。應當把哥薩克從軍官會議的影響中解救出來。這兒需要對氣質的改造，譬如說，我們之中的大多數在二月事變以後都會體驗到那樣的，雖不是怎樣了不得的生活。從前的時候——就算在一千九百十六年吧——我可以責打一個哥薩克，頂危險，不過他趁戰爭的時候向我後腦海上射擊，可是在二月以後情形就改變了，因為，如果我打了一個不拘什麼樣的混蛋——馬上他們就能把我在這兒的戰壕中間殺掉，不必等候到相當的時期。現在完全是另一回事了。我們應當，」李斯特尼次基加重了這兩個字，「和哥薩克們親善些！因為這是關係整個問題的。你們知道現在第一和第四聯隊中出的事嗎？」

「慘事！」

「就是啊——慘事！」李斯特尼次基繼續說。「軍官們和哥薩克們仍用從前那種牆壁隔離起來，結果哥薩克們全都一個個地受了布爾雪維克的影響，他們自己也有百分之七十變成布爾雪維克了。事情很清楚，恐怖的事件我們是躲不過的……七月三日和五日（註）——只是用嚴厲的預防才保證了一切……或者我們擁護珂爾尼洛夫去和革命的民主黨打仗，或者是布爾雪維克們儲蓄着力量和擴大自己的影響，再來推動一次革命。他們在休息，集中力量，可是我們這兒——動搖……莫非真可以這樣嗎……在將來的變動中可靠的哥薩克還可以用……」

「我們沒有哥薩克們，自然那就等於零，」多勒郭夫嘆了一口氣。

（註）一九一七年七月三日和五日，工人、兵士和水兵們曾舉行武裝的反臨時政府示威運動——

原註

「對啦，李斯特尼次基！」

「很對。」

「俄羅斯的一隻足踏進墳墓了……」

「你以為我們不懂這個嗎？懂得，但是有時候沒有力量可以作些什麼。」第一號命令（註一）和「戰地眞理報」（註二）不斷地在下自己的種子。」

「但是我們喜歡在剛萌芽時候就把它們踏掉和完全燒掉！」阿塔耳士琪珂夫喊道。

「不，不喜歡！我們沒有力量！」

「說謊，少尉！我們只是發懶！」

「不對！」

「請證明！」

「安靜點，諸君！」

「毀滅了『眞理』……克倫斯基是用屁股思想……」

「這算什麼……是市場麼，怎麼的不行啊！」

（註一）一九一七年三月一日，彼得格勒蘇維埃執行委員會發布第一號命令，在軍隊中間實行選舉制度。——原註

（註二）一九一七年中所發行的日刊，大多數讀者爲戰地的兵士羣衆，專從事多數主義之宣傳。

——原註

聽不分明的升起的呼叫的騾亂聲音有些安靜下去了。一個非常感到興趣地靜聽着李斯特尼次基的話的中隊長，請求注意。

「我提議讓李斯特尼次基大尉能把話說完。」

「我們請求！」

李斯特尼次基用拳頭擦着膝蓋的尖角，繼續說：

「我說那時，就是在將來的戰爭中，在內戰中——我現在才明白，它是不可避免的，了——很需要可靠的哥薩克。應當把他們從傾向布爾雪維克的軍官會議中打下來和奪出來。這是需要流血的！在新的變亂發生時第一和第四聯隊的哥薩克們就會把自己的軍官們射殺……」

「很清楚！」

「他們不會客氣的！」

「……對於他們的經驗，——很悲痛地來說吧，——我們應當去學習。第一和第四聯隊的哥薩克們，——現在他們成了些什麼樣的哥薩克啦！——將來是要一個挨一個地絞死的，不然，會毀滅了所有的……把莠草從田地裏除去吧！那麼請維持自己的哥薩克們不要錯誤，最後他們對這個可以付出代價的。」

在李斯特尼次基之後，那個特別注意聽他話的中隊長接過話頭去。是一個年老的幹部軍官，在聯隊中已任職九年，戰爭時受過四次傷，他說在從前的時候服務是很苦的。在後防的哥薩克軍官們被虐待着，職務上的升降也很遲滯，其中大多數的軍官幹部在死後才護得隊長階級，據他說，因了這種情形，所以在專制政體要消滅的時候，哥薩克的上峯就表現出了停滯狀態。但是他說，不用管這個，應當用全力擁護珂爾尼洛夫，通過哥

薩克軍聯合會和軍官聯合總會去和他堅固地聯繫在一起。

「柯爾尼洛夫就作一個獨裁領袖——這也是哥薩克軍的救星。我們在他的勢力下面，或許要比在沙皇勢力下面生活得還要好。」

時間早已過了午夜，單純的，灰白色的，罩着一層白雲的夜站在城市的上空。從窗子中可以望見海軍要塞的塔樓上的暗色生鐵的頂子和被火光映黃了的氾濫的滿潮。

軍官們談到黎明，決定每星期和哥薩克們舉行三次關於政治問題的談話，叫小隊長負起責任，每天帶着小隊舉行操練和訓話，爲了消磨空閒的時間和把哥薩克們的思想從墮落的政治氛圍中拔救出來。

在分散以前，大家唱起「正教的靜靜的頓河」騷動了，不安了，「唱盡了第十自沸壺的水叮嚀地玩笑着碰杯。阿塔耳士琪珂夫在結束以前和多勒郭夫耳語了一回，叫道：

「現在，就算甜點心，我們用一隻古老的哥薩克曲子款待你們一下。可是，肅靜些！開開窗戶，不然是太烟氣啦。」

兩個聲音——多勒郭夫的飄揚的，清脆的低音和阿塔耳士琪珂夫的輕柔的，特別愉快的中音——起初每個人的自己的歌拍子都錯了，亂了，可是到後來粗暴地交織到一處了，壓倒一切地美麗地響起來。

……但是頓河啊，靜靜的頓河，我們的爸爸是真驕傲——

它沒有向回教徒們獻過媚，也沒問過莫斯科是怎樣生活。

和土耳其人——噢，永遠是用利劍在腦海上祝賀……

一年又一年，我們的媽媽，頓河的荒漠，

爲了聖母和爲了自己對正教的信仰，

還爲了波浪喧鬧的自由的頓河，作了和敵人戰爭的場所……

阿塔耳士琪珂夫把手指交叉放在膝蓋上，把歌音提到高調上去，沒中斷過一次，也不管歌調的應否改變，他把跟在自己後面的多勒郭夫的被壓倒的低音拋到很遠處去了，樣子看來是非常的嚴肅。李斯特尼次基直到最後才注意到，彷彿透過那顆橙色的圓瘡，他的眼睛裏面有冷寞地閃灼的小淚珠在跑動。

別的中隊的軍官們走了以後，其餘的人也睡下去了，阿塔耳士琪珂夫坐到李斯特尼次基的床上，拱起了擱在凸出的胸部上的褪了色的藍色背帶，悄悄說：

「你明白嗎，葉甫蓋尼……我到死也是喜愛頓河，這種古舊的，用時間堆成的哥薩克生活的習慣。愛自己的哥薩克們，哥薩克——我都愛！聞到野苦蓬的氣味我就想哭……並且還有，當向日葵開花和頓河岸的葡萄園裏發出濕潤的雨的氣息的時候——我是深深地和非常地愛那裏……你明白……但是現在我想，我們不是欺騙這些哥薩克們呢？我們想把他們拉回到這條小路上來嗎……」

「你說的什麼？」李斯特尼次基注意地問。

阿塔耳士琪珂夫的脖頸在白色的襯衣下面天真地，稚氣地和感動地發暗了。眼瞼的藍色邊緣緊緊地擱在橙色的痣上，從側面看見那隻半閉的眼睛中間有濕潤的光亮。

「我想，哥薩克還需要這個麼？」

「可是在這種情勢中，他們需要什麼？」

「不知道……但是爲什麼他們悄悄地離開我們呢？革命彷彿把我們分成了綿羊和山羊，我們的利益彷彿

術是分化着。」

「你看見嗎，李斯特尼次基小心地開始說：「在參加事變上可以說明這兒的差別的。我們是更文明一些，我們可以批判地估價那一個或者別一個事實，而他們却只是質朴單純。布爾寧維克向他們的腦中注入，應當把戰爭結束——一定要把它變成內戰。他們唆使哥薩克們來對付我們，因為哥薩克們已經疲倦了，他們多數是獸性的，沒有像我們所有的那種對祖國的道義的堅強的職務和責任的觀念——那十分明顯，是有充分根據的。祖國對於他們算是什麼東西？隨時只有一種抽象的觀念：「頓河軍區距離前方還遠，而且德國人也到不了那裏。」——他們這麼算計着。這可就糟糕了。應當正確地對他們說明，自己把這次戰爭轉變成內戰將要誘發生什麼樣的後果。」

李斯特尼次基說完，意識地感到他的話並未達到目的，而且阿塔耳士琪珂夫馬上就當他面前把自己的心花的瓣閉上了。

這樣發生了：阿塔耳士琪珂夫哼哼了些什麼不清楚的話，又坐了半天，李斯特尼次基雖然企圖想要明白，但是又不能弄清楚，沉默的伙伴是在一種什麼樣的黑暗中間亂想着。

「應當使他說完……」他可惜地想。

阿塔耳士琪珂夫道過夜安，就出去了。再沒多說一句話。說了一刻坦白的談話，略揭起了那層每一個人都想用以瞞着別人的，朦朧的黑色的，帷幕的邊緣，但從新又把它放下了。

陌生的，隱祕的神祕性憤怒地衝動了李斯特尼次基。他吸着烟，癱了一刻，緊張地向灰色的棉絮般的黑暗中望着，無意識地想起了姆克西妮亞，和完全消磨在她那兒的假期了。被沉思和偶然的，斷片的關於女人的回

憶所纏繞着的他睡熟了。也不知是誰的道路在某時期和他的道路交叉到一處了。

第十二章

李斯特尼次基的中隊中有一個布堪諾甫斯克部落的叫拉古琴·伊萬的哥薩克。在第一次選舉中他充任了聯隊軍事革命會議的委員，在到彼得格勒以前自己並沒有什麼特別表現，但是在七月下旬小隊長向李斯特尼次基報告，說拉古琴到彼得格勒的工農兵代表會議的支部去過，大概和會議有聯絡，因為會見到他時常和自己的小隊的哥薩克們舉行談話，從反對的方面來影響他們。中隊中曾發生兩次拒絕派充守衛和違外的事情。小隊長把這些事件都寫作和哥薩克拉古琴有關了。

李斯特尼次基決定，無論如何他必須接近一下拉古琴，探聽探聽，搜索他一下。把哥薩克叫來作公開的談話是太愚蠢和不謹慎的，因此李斯特尼次基決定等候着。機會很快就出現了。七月末第三小隊依順序應當担任到普旗洛甫斯基工廠去的街上夜間的防務。

「我和哥薩克一同去，」李斯特尼次基預先警告小隊長。「去告訴，給我把烏騾馬備上。」

李斯特尼次基有兩匹馬——「向來是如此，」就像他說的。由隨從兵幫着把衣服穿上，他走到院子裏來。小隊已騎上馬了。在霧氣的，被火光點綴着的黑暗中開走過了幾條街。李斯特尼次基故意留在後面，由後面叫拉古琴一聲。那人走過來了，把自己的騾馬轉過頭來，斜着身子期待地望着大尉。

「你們會中有什麼新聞嗎？」李斯特尼次基問。

「什麼也沒有。」

「你是什麼部落的，拉古琴？」

「布堪諾甫斯克。」

「村子呢？」

「米琪肯。」

現在他們的馬匹並排走了。李斯特尼次基在燈光下面斜望了哥薩克的連髮鬍子的臉一眼。從拉古琴的制帽下面望見平滑的髮鬍，不平整的絡腮鬍子在腫腮上捲了起來，聰明而帶些狡猾的，被凸出的眉毛的弧形遮住的眼睛深藏在裏面。

「看表面是個簡單的，憂鬱的人，——但是他的心地怎樣呢？大概，也和一般人一樣，憎惡我和舊制度聯繫着，帶着『伍長的棍子』……」——李斯特尼次基想，不知道爲什麼想要打聽一下關於拉古琴的過去。

「有家屬嗎？」

「是的。妻和兩個孩子。」

「經濟狀況呢？」

「我們還有什麼經濟狀況？」拉古琴嘲笑地，彷彿是可惜地說。「生活不好也不壞。除了牛和哥薩克，就是哥薩克和牛——全部的生活就這麼過着……我們的地也是砂的。」想了一下，他嚴肅地加了一句。

李斯特尼次基曾經從布堪諾甫斯克經過到謝列布爾珂窩部落去過。他生動地想起了這個偏僻的，距離大道很遠的荒涼部落，從南方起是被一望無際的荒草遮掩着，霍派爾河像一條帶子那麼彎曲有致。還是在和

葉蘭斯克分界處的山頂上，距離在二十里以外，就可以望見下方的花園中的綠色蜃氣，和高大的鐘樓的白牛骨一般的頂子。

「我們有的是些砂地，」拉古琴嘆了一口氣。

「大概想要回家吧，啊？」

「怎麼呢，大尉老爺！自然，想要趕快回去。因為戰爭所受的罪可不少啦。」

「兄弟，是真快要回去……」

「真回去。」

「戰爭還沒完哪？」

「快完了。快回家了，」拉古琴率直地緊迫着說。

「還得要和自己人打仗呢。你以為怎樣？」

拉古琴並沒有把下垂的眼睛從馬鞍上離開，沉默了一下，問：

「要和誰打仗呀？」

「還要和誰……就是和布爾雪維克。」

拉古琴又是好久不說話，彷彿是在清晰的蹄聲下面睡着了。沉默地走了三分鐘，拉古琴緩緩地斟酌着話

句，說：

「我們和他們沒有什麼可打的。」

「但是爲土地呢？」

「土地怎樣也可以够。」

「你知道，布爾雪維克們是想要怎樣呢？」

「聽見過一點兒……」

「依你的意見，那怎麼辦？如果布爾雪維克目的想要奪我們土地，目的想要奴役哥薩克們呢？你是和日耳曼人打過仗，保衛俄羅斯了嗎？」

「日耳曼人——那是另一回事。」

「但是布爾雪維克呢？」

「有什麼，大尉老爺，」看來，拉古琴是決斷着說了，抬起眼睛，執拗地尋覓着李斯特尼次基的目光。「布爾雪維克們不會把我的最後的土地拿去的。我的土地正好是一人之份，他們不要我的土地……但是譬如——您可不要生氣呀！——您的爸爸有一萬畝……」

「不是一萬，是四千。」

「噢，反正一樣，就算四千，——莫非還算小塊嗎？這可以說算是什麼規矩，而且在俄國——像您爸爸那樣的人，甚至是很多的。那麼，請判斷一下吧，大尉老爺，每一張嘴都要乞求一坩麵包的。您要想吃，另外所有的人們也要吃。會有一個吉卜西人這樣教訓馬駒子不要吃，——哪，不吃東西，可以習慣的。但是實心眼的牠，習慣啊，習慣啊，到第十天上就餓死了……沙皇時代那種規矩是歪曲的，對於窮人總是枝枝節節……就像切作包子，的發麵一樣，給你爸爸切去了四千畝，但是他也不是有兩個嗓子眼吃飯呀，也和我們普通人一樣是一個嗓子眼啊。自然，使人們生氣……布爾雪維克——他們是正確地瞄準了的，可是您說——打仗……」

李斯特尼次基帶着隱祕的衝動聽他的話。到結尾他已經明白，再沒有力量可以用什麼重要的證明反攻了，感覺到哥薩克用不很複雜的，却能致死命的論據把他逼到牆邊來，因此自己的不正確的隱祕的意識也隱隱地動搖了，李斯特尼次基失措了，發恨了。

「你是怎麼的——是布爾雪維克嗎？」

「這兒的綽號是沒有什麼意思……」拉古琴嘲笑地和拖長聲地同答。「事情不是關於綽號，是關於真理的。人民需要真理，但是人們全把它葬埋掉了。據說，它早已成了死東西……」

「工農兵代表會議的布爾雪維克們用什麼方法來解決你的……看來，你和他們交際可不是白費力量。」

「噯呀，大尉老爺，我們自己來解決我們這些被壓迫的人們的生活，布爾雪維克們不過是點點志子而已……」

「你不要說這些廢話！沒有什麼可玩笑的！」李斯特尼次基已經是憤怒地說了。「回答我：你說的關於我父親的土地的事，也就是關於一切地主的土地的事，但這是——所有權。如果你有兩件襯衫，而我一件也沒有——怎麼的，依你的意見，我應當從你身上剝一件嗎？」

李斯特尼次基沒有看，但是從拉古琴的聲調上猜出來，那人是微笑着。

「我自己會交出多餘的襯衫，並且在前綫上就交出過，不但是多餘的，而且是最後的一件，空心穿着外套，至於那一點點土地是誰也不會來搶的……」

「你是怎麼的——土地不夠嗎？你的不足數嗎？」李斯特尼次基提高了嗓子。

回答，是衝動地喘息着，臉色白了的拉古琴，幾乎是喊叫道：

「可是你以為，我只是爲自己的靈魂苦痛嗎？我們到過波蘭——那兒的人是怎樣生活啊？沒看見嗎？我們四周的鄉下人是怎樣在過活……我是看見啦，心裏的血都沸起來了……怎麼的，你以為，我不可憐他們嗎，怎麼的……也許，我對於這個，對於波蘭人，全都痛心了，是爲了可憐的土地的原故才痛惜他們。」

李斯特尼次基想要說幾句諷刺的話，但是從普旗洛甫斯基工廠的灰色的巨大的身體那邊吹過來尖利的喊聲，「注意！」馬蹄猛烈地踏起來，射擊的聲音堵塞住了聽覺。李斯特尼次基用鞭子揮了一下，把馬放開了。他們和拉古琴同時走到了聚集在十字路口附近的小隊前面。哥薩克們響着刺刀，下了馬，中間一個被他們捉着的人掙扎着。

「什麼事？什麼玩意兒？」李斯特尼次基把馬擠進人羣，大聲問。

「壞小子想用石頭……」

「拋了——就逃跑。」

「打他，阿爾然諾夫！」

「瞧，你討厭鬼！想要打架嗎？」

小隊的下士阿爾然諾夫從鞍子上俯下身來，抓住那個不高大的，穿齊到腰際的黑色襯衫的人。三個下了馬的哥薩克扭住他的手臂。

「你是什麼人？」李斯特尼次基不由自主地喊。

被捕的人抬起了頭，在昏暗的白臉上，沈默的嘴唇緊緊地閉着。

「你是什麼人？」李斯特尼次基重復了一次問話。「用石頭擲嗎？混蛋！不說話嗎？阿爾然諾夫……」
阿爾然諾夫從鞍子上跳下來——被捕人的領子從手中脫出去，馬上却打到那人的臉上了。

「打他！」把馬兜了一個圈子，李斯特尼次基命令。

三個或者是四個下了馬的哥薩克推着被綁起的人，揮動鞭子。拉古琴——從鞍子上跳下來，走到李斯特尼次基面前。

「大尉老爺……您這是作什麼……大尉老爺！他用顫抖的粘脂脂的手指摸索地抓住了大尉的膝蓋，喊道：「這樣不行啊……是人啊……您是幹什麼？」

李斯特尼次基用馬鞭抖了馬一下子，不說話，向哥薩克們那裏掙去，拉古琴橫着截住阿爾然諾夫，亂跌着，把腳踏在腰刀上，企圖把他拉開。那人反抗着，唧噥道：

「你不要太熱情啦！不要熱情！他要用石頭拋擲，對他應當沉默嗎……放開……放開，給你說好的哪……」

哥薩克中的一個，彎一下身體，把來復槍卸下來——用槍托子向臥在地上的人的柔軟的拍拍響的身上打去。過了一分鐘，低矮的，生動而粗野的呼叫聲順馬路爬動了。

但是後來沉默了數秒鐘——仍舊是那個嗓音，但已經是破碎的年輕的，啾啾的，由於疼痛的聲音，了短促的呼噪聲遮住了被打擊後的吼叫聲。

「討厭鬼……反……革命者……打呀！噢！噢！……啊啊啊啊……」
拍拍拍——打擊聲一替一下的響。

拉古琴跑到李斯特尼次基面前；緊緊地靠上了他的膝部，用指甲剝着馬鞍的翅子喘着氣。

「發發慈悲吧！」

「躲開！」

「大尉……李斯特尼次基……你聽見嗎？回答呀！」

「我要唾你啦！」李斯特尼次基嘎聲說，把馬向拉古琴身上趕去。

「弟兄們！」那人叫道，跑到站在旁邊的哥薩克們前面。「我是聯隊革命會議的委員……我命令你們：從死亡中把人救出來……負責……要負責維護……不是舊時代啦……」

判別不明的、隱祕的憎嫌非常刺痛了李斯特尼次基。用鞭子打着馬的耳際——也向拉古琴身上抽打。用黑色的發着槍油臭味的手槍筒子向他臉上戮去，怒叫着掙開。

「住聲，叛徒！布爾雪維克！斃——了——你！」

意志用了很大的力量才把手指從槍機上移開，馬向前一聳立了起來，跳開了。

過了幾分鐘，三個哥薩克跟在他後面移動了。把濕襯衫緊貼在身體上的人拖拉在阿爾然諾夫和拉平的馬匹中間，脚都不能倒一下。被哥薩克們架着手的他輕輕地搖動着，用足剝着街石。浴血的、破爛的頭向後面仰去，下頰朝着天發白光。在高聳的尖利的兩肩中間擺來擺去。第三個哥薩克向遠些的地方移動了。在一個被火光照亮的胡同角他看見一輛馬車，他站在馬籠上，向它跑去。簡短地說了幾句話，很神氣地用鞭子敲着靴鞦子，馬車夫很服從地急忙趕到站在街中心的阿爾然諾夫和拉平面前。

第二天李斯特尼次基帶着他昨天造成的重大的不可挽回的錯誤的意識醒轉來了。咬着嘴唇，他記起

了毆打向哥薩克們擲石頭的人的一幕，和以後他和拉古琴之間所表演的情形。皺起眉來。遲疑地咳嗽着。一面穿衣服，一面想，暫時先不用干涉拉古琴，爲了免得和聯隊會議的關係尖銳化起來，最好是等待機會，等看見這件事的哥薩克們的記憶上已經消逝掉昨天和拉古琴爭論的情形以後，那末再慢慢地把他從道路上清除出去。

「這就是叫作和哥薩克親善……」——李斯特尼次基悲傷地對自己嘲笑，以後許多日子都處在這件偶發事件的不良的印象中開了。

已經八月初旬，是晴朗的有太陽的日子，一天李斯特尼次基和阿塔耳士琪珂夫在城中閑走。在軍官會議那天發生的談話以後，他們之間所造成的隔膜怎樣也不能解決了。阿塔耳士琪珂夫沉默着，懷着不肯說出的念頭，對於李斯特尼次基那種幾次三番的想引誘他公開出來的企圖，他只是把那層大多數人們向來用以把自己的真實面貌遮過別人的眼睛的透不過的帷幕悄悄地遮起來。李斯特尼次基時常想：和人們接近，人們在外表的面貌下面都還隱藏着另外一張，那常常是那麼不清楚的臉相。他堅定地相信，如果從一個可愛的人的身上剝去現在這層表皮，那麼在它的下面就可以暴露出真實的，赤裸的，沒裝飾上任何虛偽的心肝來了。因此向來使他非常想要知道，在各種人的粗魯的，嚴峻的，無畏的，無恥的，整飭的，愉快的外表後面究竟隱藏着什麼。這一次，對於阿塔耳士琪珂夫，他只是猜想着一件——那人是在矛盾中苦惱地尋覓着出路，想把哥薩克和布爾雪維克連繫起來。這種推測壓迫着他停止了和阿塔耳士琪珂夫接近的計劃，並且還疎遠了起來。

他們願涅甫斯基大街走，不時地交談着無意義的話句。

「去吃點兒什麼吧。」李斯特尼次基提議，用眼睛指示着飯店的門。

「請吧，」阿塔耳士琪珂夫同意了。

他們走進去，停下了脚步，有點孤立無援地環顧着：所有的桌子都佔着。阿塔耳士琪珂夫已經要轉身出去了，但是一位坐在靠窗子的桌旁，注意地望着他們的穿着很體面的，坐在兩個女太太中間的老紳士站起身來。走過來，和靄地舉了一下小禮帽。

「請原諒！坐我們的桌子不行嗎？我們要走啦。」他微笑着，露出烟薰的牙齒的稀疏的行列，手的動作表示請過去。「我高興爲軍官老爺們服務。你們——是我們的驕傲。」

坐在桌子旁邊的女人們站起來了。一個高個子的和黑頭髮的，整理着髮髻，另外一個年輕些，玩弄着傘在等候着。

軍官們謝過了把桌子讓他們使用的紳士，走近窗子去。微弱的光亮像黃色的針透過垂下的窗帘映到飯桌上。食物的氣味壓住了擺在桌子的鮮花所發出的動人的淡薄的香氣。

李斯特尼次基要了一個冷魚湯，在等候的時候，狐疑地摘了一朵從花瓶中間伸出的黃紅色的金蓮花。阿塔耳士琪珂夫用手帕擦了一下汗額，疲倦地垂下他的眼睛，不時地跟着隣座的刀子上顫動的太陽閃光變動。他們還沒有吃完，有兩個軍官熱鬧地談着話，走進了飯店。

前面的一個，用眼睛尋覓着空桌子，被平均的褐色日鏽遮着的臉轉向李斯特尼次基。他的黑色的斜眼中閃動着愉快。

「李斯特尼次基這是你嗎……」軍官沒有絲毫客氣地，確信地，向他走來。

牙齒在他的黑鬍子下面像白水泡般發光。李斯特尼次基認出了是大尉喀勒梅珂夫，跟他進來的是褚博

夫。他們互相堅實地握手。把舊同事向阿塔耳士琪珂夫介紹過，李斯特尼次基問：

「什麼運氣跑到這兒來啦？」

喀勒梅珂夫捲着鬍子，把頭向後挺了一下，……用眼睛向旁邊斜了一下，說：

「派來的。以後再講。你說說自己的事吧。在第十四聯隊中過的怎樣？」

……他們一同走出來。只留下喀勒梅珂夫和李斯特尼次基了，轉進第一條胡同，過了半點鐘，經過城市的熱鬧地帶，走着，可着嗓子談話，小心地環顧四周。

「我們的第三師團是駐紮在羅馬尼亞戰綫方面，」喀勒梅珂夫活潑地講道。「一個半星期以前我奉到聯隊長命令，把中隊交代出去，和中尉褚博夫一同到師團司令部聽候命令。很好。交出去了。我們來到師團司令部。作戰部的M大佐，——你認識他嗎？——祕密地告訴我，應當急速到克雷摩夫將軍處。和褚博夫一同到部內。克雷摩夫接見我，因為他已經知道是哪位軍官派到他這兒來的了，於是簡直就說出下面的話：『執掌政權的，顯然地都是把祖國引向毀滅的結局去的人們，——必需要改換一下政府的上層，或許，甚至要用軍事獨裁來代替臨時政府。』說到爾尼洛夫大概是後補者，以後命我出發到彼得勒格去聽候軍官聯合總會的命令。現在這兒召集了幾百名可靠的軍官們。你明白，我們的職務是擔任什麼工作嗎？軍官聯合總會和我們的哥薩克軍人聯合會已經共同工作了，在小車站和師團中組織突擊中隊。一切都是爲了不遠的將來用的……」

「那麼是要流血嗎？你以爲怎樣？」

「你一下子就猜對啦！您住在這兒，還沒有弄明白環境嗎？無疑地，政府要發生變動，爾尼洛夫要執政了。軍隊像山一樣擁護他。我們是這樣想：——兩個是同等意義的——這就是爾尼洛夫和布爾雪維克。克倫

斯基處在兩扇石磨中間——不是那一個，就是另外一個把他碾碎的。讓他先在柯利薩（註）的牀上躺騎吧。他——是一個短命的皇帝。「喀勒梅珂夫沉默了一下，躊躇地玩弄着腰刀的總子，說：「我們在本質上，——是棋盤上的小卒，小卒們是真不知道下棋人的手向哪方遺送他們的……譬如我是不能明白大本營中作的一切事。我知道，在將軍們——珂爾尼洛夫、盧閣穆斯基、羅曼諾夫斯基、克雷摩夫、丁尼肯、喀列金、愛耳迭里和許多其他的之間是有某種祕密的聯絡，約定……」

「但是軍隊……所有的軍隊能全都擁護珂爾尼洛夫嗎？」李斯特尼次基總在加速脚步，問。

「步兵們，自然是不肯。我們要領導他們。」

「你知道，克倫斯基在左派的壓迫之下想要更換一下上級嗎？」

「他可不敢。明天就會叫他罰跪。軍官聯合總會已經非常決絕地把自己對於這事的觀察對他聲述過了。」

「昨天從哥薩克軍人聯合會派代表到他那兒去，」李斯特尼次基微笑着說。「他們聲訴，哥薩克們是不承認有更換珂爾尼洛夫的念頭的。你可知道，他回答什麼？」這是——謠言。臨時政府完全不是這樣辦，而且也沒有想到這種計劃。」安慰着大家，但同時，彷彿……也向工農兵蘇維埃執行委員會微笑着。」

喀勒梅珂夫走着掏出一冊軍官野戰記事冊來，大聲讀道：

「『社會工作者會議恭祝俄羅斯軍事總司令長官閣下。會議聲明，凡一切對於閣下在軍隊中及在俄羅斯所有的權威企圖加以破毀者皆為犯罪行為，把我們的呼聲和軍官的掛喬治十字章的以及哥薩克們的呼

聲聯合起來。在這個忍受艱難的暴風雨時期中整個的有志的俄羅斯都帶着希望和信仰望着閣下。在閣下的復興軍隊的權能及挽救俄羅斯的偉大的功勳中上帝一定要幫助閣下。羅德漸珂。(註二)「大概明白了吧？關於更換珂爾尼洛夫的話是不能有的……是啊，恰好，你昨天看見他來到嗎？」

「我是夜間才從皇莊(註二)來的。」

喀勒梅珂夫微笑着，有時露出牙齒的整齊的行列和粉紅色的強健的牙齦。他的窄小的眼睛睜騰起來，眼角上皺起數不清的蛛網般的皺紋。

「真雄壯哪！保衛隊——鐵根人的騎兵中隊。機關槍裝在汽車上。這都是向冬宮去的。這絕對不是含有二重意義的預防……咯——咯——咯。你看見了這些戴扎煞着毛的皮帽子的醜東西了吧。噢，站住，望望他們！會發生特別的印象。」

沿着莫斯科·拿爾甫斯基區走了一回，軍官們分手了。

「萬尼亞，我們應當不要互相失掉蹤影。」喀勒梅珂夫道別時說。「危險的時代來到了。要站定在地上，不然你就要跌倒！」

他半身轉回地站住，在已經走遠的李斯特尼次基後面喊道：「忘了告訴你啦。記得我們的滅爾庫洛夫嗎？那個藝術家？」

(註一) 羅德漸珂 (一八五九——一九二四) 大地主。曾統帥反革命軍。十月後逃亡國外。

原註

(註二) 革命前這處稱平列寧格勒郊外的兒童村。——原註

「噢！」

「五月中陣亡啦。」

「不會吧！」

「可是真陣亡啦，——實在意想不到。愚蠢的死本是不可能的。一個巡邏兵手裏的手榴彈爆炸了，把他的胳膊齊肘炸掉了。但是滅爾庫洛夫，我們就只尋到了一部內臟和破碎的蔡司望遠鏡。三年沒能死掉……」

喀勒梅珂夫還喊了些什麼，但是上升的旋風捲起了灰色的塵埃，僅只把不清楚的字尾送到身邊。李斯特尼次基揮了一下手，一面走，不時地回顧。

第十三章

八月六日最高指揮部長盧闊穆斯基將軍經由大本營兵站總監羅曼諾夫斯基，接到把第三騎兵軍團和屠撓木內師團集中到涅月里——恩·索珂里尼克——大路基方面的命令。

「爲什麼要到這方面去？這些部隊不是羅馬尼亞前綫的後備隊嗎？」懷疑的盧闊穆斯基問了。

「不知道，阿力克散得爾·謝爾蓋耶維支。我是把上峯的確實命令傳達給您。」

「您什麼時候接到的？」

「昨天。夜間十一點鐘上面把我叫了去而且命令今天清晨把這事報告給您。」

羅曼諾夫斯基用脚尖踏着走到窗前，停在佔據了盧闊穆斯基的辦公室半個牆壁的軍用的中歐地圖面

前背着他，非常注意地觀察着地圖說：

「您去說明一下……他現在正在辦公。」

盧闊穆斯基從桌上拿起一張紙，離開圈椅子，用那種非常堅定的步法走動，所有的肥胖的老軍人們都用那種步法走路。在門中間，自己挨到羅曼諾夫斯基前面。顯然他的思想是跟隨着脚步移動說：

「對。是。」

恰好從珂爾尼洛夫處走出一個盧闊穆斯基所不認識的高個子的長腿的大佐。他恭敬地讓開路，順過道走着，很明顯地一癩一拐地走，可笑地可怕地聳着受過傷的肩膀。

珂爾尼洛夫略微向前傾俯着，把斜放着的巴掌靠在桌子上，向站在他對面的一個老軍官說：

「應當要等候您明白我的意思了嗎？請趕快到普司科埭去通知一下。可以去啦。」

門在軍官的後面關上以後，珂爾尼洛夫用年青的有彈力的動作坐到圈椅內，把第二張椅子向盧闊穆斯基移動過去，問：

「您從羅曼諾夫斯基處接到我的關於調動第三軍團的命令了嗎？」

「是的。我來就是爲了談談這件事。爲什麼您要選定這個地區來集中軍團？」

盧闊穆斯基注意地望望珂爾尼洛夫的昏暗的臉。是一張不可測的，亞細亞人的勇敢的臉；隱巴上，從鼻子直到被稀疏的下垂的鬍子遮着的堅硬的口上，都是久已熟習的向下傾斜的皺紋。臉部的殘酷的嚴肅的表情直到像小孩子般動人地垂在額上的小辮子處才消滅掉。

珂爾尼洛夫彎着肘部，用小的乾枯的手掌支着下額。蒙古人的帶着銳利的光亮的眼睛睜了起來，手臂

靠上盧闊穆斯基的膝部，答：

「我要集中馬隊不是專爲了保護北方戰綫，但是調到這一帶，因爲如果一旦有事很容易把它調到北方的或者西方的前綫去。依我的意見，選定的地區很可以應付這個需要的。您現在想到了嗎？怎麼？」

盧闊穆斯基不確定地聳了一下肩膀。

「西部綫上會受到危險，那是沒有根據的。最好是把馬隊集中到普司科埠方面。」

「普司科埠？」珂爾尼洛夫截住問，全身體都傾向前去，並且皺起臉來，略微抬起細窄的褪了色的嘴唇，反對地搖了一下頭。

「不行！普司科埠不便利。」

盧闊穆斯基用疲倦的衰老的動作把手掌放在椅背上，謹慎地選着字句說：

「拉甫兒·蓋奧爾吉耶維支，我馬上就發佈必要的命令，但是我感覺到，您還有什麼話沒說完……您所選擇的集中馬隊的地區，如果爲了要向彼得格勒或莫斯科方面調動時是很好的，但是對於北方前綫這種類似的馬隊的佈置，只因爲調動困難的一個條件已經不能保障它了，如果我沒有看錯，您的話確實還沒有說完，那末請求——或者把我放到前綫上去，或者把您的意見完全告訴我。總指揮部長是只有在得到長官方面的信任時才能留在自己的位置上。」

珂爾尼洛夫低下頭，緊張地聽着，總用那單純的同情的眼睛在視着盧闊穆斯基的冷淡的臉怎樣因爲衝動而蒙上了一層輕淡的紅色。他想了幾分鐘，回答道：

「您是對的。我有些幻想，對於這些事我還沒和您說過……請您發佈關於馬隊換防的命令，急速把第三

軍團長克雷摩夫將軍叫到這兒來，然後等我從彼得格勒回來以後再和您詳細地說。阿力克散得爾·謝爾蓋耶維支請相信，我什麼也不願意瞞着您，珂爾尼洛夫說完了最後的句子，活潑地轉向被敲着的門。「請進。」

大本營的副委員馮·維津走進來了，和他一同進來一個矮身量的白髮將軍。盧闊穆斯基站起身來，一面向外走聽見珂爾尼洛夫清朗地對於馮·維津的問題答復道：

「現在我沒有功夫看米列爾將軍的案卷。什麼？……是，我要去。」

盧闊穆斯基從珂爾尼洛夫處回來，靠窗戶站了半天。撫摸着白髯的尖處，遲疑地望着，花園裏面風在舐着栗樹的濃密的毛頂，像波浪一般追逐着被太陽照耀着的駝着背的草。

過了一小時，第三騎兵軍團接到總指揮部長發下來的準備換防的命令。就在這一天依着珂爾尼洛夫的願望趁機把拒絕任命爲第十一軍指揮職務的軍團長克雷摩夫火速用密電召到大本營來了。

八月九日珂爾尼洛夫乘坐在鐵根人的騎兵中隊保護下的專車出發到彼得格勒去。

次日在大本營裏面傳說着關於長官更換和甚至被押的消息，但是在十一日清晨珂爾尼洛夫回到了莫吉列窪。

回來以後，他馬上就把盧闊穆斯基請到自己這兒來。讀着電報和消息，他關心地的整理了一下非常白的袖口，用很蒼白的狹窄的手腕觸到領子上。在這些匆忙的滑動的動作中間顯示出了他的非常的不安。

「現在我們可以把那一天說完的話談完了，」他不很高聲地說。「我想回到那種夢想中去，那種夢想逼迫我把第二軍團移動到彼得格勒方面去，關於這些我還沒和您說哩。您知道，八月三日，當我在彼得格勒出席政府會議的時候，克倫斯基和薩云珂夫警告我，不要特別地多說關於國防的重要問題，因爲照他們的話，在

閣員中間有不可靠的人。我是總司令長官，應當對政府報告，可不能說關於作戰計劃，因為沒有保證，所說的話不用經過幾天就會被日耳曼的指揮官知道！這就是——政府嗎？試問在這以後我能相信它可以救祖國嗎？」
珂爾尼洛夫用迅速而堅定的脚步走到門前，把它上了鎖，轉回來，不安地在桌子前面溜躑着，說：「要這些些粘出來治理國家，真令人苦痛和氣憤。無主張，胆怯，糊塗，躊躇，簡直是簡單的無恥——如果准許說的話，這個『政府』的活動是領導什麼啊。在那些老爺們——如柴爾諾夫（註）和別的人們的好意參加之下，布爾雪維克們要掃蕩掉克倫斯基……阿力克散得爾·謝爾蓋耶維支，俄羅斯這算是在什麼環境中，用您所熟悉的原則來領導，我是想把祖國從新的變動中挽救出來。我移動第三騎兵軍團，主要是爲了在八月末把它調到彼得格勒去，如果布爾雪維克出現，那麼就可以和祖國的叛徒們打仗了。我要告訴克雷摩夫將軍些作戰的直接計劃。我確信，他在必要的時候能以毫不遲疑把工人蘇維埃和兵士的代表們全都絞死。臨時政府……嗚，我們還得看看……我什麼也不尋找。救俄羅斯……無論如何要用所有的代價去救……！」

珂爾尼洛夫停住了脚步，站在盧蘭穆斯基對面，尖聲問：

「您能明白我的確信，只有用類似的手段才可以保證國家和軍隊的未來嗎？您能和我一同走到盡頭嗎？」

盧蘭穆斯基堅實地，感動地握着珂爾尼洛夫的乾枯的熱手，站起身來。

「能充分明白您的觀察！同走到盡頭。應當要思量，致察——然後給一下打擊。交給我吧，拉甫兒·蓋貝爾

（註）柴爾諾夫·維克多爾，生于一八七六年，社會革命黨領袖。一九一六年夏季捷克社會革命黨白

領軍叛變之主動者。一九一八年秋出國繼續反革命工作。——原註

吉耶維支。」

「我來作計劃。列別傑夫大佐和羅仁克大尉作細目。阿力克散得爾·謝爾蓋耶維支，您執行工作。相信我，我們還有時間來判斷一切，如果有必要時，還可作適當的改變。」

這些天大本營過着得了熱病一般的生活。每天有從前綫各部分來的穿着滿身塵土的保護色制服的，和風吹日晒過的軍官們帶着功勞簿子到莫吉列窪的省長公館來，軍官會議和哥薩克聯合會的盛裝代表來了，從頓河的喀列金——他是頓河軍區第一哥薩克軍的代理隊長——處也來了。有些文官來了。也來了些誠懇地想要幫助珂爾尼洛夫把在二月中跌倒了舊俄羅斯站起腳來的人們，但是也有些惡魔們，老遠就嗅出了要大流血的氣味，預先猜到要有誰的堅強的手割開靜脈管的外皮，於是他們帶着想要趁機弄些什麼的希望飛到莫吉列窪來。像陀布倫斯基，雜傑伊克，阿拉金等三番五次到大本營來，就像和最高當局有親近關係的人們一樣。在大本營和頓河軍將官的行營中間悄悄地傳說，珂爾尼洛夫太容易相信人，所以結果已陷在投機者的包圍中了。但是同時在廣大的軍官羣中間也有一種確信統治着——珂爾尼洛夫——是恢復俄羅斯的旗號。非常願意復辟的人們從各方向這個旗幟下滾來了。

八月十三日，珂爾尼洛夫出發到莫斯科去參加國事會議。

溫暖的，略有些雲的日子。天空彷彿像蔚藍色的鉛傾瀉下來。天空鑲着紫色邊緣的絨毛般的黑雲。在虹霓的反光中的傾斜的，曲折的，綿密的雨絲從黑雲中向田地上，向沿着鐵軌轟隆隆響着的火車上，向童話般地落上初霜的林子上，向樺樹的遙遠的乾淨的淡墨畫輪廓上，向全部蒙上了一層淡黑色的花紋的初秋的土地上淋下來。

火車把廣原拋向後面去。火車後面拖着一條黑黢黢的煤烟。一個小身材的穿着保護色軍服的，佩喬治章的將軍靠在開着的車窗上。眯縫起黑亮的斜眼，他把頭從窗中鑽出來，雨的蒸氣的水滴大方地潤濕着他的被着一層好久以前的日鏽的臉和黃色的下垂的鬚子；風把像孩子般覆在前額上的髮辮吹向後去。

第十四章

在珂爾尼洛夫到莫斯科來的前一天，李斯特尼次基大尉帶着哥薩克軍人聯合會的特別緊急委任先到了那裏。把這文件交到駐紮在莫斯科的哥薩克聯隊司令部，他聽說珂爾尼洛夫明天就到了。

李斯特尼次基晌午到了亞歷山大車站。在候車室和頭二等食堂內——人們擠成了堆，多數是軍人。由亞歷山大軍官學校的學生在月台上充任了儀仗兵，堯旱橋——是莫斯科的婦女敢死隊。將近下午三點鐘——火車到了。馬上談話就安靜下去了。軍隊的轟然的，旋動的聲音和許多足的雜沓的腳步聲。蜂擁而至的人羣包圍住，挾起來，把李斯特尼次基推動到月台上。他從喧嘩的人羣中掙出來，看見鐵根人韋總司令長官的車，排成了兩隊。車壁的油漆發着光，反映着他們的亮紅色的長外套。在幾個軍人引導之下走出來的珂爾尼洛夫開始在儀仗兵中間，喬治章動位者聯合會的，陸軍和海軍聯合會的，哥薩克軍人聯合會的代表中間巡行着。

在那些謁見最高長官的人們中間，李斯特尼次基認出了頓河的喀列金隊長和雜伊翁契科夫斯基，圍繞着他的軍官們按名字喚着其餘的人們：

「基斯利亞珂夫——交通部次長。」

「市長魯德聶夫。」

「特魯布列次基公爵——大本營外交處長。」

「國會議員穆欣·普石肯。」

「法蘭西大使館武官開奧大佐。」

「郭利岑公爵。」

「滿塞列夫公爵……」謙恭而尊敬的聲調響着。

李斯特尼次基看見稠密地沿月台站着的盛裝的女人們用鮮花向衝他走來的珂爾尼洛夫身上撒去。一朵薔薇花掛在珂爾尼洛夫的軍裝的結子上面了。珂爾尼洛夫用略微不安的躊躇的動作把它抖了下來。一個連鬚鬍子的烏拉嶺人的老頭子結巴着開始把十二個哥薩克軍區（註）的頌語講出來。李斯特尼次基還沒能聽完，——把他擠到牆邊了，幾乎沒把腰刀的帶子扯掉。在國會議員羅吉柴夫的演說以後，珂爾尼洛夫又在稠密的圍繞的人羣中移動。軍官們手拉着手，結成了一個防禦環，但是把他們擠散了。幾十隻手向珂爾尼洛夫伸來。一個肥胖的，失措的女太太用小碎步走到他旁邊，努力用嘴唇靠上亮綠色軍服的袖子。出口處在祝福的呼叫的震耳欲聾的騷動聲音中，把珂爾尼洛夫舉了起來，抬走了。李斯特尼次基用肩膀的強有力的動作把一位威風堂堂的紳士擠到一旁去，——趕上去捉住了在他眼前閃動的珂爾尼洛夫的漆皮靴子。他巧妙地，把腳放在肩膀上，也感覺不到它的不可稱量的沉重，因衝動而喘着氣，只是努力保持着平靜和脚步的韻律，在緩緩地拖曳着的人羣，震耳的呼叫聲和銅流一般的樂隊聲音中移動。在出口處迅速地整理了一下在擁擠中從腰帶

（註）在帝俄時代由遠東阿穆爾到歐俄，共有十二個哥薩克軍區——譯者

內拖了出來的襯衣下襟。沿着台階，向廣場走去。軍隊的綠色行列，哥薩克中隊騎在馬上在人羣的前面走。他把手掌舉到制帽的沿上，用濕潤的眼睛睜着，企圖想把嘴唇的不能制止的顫動抑壓下去。但是辦不到。噤噤地記得，照像機拍拍響，人羣發瘋，軍官候補生踏着慶祝進行曲，一個和諧的，挺直的小身材的，生一張蒙古人的臉的將軍把他們讓到自己前面去，站下了。

*

*

*

*

*

過了一天，李斯特尼次基向彼得格勒出發了。到了高級聯隊中，他解開外套，吸着烟，想到珂爾尼洛夫：

「冒險把性命從俘虜中逃出來，彷彿知道祖國是這麼需要他。多麼好的臉，就像天生的石頭長成的——一點也不能增減……也是這樣的脾氣。大概他一切都很清楚，放慮很周到。適當的時機一到——就領導起我們來。奇怪，我還不知道，他是什麼樣的人——保皇黨嗎？君主立憲……如果每一個人都像我這樣自信。」

譬如，這時在莫特科大劇院的走廊中，恰好是莫斯科國會議員們的會後的休息時間，有兩個將軍——一個衰弱，生着蒙古人的臉，另一個是結實的，生着強健的外表，剃着平頭，在略微有些白的平坦的髮上有些脫光處，耳殼緊緊地貼在髮上——略微離開些，在用短木塊砌的地板上散着步，低聲談着。

「官方報告的這一條可以預測為軍隊中的委員會的將撤銷嗎？」

「是的。」

「統一戰綫，緊密團結是絕對必要的。不實行我所指出的辦法那是沒有救的。軍隊已經有組織地不肯打仗了。這種軍隊不僅不能獲得勝利，甚至連遭受一下顯著的壓迫的力量都沒有了。一部分已被布爾雪維克的宣傳所誘惑。在後方這兒呢？您看，工人們是怎樣在想種種方法來答覆對於他們的壓迫——罷工和示威議員

要步行走路……可恥！強化後方，用峻嚴懲罰的手段無情地消滅那些傳播着虛弱病菌的布爾雪維克們——這是我們的最迫切的任務。我可以立誓到將來真擁護您嗎，阿列克賽·馬克西莫維支？」

「我對您是沒話說的。」

「我相信是這樣。感謝不盡。您瞧，當需要堅決地和有力地活動的時候，政府却只能用不徹底的手段和說漂亮話——那麼『用鐵和血來鎮壓那種在不久以前企圖破壞人民政權的人們的陰謀。』不，我們向來是先做，以後再說。他們幹的正相反。怎麼……會有這種時候嗎——用自己的不徹底的政策可以得到收穫。我可是

不願意參加這種不名譽的把戲！我是擁護公開戰爭的人，我的脾氣是不歡喜鬧着玩的。」

矮小的將軍站在對話人的對面，旋轉着他的發暗的保護色上衣的銅鈕子，因為衝動有些口吃說：

「好容易把籠頭摘下來了，可是現在又害怕起自己的革命民主政治了，請求從前線調動可棄的軍隊到國都方面去，同時爲了利用這種民主政治，又害怕真的採用什麼實際行動。進一步退一步……只有把我們的力量充分團結起來，用強有力的道德的輿論我們才可以壓迫政府退讓，不然——那末看着吧，我毫不遲疑地把前綫放棄叫德國人教訓他們一下！」

「我們和杜托夫（普）說過了。哥薩克們是用全力擁護您，拉甫兒·蓋莫爾吉耶維支，我們只商議將來共同行動的問題吧。」

「會議以後我在自己那裏等候您和其餘的人，您是想要到頓河去嗎？」

（註）杜托夫（一八六四——一九二二）哥薩克的隊長，十月革命中爲白衛軍哥薩克活動之

指導者——原註

堅強的將軍，把刮得光亮的四方下頰緊靠在胸前，用憂鬱的向上看的目光望着自己的前面。當他回答時，嘴脣角在他的寬大的長髯下面顫動。

「我沒有從前那種對哥薩克們的信仰了……關於想去的事現在簡直還難決定。互相讓步必需成立妥協，對於哥薩克們讓步一些，是爲了羈絆住客籍的居民們（註）可以跟隨着自己。在這方面我們可以採取幾種手段，但是對於成績却不能擔保。我害怕，在哥薩克們和客籍的居民們的共同利益上會發生裂痕……土地……現在那種思想和其他的思想都圍着這個軸心轉。」

「您手底下應當有可靠的哥薩克軍隊，爲了保證自己避免一切內部的偶發事件。回到大本營後我和盧闊穆斯基去商量，我們大約有可能從前方向頓河方面派遣幾個聯隊。」

「我真十分感謝您。」

「那末，今天我們就商議我們將來的共同行動問題。我熱誠地相信所放慮的能順利完成，但是幸福要失了，將軍……如果它違反一切，把脊背向了我——我可以清算一下，到頓河的您那兒去尋覓一個隱棲處所。」

「不僅是隱棲，簡直是保衛。哥薩克們從來是熱誠接待和餉宴的。」

喀列金第一次總在微笑着說話了，把腿縫起向上望的日光的倦意漸漸減輕下去。

喀列金，頓河的隊長，過了一小時，帶着十二個哥薩克軍的歷史的宣言在安靜的聽衆前面出現了。在頓河區，在庫板區，在鐵列克區，在烏拉勒區，在烏蘇里區，在哥薩克們的土地上，從這邊到那邊，從這個部

（註）哥薩克這未稱呼頓區的非出身哥薩克之居民。——原註

落到那個部落，從那一天起，像黑色的蛛網一般展開了廣大的陰謀的綫路。

第十五章

距離被六月的戰役的砲火洗過了的市鎮的廢墟一里處，戰壕的曲折形狀奇異地在森林附近迂迴着。儘邊上一帶地區是哥薩克特別中隊佔據着。

後面，在戰爭以前被挖掘過的炭坑在綠葱葱的透不過的赤楊和小白樺的外面發着鏽色，野薔薇愉快地像小紅果子一般開了花。右方，在突出的林角後面，伸着一條被砲彈破壞了的道路，令人想到還有許多不能走的道路，靠戰壕邊沿上生着衰老的，被槍彈掃過的蓬蒿，燒焦了的樹根拱了起來，褐色的粘土胸壁發黃色，戰壕的曲折形沿着光光的田地遠遠地向一旁伸延出去。後方——被挖掘過的坎坷的鏽坑，被破壞了的道路——都顯出了被工作拋棄的樣子，靠戰壕邊沿的土地在人們的眼裏形成了一幅無生氣的和悲傷的圖畫。

從前在莫訶夫的火礮充任過司機人的伊萬·阿列克塞耶維支在這一天，到近處的城市中去了，軍隊的第一種輜重是留在那裏的，回來時剛好是黃昏以前。他向自己的土窟中鑽進去，和雜哈爾·珂洛列夫撞上了。腰刀碰在堆在地面上的麻袋堆上，雜哈爾差不多是在跑，一聲不響地搖搖手。伊萬·阿列克塞耶維支向旁躲去，讓開道路，但是雜哈爾捉住他的制服的鈕子，悄悄說：「轉動着不強健的黃色的白眼珠子。」

「聽見了嗎？步兵從右方出去啦！也許放棄戰綫了吧？」

雜哈爾的像不移動的液流凝結成的，彷彿用黃色的生鐵鑄成的連鬚鬍子，是非常糟亂，眼睛帶着飢餓的

憂傷地會婪地望着。

「怎麼就能放棄呢？」

「他們走啦，至於怎麼樣——我是不知道。」

「也許，換他們的防吧？到小隊長處去，打聽打聽。」

雜哈爾回轉身走向小隊長長的土窟處去，用腳在粘滑的、濕潤的土地上滑着。

過了一小時，被步兵換下來的中隊向市鎮出發了。次晨在拴馬樁旁邊把馬匹備好，用強行軍的速率向後方移動去。

落着小雨。下垂的樺樹彎下身體。道路迂迴進了樹林子，馬匹嗅到潮氣和去年的落葉的尖利的和憂傷的氣味，噴起鼻子來，快活地走着。雙鷹菊叢上沾滿了紛紅色的塵土，女兒藤的被雨洗過的圓花頂頑強地閃白光。風把大粒的有力的雨點從樹上吹落到騎士們的身上，外套上和制帽上都出現了黑點子，彷彿是繅成的碎錦。烟草的銜化的烟氣在小隊的排列上遊蕩。

「抓過來——也不知道他媽的向哪兒送去。」

「莫非戰場中間的生活還不够討厭嗎？」

「實在是把我們往哪兒趕啊？」

「這就是所謂什麼更換局面。」

「什麼也不像。」

「喂，老鄉，抽口烟吧，——苦惱就都忘拉！」

「我把自己的苦惱裝在口糧袋中……」

「大尉老爺，能允許唱個歌嗎？」

「允許，有什麼……唱起來，阿爾黑普！」

前排的一個人咳嗽了一下，唱起：

哥薩克們服完務向家中歸去，

肩膀上是肩章，胸前是十字。

濕潤的嗓音枯萎地把歌聲送出去，又沉默了。和伊萬·阿列克塞耶維支在一排中走的雜哈爾·珂洛列夫在馬燈上站了起來，嘲笑地喊道：

「喂，老瞎子！莫非我們的意思是這麼唱嗎？您這是在教堂門前帶着桶子唱『乞歌』啊。歌手們……禽你們的媽！」

「呸，唱啊！」

「他是個短脖子，——沒有地方可以裝喉嚨。」

「吹過牛了，現在又要把尾巴搖向一旁去嗎？」

珂洛列夫把生了虱子的連鬚鬍子的黑色的毛圍攆在拳內，閉了一刻兒眼睛，於是失望地把馬鞭一揮，擲出去了第一句：

噢，勇敢的頓河的哥薩克們快活起來呀……

中隊彷彿受了他的歌唱的呼聲的刺激，也叫了起來：

用自己的光榮來慶祝！……

於是在潮濕的樹林上，在破壞了的道路上迴響着：

噢，噢，給自己一切的朋友作一個模範，

我們是怎樣用槍擊刺自己的敵人

打啊，決不破壞戰鬥的秩序。

我們只要服從命令。

隊長老爺們怎樣命令我們，

我們就向那裏衝去——砍啊，刺啊，打啊！

一路都是唱着歌，走得很高興，從「狼壕」中間鑽了出來。黃昏以前上了火車。兵車向普司科埕方面開去。開過了三站，才知道中隊是和第三騎兵軍團的其他部隊一同向彼得格勒出發，去鎮壓剛才開始的暴動的。從此以後談話安靜下去了。盹睡的寂靜長久地在紅色車輛中間催眠着。

「從火裏出來再向火焰中鑽！」高個子的包爾士契夫代表了大多數的人的心理說出來。

伊萬·阿列克塞耶維支——從二月中就從未更換過的中隊會議主席——在第一次停車時走到中隊長那兒去。

「哥薩克們很不安呢，大尉老爺。」

大尉望了伊萬·阿列克塞耶維支下頰上的一個深窪半天，微笑着說：

「親愛的，我自己也不安呢。」

「往哪兒送我的？」

「向彼得格勒。」

「去鎮壓嗎？」

「你以爲——還能幫助暴動嗎？」

「我們也不願意那樣，也不願意別的樣子。」

「說實在，他們不會問我們的。」

「哥薩克們……」

「什麼『哥薩克們？』」中隊長已經恨恨地截斷他的話。「我自己知道，哥薩克們想什麼。我高興担任這個職務嗎？拿去，在中隊中讀讀。在下一站我要和哥薩克們談話。」

隊長交過一紙捲起的電報，帶着明顯的憎惡皺起眉，開始嚼起了佈着一層白粉油的罐頭肉塊。

伊萬·阿列克塞耶維支回到自己的車中來，手裏拿着電報，就像攢着火熱的紙捻。

「把別的車裏的哥薩克們都叫來。」

火車已經活動了，但是還有哥薩克向車上跳來，聚集了三十個人。

「隊長接到電報了，馬上就讀。」

「噢，那兒寫的什麼唸啊！」

「唸，不要胡說啦！」

「和平嗎？」

「肅靜」

伊萬·阿列克塞耶維支在非常的安靜中間大聲讀出了總司令長官珂爾尼洛夫的檄文。然後帶着錯誤的電報的字句紙片順着汗手移動。

爲傳檄事。本總司令長官珂爾尼洛夫特向全體民衆宣言，兵士的天職，自由的俄羅斯國民的自我犧牲及對祖國的熱誠愛護，迫吾在此國情嚴重時機中不再服從臨時政府命令，並將陸海軍的最高指揮權力收爲我有。前敵各指揮長官均爲本決議的擁護者，吾特向全俄羅斯民衆聲明，此身寧死亦不使撤去總司令長官職務。俄羅斯民衆忠實的子孫永遠毀滅於自己的崗位，爲祖國犧牲掉自己的生命。

在此祖國的生存受到非常威脅，當勝利的敵人爲獲致最後勝利幾已迫近兩都時，臨時政府竟忘却國家獨立生存的大計，任意向人民拋出反革命的空洞恐嚇，此足以其不智致使政權中的衰弱性，及行爲中的遲疑性在統治方面引起迅速的潰滅。

吾乃人民之子孫，頗有目共覩而貢獻全部生命與對民衆所負的忠實任務，決不能不保護未來的偉大民族的偉大自由。目下此種未來希望——方旁落於衰疲，不能自由的手中。傲慢的敵人用盡方法在吾人處收買及命令叛徒，就像在自己家中，這不僅將使自由毀滅，甚且也關係到俄羅斯民族的危亡。快醒來吧，俄羅斯民衆，請向無底的深淵望一望吧，吾人的祖國是正向何處走去啊！

爲免除一切的事變，預防俄羅斯人民血液無代價的犧牲，無端的內訌，及忘却一切的憤怒及侮辱，吾在全民族面前特向臨時政府宣言，請光臨我的大本營，在這裏將以我的有信用的話句以保證你們的自

由及安全的保證，和我共同計劃和組織足以保障自由，引導俄羅斯民衆走向萬能的自由民族的偉大未來的道路的國防聯絡。

大將珂爾尼洛夫。

兵車在下一站停下來了。哥薩克們聚集在車廂附近等候着出發，討論着珂爾尼洛夫的電報和剛才由中隊長讀過的宣佈珂爾尼洛夫爲叛徒和反革命者的克倫斯基的電報。哥薩克們驚慌失措地交談着。中隊長和小隊長們陷入混亂中了。

「腦袋裏面全都亂了，馬爾丁·沙米里訴苦着說：「讓鼠疫把他們弄去吧，他們究竟誰不對呀！」

「自己打自己嘴巴子，還要打軍隊。」

「他高興得有點反常啦！」

「每一個人都想當頭目。」

「老爺們傾軋着，哥薩克們的額髮却抖動着。」

「全都是像漩渦樣走……倒楣啊！」

「哥薩克們走到伊萬·阿列克塞耶維支面前，要求道：

「到隊長那兒去，打聽一下，要幹什麼。」

人羣走到中隊長那兒去了。軍官們正聚在自己的車內，商議什麼。伊萬·阿列克塞耶維支走進車去。

「隊長老爺，哥薩克們想要知道現在要作什麼。」

「我馬上就出去。」

中隊聚集在最後一輛車邊等候。隊長和哥薩克們的人羣混到了一起了；穿進中間去，舉起了手。

「我們不服從克倫斯基；是服從總司令長官和自己的直接長官。對嗎？因此我們應當服從他執行自己長官的命令和向彼得格勒出發。最低限度我們也要到德諾站，到頓河第一師團長處可以明白一切情形——那兒會知道的。我請求哥薩克們不要衝動。我們已經經過那種時間了。」

中隊長還有些關於軍人的天職、祖國革命的話說了半天。安慰哥薩克們，謙恭地回答問題。他達到了自己的目的：在那時候機關車掛上了（哥薩克們並不知道他們中隊的兩個軍官用武器威嚇站長迅速開車），於是哥薩克們各自散回車中了。

兵車拖了一晝夜，走近了德諾站。夜間又把它停了下來，放過了烏蘇里人的兵車和達蓋斯坦斯基的聯隊。哥薩克們的車輛被送往空閑的岔道上去。在乳白色的夜的黑暗中間，火光照耀着閃過，達蓋斯坦斯基聯隊的車輛跑過去。可以聽到遠離開去的喉音的談話，笛子的呻吟，歌唱的奇異的旋律。

中隊出發時已是半夜。微弱無力的機關車長久地停在水樓子附近，從鍋爐裏面向地下落着火星火光。司機人燃着紙烟，向小窗子望了一眼，彷彿在等候什麼。一個靠近機關車的車輛中的哥薩克從門中鑽出來，喊道：

「噯，噯，烏利勒，開呀，不然我們就開槍！」

司機人吐出了紙烟，沉默不語地，緊隨着他的圓弧形的拋物綫望過去，咳嗽着說：

「您不見得槍斃得光啊！」從窗子旁離開了。

過了幾分鐘機關車掛上了，緩衝器鏗鏘響，因震蕩而失去了平靜的馬匹們的蹄子踏過了水樓子，閃過了稀疏的有光亮的窗子的方孔和在道網外面的黑暗的樺樹林頭部。哥薩克們假過馬睡去了，不時有人戰勝了睡魔，靠在半開的門上吸煙，望着龐大的天空，想着自己的事。

伊萬·阿列克塞耶維支和珂洛列夫並排躺着，從門縫中望着流動的星空。幾天以來，總是在想，他堅決地決定了，無論如何要阻止中隊向彼得格勒繼續開去的行動，躺着想，用什麼方法可以使哥薩克們擁護自己的決定，如何來利用他們。

還是在珂爾尼洛夫的檄文以前他就清楚地認識了，哥薩克和珂爾尼洛夫走的不是是一條道路，感覺表示出來，也不能保護克倫斯基；腦筋轉了一下，決定不能使中隊走近彼得格勒，可是如果和誰衝突起來，就算和珂爾尼洛夫吧，但也不是擁護克倫斯基，也不是擁護他的政權，而是擁護那種在他以後產生的政權。在克倫斯基的以後將是所希望的，真正自己的政權了。——他對這是十分確定的。還是在春天的時候，他到過彼得格勒的，以後將是所希望的，真正自己的政權了。——他對這是十分確定的。還是在春天的時候，他到過彼得格勒的，執行委員會的軍事部，中隊派他到那兒去，是因為和中隊長開始發生衝突的原故去開會議的；參觀了一下執行委員會的工作，和幾位布爾雪維克談了一陣話，想：「這塊骨頭是要用我們工人的肉來培養起來的。——這就是要政權啊！伊萬死了也要擁護它的，擁護，就像孩子愛護母親的奶頭。」

這一夜，躺在馬衣上面，比平常更多次數地想到那個具有到現在還不明白的熱愛的人，在他的領導下摸索着自己的荒僻的道路。想着，明天一定要對哥薩克們說幾句話，他又想起了施托克曼的論哥薩克們的話，他是時常重複講他們的，像一根釘子釘在帽上了。哥薩克們在自己的本質上是保守的。當你將要使哥薩克確信多數主義是公道時，不要忘掉這種情勢，要小心地活動，沉思一點事情才會成功的。起初他們是要帶着那樣

的偏見來對付你，就像你和米士喀、珂晒沃依起初帶着那種偏見對付我一樣，但是你不要因此不安。頑強地作下去，——必然的成功我們一定得到的。」

伊萬·阿列克塞耶維支決定使哥薩克們不和珂爾尼洛夫走一條路的，但是他從各方面得到過一些反對論調，不過當清晨在自己的車中小心地說着應當要返回前方而不應去到彼得格勒和自己人去打仗時，哥薩克們都從心地同意了，都用了最大的決心準備拒絕再繼續向彼得格勒開去。雜哈爾·珂列列夫和柴爾內舍甫斯克部落的哥薩克屠里林都是伊萬·阿列克塞耶維支的最接近的同謀者。他們整天從這輛車向那輛車中鑽着，和哥薩克們說，於是黃昏時候在一個小站上，當火車行動慢下來時，第三小隊的下士普舍尼乞尼科夫跳進伊萬·阿列克塞耶維支所在的車中。

「在第一站上就把中隊開下車去。」他衝動地向着伊萬·阿列克塞耶維支喊。「你算是個什麼主席，如果不知道哥薩克們願意怎樣？想要用我們要回混蛋啊！我們不向前走啦……軍官們把絞刑器套上我們了，而你不吹笛，也不吹哨（註）我們爲這個選舉你嗎？你是在愚弄什麼？」

「早就該這樣。」伊萬·阿列克塞耶維支微笑着說。

在停車場上他第一個從車中跳出來，在屠里林引導下走到站長那兒去。

「我們的火車不要再往前開了，要下車了。」

「怎麼能這樣辦呢？」站長驚慌失措地問。「我有命令……路簽……」

「住口！」屠里林嚴厲地截住他。

（註）也不說好也不說壞的意思。——譯者

他們尋到了站務人員委員會，向主席，一個堅實的紅臉的電報生，說明爲什麼事情，過了幾分鐘司機人高興地把兵車送到死路上去了。

哥薩克們迅速地搭上跳板，開始從車中向外拉馬。伊萬·阿列克塞耶維支靠機關車站着，岔開長腿，擦着微笑的昏暗的臉上的汗。臉色蒼白的中隊長跑到他面前來。

「你是幹什麼……你知道什麼……」

「知道！伊萬·阿列克塞耶維支截斷他的話。『請你，大尉老爺，不要吵吧。』蒼白着臉，用鼻翹動着，明瞭地說：『別吵了，小夥子，現在我們要把鞍套放到你身上去了。就是這樣啊！』」

「總司令珂爾尼洛夫……」大尉臉色發着紫，結巴着說。但是伊萬·阿列克塞耶維支望着自己深深地亂踏在鬆脆的沙土中的靴子，輕輕地揮着手，勸說道：

「請你把他當作十字章掛在脖子上吧，我們可是不需要他。」

大尉翹着腳轉回身去，向自己的車輛跑去。

過了一點鐘，中隊並沒有一個統率的軍官，但却十分遵守戰爭紀律地從車站上開出來，向西南方出發。執行中隊指揮事宜的伊萬·阿列克塞耶維支和他的助手，小個子的，垂着耳朵的屠里林，在儘前面的小隊中和機關槍手們並排走。

中隊很困難地用一張由從前的軍官身上奪下來的地圖定着方向，到了郭列洛耶村，就在這兒過夜。大家會商決定回前綫上去，如有人企圖阻止的時候——就開火。

把馬足拴起來，又安置上守衛崗，哥薩克們躺下去睡了。沒有生火。大多數人都感到了被壓迫的心情，也沒

有平常的那種談話和玩笑就躺下去了，互相把思想隱密地鋒化掉。

「如果他們熟慮之後又去自首，怎麼辦呢？」伊萬·阿列克塞耶維支有點驚慌地想，在外套下面輾轉着，彷彿聽到了他的意思，屠里林走過來。

「睡了嗎，伊萬？」

「還沒有。」

屠里林靠他蹲了下來，用紙烟的火光映照着，悄悄說：

「哥薩克們很苦惱……玩了惡作劇，同時又害怕。我們煮的飯……——不太稠，你想是不是？」

「到那兒就會明白的。」伊萬·阿列克塞耶維支安靜地回答。「你不是害怕嗎？」

屠里林搔着制帽下面的後腦海，歪曲地微笑了。

「說實在的，我害怕……但已經開始——也就不怕了，不過同時恐怖又襲來。」

「猶太人也會還債的。」

「是啊，伊萬——因為他很有力量。」

他們沉默了半天。村中的火光熄滅了。從被柳樹遮着的無邊際的沼地的某處傳來鴨子的叫聲。

「母鴨子叫了。」屠里林遲疑地說，又沉默下去。

柔軟的，昏夜的，愛撫的寂靜在草原上漫步。露水把草壓倒了。微風把池沼的濕潤的蘆葦的，沼地的，被露水濡濕了的草的混合氣息送到哥薩克的夜夢中來。不時——有被拴着的馬的蹄子的踏聲，吹鼻聲和沉重的雜踏聲以及馬轉動的繮繩聲。後來又是睡夢的安靜，還有遼遠遼遠的，幾乎剛剛能聽到的野雁的沙聲和近處的雜

鴨子的回答的叫聲。猛烈的迅速的在黑暗中看不見的翅子的振動聲。夜。沉默。霧濛濛的草原的濕氣。西方暮天脚處——雲的濃紫色的堆積昇了上來。中間，在古老的普爾科埠的上空，非常令人注意的銀河砌成了寬寬的一帶亮痕。

黎明時中隊出發了。經過郭列洛耶村，女人和被趕出去放牛的孩子們跟在他們後面看了半天。登上了一座磚紅色的，被旭日的光輝照耀着的小山崗。屠里林回顧着，用腳踢了伊萬·阿列克塞耶維支的馬盤一下。

「回頭看看，有騎馬的人從後面跟來啦……」

三個騎士，身上覆着像粉紅色的織物的塵土，通過村莊，迅速地跑來。

「中——中——中隊，站下！」伊萬·阿列克塞耶維支命令。

哥薩克們用習慣的速率排成灰色的方陣。騎士們離着還有半里路，腳步更加速了。他們之中的一個哥薩克軍官掏出了手帕，用它在頭上揮動着。哥薩克們眼睛不離開走近來的人們。一個穿保護色制服的軍官在前面走，其餘的兩個穿着柴爾喀司人服裝稍微離開遠一些。

「什麼事情？」伊萬·阿列克塞耶維支迎過去問。

「來商量一下，」軍官把手舉到帽沿上回答。「你們誰指揮中隊？」

「我。」

「我是頓河第一哥薩克師團的全權代表，這位——是屠捷木師團的代表，」軍官用眼睛指示着山地的人，緊緊地拉着韁繩，用手撫摸了一下馬的冒氣的潮濕的發光的脖頸。「如果願意商量商量——請命令中隊下馬。我有師團長格萊科夫少將的口頭命令傳達。」

哥薩克們下了馬。來的代表們也下了馬。他們鑽進哥薩克們的人羣，擠到中間去。中隊向後退去，讓出一個不大的圈子。

哥薩克軍官第一個先說：

「老鄉們！我們是爲了勸你們改慮和避免你們的行爲的重大結果而來的。昨天師團司令部知道你們不知受了誰的犯罪的唆使，竟任意地離開了火車，今天特派我們來向你們傳達火速返回德諾站的命令。屠捷木師團的軍隊和其餘的騎兵部隊昨天佔據了彼得格勒——今天已接到電報。我們的先鋒隊已衝進國都，佔領了所有的政府機關，銀行，電報局，電話局和一切重要機關。臨時政府跑掉了，也就算是倒台啦。改慮一下吧，老鄉們！你們是向毀滅路上走啊！如果你們不服從師團長命令的時候，他們可要派遣軍隊來對付你們了。認爲你們的行爲是叛變，和不執行戰鬥的任務。只有你們絕對服從才可以避免流血同胞的血。」

當代表們走近來時，伊萬·阿列克塞耶維支就揣度着哥薩克們的心情，明白是不能避免商談的，因爲拒絕商談也是不能免除必定要召喚回去的結果。他想了一下，命令中隊都下了馬，他不注意地向屠里林鬚着眼，自己向代表近處鑽去。在軍官演說的時候看見，哥薩克們低着頭，皺着眉聽着，有些還交換耳語。雜哈爾·珂洛列夫歪曲地微笑着，他的黑色的長鬚在堅硬的像生鐵塊子似的生了虱子的汗衫上動蕩，包爾士契夫玩弄鞭子，向一旁斜着身子，普舍尼乞尼珂夫鼓圓了張開的口，望着說話的軍官的眼睛，馬爾丁·沙米里用髒手摸索腮巴，不時地眯眼，在他的後面是巴戈洛夫的發黃的，愚蠢的臉，機關槍手柯拉司尼科夫期待地眯縫着眼睛，屠里林呼嘯着喘氣，生雀斑的奧布尼作夫把制帽戴到後腦海上去，搖動着留前髮的頭，彷彿是感到脖頸上有車轍的牛，第二小隊的全體都站着頭也不抬像是在祈禱凝結着的人羣，默着人，人們昏熱地和困難地呼吸着，驚

慌像波浪一般順臉流……

伊萬·阿列克塞耶維支明白轉變的時機在哥薩克們的心情中成熟了：再過幾分鐘——雄辯的軍官就可以成功，把中隊抓回自己的手中。無論如何要把被軍官的話所引起的印象摧毀，剷除掉那種尚未說出的，但是已經在哥薩克們的心中交織着的決心。他舉起手來，用張大的、奇怪地發白的眼睛瞭了人羣一眼。

「弟兄們！略微等等！」向着軍官：「你有電報嗎？」

「什麼電報？」軍官驚怪了。

「就是關於佔領彼得格勒的呀。」

「電報……沒有。這要什麼電報？」

「啊哈！沒有啊……！」中隊同聲輕輕地出了一口氣。

許多頭顱抬了起來，眼睛帶着希望看着伊萬·阿列克塞耶維支，他提高沙聲的調子，已經是嘲笑地，確信地和狠狠地喊叫着，強有力地把注意力引到自己方面來。

「沒有嗎，你說？可是我們能相信你嗎？你想要騙人嗎？」

「騙人哪！」中隊大聲地喘氣了。

「電報不是投遞給我的呀！鄉親們！」軍官確信地把手放在胸上。

但是已經不聽他的了。伊萬·阿列克塞耶維支感到，中隊的同情和信任又轉向他來了，就像金剛石在玻璃上劃。

「就算是佔領了吧，——我們和你們也不走一條道路！我們不願意和自己人打仗。我們不去反對民衆想

要打架嗎？不行啊！青天白日裏的混蛋們都得到除掉！我們不願把將軍們的政權再扶持起來。就是這樣！

哥薩克們和氣地安靜下去，人羣推動了，傳播出了呼叫聲：

「就是這麼回事！」

「一點不差！」

「對啦啦……！」

「把他們趕掉，把這些老爺們！」

「媒人來了，也是……！」

「在彼得格勒就有三個哥薩克聯隊，他們很懷疑反對人民的事。」

「聽，伊萬用棍子向他們的尿上戳去，叫他們滾吧！」

伊萬·阿列克塞耶維支望着代表們；哥薩克軍官咬着嘴唇，忍耐地等待着；山地的人從他的後邊肩挨肩地擠上來——一個身材適中的年輕的尹古氏的軍官，把雙手十字交叉在漂亮的柴爾喀司人服裝上，像斜形的扁桃一般的眼睛在黑色的庫板帽子下面發光，另一個——年老的紅臉的奧賽特人——站着，粗忽地又開脚，把手掌放在彎曲的腰刀的頭上，他用滑稽的，搜索的眼睛環顧了，哥薩克們一眼。伊萬·阿列克塞耶維支開想打斷商談，但是哥薩克軍官在他以前發言了，和尹古氏的軍官耳語一下，他怒吼地叫道：

「頓河人們能准許吉克師國的代表說句話嗎？」

沒等到同意，尹古氏人便輕輕地用沒有後跟的靴子踏着，走到圈子中間，神經質地整理了一下狹窄的鑲花小皮帶。

「哥薩克弟兄們幹麼那麼達（大）的吵鬧啊？不要那麼古（固）執的響（說）話。你們不顏（願）意到爾尼洛夫將軍嗎？你們願意打仗嗎？請啊！我們要打張（仗）的。決不害怕！漸（簡）直不害怕！今天我們就能把你們毀滅掉。兩個山地人的聯隊在我們的背後走哪。哇！怎麼能吵鬧——爲麼吵鬧？」他起初是看得出的安靜地說，但是在將完結時，已經是帶着增高的熱情擲出熱烈的詞句了；在他的喉音的支離的演說中間交織進去了鄉音：「就是這個哥薩克使你們擾亂不安，他——是巴（布）爾雪維克，你們會跟着他走！哇！什麼我末（沒）看見把他帶（逮）起來！戒（解）除他的武裝！」

他用勇敢的身法向伊萬·阿列克塞耶維支一指，變顏變色的，可怕地抖動着身子的他，臉上遮上了一層紫胭脂色，在擁擠的圈子內跳動。他的伙伴，年老的紅臉的奧賽特人，保持着冷淡的安靜；哥薩克軍官玩弄着已經舊了的腰刀的總頭。哥薩克們從新又沉默了，又混亂塊把他們的行列弄散了。伊萬·阿列克塞耶維支不斷地望着尹古氏軍官，他的牙齒像野獸一般吡了起來，在左太陽上有道切成斜形的灰色的汗痕，憂愁地想，本來可以用一句話把商談完結和把哥薩克們帶走，現在却白放過了時機。屠里林來挽救了這種情勢。他跳到圈子中間，失望地揮了一下手，解着汗衫領子的鈕子，發着沙，緊張着，激怒的唾沫冒着泡。

「爬虫……魔鬼……討厭鬼……他們勸你們，就像……你們會把耳朵掛起來……軍官們把自己的不幸向你們身上拴……你們幹什麼？你們幹什什什麼？要把他們砍掉，你們聽他們的嗎……把他們的頭從肩膀上砍下來，把他們的血放出來。你們現在浪費着時間——等一會兒就把我們包圍起來啦……用機關槍掃射……你不要在機關槍下面開會吧……他們是故意對你們擦眼鏡，好等他們的軍隊來到……啊啊啊啊啞啞嚇你們，哥薩克們！你們是些色迷！」

「上馬……」伊萬·阿列克塞耶維支用打雷一般的嗓子喊。

他的叫聲像榴霰彈的爆炸在人羣上面迸裂了。哥薩克們走到馬前面去。過了一分鐘，分散的中隊已經掛成了小隊的行列。

「聽着鄉親們！哥薩克軍官奔過來。

伊萬·阿列克塞耶維支把喀拉兵式來復槍從肩上卸下來，堅定地把腫脹的多節的手指撥着機子，把馬嚼子向擺動的馬臀內勒着，喊道：

「商談完啦！如果現在還有和您說話的，我們就只有這條舌頭了。」

他神氣地搖動着來復槍。

一個小隊跟一個小隊地向路上出發。哥薩克們回顧時看見，代表們騎在馬上，不知商議什麼。尹古氏人眯着眼睛，熱情地也不知說明什麼。不時地舉起手來；他的柴爾喀司人服裝的袖子上的捲起的袖口的綢裹子雪白地發光。

伊萬·阿列克塞耶維支最後望了一次，望見這個眩目的閃光的綢道子，不知爲什麼在他的眼前顯出了被燥風吹皺了的頓河的胸部，綠色的凸起的波浪和傾斜地貼着，掠着波浪頭頂的白色魚鷹的翅膀。

第十六章

從八月二十九日，由克雷摩夫處所接到的電報上看來，已經使珂爾尼洛夫開始明白，武裝起事的計劃失

敗了。

下午兩點鐘從克雷摩夫處來的傳令官到了大本營。珂爾尼洛夫和他談了很久，後來又把羅曼諾夫斯基叫去，神經質地揉着一張紙說：

「一切都完了！他們把我們的計劃打……克雷摩夫不能准時把軍團調到彼得格勒，時機已經放過去，現在必需把毀滅延緩一下。本來是那麽容易實現的事，現在却遇到千種妨礙……預定的結果落到反面去……這……請看吧，軍隊是怎樣在運送啊！他把註明軍團的和屠捷木師團的兵車最後所到處的地圖遞給羅曼諾夫斯基，羅曼諾夫斯基彎曲折地在他的有力的，被失眠弄枯萎了的臉上通過。『這全都是鐵路上的討厭鬼們向我們的車輪上安放的棍子。他們就不想着，等到我成功時，會命令把他們絞死十個人。讀讀克雷摩夫的報告吧。』

羅曼諾夫斯基一面讀着，一面用大手掌撫摸自己的腫脹的臉，珂爾尼洛夫迅速地寫：

諾沃柴爾喀司克，阿列克塞·馬克西莫維支·喀列金隊長收。

閣下致臨時政府的電報本旨吾已知悉，對和逆黨及叛徒等的無結果的鬥爭已難再忍耐，光榮的薩克軍目親祖國的不可避免的滅亡，將手執武器以保護用他們的工作和血液使其生長，發展起來的祖國的生存和自由。吾人的環境在短時期中將要遭受困難。請閣下與吾共同行動。——這是以對祖國的愛及哥薩克的榮譽，特向閣下建言。

第六百五十八號。

大將珂爾尼洛夫一九一七，八，二九。

「火速發出這個電報。」他寫完，請求羅曼諾夫斯基。

「請再給巴·戈拉琪翁大公一個電報，說爲保證將來的繼續行動，已實行行軍的程序嗎？」
「是，是。」

羅曼諾夫斯基沉默一下，猶疑地說：

「照我的意思，拉甫兒·蓋奧爾吉耶維支，現在我們還沒有前途黯淡的根據。您預測事變的進行會失敗。」
珂爾尼洛夫匆忙地伸出手去，企圖捉住一隻在他頭上飛翔的小的紫色蝴蝶。他的手指拳了起來，臉上是輕微的緊張的期待的表情。蝴蝶用振蕩煽動空氣，低飛下去，用翅子平行着，飛向開着的窗戶去。最後，珂爾尼洛夫把她仍舊捉住了，他輕輕地喘一口氣，倚在圈椅的背上。

羅曼諾夫斯基等候對自己的抗議的回答，但是珂爾尼洛夫遲疑地和蠶蠶地微笑着，開始講道：

「今天我作了一個夢。我彷彿——是一個狙擊師團的旅長，向喀爾帕塔方面施行攻擊。隨司令部一同到了一座鄉村。一個年青的，衣冠楚楚的魯新，註人迎着我們，他用牛奶款待我，摘下白色的毡帽，說着純粹的德國話：『吃吧，將軍，這牛奶很有治病的効力。』我彷彿喝着，並沒有奇怪那魯新人的親熱地拍我的肩膀。我們以後在山裏走着，彷彿已經不是喀爾帕塔，而是阿富汗的某處了，順着羊腸小道……是的，這就是羊腸小道。石頭和淺色的砂礫從腳下迸起來，在下方的山谷後面可以望見美麗的南方的，被太陽籠罩的自然景象……」

輕微的盪堂風吹動桌上的文件，從開着的窗扇中間吹過。珂爾尼洛夫的昏暗的和遼遠的眼光在德蓋泊河的對岸漫步了，望着覆有一塊一塊的青銅色的枯黃的草地的低矮的斷崖。

（註）這麼稱呼住在東喀里才亞地方的烏克蘭人——原註

羅曼諾夫斯基跟着他的眼光望了一下，自己已不覺地嘆了一口氣，把眼睛移轉到玻璃外面的像雲母放光的沒有風波的德聶泊爾河上，移到遮上一層溫柔的早秋的景象的莫勒達維亞的田野上。

第十七章

被調到彼得格勒去的第三軍團的和屠捷木師團的部隊在八條鐵路上拖成很長的路綫在運送着：列月星，月津別爾格，那爾奎，亞木布爾格，嘎特城，索木里諾，魏里次，褚多窩，戈多甫，諾甫郭洛得，德諾，普司科埠，盧嘎和所有其餘的車站以及小停留站全都擁擠滿了緩緩地移動的遲滯的兵車。聯隊們完全處在一種不聽長官指揮的情形中了，解體了的中隊們相互之間都失去了聯絡。軍團因爲在半路上和補充它的屠捷木師團改編成了一軍，混亂越法加深了；因爲需要極大的調動和對散亂部隊的集合，以及兵車的移換。這一切造成了混亂，屢屢發生說不明白的，不相符合的命令，從來未有的那種緊張的神經質的雰圍到了白熱化的程度。

沿路上到處遇到工人們的和鐵路職員的暗中的反抗行爲，珂爾尼洛夫軍隊的兵車克服着妨礙，緩緩地向彼得格勒行去，在交岔站遇到一起，又分散開了。

在紅色的車箱中間，靠卸下鞍子的半餓的馬匹旁邊，聚集的是頓河的，烏蘇里的，奧林布爾格的，哥爾城的和阿穆耳的，哥薩克們，尹古氏人，柴爾喀司人，喀巴爾金人，奧塞特人，達蓋斯坦人們。兵車要在車站上滯留幾小時等候出發，騎士們擁擠地從車上散佈下來，像蝗蟲一般擁進了車站，聚集在道上，吃盡先過去的兵車所遺留下來的食物，悄悄地在居民處竊盜，搶奪食物庫。

黃色的和紅色的哥薩克的肩章，龍驤軍的漂亮的上衣，山地的人們的柴爾喀司服裝……向來顏色單調的北方的自然景物還沒見到過這麼豐富的混合色彩。

八月二十九日在帕南洛福斯克附近，屠捷木軍團第三旅團在噶噠林大公指揮之下，已經和敵人接觸了。在師團頭前走的尹古氏和柴爾喀司人的聯隊開進了預備好的道路，下了車，全武裝向皇莊方面出發。尹古氏人的斥候侵入了索木里諾站。聯隊用緩慢的步調展開攻擊，壓迫上近衛軍，等候着師團的其餘的部隊的來到。但是那些部隊還在德諾站等候出發。有些部隊連這個站還沒開到。

屠捷木師團的師團長巴戈拉琪翁大公，駐紮在距離車站不遠的房舍內，等候其餘部隊的集中，不肯全武裝冒險到魏里次去。

二十八日他由北路前敵司令部接到下面的電報的副本：

余請第三軍團長及第一頓河師團，烏蘇里師團及高加索屠捷木師團各師團長傳達總司令長官的命令，不論在何種不能預見之情形中，如沿鐵路調動的兵車遇到困難時，總司令長官特命令師團武裝繼續行動。

一九一七年八月二十七日。

第六四一一號。

羅曼諾夫斯基。

大約是早九點時，巴戈拉琪翁用電報通知珂爾尼洛夫，說早六時四十分由彼得格勒區的參謀長巴哥拉通大佐處接到了克倫斯基命令所有的一切兵車退回去的命令，因此師團的兵車都停滯在由噶赤克小站到

奧列迭日車站的道上，因為鐵路遵照臨時政府的訓令不發路簽，但是他不管所接到的珂爾尼洛夫的批示是寫着下面這種樣子：

巴戈拉琪翁大公鈞鑒。諸沿鐵路繼續進行。如沿鐵路綫行動不可能時，即武裝到達盧嘎，到那裏完全聽克雷摩夫將軍指揮。

巴戈拉琪翁始終就沒決定武裝通過的意思，並且發佈裝上軍團司令部車去的命令。

葉甫蓋尼·李斯特尼次基服務的那個聯隊，和其餘的編入第一頓河哥薩克師團的組織中的聯隊，沿着列月里——月津別爾格——那爾窪綫向彼得格勒調動。二十八日下午五時裝有聯隊的兩個中隊的兵車到了那爾窪。兵車指揮官知道夜間是不能開出去了，因為在那爾窪和亞木布爾格之間的鐵路破壞了，一部分鐵路守備大隊坐特別列車到了那兒。早上，如果能恢復好道路，兵車就可以出發。願意不願意，兵車也得同意了。他罵着，走進自己的車內，和軍官們談論新聞，坐下喝茶了。

陰沉的夜間降臨了。從海灣那邊吹來濕潤的刺人的風。在路軌上的車中哥薩克們低聲地談論，被機車的汽笛驚了的馬們也踏着木車板。兵車尾巴上有一個年青的哥薩克的嗓音唱起來了，黑暗中不知是向誰訴苦。

別了你，城市和鄉鎮，

別了，親愛的莊村！

別了你，年青的姑娘，

噢，噢，別了啊，淡青色的小花！

曾經，從這個清晨到那個清晨，

躺在親愛的女人的手上。

噯呀！現在啊，從這個清晨到那個清晨，

手中握着來復槍在站崗……

由倉庫的灰色的龐大的軀體後面走出來一個人。站了一下，諦聽着歌聲；環顧了一下被黃色的火光點子照出來的道路，毅然地向兵車走去。他的脚步蹣跚地在道木上響，當順着堅固的粘土地走時就消逝了。他經過儘頭上的一輛車，一個站在車門口的哥薩克停住歌聲，叫住他。

「那是誰？」

「你說是誰？」不願意的抗議說，向前走去。

「夜裏你還遊蕩什麼？我們把你們這些騙子們，全都打倒！你看看，躺下不好嗎？」

那人沒回答，走到列車中間，把頭鑽進車門的空隙間。

「哪一中隊？」

「囚犯中隊，」從黑暗中哈哈笑了出來。

「我有事問問，——哪一中隊？」

「第二中隊。」

「第四小隊在那兒？」

「從頭上數第六輛車內。」

在離機關車第六輛車處有三個哥薩克在吸烟。一個蹲着，兩個緊挨身站着。他們沉默地望着走近來的人。

「好呵，老鄉們！」

「托天之福，」一個回答，望着走近來的人的臉。

「尼古塔·杜根活着嗎？他在這兒嗎？」

「就是我，」蹲着的人用歌唱的中音抗聲說，站了起來，用後跟捻滅了紙煙。「不認識你。你是誰？從哪兒來？」他伸出蓬鬆鬍子的臉，努力觀察着穿外套和戴皺摺的步兵制帽的生人，忽然吃驚地叫道：「伊里亞·彭楚克我的親愛的，熱病是從哪兒把你擲出來啦！」

把彭楚克的毛手握在粗糙的手掌中，彎身向他不高聲地說：

「這是自己的孩子們，你不要怕他們，你是從哪兒來啊？說吧，蜥蜴扎了你啦！」

彭楚克和其餘的哥薩克們握着手間候過，用疲憊的，生鐵般的瘡啞的調子回答：

「從皮特爾（註）來，費好大力量才尋到你們。有事情。要說明一下。老兄，我看見你活着而且很強健是很高興的。」

他微笑着，牙齒在他的大的廣額的臉上的灰色方孔中閃白光，眼睛溫柔地，抑制地和快活地閃動。

「說明。」連鬍鬚子的中音歌手唱道。「你雖然是個軍官，莫非不和我們一樣嗎？馭謝謝伊流沙·耶蘇救主，不然我們還不能說親熱話和摸索呢……」親熱的，柔和的，笑聲在他的嗓音中顫動。

彭楚克聽着他的話，也那麼客氣地玩笑道：

（註）帝俄時一般人簡稱彼得格勒曰皮特爾。——譯者

「你要把水弄混啦！你總是玩哪！還開玩笑，鬍子都長到肚臍下面啦。」

「我們可以隨時剃掉鬍子，但是你說說吧，皮特爾那兒怎樣暴動開始了嗎？」

「進車裏去吧。」彭楚克應允地提議。

他們上車了。杜根用腳踢着人，大聲說：

「起來吧，孩子們！有用的人到我們這兒來串門子啦。噉！噉！快當兵的人啊，快些！」

哥薩克們唧噥着起來了。也不知誰的大的，粘有煙臭的和馬汗的手掌，小心地靠近來，在黑暗中摸索着坐在馬鞍子上的彭楚克，用濃重的粘膩的低音問：

「彭楚克嗎？」

「是我。這是你嗎，遲喀馬索夫？」

「是我，是我。好啊，朋友！」

「祝好！」

「馬上我就去把第三小隊的孩子們叫來。噉！噉！」

「去一轉吧。」

第三小隊幾乎全都來了，只騰下兩個人看守馬匹。哥薩克們走到彭楚克面前，把像堅硬的麵包皮般的手掌塞過去，彎下腰，在燈光下面望着他的大的，發鬱的臉，有的叫彭楚克，有的叫伊里亞·米特呈支，有的叫伊流沙，但是在所有的噪音中間都響着一致的同志的溫暖的敬意。

車中開始窸息起來。光亮的綫條在板牆上跳舞，搖動着把人影放大到不可言說，燈籠的油氣的火光冒着

煙。

彭楚克關心地在光亮處坐下去。前面的人蹲下去了，其餘的站着，圍繞着接成一個圓圈。中音的杜根咳嗽了一下。

「伊里亞·米特里支，你的信我們早就接到了，但是我們想要聽你說，並且要你告訴我們，將來是怎樣辦法。你看正把我們向皮特爾移送——你怎麼辦？」

「你瞧，是什麼事，米特里支。」一個折起的耳脰上戴着耳環的站在門口的哥薩克說，那個哥薩克就是因為在戰壕中不准在擋牌上燒開水，曾經被李斯特尼次基欺負過的。「各樣的宣傳家到我們這兒來說——哪，不要到彼得格勒去，哪，我們自己人打仗是沒有什麼理由的，到處說着相同的話。我們聽啊——聽啊，但是實在不敢信任他們。是些陌生的人。也許，他們會把我們引到墳墓中去。誰認識他們？你拒絕，但是珂爾尼洛夫派，柴爾喀司人去——還是要流血。可是你——我們的哥薩克和我們都是很相信你的，甚至很感激，從皮特爾給我們寫信來和還有報紙……在這兒，烟紙用光了，但是我們收到報紙……」

「瞎說什麼，說什麼混腦袋！」一個人激動地截住了他。「你——是夜字碑，也以爲——全都是瞎子和你一樣啦？好像我們是爲捲烟草要的報紙啊！伊里亞·米特里支，我們從來是首先把它們從頭到尾全讀過啊！」

「吹牛，巨齒獠牙的魔鬼！」

「『捲烟草』——也用啦！」

「弟兄們！我不是說的那種意思，」帶耳環的哥薩克分辯道。「自然，我們是首先讀過了報紙……」

「你自己讀了嗎？」

「我還沒能認識字呢……我是說全都讀過了以後就用來捲烟草……」

彭楚克困難地微笑着，坐在鞍子上，望着哥薩克們，坐下去說話使他不方便，他又站起來，把背背轉向車燈，緩緩地，有力地和不確定地說：

「到彼得格勒你們沒有事可幹。那兒什麼暴動也沒有。你們知道，爲什麼把你們向那兒運送爲了打倒臨時政府……就是這回事！誰領導你們？——沙皇的將軍珂爾尼洛夫。爲什麼他要推倒克倫斯基？爲了自己想坐上這個位置。看哪，鄉親們——他們想要從你們身上卸下木的轡套來，可是再套上鋼鐵的去，要在兩種不幸中間選擇那種是輕微些的。不是這樣嗎？那末請你們自己判斷一下吧。在沙皇時代既打你們的嘴巴子，還要你們的手在戰場上放槍，在克倫斯基政府下面也是要放槍，但却不打嘴巴了。雖然在克倫斯基政府下面只有一點兒好處，但總是好些。而且在克倫斯基以後還要更好。當政府歸到布爾雪維克手中時，布爾雪維克不願意戰爭。政權如到了他們的手中，馬上就和平了。我不擁護克倫斯基，叫魔鬼捉他去，——他們全是一丘之貉！」彭楚克微笑着，用袖子擦着從額上流下的汗，繼續說：「但我們叫你們不要流工人們的血和暫時保護臨時政府。爲什麼保護？——是因爲如果珂爾尼洛夫得了勢，那麼俄羅斯就要在到膝蓋深的工人的血液中的徘徊了，從他的勢力下面更難以奪得政權和把它轉移到勞動羣衆手中去。」

「稍微等一下，伊里亞·米特里支。」從後排中走出一個不高大的哥薩克，也是那麼短粗的，和彭楚克一樣，他咳嗽一下，擦着像被水浸濕的老樺樹根一般的長手，用微笑着的，亮綠色的，彷彿像貼上的嫩葉子般的眼睛望着彭楚克，問：「你剛才說過關於轡套的事……但是布爾雪維克要奪得政權，會把什麼樣的轡套向我們身上套呢？」

「你是怎麼的，自己還要給自己套轡套嗎？」

「這怎麼——是自己？」

「就是這樣。在布薩雪維克的時候誰掌權呢？——如果要選舉，你或者杜根，或者就是這位叔叔。選舉的政權，蘇維埃，明白啦。」

「但是上級是什麼人？」

「再選舉出一個人來。選着你——於是你就是上級。」

「是嗎？你可不是說謊哪，米特里支？」

哥薩克們笑了，馬上全都說起話來，甚至站在門口的守衛也離開了一刻，屢進談話中了。

「可是對於土地他們怎麼辦？」

「不會從我們手中奪去嗎？」

「戰爭能完結嗎？或者，也許，現在只是口頭的話，爲了要大家擁護他們好舉起手來。」

「你憑良心對我們講吧！」

「我們是在黑暗中徘徊哩。」

「相信陌生人是危險的。說很多……」

「昨天一個水手因爲克倫斯基哭了，可是我們揪着頭髮從車中把他推出去了。」

「你們——他嚷着——是鴛鴦——……」怪物！

「我們不明白這些話能當什麼吃。」

彭楚克向各方轉動，用眼睛探索着哥薩克們，等候安靜下去。從前的在自己事業的成就上的懷疑性消逝了。他把握住哥薩克們的情緒，已經十分明白，無論如何他得把兵車停止在那爾窪。幾天以前，當他出席彼得格勒區黨委員會時，他自願擔任在第一頓河師團的向彼得格勒開來的部隊中的宣傳員工作，確信能成功的，但是到了那爾窪——他的確信力動搖了。他知道，應當用一種別的話和哥薩克們談話，恐怖地感覺到，簡直找不到適當的言詞了，因為在回到工人羣衆中的九個月中間，從新又和他們親密起來——向來他講話時，他們是從半明白不明白的話語上感覺和明瞭他，但是這兒和鄉親們談話，却需要一種另外的半遺忘的土話，需要言語的技巧和確信的偉大力量，——因為不僅要烤熱，而是要燃燒起來，要用時代消滅掉那種積厚起來的悖謬的恐怖，剷除掉猶疑遲緩，暗示自己的正義感，領導他們擁護自己。

當起初說話時，自己的聽覺在自己的聲調中間就感到了顛播不定的懷疑性，還有什麼虛偽，玩弄的口氣，彷彿是在一旁聽着自己的無精采的講話，——引證的論據的不可靠性使他恐怖起來，痛苦地在腦中旋轉，尋不見有力的，沉重的話句，想用它們毀掉，破壞……相反却是說不出的痛苦地感到，沒有分量的句子像胰子的泡沫一樣從他的唇上落下來，支離的活動的思想在腦中混亂着。他站着，被汗蒸着，困難地喘氣。只有一個像鑽一般的思想在說：「這麼重大的事業委任了我——可是我用我的手把它弄髒……話也聯不起來……這是怎麼回事？另外的人在我的位置上老早就說了，確信要比我好一千倍……噢，媽的，我是個多麼無能的傢伙……」

生綠色葉子般眼睛的，詢問關於轅套的哥薩克把愚蠢的半僵狀態打破了，在這以後引起來的談話，給與了彭楚克活動，分辯的可能，以後，使自己奇怪，感到力量的非常的湧動和清朗的，正確的，鋒利的言詞的豐富的

語彙，他熱情起來，向上生長的激動隱藏在外部的鎮靜下面，已經是有分量地和惡狠狠地擲出了狠毒的問題，就像一個騎手懾服了一匹到現在還沒有馴服的，在跑時豎立起來的馬一般，駕馭着談話。

「那麼，說：制憲會議有什麼不好？」

「德國人把你們的列寧送來了……不是嗎？可是他怎麼能勝利……用柳樹得到嗎？」

「米特里支，你是自己願意來的，還是派你來的？」

「各軍區（註）的土地要交給誰呢？」

「我們在沙皇統治下面過的有什麼不好？」

「孟舍維克也是擁護民衆嗎？」

「我們有哥薩克軍人總會，人民的政權，蘇維埃對我們有什麼用？」哥薩克們問。

半夜才散會。決定次日清晨召集兩個中隊開會。彭楚克留在車中過宿。遲喀馬索夫向他建議和他一起睡。在寢前畫過十字，鋪設着警告道：

「你，伊里亞·米特里支，可以不用就心地睡下，請你原諒……朋友，我們是有虱子的。如果捉到了——可不要生氣。苦痛地養育成這麼強健的虱子，簡直是不幸！每一匹的身體都和小山崗般的小牛一樣。」沉默一下，輕輕地問：「伊里亞·米特里支，列寧是什麼樣的人？一句話，他生在哪里和長在哪里？」

「列寧嗎？俄羅斯人。」

「嚇！」

「實在是俄羅斯人。」

「不對，老兄！看來，你對他知道的並不清楚。」暹喀馬索夫帶着自己的特出的面影低聲說。「你知道他是什麼血統？——我們的人。他自己出身於頓河的哥薩克的，生在月里珂克尼亞日斯克部落的撒里斯克州。——明白了嗎？當過炮兵——據說他的個性——很像下游的哥薩克們的額骨剛健，還有眼睛。」

「你從哪兒聽說的？」

「哥薩克們中間談論過，就聽見了。」

「不是，暹喀馬索夫！他是俄羅斯人，西伯利亞省生人。」

「不信。簡直是不能相信普暹喬不是哥薩克嗎？司台潘·拉進（註一）呢？還有叶爾瑪克·琪莫菲耶維支（註二）如此這般！所有的向沙皇造叛的不幸的人——全都是哥薩克。可是你說——西伯利亞省的簡直可恥——米特里支，聽見這話……」

彭楚克微笑着問：

「他們這麼說，——是哥薩克嗎？」

「他是哥薩克，不過不能馬上說明。我只要親眼看他一下，——馬上就會認出來。」暹喀馬索夫吸上烟，把濃密的烟草氣味噴到彭楚克臉上，暹疑地咳嗽一聲。「我很奇怪，我們在這兒爭論到打架的程度。如果他烏

（註一）司台潘·拉進是十七世界農民革命的首領，於一六七一年被處死刑。——原註

（註二）叶爾瑪克·琪莫菲耶維支曾在西西伯利亞一帶率領流戍囚徒反抗沙皇。他是頓河哥

薩克隊長。——原註

拉吉米爾·伊里吉契——是我們的哥薩克砲兵，那麼他從哪兒能獲得這麼大的學問？據說，在大戰的開始他被德國人俘虜了去，就在那里學習，後來所有的科學都學好了，於是就開始領導他們的工人們暴動，還給學者們一點顏色看，他們可真嚇死了。」去吧，——他們說，——奔兒頭，（註）去吧，耶穌保佑你，不然你給我們弄出那種事情來，連日子也不用過了！——就把他送到俄國來了，他們害怕，不要使他把工人們刺激起來吧。噢，呵！老兄，他真是個好傢伙！」暹喀馬索夫有點兒譏揚地說出了最後的句子和高興地在黑暗中笑起來。「你，米特里支，沒見過他嗎？沒有嗎？可惜，據說，他有一顆大腦袋。」咳嗽一下，從鼻孔中噴出紅色的烟縷，吸完紙烟，繼續說：「女人可以多生些那樣的人呀，好傢伙，吓！他還不僅對一個皇帝施行閹衛呢……」嘆了一口氣，「不，米特里支，你不要和我爭論，那個伊里吉契——是哥薩克……幹什麼胡說八道！西伯利亞省就不會生這種根苗。」

彭楚克不說話了，躺了半天，微笑着，沒閉上眼。

沒能很快的睡着，實在有許多虱子向他爬來，在襯衫下面爬着，就像火燒火燎的討厭的疥癬一樣；暹喀馬索夫在一旁喘着氣，和搔着身子，也不知是誰的嘶叫着的，不安的馬驚跑了盹睡。他本來已經完全睡熟了，但是搗亂的馬打起架來，踏動着，惡狠狠地大聲嘶叫起來。

「搗亂，魔鬼……！T R——R——R！T R——R——R！該死的……！」跳起來的杜根用朦朧的中音喊，

還用不知什麼沉重的東西打在近處的馬匹身上。

被虱子征伐着的彭楚克展轉反側地睡不安了，翻過另一面去，憤怒地覺得睡魔早已跑掉了，開始想到關

（註）列寧的頭額都突出，所以這樣說。——譯者

於明天的集會。企圖想想——軍官們的反對行爲能釀成什麼結果，他微笑着：「大概，如果哥薩克們聯合起來反對，他們就跑掉，但是，誰他媽的能知道他們！預先我和衛戍軍委員商議好。」不知怎麼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在一九一五年十月中衝鋒戰中的一段插話來，後來彷彿很愉快地把記憶送上了一條熟識的，踏平了的小路，回憶的斷片強而有力地和幸災樂禍地開始出現，被殺死的俄國的和德國的兵士的臉，難看的樣子，各種腔調的談話，被時間剝蝕過的失去色彩的，某時曾經看見過的自然景物的片段，說不出的，不知爲什麼還保存着的思想，微微觸動內部的大炮的回音，機關槍的熟習的嘩嘩聲和彈帶子的刷啦聲，激越的調子，美麗到令人心疼，而略微有些枯萎的某時曾經愛過的嘴唇的圖畫，還有戰爭的片斷：死人，墜陷的同胞們的墳墓……

彭楚克不安起來，拾着身子坐起來，小聲地在說或者僅僅只是想：「這些記憶我將直留到死亡的時候，並且不懂我一個人是所有的能保全首領的人。對於生命鞭笞啊，咒罵啊……可詛咒的！可詛咒的……你們就是死掉也遮掩不住自己的罪惡……」

還記起了十二歲的盧莎，一個在戰爭中被殺死的會充任彼得得格勒的五金工人的朋友的女兒，從前曾經和鄂人一同在屠割工廠作過工。一天黃昏的時候，在夾樹巷中走着她——這是一個瘦骨稜稜的，衰弱的女性，年少女兒——坐在櫺邊上的長櫺上，大胆地劈開細腿吸着烟，她的枯萎的臉上——是疲倦的眼睛，在被粉飾着一層早熟的，神氣的長脣角上是苦痛。「您不認識嗎，親愛的叔叔？」——她嘎聲的問，用着職業的熟練技巧微笑着站起來，簡直是稚氣而無告地和苦痛地哭了，彎下身子，把頭靠上彭楚克的肘部。

他幾乎沒因爲從心中湧出來的像瓦斯斯般的有毒的憎惡而窒息，死，臉色蒼白，牙齒響着，呻吟着，後來把毛茸茸的胸膛撫摸了半天，嘴脣哆嗦着，他感到，憎惡就像煤渣的熱塊子一般在胸中沸騰起來——腐蝕着，妨礙

聲呼吸，這種疼痛在左方的心臟下面侵襲着。

直到清晨，他也沒睡着。天剛黎明，特別比往常憔悴憂鬱的他到鐵路職員委員會去，商議定了，決不把哥薩克兵車從那爾窪放出去，又過一小時，就出去尋訪衛戍軍委員會的委員了。

回到兵車處來已經八點鐘。用全身軀接觸着清晨的溫和的涼風走着，對於自己的旅行的大概的成績和從倉庫的生鏽的房頂上升出來的太陽，和不知從哪兒送來的音樂的女人的歌唱的音調都朦朧地感到愉快。日出以前會下過一陣緊急地傾盆的和短時的雨。道路上的砂地全濕了，有了彎曲的小河般的痕跡，淡淡地蒸發着雨的氣息和在地面上還保存着被雨點打過的痕跡，散佈着濃密的，略微有些乾了的小坑——彷彿出一場天花把它弄成了麻子。

繞過兵車，迎面走來一個穿外套和高鞴的粘滿泥漿的皮靴的軍官。彭楚克認出是大尉喀勒梅珂夫，略微放緩了脚步，等候着。他們錯過身子。喀勒梅珂夫停住，冷冷地用斜着的黑色的眼睛閃了一下。

「彭楚克少尉嗎？你自由啦？請寬恕，我不能把手伸給你……」

他緊緊地咬住嘴唇，把手塞進外套的口袋。

「我沒有預備把手伸給你……你太忙啦，」彭楚克嘲笑地抗言說。

「怎麼的，你在這里躲着嗎？還是……從彼得格勒來呢？不是從好人克倫斯基那兒來嗎？」

「這是幹什麼——訊問嗎？」

「法律的奇蹟從來是爲了逃亡的軍人的命運預備的。」

彭楚克，斂了笑容，登了一下肩膀。

「我可以安慰你，我並不是從克倫斯基處到這兒來的。」

「但是現在你們在鼓動危險的人們面前，都可以感動地聯合起來的。總之，你是什麼人？沒有肩章穿步兵的外套……」喀勒梅珂夫用鼻孔擱動着，輕侮地和憐憫地環顧了彭楚克的拱起背來的身形一下：「政治活動的代表嗎？猜着了？」不等到回答，轉過身去，奔放地邁開脚步走了。

杜根在自己的車旁迎住彭楚克。

「你是怎麼回事？會議已經開始了。」

「怎麼開始了？」

「就這麼。我們的中隊的大尉喀勒梅珂夫本來不在，但是現在從皮特爾坐機關車滾回來了，把哥薩克們叫了去。立刻就去勸說他們了。」

彭楚克停下，詢問着喀勒梅珂夫是從什麼時候起被派遣到彼得格勒去的。從杜根的話中知道，那人差不多有一個月不在了。

「是珂爾尼洛夫派遣到彼得格勒去學習擲彈術的破壞革命者中的一員。大概——是個可靠的珂爾尼洛夫擁護者。嗐，好啦！」——他片段地想着，和杜根一同向開會處走去。

在倉庫的後面——哥薩克們的制服和外套組成灰綠色的屏風。在圍繞着的軍官們的中間，喀勒梅珂夫站在覆着的桶上，銳利地清晰地喊道：

「……達到勝利的結果，他們信任我們——我們就要實現這種信任，現在我來讀珂爾尼洛夫將軍致哥薩克們的電報。」

他帶着多餘的匆忙從做領的制服的口袋中掏出了一張團皺的紙片，和兵車管理員耳語了一下。
彭楚克和杜根走近來，和哥薩克們混到一起。

哥薩克可愛的鄉親們！——喀勒梅珂夫帶表情地和有頓挫地讀道：——俄羅斯國家的疆域不是由於你們祖先的骸骨而發展和生長起來的嗎？俄羅斯的強盛不是由於你們的特殊勞績，不是由於你們的功勳，犧牲以及英勇而得到的嗎？你們這些靜靜的頓河的無拘束的自由的子孫，庫板及粗暴的鐵列克英雄，烏拉勒，奧林布爾格，阿斯特拉汗，謝米列琴，及西伯利亞荒原和山地，以及遠方的後貝加爾，阿穆爾，及烏蘇里等地所翱翔的萬能的鷹隼們，永遠立在保護你們的名譽及光榮的旗幟的崗位上，俄羅斯的土地上充滿了關於你們的父祖的功勳的傳說。現在到你們應當援救祖國的時候了。本司令官控訴臨時政府的行動不決，統治不善和無能，致使德人深入境內作充分的活動，喀贊的爆炸事件可以證明此事，那里約爆炸炮彈百萬發，損壞機關槍一萬二千挺。再進一步。本司令官控訴政府中的委員數名，因直接背叛祖國的罪名，可以對此提示證據：當本司令官於八月三日在冬宮參加臨時政府會議時，閣員克倫斯基和薩云珂夫對本司令官表示，說有話不可完全說出，因為閣員中有不可靠的人。顯然這種政府是引導祖國趨向滅亡，對這種政府也不能信任，也不能和它共同拯救不幸的俄羅斯……因此，昨天臨時政府為敵人的利益，向本司令官要求卸去總司令長官職務時，本司令官是一個哥薩克，為良心和榮譽的任務，使吾拒絕履行此項要求，誓死向祖國的恥辱及背叛而鬥爭。哥薩克，俄羅斯土地的騎士們！當本司令官認為這是需要時，你們已允許和我共同來拯救祖國了。時機已到！——祖國死亡的前夜，本司令官不能服從臨時政府的命令，為了拯救祖國還要反對它，還反對它那些不負責任的出賣祖國的議員等。哥薩克們，請維護無比功勳

的哥薩克軍的名譽及光榮，你們用它來拯救被革命掠奪了的祖國和自由。請服從和執行本司令官的命令！請跟在我的後面吧！

一九一七年八月二十八日。

總司令長官大將珂爾尼洛夫。

喀勒梅珂夫沉默了一下，把紙片撇開，喊道：

「布爾雪維克和克倫斯基的密探妨礙我們部隊沿鐵路的行動。已接到總司令長官的命令，如果不能達到沿鐵路調防的目的時，那末就武裝向彼得格勒進發。今天我們就出發。請預備下車吧！」

彭楚克粗魯地用肘部工作着，鑽到中間去，還滾走到軍官的圈內，便高聲向會議的人們喊道：

「哥薩克同志們！我是被彼得格勒的工人和兵士們派到你們這兒來的。他們領你們去從事自相殘殺的戰爭，去毀滅革命。如果你們願意去反對民衆，如果你們願意恢復帝制和繼續戰爭到你們全變成死人和殘廢人時，——就請去吧！……但是彼得格勒的工人和兵士們希望你們不要作自相殘殺的人。他們向你們送來熱烈的友誼的敬禮，並願意看見你們不是敵人，而是同盟的人……」

沒等到他說完，發生了不可制止的喧嘩，呼噪的浪潮彷彿把喀勒梅珂夫從桶上扯了下來。他轉着身子，用迅速的脚步走向彭楚克去，還有幾步未走到，用腳跟轉了一圈。

「哥薩克們！彭楚克少尉去年從前綫上逃亡的，——你們知道這事嗎？怎麼，我們真要聽從這個懦夫和叛徒的話嗎？」

第六中隊隊長，中佐蘇肯用低音的調子壓住了喀勒梅珂夫的聲音。

「逮捕他，賤種！我們流了血，他在後方逃了命……捉起他來！」

「等會兒再捉！」

「叫他說完！」

「不要向別人的小嘴捂手怕啊。叫他說明自己的傾向。」

「逮捕！」

「我們不要逃亡的人！」

「說，彭楚克！」

「米特里！支把他們直鉤到尾巴！」

「打——倒——啊！」

「肅靜，母狗的奶頭！」

「罵他們！罵他們，彭楚克！你反對他們反對！」

一個高個子的，沒戴制帽的哥薩克，是聯隊監察委員會的委員，跳上桶去，剃光的，疙疙瘩瘩的，像過了冬的甜瓜一樣的頭在他的細脖子上像蛇一樣轉動着。他熱情地喚起哥薩克們不要服從革命叛徒珂爾尼洛夫將軍的命令，說明和民衆戰爭的必然要毀滅講演完了，轉向，彭楚克說：

「您，同志，不要以爲我們也像軍官老爺們藐視您。我們喜歡您和尊重您是一個民衆的代表，還尊重您從前是個軍官，從來沒有壓迫過哥薩克，和他們像弟兄一樣。我們沒聽見您說過粗暴的話，您不要以爲我們是沒受教育的人，不明白招待的道理——親熱的話連畜牲都明白，不僅是人。我們向您俯首敬禮和請求轉達皮特

爾的工人和兵士，我們不能舉手對待他們的！」

彷彿突然響起了軍鼓，贊揚的呼叫聲的騷亂達到緊張的最高階段，又緩緩地落下去，安靜了。

喀勒梅珂夫從新在桶上搖擺了，轉動着合諧的身軀。他說到頓河的光榮和名譽，說到哥薩克軍的歷史的任務，說到軍官和哥薩克們共同流過的血，喘着氣，險像死人般發着白色。

一個白眉毛的肥胖的哥薩克換了喀勒梅珂夫的位置。人們把他的忿恨的，反對彭楚克的演講截斷了，——拉着手把演說家拖了下來。遲喀馬索夫跳上桶去。彷彿劈木柴的姿勢，用手揮了一下，高聲道：

「不去！不去！在電報上寫着，彷彿哥薩克們允許幫助珂爾尼洛夫了，——但是誰虐待過我們呢？我們沒有允許他是哥薩克聯合會的軍官們允許的，用尾巴來打希臘人們，——叫他去幫助吧……！」

不斷地換出席演說的人。彭楚克站着，略低下有寬額的頭，土紅色在他臉上發黑，頸頸和太陽上的鼓起的血管中脈搏緊張地跳動。感動的氛圍加重了。感覺到，再過一刻——就可以用不論什麼樣的鹵莽行動把緊張情勢用血裝飾起來。

從車站上成羣地派來了衛戍兵，軍官們離開了會場。

過了半小時，氣喘吁吁的杜根跑到彭楚克處來。

「米特里支，怎麼辦……喀勒梅珂夫也不知想幹什麼。馬上就要把機關槍運下車，已經向某處派遣騎兵急便了。」

「到那兒去。召集二十個哥薩克趕快！」

喀勒梅珂夫和三個軍官正在兵車旁向馬上裝運機關槍。彭楚克第一個走過去，環顧了哥薩克們一眼，把

手塞進外套口袋內去，拉出了一枝新的，小心地擦的很乾淨的軍官用手槍。

「喀勒梅珂夫，逮捕你舉手……」

喀勒梅珂夫從馬旁跳開，斜下身子，向槍袋中掏，但是沒來得及把手槍掏出來，槍彈在他的頭上響了；緊迫隨着射擊的聲音，彭楚克瘡啞地，用惡意的調子喊道：

「舉手……」

他的手槍的槍筒露出射擊口，緩緩地拉高到半身的程度。喀勒梅珂夫用縫隙的眼睛望着他，困難地舉起手來，手指割到嘴巴上。

軍官們不願意地交出了槍械。

「腰刀也要解除嗎？」年輕的機關槍手少尉恭敬地問。

「是的。」

哥薩克們卸下馬來，又把機關槍送進車去。

「給這些人派上護兵，」彭楚克對杜根說。「暹喀馬索夫逮捕其餘的人，把他們也送到這兒來。聽見嗎，暹喀馬索夫？我和你吧喀勒梅珂夫送到衛戍軍監察委員會。喀勒梅珂夫大尉請在前面走。」

「妙啊！妙啊！」一個軍官快活地說，向車上跳去，用眼送着離開去的彭楚克、杜根和喀勒梅珂夫。

「諸君！恥辱啊，諸君！我們對待自己像小孩子一樣，就沒有一個人想打這個壞蛋嗎？當他把手槍向着喀勒梅珂夫時，照他那麼一下子——就成功啦！」中佐蘇肯不安地環顧了軍官們一眼，半天功夫才用跳動的手指從烟盒中取出一枝烟。

「他們有一整小隊……會互相射擊起來。」少尉和機關槍手抱歉地注了一會。
軍官們沉默地吸煙，不時交射着目光。事件的迅速使他們糊塗了。

喀勒梅珂夫咬着黑色的鬍子尖，沉默地走了些時候。他的左方的額骨高聳的腮部燃燒着，像是被打過嘴。巴子遇見的居民們驚愕地望着，站下，耳語。黃昏以前的陰沉的天空在那爾窪上空失去了色彩。沿路佈滿了像紅色塊子的樺樹的落葉——八月消失了，走掉了。烏鴉們飛過教堂的綠色的圓頂。在車站後面的昏暗的田野後面的某處夜已光臨，但是從那爾窪向普司科埠，向盧嘎去的方面，就像沒有道路的天空的處女地一般，飛動着像被石灰塗過的黃昏的破碎的白雲片；經過一望無際的邊境，夜把黃昏驅走了。

在車站附近，喀勒梅珂夫整個身子轉了過來，向彭楚克臉上吐了一口。

「壞——小子……」

彭楚克睜開眼，把眉毛一擰拉起來，用左手把插在口袋中活動的右手腕子攢了半天。

「走……」他強迫着說。

喀勒梅珂夫走着，無理性地罵着，吐出污穢的，因死亡的煩惱，恐怖，失望和苦痛在前綫上所養成的話句。

「你是叛犯！叛徒！你要償付這個代價的！」他喊道，不時地停下，向彭楚克進攻。

「走吧，我請求……」那人總是在勸說。

喀勒梅珂夫攢着拳，又從原地跑開，轉着圈子走，就像發怒的馬。他們走近了水樓子。喀勒梅珂夫用牙齒碰着，叫道：

「你們不是政黨，是社會醜惡層的盜賊！誰指導你們——德意志的總司令部！布爾雪維克……哈哈！雜種！

你們的黨，這個壞東西，收買……無賴！無賴！貪你們的媽……出賣了祖國……我把你們全都放在一根棍子上……噢，噢，噢！時機會來到的——……你們這個列寧連三十馬克都沒得到就出賣了俄羅斯啦……搶了一百萬——就藏起來了……囚徒……」

「靠牆站下！」彭楚克拉長聲地結巴着叫。

杜根驚慌地狼狽了。

「伊里亞·米特里支等等！你是幹什麼住——手——吧……」

彭楚克發着不可名狀的狂怒，黑着臉跑到喀勒梅珂夫面前，重重地向他太陽上打了一下。用腳踏着他喀勒梅珂夫頭上掉下來的制帽，把他拖到水樓子的發暗的磚牆邊。

「站下！」

「你幹什麼？……你！……不敢哪！……不敢打哪！……」喀勒梅珂夫反抗着，怒吼道。

窟窿地把脊背碰到水樓子的黑暗的牆上，他直起身來，明白了：

「要殺嗎？」

彭楚克彎下身子，匆忙地，扯出了槍口掛住口袋裏子的手槍。

喀勒梅珂夫向前邁了一步，迅速地把手套上所有鈕子都扣上。

「開槍吧，狗崽子！開槍吧！俄羅斯的軍官是怎樣死……我首先勇……」

槍彈打進他的口中。在水樓子後面，沙聲的回音向最高處升去。喀勒梅珂夫在邁第二步時傾倒着，用左手拖住頭，倒下去了。變成一個弧形，因粘血變黑了的牙齒吐到胸前，甜蜜地用舌頭啣着。只有他的脊背還伸直。

着，挨在潮濕的砂磚上，彭楚克又放了一槍，喀勒梅珂夫癱瘓了，轉成側身躺著，彷彿睡著的鳥把頭藏在肩膀下面，短促地哭了一聲。

杜根在第一個十字路口追上了彭楚克。

「米特里支……你是幹什麼，米特里支……爲什麼把他？」

彭楚克搖了杜根的肩膀半天，淡墨般的力量有力的眼光刺進了他的眼中，用奇異的安靜的和鎮定的聲調說：

「不是他們把我們弄死，就是我們把他們殺掉……沒有調和。沒有俘虜。對血——用血。誰打誰……戰爭是破壞……明白了嗎？像喀勒梅珂夫那樣的人應當剷除，像毒蛇那樣毀滅。而且那些可憐地對這些人垂涎的人也應當槍斃……明白了嗎？爲什麼垂涎收起來吧！要忿恨喀勒梅珂夫，如果他得了政權，就要槍斃我們，紙烟都不用從嘴上拔下，你……哎呀，喜流口涎的人！」

杜根的頭搖了很久，牙齒響着，不知怎麼兩隻大足在赤黃色的靴子中糊塗地亂踏。

沿着無人的馬路脊背沉默地走。彭楚克不時地向後回顧。像喪服般的黑色的雲彩在他們的頭頂上的黑暗中低低地擁擠向東方飛去。八月的天空的一小塊光亮中間，未圓的，被昨日的雨洗潤過的月亮像死人的綠色的斜眼向下望着。附近的十字路口上，一個兵士和一個戴白色的披到肩上的頭巾的女人互相靠緊地站着。兵士抱住女人，把她向自己身上挨着，悄悄說些什麼，但是她用手靠在他的胸上，頭仰回去，用哽咽的聲調囁嚅着：

「不相信！不相信！」蕭啞地稚氣地笑了。

第十八章

被克倫斯基召喚去的克雷摩夫將軍八月三十一日在彼得格勒自殺了。

克雷摩夫部隊的代表和指揮官們都向冬宮自首去了。不久以前來和臨時政府作戰的人們，現在都客氣地在克倫斯基面前踏脚步了，向他表示自己的忠誠的意思。

失去常態的克雷摩夫的軍隊還在發着死前的痙攣。一部份照既定計劃向彼得格勒開來，但是這種行動已經失去了所有的意義，或者說是走向珂爾尼洛夫政變的末路，用孟加拉火生起的反動的烽烟熄滅了，共和國的臨時執政者——的確，在這些日子中把肥滿的腮頰上的肉都消失掉了，——像拿破倫一般在皮裹腿內發着痙攣地抽搐着，在政府的例會上已經說過關於「政治充分鞏固」的話了。

在克雷摩夫死前一天，阿列克塞耶夫將軍接到被任命為總司令長官職務的命令。有禮貌和拘小節的阿列克塞耶夫明白自己的環境的看不出的二重意義，起初堅決拒絕了，但是後來又接受了任命，唯一的希望是想緩和珂爾尼洛夫和那些曾經混雜在反政府的叛亂團體內的人們的命運。

三十一日，在路上他用直接通到大本營的電話交談着，企圖明瞭一下珂爾尼洛夫對他的任命和將來的態度。困難的商談時斷時續地直延到深夜。

就在那一天，珂爾尼洛夫召開了一次部員和珂爾尼洛夫的親近人們的會議。對於他所提出的關於繼續和臨時政府鬥爭的問題，大多數出席會議的人都說擁護繼續鬥爭。

「請您說說，阿列克散得爾·謝爾蓋耶維支，」珂爾尼洛夫向那個在緊張的會議中獨獨沉默着的盧闊穆斯基說。

那人抑制着，但是堅決地表示了反對繼續內戰下去。

「投降嗎？」珂爾尼洛夫銳利地截住他問。

「結局是自己要問自己的。」

談話又延長了半小時。珂爾尼洛夫不說話，看來，意志正在努力想維持沉着。會議很快散掉了，但是過了一小時又把盧闊穆斯基召到跟前來了。

「您是對的，阿列克散得爾·謝爾蓋耶維支！」手指搓揉着，用昏暗的，灰色的，彷彿罩上一層灰的眼睛向旁邊望了一下，疲倦地說：「繼續反抗只是糊塗和犯罪了。」

手指敲打了半天，諦聽着什麼——也許就是自己的思想，像機器一般騷動着，沉默了一刻問道：

「米哈伊爾·瓦西里耶維支什麼時候來？」

「明天。」

九月一日阿列克塞耶夫來了。就在這一天的黃昏時光，依照臨時政府的命令，他把珂爾尼洛夫、盧闊穆斯基和羅曼諾夫斯基逮捕了。在把被捕的人送往「梅特羅波里」旅館——他們是應當在那里被看管的——去以前，阿列克塞耶夫祕密地和珂爾尼洛夫談了二十分鐘的話，他非常激動地幾乎是不由自主地從屋中走出來。想走到珂爾尼洛夫跟前去的羅曼諾夫斯基被他的妻攔住了。

「對不起！拉甫兒·蓋奧爾吉耶維支請求無論誰也不要走近他去。」

羅曼諾夫斯基慌忙地望了她的驚慌的臉一下，走了開去，衝動地眯着眼睛，腮頰的上部有點發暗。
第二天在別耳基柴埠把指揮西南方陣地的司令官丁尼金，他的參謀長——馬爾科夫將軍，萬諾福斯基將軍和特別軍軍長愛爾迭里將軍也都逮捕了。

在貝霍埠的女子中學裏，被歷史擠出去的珂爾尼洛夫運動不光榮地完結了。可是完結了一件，新的馬上又產生出來；那里不是已經開始了未來的國內戰爭和用展開的陣綫向革命攻擊的計劃了嗎？

第十九章

十月末日的一個早晨，李斯特尼次基大尉接到了從聯隊長處發下來的命令——帶着中隊徒步到宮城廣場去。

把命令交給曹長，李斯特尼次基匆忙地穿起衣服。

軍官們起床了，打着哈欠，罵着。

「什麼事？」

「打布爾雪維克去！」

「喂，誰把我的槍彈拿去啦？」

「往哪兒去？」

「你們聽見放槍嗎？」

「放他媽的什麼槍？您是聽岔了耳朵啦！」

軍官們走到院子中間來，隊伍排成小隊式的行列。李斯特尼次基用迅速的步伐從院中把哥薩克們領出去。涅甫斯基大街闊無人跡的，確有地方響起了單調的槍聲。鐵甲車在宮城廣場上游行，士官學生在巡邏。街上保持着空曠的寂靜。士官學生隊和第四中隊的軍官們在冬宮門前遇見了哥薩克們。軍官中的一個中隊長把李斯特尼次基喚到一旁去。

「全中隊都跟着您嗎？」

「是啊。什麼事？」

「第二、第五和第六不肯去，拒絕了，但是機關槍隊跟着我們。哥薩克們怎樣？」

李斯特尼次基緊促地揮了一下手。

「也糟！可是第一和第四聯隊呢？」

「沒有他們。那些不肯去。您知道，今天布爾雪維克們要攻擊嗎？鬼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瑟傷地嘆息：「最好從這兒回到頓河去……」

李斯特尼次基領中隊進了院子。哥薩克把來復槍架起來，在闊兵場般的寬敞的院子裏散步。軍官們聚集在遠方的房簷下面吸煙談論。

一點鐘後，士官學生聯隊和婦女突擊大隊來了。士官學生散佈在皇宮的前方，把機關槍拖進那裏去。婦女敢死隊員聚集在院中。徘徊着的哥薩克們走近她們，開着下流的玩笑。下土阿爾然諾夫向一個穿半截短襟外套的脊背上打了一下。

「嬌子，你是生孩子的呀，可是幹起男人的事來啦。」
「你自己生吧！低音的不恭敬的「嬌子」哪噠了。」

「我的乖乖！你來和我們？」舊教信徒兼色鬼的裴珂甫諾夫走近了女突擊隊員。

「打他們，流氓！」

「會劈開腿的軍人！」

「坐在家裏多麼好，還得受罪——土造的雙管槍！」

「打前面看——是兵，可是打後面——也不是神父，也不是他媽的什麼……簡直要使人噁心！」

「喂，突擊隊員！拾拾屁股吧，不然我就要用胸骨撞啦！」

哥薩克們哈哈地笑着，快活着望着女人們。但是在晌午以前快活的心情消逝了。女突擊隊員分成小隊，從廣場上運來粗大的樅樹木柱，把大門圍了起來。一個肥滿的像男人樣子的在漂亮的合身的外套上掛有喬治章的女人指揮着她們。鐵甲車不斷的從廣場上通過，士官學生不知從哪兒向皇宮中運送裝着子彈的和機關槍彈帶的手提箱。

「嗷，鄉親們，忍耐一點！」

「看來，我們是要打仗嗎？」

「你以為爲——怎樣呢？把你送到這兒來調戲女突擊隊員嗎？」

在拉古琴的附近布堪諾甫和司拉士柴埠的同鄉們聚成一堆。也不知他們議論些什麼，從這兒向那兒移動着。軍官們不知道溜到什麼地方去了。院中除掉哥薩克們和突擊隊員們以外再沒有別的人。在靠近宮門的

地方安放着機關槍手們拋下的機關槍它們的擋牌潮濕地發着暗光。

黃昏時光下起了微雪。哥薩克們不安了。

「這是什麼規矩。叫了來——放在院子中也不給口糧！」

「應當找到李斯特尼次基。」

「去找吧！他在宮內，但是士官學生們不放我們的弟兄進去。」

「應當派個人去找廚房——叫他們送來。」

派兩個哥薩克去找廚房了。

「不要帶槍去，不然他們就要繳械的。」拉古琴勸告。

等了兩小時的廚房。連廚房帶去找的人都沒有來。大概是謝米諾夫的兵士把從院子走出來的廚房又給弄回去了。黃昏以前掩藏在大門附近的女突擊隊員們分散成一條稠密的散兵綫，躺在木塊的下面，開始通過廣場向某處射擊。哥薩克們沒有參加射擊，吸煙，納悶。拉古琴把中隊聚集在牆附近，小心地向皇宮的窗戶望着，說：

「這是怎麼回事，鄉親們！我們在這兒沒有事作。應當出去，不然我們就一無過失地會受到折騰。他們開始向皇宮射擊，我們在這兒作什麼？軍官們——吃也吃飽了……我們怎麼是該死的嗎，應當毀滅在這兒嗎？回家吧，不用在這兒磨牆啦！但是臨時政府……它是把我們弄成什麼運氣啦！你們怎樣，鄉親們！」

「從院子裏出去——但是布爾雪維克們會用機關槍掃射的。」

「要把腦袋摘去的。」

「不一定……」

「那麼試試吧！」

「不，我們坐等到完結吧。」

「我們是牛的職業，——餵過了就送到牲口棚去。」

「誰願意怎樣就怎樣，我們的小隊是要出去的。」

「我們也走！」

「派人到布爾雪維克那裏去——叫他們不要干涉我們，我們也不干涉他們。」

第一和第四中隊的哥薩克們走過來了。商議了一下。三個哥薩克，每中隊派一個，從宮門出去。一小時以後，領着三個水兵回來了。水兵們跳過堆在門旁的木塊，帶着故意裝成的從容態度走近哥薩克們開候過。他們中間一個，年青的黑鬍子的漂亮的人物，穿着做領的帆布制服，把帽子戴在後腦勺上，鑽進哥薩克人羣的當中去。

「哥薩克同志們！我們是革命的波羅的海艦隊的代表，到這裏來是想向你們建議，請退出冬宮。你們沒有什麼理由保護一個對你們陌生的資產階級政府。讓資產階級的子孫們，士官學生們保護它吧。沒有一個步兵願意保護臨時政府的，而且你們的弟兄們——第一和第四聯隊的哥薩克們——和我們攜手了。誰願意和我們一同走——站在左方去！」

「等等，老兄！」一個第一中隊的勇敢的下士走到前面來。「去——我們是十分高興……但是布爾雪維克要把我們殺了可怎麼辦？」

「同志們！我們用彼得格勒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名義答應你們充分安全。誰也不來干涉你們。」

另外一個短粗的麻臉的人和黑鬍子的水兵並排站着。他環顧了哥薩克一眼，轉動着粗胖的牛脖子，向自己凸出的胸膛上的緊貼身的制服打了一下：

「我們護送你們弟兄們，沒有什麼疑竇的，我們不是你們的敵人，彼得格勒的無產階級也不是你們的敵人，敵人是這些……」

他用翹起的大手指向皇宮旁邊一指，微笑着，露出緊密的惡狠狠的牙齒。

哥薩克們處在躊躇不決的情形中，女突擊隊員們走過來，聽了聽，望了哥薩克們一下，又從新走向宮門處去了。

「喂，你們，娘兒們！和我們走嗎？」一個絡鬍子的哥薩克喊。

沒得到回答。

「調理一下來復槍——走！」拉古琴決定地說。

哥薩克們和氣地抓起來復槍，排好隊。

「機關槍拿着嗎，怎麼的？」一個哥薩克機關槍手向黑鬍子的水兵問。

「拿着。不能把它們留給士官學生。」

在哥薩克走出以前，中隊的軍官們全體出現了。擠成一堆站着，眼睛不離開水兵們。排好隊的中隊移動了。前頭是機關槍隊拖着機關槍。小輪子輕微地響動，在潮濕的石頭上擦拉擦拉的。穿帆布制服的水兵和第一中隊的頭前的小隊並排走。非多謝耶夫斯克部落的高個子的白眉毛的哥薩克拉住他的手，抱歉地衝動地說：

「我的親愛的，難道我們願意反對民眾嗎？被騙到這兒來的，如果知道，莫非我們還能來嗎？」憂傷地搖了

「下有前髮的頭。」請相信——不能來呀！天知道！」

第四中隊在最後走。稠密地擁集着婦女突擊大隊的宮門那裏——有一堆粘土。一個強健的哥薩克向木排上攀登着，確信地和明明地用有指甲的黑手指搖着說：

「你們槍手們，到這兒來聽着！現在我們就要出去了，你們就依照自己女人的靈性子留下吧。嗚，這是因爲免得鬧出昏事來！如果敢在背後向我們射擊，——我們回來把你們全都砍成小塊。我光是說嗎？嗚，就是那樣。再見吧。」

他從木排上跳下來，迅速地追上自己人，不時地向後回顧。

哥薩克們差不多走到廣場中間了。一個人回顧着，不安地說：

「瞧，孩子們！一個軍官追我們來了！」

許多正走着的人都轉回頭去，望着。一個高個子的軍官把着腰刀，順廣場走來。他揮着手。

「這是——第三中隊的阿塔耳士琪珂夫。」

「什麼樣的人？」

「高個子的，他的眼上還有顆小痣。」

「想要和我們一同走。」

「他是個光榮的小夥子。」

阿塔耳士琪珂夫迅速地追趕中隊，遠遠地看見，彷彿有笑容在他臉上顫動。哥薩克們用手揮着，笑着。

「快些，中尉老爺！」

「快些！」

從宮門中送出來乾燥的單調的射擊聲音。阿塔耳士琪珂夫張大地晃一下手，倒了下去，仰面朝天倒了下去，腳輕輕地彈動着，踏着石頭道，想站起來。中隊像是聽到命令，面轉向皇宮。兵士靠着轉回口來的機關槍跪下去。彈帶擦拉擦拉響起來。但是宮門附近，樅樹木排後面，——沒有人。不久以前聚集在那裏的女突擊隊員和軍官們，似乎放完槍就退下去了。

中隊又匆忙的排隊，走，加速着脚步。最後的小隊的兩個哥薩克從阿塔耳士琪珂夫倒下的地方走回來。爲了使全中隊聽見，一個高聲地喊道：

「打進他的左肩胛骨下面了。完啦！」

脚步聲加大和清晰了。穿帆布制服的水兵命令：

「向左轉……開步走！」

中隊蜿蜒着，向左轉去。安靜下去的曲折的皇宮沉默地送着他們。

第二十章

秋天暖和起來了。落着陣雨。在貝霍埠的上空不時露出失血般的太陽。野禽在十月中開始飛走了。甚至在夜間，在寒冷的黑暗的天空還有驚鶩的悲哀的不安的鳴聲掠過。飛過的鳥羣迅速掠過去，因爲近處的冰霜，由

於高空的寒冷的北風而飛走了。

貝霍埠的因珂爾尼洛夫案被逮捕羈押的人們等候審判有一個月之久了。在這時期他們的獄中生活似乎被監視着，如果不和平常日比的話，過的可算是很不錯。清晨早餐以後，將軍們出去溜躑一次，回來拆閱信件，接見來訪問他們的親戚和朋友，吃午飯，在「死亡」(註)時間以後各別地在自己房內工作，黃昏時候照例聚集在珂爾尼洛夫處，長時間的談話和議論。

在臨時改爲監獄的女子中學裏生活的還不算不快活。

外部的護衛是由蓋奧爾吉耶夫大隊擔任，內部——是鐵根人。但是這種防護如果在某種階段妨害了被羈押者的自由時，那麼就可以完全變成心腹的佈置，是那麼安排的，被羈押的人們隨時可以自願很容易地和安全地逃走。他們在貝霍埠監獄的居留中始終是和外面的世界聯繫着，壓迫着布爾喬亞的輿論，要求迅速偵查與審判，注意着叛變的活動，探索軍官們的心情，最後還是預備逃走了。

被圍繞在四周的，忠於他的鐵根人們保護着的珂爾尼洛夫和喀列金互通着消息，那人依照他的主張，迅速地由土耳其斯坦的鐵根人們的飢餓的家庭方面送去幾車糧食。爲了幫助軍官們——參加珂爾尼洛夫事件的人們——珂爾尼洛夫寫了一封有力的信送到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大銀行家處；那些人急忙匯來了幾萬元，因爲害怕自己會遭到不幸。珂爾尼洛夫和喀列金之間在十一月以前就沒有斷過長篇的書牘。在一封十月中旬致喀列金的長信中，他探詢關於頓河方面的形勢，和哥薩克們對於他的往那裏去有什麼表示。喀列金送來肯定的回答……

(註) 午飯後休息時間。——譯者

十月的改變把貝霍埠的被羈押的人們腳下的基礎搖動了第二天向各方面派出急使去過了一星期之後，才聽說喀列金因爲和就心被羈押者們的命運的某人具有同感，給總司令長官杜活寧去了一封信，在信裏他迫切地要求把珂爾尼洛夫和其餘的被捕的人們交保。要把這種請求交到大本營的哥薩克軍人聯合會議和陸海軍軍官聯合總委員會去。但是杜活寧延擱了下來。

十一月一日珂爾尼洛夫寫了一封信給他。在信紙邊上的杜活寧的小批——明顯地看出大本營的無力，那時事實上對於軍隊的各種支配權已經喪失，臨到毀滅的末日了。

尼珂萊·尼珂拉耶維支閣下！

命運已把閣下放在這種環境裏面了，因爲閣下對於改變企圖使國家趨于毀滅的事變的結局，實有重大關係，特別是因了重要指揮官的滄疑與放任。對於閣下，已到了或者毅然冒險，或者慷慨棄職的時機，不然毀滅祖國的責任和瓦解軍隊的恥辱都要加到身上來了。

依據我所接到的不完全的，片段的消息，環境已很困難，但尙未到無出路的時候。如果閣下放任布爾雪維克等佔據大本營，那末事情可真變成無出路，或只好自動承認其政權了。

受閣下指揮的，已經半數被煽動了的蓋奧爾吉耶夫大隊和瘦弱的鐵根聯隊力量還差得很遠。

爲預期未來事變的發展，我以爲閣下必須採取堅決保證大本營的辦法，使其機構完整，以便繼續進行和無政府狀態的鬥爭。

我以爲應採用這些方法：

一、把一個捷克聯隊和一個波蘭的烏爾聯隊火速調到莫吉列窪。

【杜活寧批】大本營不認為他們是完全可靠。其中的一部已經和布爾雪維克妥協了。

二、用波蘭軍團的一部佔據奧爾沙，司莫連斯克，日落濱和郭麥里，加強最後的炮兵師團以代替炮兵陣地的哥薩克職務。

【批】為佔領奧爾沙及司莫連斯克已集中第二庫板師團及阿司特拉汗哥薩克旅團。第一波蘭師團的聯隊不願擔任在貝霍埠保護被逮捕者的任務。第一師團的一部幹部不很健全，因此不能表現真實力量。軍團必須維持不參加俄羅斯內部事件的目的。

三、把捷克斯拉夫軍團，珂爾尼洛夫聯隊以及最有力量的一二哥薩克師團全部集中在奧爾沙——莫吉列窪——日落濱綫上，託詞把他們向彼得格勒和莫斯科方面移動。

【批】哥薩克已經採取堅決態度——不願與布爾雪維克戰爭。

四、把所有的英國式及比利時式裝甲汽車集中於該區，全用軍官代替他們的駕駛職務。

五、在安全的戒護下，把為發給一定會集中到指定區域的軍官和義勇軍而存儲的來復槍，子彈，機關槍，自動步槍以及手榴彈等全集中到莫吉列窪和離它較近的一個地方。

【批】這樣足以引起暴動。

六、和頓河，鐵列克及庫板軍的長官以及和波蘭人及捷克斯拉夫人的委員會確立緊密的聯繫和真誠的合作。哥薩克們必須堅決表示擁護回復祖國秩序的意嚮，至恢復俄羅斯的秩序對於波蘭人及捷克人的問題——那是他們自身的生存問題。

消息一天比一天地來得可怕了。貝霍埠發生了不安。向杜活寧要求釋放被羈押者的對珂爾尼洛夫自告奮勇的人們的汽車在莫吉列窪和貝霍埠中間徘徊起來。哥薩克蘇維埃甚至暗中威脅着。

被向上增高的事變的苦悶所壓迫着的杜活寧現在才明白了那種落在自己肩膀上的無限的責任，擔任了總司令長官，——又動搖了起來。十一月十八日他發下把被羈押的人們遣送到頓河方面去的命令，但是馬上又取消它了。

次日清晨一直向貝霍埠中學的監獄開來了一輛濃滿泥漿的汽車。司機人帶着卑屈的警覺性開開了車門，從汽車中下來一個不很年輕的身材適宜的軍官。他把寫着參謀部大佐庫松斯基名字的證明書交給守衛兵。

我是從大本營來的，親來保釋被押的珂爾尼洛夫將軍。在哪兒可以見見衛隊長？」

衛隊長——鐵根聯隊的中佐愛爾嘎耳德——火速領來人到珂爾尼洛夫處去了。庫松斯基自己介紹着，強霸地，略微帶些不安地報告。

「再過四小時後克雷連珂就要到莫吉列窪，可以不戰而奪下大本營。杜活寧將軍命令轉達您，所有被羈押的人必須馬上離開貝霍埠。」

珂爾尼洛夫探詢庫松斯基關於莫吉列窪的情況，請愛爾嘎耳德中佐坐下。用左手手指沉重地按在桌子邊上說：

「急速釋放將軍們。鐵根人預備在夜間十二時出發。我領着聯隊走。」

整個白天在野戰鐵工廠內，皮革沙聲叫着，喘氣，燒滾的煤炭發出熊熊的紅光，鐵錘響着，馬匹在架子旁邊惡狠狠地嘶叫。鐵根人圍成一個大圈在換馬掌，修理馬具，打磨槍械預備。

白天，將軍們一個人一個人地離開了羈押處所了。到了沉靜的深夜，當渺小的偏僻城市熄滅燈火，人們睡熟的時候，騎士們分成三隊，開始從貝霍埡中學的院中馳出去。他們的黑色的暗影凸出地彷彿是貼上的，在鋼鐵般的天空的背景上顯示出來。像把羽毛振起來的黑色鳥羣在馳走，把高的皮帽覆在前面，瑟縮地伏在鞍上，把出一層油的昏暗的險掩在頭巾中。在聯隊行列的中間，和聯隊長邱蓋里根並排，珂爾尼洛夫騎在一匹高大的瘦馬上，曲着背搖動。他被寒冷的，在貝霍埡街上旋轉的風刮得皺起了眉，窄小的眼睛縫子縫縫起來望着點點寒星的天空。

四週的新的馬蹄鐵的蹣蹣的聲音沿街響着，噤啞地消失在村邊上了。

第二十一章

聯隊退却下來已是第二天了。慢慢地，戰鬥着，但是退下來了。俄羅斯和羅馬尼亞的軍隊的輜重在凸起的鋪着石頭的道路走上。奧地利和日耳曼人的聯軍部隊用深入的一翼包圍起後退的軍隊，企圖構成一個環形。黃昏時光得悉，第十二聯隊和他的隣隊羅馬尼亞旅團有被包圍的危險。敵人在日落時候把羅馬尼亞人從霍云涅斯克村打了出來，並且已經移動到和郭勒石斯克嶺分界處的一四八〇一號山峯了。

由山地騎兵炮隊援助下的第十二聯隊在夜間接到了佔領郭勒石斯克山谷下部陣地的命令。聯隊派出

守衛的哨崗，預備迎戰了。

這一夜是米士喀·珂晒沃衣和他的同村的留有前髮的阿列克塞·別石尼亞克担任放哨。隱藏在一座遺留下的已經塌陷了的土井的斷崖附近，呼吸着寒冷的稀薄的空氣。遲來的雁羣不時從像絨毛般滿佈白雲的天空掠過，用前哨的鳴叫來決定自己的趨向。珂晒沃衣憤怒地回憶着，也不能吸煙，輕輕地說：

「奇怪的生活，阿列克塞……人們像瞎子一樣摸索着走，人們聚起了又分散開了，有時這一個踐踏那一個……你就這麼生活在死亡的附近，要變野蠻了，這末麻煩是爲什麼？據我的意見，世界上，再沒有比人們之間的關係更可怕了，你怎樣也不能把它透底明瞭……現在我和你驗着，可是並不知道你在想什麼，而且絕對不能知道，在你身後生活怎麼樣——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我……也許，我想馬上把你殺死，可是你還正要把乾糝給我，在什麼也不疑惑……人們對於自己知道得很少。夏天我會到過軍醫院。一個步兵和我並排躺着，是莫斯科人。他總是這麼驚奇，企圖知道哥薩克們是如何生活，這個和那個的。他們以爲——哥薩克是有一道籬垣的，以爲——野蠻的哥薩克，玻璃瓶子是他的靈魂，但是他們也是那樣的人。哪也是那麼喜愛女人和親近姑娘，爲自己的苦惱而痛苦，別人的愉快不一定我們就高興……你怎樣，阿達石喀？我是對於生活還很貪婪的青年——」

「一想起在世界上還有作多漂亮女人，心就痛起來啦！我想，如果不能把她們都愛一下——就想要苦痛地喊叫出來！我是那麼一個會溫存女人的人，每一個女人我都愛……不管是飛的，不管是跑的我都愛，只要是漂亮的……不然人們也得用絕大的聰明來調劑生活，塞給你一個女人直到死而後已——把她都弄舊了……你能不討厭嗎？還要想打仗，還要這樣……」

「向你脊梁背上打的次數還少嗎？混牛！別石尼亞克並沒有惡意地罵。」

珂晒沃衣俯在地上，沉默不語，向高處的荒原望了半天，夢幻地微笑着，衝動而溫柔地用手愛撫着冰涼的，像是不可接近的淡漠的土地。

在換班以前，一小時德國人把他們捉住了。被擊中的別石尼亞克露下去，咬着牙，縮成了一團；德國人的刀尖刺進了他的內部，冒出了血泡，瘰癧地哆嗦着，刺中脊椎了。把珂晒沃衣用槍托擡起來。一個堅強的義勇兵把他拖了有半里來路。米士喀醒了，咽着血，閉住氣，聚了全身的力量，並沒有怎麼特別的費力從德國人的背上掙脫下來。被密集地射着，但是夜和樹叢救了他——跑掉了。

這事發生以後，退却似乎中止了，而且俄羅斯和羅馬尼亞的軍隊從包圍中衝了出來，第十二聯隊從前方撤下來，調到後方的自己的地區的左方幾里地處去了。聯隊公佈的命令是：擔負起防守的任務，配置偵騎於各路，防範着不使逃兵走向後方去，可以不必客氣地用武力捉獲他們，逕直解送到師團司令部去。

米士喀·珂晒沃衣第一批輪到。還是在清晨他就和另外三個哥薩克從村中出來了，依照曹長的指示，散佈在玉蜀黍地的一端，距離大路不遠處。道路彎過小樹林，隱藏在高低不平的，有耕好的方形的田壟的平原中間去了。哥薩克們輪流監視。在晌午以後發見了一羣步兵，有十個人，是向他們移動過來的。兵士們顯然是決心想要隱藏在村莊的山坡下面，以圖避免被人望見地繞過去。和小樹林走成平行，他們停下了，吸起烟來，顯然是在商量，以後又走了，大轉彎變了方向，在一個直角下面面向左轉去。

「喊住他們嗎？」珂晒沃衣從長成的玉蜀黍棵子中抬起身來，向其餘的人們問。

「向空中放槍。」

「喂，你們站下！」

距離哥薩克們有幾十沙繩的兵士們聽見了叫聲，停了一下，又從新彷彿不願意地向前移動了。

「站——下！」哥薩克中的一個喊道，一次跟一次的向空中放着槍。

哥薩克們手持着槍追上了慢慢地走的兵士。

「媽的，爲什麼不站住哪一隊的？往哪兒去證書！」哨長廓雷喬夫下士跑近了喊。

兵士們站下了。三個人不慌不忙地拿下來復槍來。後面的一個屈下身去用電話綫的斷片捆着開了綻的靴子。他們都是那麼令人不能相信的襪襪，骯髒。外套襟上叢集着棧色的柴列達草的殼皮——看來這一夜是宿在林中的樹木內了。兩個人戴着夏天的制帽，其餘的人們只戴着捆綁起來的骯髒的灰色的帽子皮，皮翅膀張開去，捆繩的緩頭晃悠着。最後的一個——看來彷彿是領導者——高個子的並且年老些的駝背兵，顫動着枯瘦的腮渦，用惡狠狠的鼻音的調子喊道：

「你們幹什麼？我們礙你們的事了嗎？你們要干涉些什麼啊？」

「證書！」下士嚴肅地截住他。

一個藍眼睛的，像燒紅的磚那樣紅臉的兵從腰帶下面取出了一枚手溜彈——把它在下士的鼻子前面搖動着，環顧着伙伴們，用憤怒的急調子說：

「親愛的，這就是證書。這就是這就是全年的執照！小心性命吧，不然我就攢——叫你五臟分家。明白了嗎？明白了嗎，怎麼的明白了嗎？……」

「你不要玩笑啦！」下士隧繆繆着眼睛推着他的胸部。「不要玩笑，也不要嚇唬我們啦，我們已經害怕啦。可是如果你們是逃兵——就請回到司令部去吧。那兒他們會把那樣的菜湯送到手裏來的。」

兵士們交遞着目光把來復槍拿下來。其中的一個，黑鬍子的和乾瘦的看樣子像個炭坑夫的傢伙把失望的眼睛從珂晒沃衣身上移到其餘的哥薩克們身上，低聲說：

「看我們怎麼對待你們吧？操你們的媽，看刺刀……」歐察開滾開！看我馬上就開槍……」

藍眼睛的兵士把手溜彈在頭上轉，在前面的高個子的，駝背的兵士用刺刀的鏃尖擦着下士的外套的呢子；像炭坑夫的傢伙罵媽和用槍托向米士喀·珂晒沃衣揮動，但是珂晒沃衣的手指頭在槍機上顫動着，而且用肘部靠在肋部上的槍筒子也跳動了；哥薩克中的一個抓住了一個不高大的兵士的外套領子，用伸出的手拖着，害怕地看着其餘的，恐怕從後面打來。

玉蜀黍的乾葉子在莖子上，刷拉響起來。山脈的影子在高低不平的原野後面發藍色的閃光。在村莊附近有幾條紅色的牛在田地上徘徊。風把小樹林外邊的寒塵捲了起來。憂鬱的十月的白晝是夢幻和和靄；被吝嗇的太陽映照着的淡墨風景顯得非常安穩和寂靜。但是在距離道路不遠處，人們說不出的忿怒地在動，預備用自己的血液灌溉飽吸雨水的播種過的肥沃的田地。

恐怖輕鬆了一些，兵士們和哥薩克喧嘩着，開始談論得和氣些了。

「我們從前綫撤下來三晝夜了！我們不是向後方去！可是你們要跑啊！說良心話！拋掉伙伴們！誰來維持前綫？哎呀，你們人哪……我就有一個伙伴肋下被刺傷了——和他一同充潛伏斥候，可是你說我們連戰爭的味都沒聞到。你聞着它的味，我們也聞到啦！」珂晒沃衣惡狠狠地說。

「在那兒吵吵什麼！」一個哥薩克截住他的話：「我們到司令部去——沒有什麼話講！」

「讓開道，哥薩克們！不然，上帝看着，我們要開槍了！」炭坑夫模樣的兵士確定地說了。

「叫他們走吧……對他們有什麼辦法呢？我們恰巧也快到那種地步了……還造什麼罪過！」於是向兵士們轉過臉去，氣憤地喊道：

「壞小子們！待你們，就像待善人們一樣，用全付的客氣，而你們給我們錢嗎？我們自己的錢還少嗎，怎麼的？」紅了臉，「收起錢包來，不然就帶到司令部去……！」

哥薩克們躲到一旁去了。珂西沃衣望着遠處的村莊上的空曠的街道，向走去的兵士們喊道：

「喂！馬駒子們！你們想從空地上向那兒通過去嗎？那是樹林子，到那兒去休息一會兒吧，夜間再繼續走，不然再遇上別的哨兵，——就捉去啦！」

兵士們向旁邊望了一望，躊躇地聳了聳肩膀，就像狼一樣，排着隊，彷彿一條骯髒的灰色的鐵線鑽進着像亂髮般的白楊林子深處去了。

*

*

*

*

*

十一月初旬關於彼得格勒事變的種種消息才傳到哥薩克們耳裏。照例比一切人消息靈通的司令部的傳令兵們證明臨時政府跑到美利堅去了，而且克倫斯基被水兵們捉住了，把他剝光，塗上松香，像個跑馬戲的姑娘，拖着在彼得格勒街上走了兩天。

當接到關於臨時政府的潰滅和政權移到布爾雪維克手中去的官報以後，哥薩克們俯貼地安靜下去了。許多人高興了，期待着戰爭的停止，但是關於第三騎兵軍團和克倫斯基一同向彼得格勒進發，如期把哥薩克聯隊向頓河方面調動成功的喀列金也從南方逼近來的不明白的消息又產生了恐慌。

陣地被破壞了，如果在十月中步兵們還只是零碎地，沒有連絡地退下來，那麼在十一月末則已是中隊，大

隊，聯隊地從前方撤退了；有些人很輕鬆地走了，但是大多數是攜帶着聯隊的財產，把倉庫打破，射殺軍官們，沿途劫掠，就像踏裂了的，洶湧的，充滿水的崩雪向故鄉滾了去。

在混亂的情況中，第十二聯隊——無意義地被任命去擔任拘捕逃兵的職務，並且聯隊——在把它從新調上陣地以後，是企圖彌補那些拋棄掉自己的陣地的步隊所造成的罅洞和裂隙的，却只是徒勞無益——在十二月中從前方撤退下來，武裝開到近處的車站，搬運着聯隊所有的財產，機關槍，儲藏的槍彈，馬匹，鼎沸在戰爭中的俄羅斯的內部動搖了……

第十二聯隊的兵車經過烏克蘭向頓河移動。在距離茲拿敏克不遠處布爾雪維克企圖解除聯隊的武裝了。談判延長了半小時。珂晒沃衣和另外五個哥薩克，是中隊監察委員會的代表們，請求帶着槍械把他們放走。

「爲什麼把槍械給你們？」車站工農蘇維埃的委員們質問。

「打自己的資產階級和將軍們啊！把喀列金的尾巴毀掉！」珂晒沃衣替所有的人回答。

「我們的武器不能交出！」哥薩克們不安了。

兵車放過了。在克利明楚格又企圖解除武裝了。直到哥薩克們把機關槍擺到開着的車門前，瞄準了車站，還有一中隊人排成散兵綫，臥倒在車道後面的時候才同意放過去。到葉喀契林諾斯拉埭可無効了，和赤衛隊互射起來——結果聯隊的一部被解除了武裝，機關槍拿去了，還有一百多箱子彈軍用電話機和幾軸電綫。對於逮捕軍官們的建議，哥薩克們拒絕了。一路上只損失了一位軍官——聯隊副官邁爾科甫斯基，那是哥薩克們自己判處他死刑的，褚巴頰和一個赤衛軍水兵擔任執行判決。

十二月十七日黃昏以前在西聶里尼閣窩車站哥薩克們把副官從車中拖出來。

「就是這個人背叛了哥薩克們嗎？」佩着毛瑟手槍和日本式來復槍的黑海的水兵快活地問了。

「你以為——我們認錯了嗎？不，我們沒有打到目標外邊，拖他出來。」褚巴頹喘着氣說。

副官，年青的二等大尉目光炯炯地望着，用汗濕的手掌撫摸頭髮，不論是刺臉的寒冷，不論是被槍托子毆打的疼痛都感覺不到了。褚巴頹和水兵把他拖得離開車一些。

「因了這種魔鬼人們才暴動，也因為這種魔鬼人們革命才激昂起來……嗚——嗚——嗚——你，我的親愛的，不要動，不然就要死了。」褚巴頹悄悄說，摘下帽子，畫了個十字。

「支持一點，大尉老爺！」

「預備好了嗎？」用毛瑟手槍和露出白牙齒的愉快的笑容戲弄着，水兵向褚巴頹問。

「預——備——好——啦！」

褚巴頹又畫了一回十字，斜望了一眼，水兵把足叉開，舉起毛瑟手槍，瞄準地睜起眼睛——嚴峻地微笑着，放出了第一槍。

在查蒲林附近聯隊偶然被戰爭阻住了，無政府黨和烏克蘭人中間發生的戰爭，因被殺害而損失了三個哥薩克，算是勉強通過了，費了很大的困難才被被某一個狙擊師團的兵車所佔據着的道路清除好。

過了三晝夜聯隊的打頭的兵車已經到了米列洛窩站。

其餘的都誤在盧干斯克。

聯隊在只贖半數的狀態中（其餘的在車站上就分散開回家去了）到了喀耳根村。次日把戰利品賣給了商人，從前方帶回來的由奧地利人處打下來的馬匹，分劈了錢款，換了換裝束。

黃昏時候，珂、西、沃、衣和其他的哥薩克們從韃靼村出來回家去。登上了山下，看出頓河上游的很美麗的旗爾河的冰凍的港灣。上面是喀耳根村在躺臥着。烟像拋出去的皮球一般從機器磨坊的烟窗裏跳了出來，廣場上黑壓壓聚了一羣人，晚鐘響了。喀耳根村的後面略微可以望見克里摩埠村的楊柳樹頂，在它們的後面，被雪遮掩着的地平綫的苦蓬般的藍色後面，烟霧般的散佈在半天空的夕照發着光，赤紅地閃灼着。

十八個騎士經過生有三棵野蘋果樹的墳墓面前，鞍枕響着，用新鮮的迅速的步法向東北方面走去。嚴寒的夜狡猾地隱在土坡後面了。裹着頭巾的哥薩克們半天才通過了田野的廣原。馬蹄銳利地和響亮到令人心疼地踏動着。車馬可以充分通行的道路在馬蹄下面向南方流去；兩旁是不久以前被暖和的天氣所溶解過的冰層，和草莖相連起來，在月光下面照耀着，被白色的流動的火光映射得閃灼着。

哥薩克們沉默地催動馬匹，道路向南方流去。樹林子在東方的杜博云克山谷中轉動。在馬足旁邊閃過因獵兔而遺留下的網的痕跡。荒野的上空，銀河像一條哥薩克的鑲花帶子似的美麗地橫在天空。

卷五

第一章

一九一七年深秋哥薩克們開始從前方回來了。顯着老相的賀里斯托尼亞和三個跟他一同在第五十二聯隊服務的哥薩克先行來到。完全退伍了的仍舊像從前那樣光聰鬍子的安尼庫石，加砲兵陶梅林、伊萬和亞克夫·波得科夫回來了，接着是——馬爾丁·沙米里、伊萬·阿列克塞耶維支、雜哈爾·珂洛列夫，不漂亮的長子包爾士契夫，十二月中出人意外地來琪喀·珂爾，叔諾夫出現了，過了一個星期——從前在第十二聯隊中的哥薩克全回來了：米士喀·珂晒沃衣、普羅霍爾·賊珂夫、喀書林老頭子的兒子——安得烈·喀書林、葉皮番·馬克薩耶夫、西尼林·葉戈爾。

由自己的聯隊中退伍了的喀勒梅克人非多特·包陀甫斯珂夫，騎在從奧地利軍官手中奪來的漂亮的栗色馬上，一直從沃倫日回來了，以後老是講着他如何通過沃倫日省的被革命騷亂着的村落，倚仗自己的馬的速度快，從赤衛軍的監視下逃了出來。

在他以後，是從喀敏斯克被布爾雪維克同化了的第二十七聯隊中跑回來的滅爾庫洽夫、彼得羅·麥列霍夫和尼珂萊·珂晒沃衣。他們把消息帶回村中來，據說最近在第二後備聯隊中服務的葛利高里·麥列霍夫投降了布爾雪維克，留在喀敏斯克了。從前毫無顧慮的偷馬賊馬克西木喀·戈爾茲諾夫因為被襲來的動亂時代的奇蹟和可以舒適地生活所誘惑，而加入了布爾雪維克，並且還在第二十七聯隊那裏住慣了。他們談論馬克西木喀，說他把馬弄成了從未見過的那麼醜陋和從未見過的那麼勇猛的速度，說馬克西木喀的馬有

一道銀色的毛片通過了全背，馬不很高，但是毛長得簡直是和牛一般的紅。關於葛利高里談論得很少——大家都不願意說，因為知道他已經和村莊的道路斷絕關係了，但是是否能從新同行——可料不定。

哥薩克們像主人一樣或者像被等候着的客人一樣回到老屋來，裏面充滿了愉快。這種歡欣銳利地，無情地加強了那些永久失掉親人和近的人們的寂寞生活的苦惱。許多的哥薩克失掉了——他們失落在嘎里次，布珂窪，東普魯士，普里喀爾帕特，羅馬尼亞的田野上，他們變成死尸躺着，和在炮火的哀悼之下腐爛掉。現在弟兄們的墳坵已經生滿了蓬蒿，雨點打它們，飄揚的雪掩蓋上去。有多少哥薩克女人們跑出巷子去，用手掌打着遮陽——望不到自己親愛的心肝有多少人腫脹的和褪色的眼睛中流出眼淚——洗不掉愁，苦有多少人。在週年和祭祀的日子談論着——東風都不能把他們的呼聲送到嘎里次和東普魯士去，送到弟兄們的墳墓的灰色土坵邊去……

草長沒過墳墓——時間掩蓋住痛苦。風吹淨出征人的足跡——時間醫愈了血的苦痛和那些沒等到親人，也等不到親人了的人們的記憶，因為人的生命是短促的，應當被我們所踐踏的草也不多……

普羅霍爾·沙米里的妻用頭碰堅硬的土地，用牙齒咬地皮，眼看着丈夫的弟兄馬爾丁·沙米里生還回來，愛撫着自己的懷孕的妻，抱孩子和分散禮物給他們。她碰着頭，拘攣地在地上爬着，在羊羣中奔跑的孩子們大聲號叫起來，用含着恐怖的眼睛望着母親。

她撕壞自己的最後一件汗衫的領子，扯掉因為不愉快的，困難的生活而稀疏了的頭髮，咬着自己的已被咬爛流血的嘴唇，毀傷着被工作損壞了的手臂，在空房子的門坎旁邊滾動，你的房子沒有主人啦，你沒有男人啦，你的孩子們——沒有父親啦，還得記住，無論是你，無論是你的孤兒都沒有有人來愛撫啦，沒有人來幫助你解

說那沉重的工作和窮困的狀態啦，沒有人人在夜間把你的疲勞壓迫的頭靠在胸膛上啦，也沒有人對你說像他曾經說過的那種話啦：「不要發愁，婀娜西喀！我們能過好的。」你再不會有男人啦，因為工作疲憊了，孩子們已把你吮乾了和變愚蠢了；你的牛裸的，垂鼻涕的孩子們再不會有父親啦；你得自己耕種，拖曳，因為不能勝任的緊張而喘氣，從刈草機上下來，用三齒叉把堆成沉重的堆積的小麥裝上車去，感覺到在肚皮下面像是有什麼東西掙扎，後來你就癱瘓着，用破布片遮掩着，於是因失血而致死了。

母親收拾着阿列克賽·別石尼亞克的舊汗衫，哭了，滲出了悲苦的吝嗇的眼淚，聞着米士喀·阿西沃衣帶回來的最後的一件汗衫，兒子的汗氣還留在褶子中間，老太婆把頭挨上它去，搖動着，可憐地悲哭起來，眼淚落到釘有號碼的骯髒的棉布汗衫上。

馬內次珂夫，阿豐加·奧捷洛夫，葉福蘭琪·喀里寧，李霍維多夫，葉爾馬珂夫和其他的哥薩克們的家屬全變孤獨了。

只有司台潘·阿斯塔霍夫一個人沒有誰哭他——一個人也沒有。他的堵塞着的房子全空了，半壞的和黑暗的房子還是夏天的樣子。阿克西妮亞住在亞果得諾，村莊中依舊是那麼很少聽到關於她的話，她也從來沒向村中望過一下，——根本不想知道。

頓河區上游部落中的哥薩克們聚成同鄉團體回家去了。戰士們在十二月中差不多全回到月申斯克部落的村莊中了。

晝夜有上游的人羣拉隊走過韃靼村，人數從十至四十，向頓河左岸奔去。

「老宗們，從哪兒來？」老人們走出來，問。

「從小黑河。」

「從集摩埠。」

「從杜布洛埠克。」

「從列舍托埠斯克。」

「杜達列甫斯克的。」

「郭洛霍埠斯克的。」

「阿里莫埠斯克的。」回答響着。

「打够仗了嗎？怎麼的？」老人們狡猾地詢問。

「有些有良心的和和善的戰士們微笑了。」

「够啦，老爺子！打够啦！」

「受了些小困難——現在回家了。」

可是那些失望的，怨恨的人們罵起媽來，勸告地說：

「去吧，老傢伙，你擺尾巴吧！」

「問什麼？你要幹什麼？」

「像你們這種人真多，說俏皮話的人！」

冬天的末尾諾沃柴爾喀斯克方面已經開始和內戰發生了關係，但是在頓河上游，在村莊和部落中間，是墳墓般的沈靜。只是在各家庭中發生着隱祕的，有時也揭穿到外面的家庭內訌：老人們和戰士們不和了。

關於鼎沸在都城中的戰爭，頓河軍區方面僅只由傳聞方面知道些；不安地判斷着政變的經過，等候着事件的發生，諦聽着。

正月以前，韃靼村中生活過得很安靜。從前方回來的哥薩克們休息在女人的旁邊，養胖了，並沒感覺到還有比在戰爭中所受過的更甚的苦痛的不幸和困難在家屋的門坎附近等候着他們。

第二章

麥列霍夫·葛利高里在一九一七年一月，因戰爭的殊勳升任了少尉，任命為第二後備聯隊的小隊長。

九月中，他在得了一場肺炎以後，得到休假機會，在家中住了一個半月，恢復病後的健康，經地方醫務委員會看過以後，又從新被送到聯隊中去了。十月政變以後，獲得中隊長職務的任命。這時候他已經可以適應那種傾向上的，因周匝事件所給與的和因和一個同聯隊的軍官——中尉葉非木·伊茲瓦林——認識所受到的影響的轉變了。

葛利高里和伊茲瓦林的認識是休假回來後的第一天，他和他不斷地談了許多職務上的和職務以外的，於是自己不由自主地就受了他的影響。

葉非木·伊茲瓦林是關道洛甫斯克部落的一個富庶的哥薩克的兒子，在諾沃柴爾喀斯克士官學校受的教育，畢業以後就被遣送到前方的第十頓河哥薩克聯隊中去了，在那兒服務了有一年，像他所說的，得到了「掛在胸前的喬治章和在各種緊要處所和不緊要處所受了十四處手榴彈傷」，後來爲了完成自己的並不

長久的服務經歷又被派到第二後備隊。

他是一個有不很平凡的才能的人，高過受過普通教育的人，更不用說那些連普通教育也未受過的哥薩克們了，他是個積極的哥薩克自治派。二月革命把他震動了，得到了發展的機會，他和自治派的哥薩克們聯絡着，巧妙地作着頓河軍區要完全自治的和建立還是在大俄羅斯奴化哥薩克以前的那種頓河統治的程序的宣傳。他很明白歷史，有一付熱烈的頭腦，智慧是清晰和銳敏；有力而美妙地描繪着在故鄉的頓河上的未來的富饒生活——強大的哥薩克們掌握到政權，區界以內一個純粹的俄羅斯人也沒有了，而且哥薩克們在自己的政府的邊境上有了邊防崗位像平等的國家一樣，和烏克蘭和大俄羅斯人說話也不再摘帽子了，和他們實行通商。伊茲瓦林把心靈簡單的哥薩克和缺乏教育的軍官們的腦袋弄昏了。葛利高里就受了他的影響。起初他們發生了熱烈的爭論，但是半開化的葛利高里沒有能力打倒自己的論敵，所以伊茲瓦林很容易地在言詞的鬥爭上把他打倒了。普通是在軍營的角落的某處爭論，那時聽衆的同情永遠是傾向伊茲瓦林方面。他用自已的判斷來感動哥薩克，刻劃出未來的自主的生活的畫圖——特別神祕地，愛撫地感動了下游的富庶的哥薩克中的大部分。

「我們失去俄羅斯怎麼可以生活呢，而我們除了小麥以外什麼也沒有？」葛利高里問。

伊茲瓦林耐心地說明：

「我不是想要使單獨的一個頓河區域獨立地和隔絕地生存下去，是建立在聯邦的基礎上，也就是要聯合我們將要和庫板人，鐵列克人以及高加索的山地人們共同生活。高加索是富有金礦的，我們在那裏能尋到所有的東西。」

「可是石炭呢？」

「頓河流域就在我們的手底下。」

「但那是屬於俄羅斯的呀！」

「它是屬於誰的和座落在誰的領土上——這還是爭論的問題。即使頓河流域屬於俄羅斯的話——我們損失也很少。我們聯邦的基礎不是建築在實業上面。依照特徵我們——是農業區，因此那廢爲了滿足我們的不很巨大的實業界的對煤炭的要求，我們可以向俄羅斯去買它。而且不僅煤炭，還有許多別的東西我們都可以從俄羅斯買到：木材，五金製造品等等，我們要用高等的小麥和石油來和他們交換。」

「可是我們有什麼好處呢？」

「有直接的好處，首先可以脫離開政治的監護人，恢復自己的被俄羅斯沙皇破壞了的紀律，把所有遷來的客籍的人們遣送出去。在十年之內，想法從國外運來機器，這樣繁榮起自己的事業，發達到十倍。這塊土地——是我們的，用我們祖先的血灌溉過，用他們的骨殖作肥料，可是被俄羅斯征服了的我們，四百年來只是保護俄羅斯的利益，根本想不到自己。我們有海口。我們要有強大的和善戰的軍隊，不僅是烏克蘭，即使是俄羅斯也不敢再侵犯我們的獨立！」

伊茲瓦林是中等身材，各部生得很勻稱，肩膀闊張，他是個典型的哥薩克：像未熟的燕麥般的黃色的彎曲的頭髮，微黑的臉，扁平的白額，日鏽僅僅沾在腮部上，白色眉毛的水平綫上有一道痕跡。他用高朗的馴服的中音說話，談話中有一種把左眉毛尖利地豎起的習慣和也不知爲什麼總不由自主地活動着不大的鬚鼻子。從這種表情表示出來，他永遠不知在嗅着什麼。有力的步法，姿勢中的自信心和褐色眼睛的開朗的目光，使他不

同於聯隊中的其他的軍官們。哥薩克用着明顯的恭敬，甚至用着比對聯隊長還大的恭敬來對待他。

伊茲瓦林和葛利高里談了很久，於是那人感覺到彷彿剛剛堅硬了不久的土地又在他的足下鬆動了，曾經在莫斯科的司涅基列夫眼科醫院中和嘎蘭若聚談的那種情形又體驗到了。

十月政變以後，很快地他和伊茲瓦林作了下面的談話。

被矛盾所激蕩的葛利高里小心地探詢關於布爾雪維克的事：

「譬如葉非木、伊萬內支，你以為布爾雪維克們怎樣——他們推測的對還是不對呢？」

眉毛斜成了角度，可笑地皺了鼻子，伊茲瓦林哇啦起來了：

「推測？哇……你，我的親愛的，彷彿是剛降生的孩子……布爾雪維克有自己的計畫，自己的目的和期望。布爾雪維克對自己的觀察點是適合的，而我們也是適合自己的。布爾雪維克們的黨，你知道，叫什麼名字？不知道嗎？你怎麼能不知道俄羅斯社會民主勞工黨明白了嗎？工人——黨！現在他們和農民，也和哥薩克同路，但是他們的基礎——工人階級。他們給它謀取解放，對於農民——也許是新的，更壞的奴隸生活。生活上

就沒有那種可以使一切都平等的事。布爾雪維克取得政權——就要把好處給工人們，把不好給其餘的人們。恢復君主政治——好處就要給地主和其他的人們，把不好給其餘的人們。這也好那也好，我們都不要。我們帶要自己的，首先要從一切監護人的手中解放出來——不論是珂爾尼洛夫，或者克倫斯基，或者列寧。我們在自己的田地上工作，不要這些步兵們的身形。上帝，我們要從朋友中解救出來，對於敵人我們自己來處理。」

「但是大多數哥薩克們都去擁護布爾雪維克……知道嗎？」

「葛利沙，朋友，你要明白這種基本的原因：現在哥薩克和農民是和布爾雪維克同路。知道爲什麼嗎？」

「噉？」

「因爲……」伊茲瓦林轉了一下鼻子，把它捏圓了；笑起來：「因爲布爾雪維克站在擁護和平，擁護火速和平的立場上，而戰爭現在正威脅着哥薩克們……」

他響亮地向自己緊張的暗黑的額頸上拍了一下，把驚愕地豎起的眉毛放平，喊道：

「因此哥薩克們被布爾雪維克主義所煽動和跟隨着布爾雪維克的地步邁動。但是，只要戰事一結束，布爾雪維克就把手伸向哥薩克的政權方面來了——哥薩克和布爾雪維克的道路分歧了，這是確然地和歷史地不可避免啊。在今天的哥薩克的生活紀律和社會主義——布爾雪維克革命的必然結果——之間有一道不可通過的深淵……」

「我說……」葛利高里潛啞地發聲，「我什麼也不明白……我對這個很難理解……我就像在荒漠中的風雪裏徘徊……」

「你不用來理解這個吧！生活會壓迫着你來理解，而且不僅是壓迫，還要用力把你推到某一方面去。」

這場談話是發生在十月的下旬。可是在十一月中葛利高里偶然和一個曾經在頓河的革命歷史上擔任過不小的職務的哥薩克會見了，葛利高里和菲多爾·波得琪勒珂夫會過面，於是在不很長久的動搖以後又從新在他的心靈上罩上了舊日的真理。

這一天，是個從晌午就落起了帶冰粒子的雨的日子。黃昏以前晴了，葛利高里決定到同鄉第二十八聯隊的二等少尉德洛茲多夫的房子去。過了一刻鐘，他已經在墊子上擦着靴子，敲德洛茲多夫的門了。在被病弱的非古斯（註）和擦亮的傢俱所映照着的屋子中，除了主人以外，還有一個強健的，結實的，帶着近衛炮兵曹長的

肩章的哥薩克，坐在整齊的軍官的行軍床上，把脊背向着窗戶。他彎着背，把穿黑色呢褲子的兩腿寬寬地劈開，把也是那麼寬大的紅手放在圓形的膝蓋上。制服緊緊地裹着他的肋部，腋下皺了起來，在寬大的凸出的胸部上顯着幾乎要破裂的樣子。他應着門響聲扭過了短的充血的頸頸，冷冷地望了葛利高里一眼，又把眼瞇的冷漠的光亮隱藏在腫脹的眼瞼下面的窄小的眼眶裏去了。

「認識認識吧，葛利沙，差不多這算是我們的隣居，烏斯旗——霍派爾斯克人，波得琪勒珂夫。」

葛利高里和波得琪勒珂夫沉默地互相握過手。葛利高里一面坐下去，一面向主人笑着。

「我把你的地板踏髒了——你不罵嗎？」

「不，不要怕。老板娘會擦的……要喝茶嗎？」

主人——是個小身材的，活動的，像泥鰍一樣的人，用烟薰的焦黃的手指觸上了自沸壺，遺憾地說：

「喝點涼的吧。」

「我不要。不要麻煩。」

葛利高里把紙烟遞給波得琪勒珂夫。那人有半天的工夫想用自己的粗的紅色手指把白色的擠成很緊的行列的煙捲抽出一根來；因為不安紅着臉，憤憤地說：

「怎樣也拿不出……你瞧，該死的！」

最後他把一枝紙烟抽出血盒蓋來，把眯縫着的，因為笑而越法變狹小的眼睛拾向葛利高里。葛利高里很喜歡他的率直，問：

（註）一種特別的綠顏色——原註

「您是哪一個村子的？」

「我自己是生在克魯托甫斯克，」波得琪勒珂夫高興地說。「在那裏住到成年，近來是住在烏斯旗——克里諾甫斯克。您知道那個克魯托甫斯克吧——聽見過吧，大概？它這兒差不多和葉蘭斯克搭界。你知道普列沙柯甫斯克村嗎？馬特悅耶埠在它的後面，緊挨着就是我們部落的裘珂夫諾甫斯克村了，再向前去就是我們的村子，我就是生在那兒的。」上下克魯托甫斯克。」

談話中他總是忽然把葛利高里稱呼「你」，忽然稱呼「您」，自由地談話，有一次甚至親近着，用沉重的手觸上了葛利高里的肩膀。很關心地捲着的鬍子在他的大的，略微有些麻子的剃光的臉上閃光，潮濕的頭髮梳得很平整，在小耳朵的附近從左方起向上捲起了些邊髮。如果不是大的豎起的鼻子和眼睛，他很可能引起愉快的印象。第一眼望去並看不出它們有什麼特別的地方，但是，諦視一下，葛利高里差不多感覺到了它們的鉛一般的重量。細碎的，像硫磺彈一般的目光從狹窄的眼縫中射出來，彷彿從炮口中射出來，迎住了對面的目光，帶着沉重的死氣的頑強粘到一塊地方了。

葛利高里好奇地向他望着，發覺了一點特徵：波得琪勒珂夫幾乎從來沒有曇過眼——他談着話，把自己的不愉快的目光貼附在對話人的身上，從這件東西向那件東西上移動着眼睛，因此他的被太陽晒短了的睫毛總是下垂着和不动一動。他僅只有時垂下腫脹的眼瞼，然後又從新一跳把它們拾起來用眼睛的火光瞄準着，用它們環顧所有的四周一下。

「真奇怪，弟兄們！」葛利高里向着主人和波得琪勒珂夫說。「戰爭一完結——我們就要過新式的生活。」

「拉達」(註)來統治烏克蘭，我們——有軍人會。」

「是喀列金隊長——彼得琪勒珂夫小聲改正道。」

「反正一樣。有什麼分別？」

「那可真是沒有分別。」彼得琪勒珂夫同意了。

「我們現在對於俄羅斯母親是很客氣的。」葛利高里繼續重述着伊茲瓦林的演說，想要探求德洛茲多夫和這個近衛炮兵出身的人對這事是怎樣態度。「一有了自己的政權，自己的法律，我們就把小俄羅斯人從哥薩克的土地上趕出去，延長着邊境——請不要再走近來，啦！要過像古代我們祖宗所過的那樣生活。我想，革命對於我們很好。你以為怎樣，德洛茲多夫？」

主人用微笑和敏捷的身體的動作來應付。

「自然，要好些啊！鄉下人們要搶去我們的力量，他們本來是沒有方法生活的。他媽的——當權的首領們都是些德國人——什麼馮——陶貝，和什麼馮——格拉貝，和各種類似的傢伙！土地全叫這些參謀軍官們宰割了……現在我們都要餓死了。」

「可是俄羅斯能和這個妥協嗎？」彼得琪勒珂夫並沒有向着誰，安靜地問。

「大概，能妥協。」葛利高里確定地說。

「將來都是一個樣……仍舊是那樣的菜湯，也許還要稀哩。」

「怎麼能這樣？」

（註）烏克蘭「拉達」爲一九一七年全烏克蘭的反革命的民族布爾喬亞階級所組成的執行機關，設在基耶維。奧德的帝制派援助「拉達」到一九一八年，後被日耳曼人所驅逐——原註

「的確是這樣。」波得琪勒珂夫迅速地把眼睛的光亮轉了一下，把白瞪着的沉重的目光投向葛利高里。『首領們也和工人一樣，對於人民拚命壓迫。你要把他們拖到所謂老爺面前，他就會照你的臉打過來。也是……美麗的生活……脖頸上拴着石頭，却想從深淵中爬上來！』

葛利高里站起來了。脚步度量着窄小的屋子，有幾次碰在波得琪勒珂夫的劈開的膝蓋上，停在他的面前。

「那末怎樣呢？」

「到頭兒再講。」

「到什麼頭兒？」

「就是既已開始——就得幹到最後。既然打倒沙皇和打倒反革命——就應當努力使政權移轉到民衆方面來。但是——哄小孩子的神話。古時候是沙皇壓迫我們，現在不是沙皇了，但是別的等等的要來壓迫的，我們敢具結……！」

「波得琪勒珂夫，依你的意見怎樣呢？」

沉重的抬起來的眼光又在狹小的屋中奔跑起來，尋覓着空地。

「是人民的政權……是選舉的。你躲在將軍們的手掌下——還是要戰爭，這對我們却是多餘的了。如果在全世界建立了那種政權，人民不再受壓迫了，也不會再死傷在戰爭中間了，不然怎樣呢！一條破褲子就算把它翻過來——窟窿仍舊還是那許多。」用力把手向膝蓋上一拍，波得琪勒珂夫惡狠狠地笑了，露出細碎的數不清的堅固的牙齒。「我們是要離開古代向前走去，不然他們還是要套上那種桎梏，那比沙皇時代所表現

的還要糟。」

葛利高里用手在空中捉了一下什麼不可捉摸的東西，緊張地問：

「把土地交出去嗎？像切麵包片一般分給一切人嗎？」

「不是……爲什麼？」波得琪勒珂夫驚慌失措似乎不安了。「土地我們是不能讓渡的。我們哥薩克們之間可以分割一下土地，把地主的沒收來，可是不能給鄉下人們的。他們——是皮襖我們——是袖子。一分割——我們就要捱餓。」

「但是誰來統治我們呢？」

「自己呀！」波得琪勒珂夫活潑了。「獲得自己的政權——也就有了法律。雖然我們的馬肚帶有點兒鬆了，但是驅除喀列金的人們還能辦得到啊！」

葛利高里停在出了汗的窗子前面，向街上望了半天，望着一羣玩着一種巧妙的遊戲的孩子們，望着對面的房屋的濕房頂，望着小花園中的禿頂白楊樹的蒼灰色的枝子，並且聽見德洛茲多夫和波得琪勒珂夫不知爭論了些什麼，苦惱地努力在思想的混亂中分析着，也不知在考慮着決定着什麼。

他站了有十分鐘，沉默地在玻璃上畫着姓名的字頭。窗外和矮小的房頂一平的初冬的枯萎的太陽沉落下去了。它彷彿是豎立在房頂的生鏽的脊背上，潮濕地發紫光，顯着它就像要掉下來一般，滾向房頂的那方或者這方去。從被雨浸過的公園中枯燥的樹葉子飛過來了，從烏克蘭從盧干斯克一刻比一刻緊峭的送來的風在部落上空發起狂暴來了。

第三章

諾沃柴爾喀斯克變成躲避布爾雪維克革命的逃亡者的集合中心了。瓦解了的俄羅斯陸軍的運命支配者，多數前任的將軍們都向頓河下游集合來，希望反革命的頓河人們來支持，想從這塊根據地上展開和攻擊已經蘇維埃化了的俄羅斯。

十一月二日，阿列克塞耶夫將軍在騎兵大尉沙普龍護送之下到了諾沃柴爾喀斯克。和喀列金談判了一下。他接受了組織志願軍的計劃。從北方逃來的軍官，士官學生，突擊隊員，學生，步兵中的落伍分子，特別多的是哥薩克中的尖銳的革命分子和尋覓奇怪的冒險事業的普通人們以及高官原祿的，曾經掙過克倫克的人們，——構成未來的志願軍的中堅分子。

在十一月末日丁尼金，盧閣穆斯基，馬爾珂夫，愛爾迭里各將軍都來了。這時候阿列克塞耶夫的部隊計算着已有一千以上的槍枝了。

十二月六日被自己的鐵根護兵拋在路上和化裝跑到頓區邊境的珂爾尼洛夫出現了。

這時把從前在羅馬尼亞和奧德戰綫上的哥薩克聯隊全部撤到頓河方面的喀列金，又把它們配置在沿鐵道衝要去處的諾沃柴爾喀斯克——柴爾特科窩——羅斯托埠——琪火列慈克方面了。但是因三年的戰爭而疲倦了的，從前綫帶着革命傾向回來的哥薩克們對於和布爾雪維克的交戰並沒有表示什麼特別的願意。在各聯隊中所殘餘的正規的騎兵數目不過三分之一的樣子。保存實力特別多的聯隊——是第二十七，四

十四和第二補充隊——在喀敏斯克部落方面駐紮下來。正在這時候近衛軍阿塔曼斯基和哥薩克聯隊從彼得格勒被派出來了。從前方來到的第五十八、五十二、四十三、二十八、十二、二十九、三十五、第十七、二十三、第八和第十四聯隊和第六、三十二、二十八、十二以及十三大隊都分駐在柴爾特列窩、米列洛窩、里哈格魯博克、茲月列窩方面了，同樣也駐在礦區方面。霍派爾斯克和烏斯旗——滅德維吉次克區的哥薩克聯隊開到菲洛諾、烏留岑斯克、謝列布爾科窩方面，在那裏停留了不久，後來就分散開了。

故鄉的屋宇努力地向自己伸張來，也沒有可以阻止哥薩克們的要回家的悄悄的力量了。頓河的聯隊只有第一、第四和第十四到過彼得格勒，但是它們在那兒也並不長久。

喀列金對於特別不可靠的幾個部隊企圖用特別堅強的部隊包圍起來的方法去實行改造或者隔離。
十一月底，當他第一次企圖把前方的部隊移向革命的羅司托埠去時，哥薩克們開到阿克薩伊斯克，拒絕進攻，轉回來了。廣泛展開的整理「雜牌」隊伍的組織工作收到了相當效果。喀列金在十一月二十七日已經可以用堅強的志願軍和由阿克塞耶夫處借來的恰好在那時已經招集成的一個大隊來從事作戰了。

十二月二日羅斯托埠已經由於戰鬥的結果被志願軍部隊佔領。志願軍的組織中心跟着珂爾尼洛夫的來到已移到那裏了。喀列金一個人留下了。他把哥薩克部隊分佈在本州的邊境上，向蔡里城和薩拉托甫斯克省邊境上移動，但是爲了要解決目前的迫切要求只有軍官的游擊隊還可以用。一天一天地老朽下去的，無能力的軍隊的力量惟有倚仗着他們了。

爲了鎮壓頓區的礦工的暴動把新徵的民兵遣送過去。柴爾派曹夫大尉在馬開耶埠斯克區中活躍，第五十八哥薩克聯隊的正規部隊也駐紮在那裏。謝米列托夫——格列科夫，各種的國民軍在諾沃柴爾喀斯克很

快地組織成功了；在北方的霍派爾斯克區內，用軍官們組成了所謂「司契潘·拉進的部隊」的游擊隊。但是赤衛軍的縱隊已經由三面向本州迫近了。在哈里科埠，沃倫聶日方面集中力量預備攻擊。烏雲籠罩在頓河上空，濃密起來，發着黑。第一次交戰的砲聲已經由烏克蘭吹來的風送來。陰暗的日子向本州移動着。毀滅的時期走近了。

第四章

黃灰色的，大塊的，像船一般的雲片靜靜地飄過諾沃柴爾喀斯克上空。在雲外的高空上，在直伸出去的教堂的光亮的圓頂上，灰白色的像羽毛般的暗雲的不整齊的錦片，一動不動地懸掛着，它的長尾巴像波浪一般低下去，在克里原斯克部落上空的某處放射着玫瑰色的光亮。

不很明亮的太陽站在空中，阿塔曼府的窗子被它一照，熱烈地放光了。鐵房頂的斜坡在屋上閃灼着，昨天的雨的潮濕還保存在把西伯利亞的王權伸張到北方去的青銅的葉爾瑪克的像上。

徒步的哥薩克小隊沿珂列士勤斯克斜坡向上走來。太陽在他們的來復槍的刺刀上遲鈍地跳動。衝破清晨的寂靜的稀疏的行人聲和馬車的轟隆聲，差不多把清晰的，稍微聽得出的哥薩克的脚步聲要遮住了。

在這一天清晨，伊里亞·彭楚克乘從莫斯科來的火車到了諾沃柴爾喀斯克。他最後從車上下來，把破舊的夾大衣的大襟向自己身上裹裹，感到自己穿便衣有些不可信和不習慣。

站台上，有憲兵和兩個年青的不知爲什麼笑的女郎溜躑。彭楚克走出站來到城中去；把廉價的剝落不堪

的手提箱夾在腋下。一路上，直到街的盡頭，幾乎沒遇到人。過了半小時，穿行過城市的彭楚克停在一所不大的半壞了的房子附近了，看着這好久以來未曾修繕過的小房子有點兒可憐。時間把手掌放在它的身上，在它的重壓下房頂也塌陷了，牆也歪斜了。板扉搖晃地掛着，窗子麻痺地傾斜了。彭楚克開開柵門，衝動地用眼睛把房子和狹小的院落瞥了一眼，迅速地邁上台階。

狹窄的過道中，一個裝滿了各種用具的箱子佔了一半地方。彭楚克在黑暗中把膝蓋撞到它的角上，——沒感到疼痛，拉開門。在前面的矮小的臥房裏一個人也沒有。他通過第二間，那兒也沒找到一個人。踏到門坎上，那種只有這所房子所獨有的非常熟習的氣味使他的頭昏了。他把所有的傢具瞥了一下，聖像的沉重的框子掛在小屋子的前角，牀，小桌子，它的上面有因古舊而斑駁了的小鏡子，像片，幾把破爛的維也納式椅子，縫紉機，在燈爐上面是因為用久而變暗了的自沸壺，彭楚克帶着突然地和尖利地跳起來的心，——就像要悶死一樣，用口喘着氣，轉過身來，拋下提箱，環顧了廚房一下，油着特別花樣的寬額的壁爐也還是那樣溫柔地發綠，一隻花斑老貓從藍色的紗窗帷後面向外望，牠的眼睛裏面閃着解事的，差不多像人一般的好奇的眼光，——看來，拜訪的客人是很稀少。桌上零亂地擺着沒有洗刷的傢具，附近木凳上放着織物的毛線球，編針從未完成的織子的足部的四角透出來，燦爛發光。

八年以來，這裏任什麼都沒改變過。彭楚克彷彿昨天才從這兒走的。他跑到台階上，從豎立在院子盡頭的柵柵門中走出了彎腰曲背的彼得，艱辛的歲月消磨了的老太婆。「媽媽……真的嗎……是她嗎……」彭楚克顫動着嘴唇，向她迎去。他把帽子從頭上扯下來攢在拳中揉皺了。

「你要找誰呀？找誰呀？」老太婆驚慌地問，把手掌遮在褪了色的眉毛上，一動不動。

「媽媽……」彭楚克有點兒懵懵地說。「怎麼的你……認不出了嗎？」

他磕磕絆絆地走向她去看見母親因他的呼聲而搖動着彷彿被打了一下——看來她是想跑，但是力量不自主了，她只好搖擺着走來，彷彿在克服着風的抗力。彭楚克已經抓住了要跌倒的她，吻着小而皺的臉，因為驚慌和不可名狀的欣喜發暗了的眼睛無告地和不斷地震動着。

「伊流沙……伊流申喀……親愛的兒子認不出啦……主啊，你是從哪兒來啊……」老太婆小聲說，企圖站直身子，把疲弱的雙足立穩。

他們走進屋子去。在這裏剛體驗過一刻深深的衝動以後，彭楚克從陌生的肩膀上向下脫大衣——因它太緊了，緊箍住兩腋，每一個動作都被它妨礙了。他帶着輕鬆的心情拋掉它，坐在桌子旁邊。

「沒想到能看到活人哪！……有多少年沒見啦。我的親生的呀！我怎麼能認出你來，你是又長高，又顯老啦！」

「噢，你近況怎樣啊，媽媽？」彭楚克微笑着詢問。

她亂七八糟地講述着，奔忙起來，把桌子上收拾了一下，向自沸壺內添上炭，淚珠和煤黑在哭着的臉上亂抹，不住地向兒子面前跑去，用手撫摸他，搖動他，靠到他的肩膀上。她燒熱了水，自己親自給他洗了頭，也不知從哪兒的箱子底下找出了一件因舊而發黃了的乾淨汗衫，款待過親生的客人，一直坐到半夜，眼睛就沒離開兒子，問各種的話，悲傷地搖着頭。

當彭楚克躺下去睡的時候，鄰近的鐘樓上已經敲了兩下。他立刻就熟睡了，做着夢，忘掉了現實。夢見，他是一個職業學校的淘氣學生，跑着，躺着，輾轉在夢中，但是如此這般母親從廚房裏開門，嚴肅地問：「伊流沙，明

天的功課預備了嗎？」——就這樣帶着凝固的緊張而愉快的笑容睡熟了。

在黎明以前，母親向兒子那裏去了好幾次，整理整理被子，枕頭，吻着他的留着斜披下來的亞蘇色毛髮的大額，又靜靜地走開去。

過了一天，彭楚克要走了。清晨，一個穿步兵外套和戴新保護色制帽的同伴到他這兒來，小聲對他說了些什麼，彭楚克就奔忙起來了，迅速地收拾着提箱，把母親洗出來的一件汗衫拋在上面——病態地皺着眉，穿衣。嘖嘖着，迅速地和母親作別，答應過一個月就回來。

「你又往哪兒去啊，伊流沙？」

「往羅斯托埠，媽媽，往羅斯托埠去。很快就可以回來……你……你……你，媽媽，別難過！」他寬慰着老太婆。

她匆匆地從自己身上解下一個貼身的小十字架——吻着兒子，畫着十字，給他戴在頸上了。整理了一下領子外面的十字架的帶子，手指跳動着，冷氣鑽刺着。

「戴上吧，伊流沙。這是——聖尼珂萊·米爾立吉斯基的。保護和救命，慈善的聖人，躲避和佑護……：我只有一個人……」她低聲說，用發熱的眼靠上十字架去。

瘋狂地擁抱着兒子，忍耐不住了，脣角顫動着，苦痛地向下裂去。一滴又一滴的熱淚點子，像春天的雨一般，向彭楚克的毛手上落着。彭楚克把母親的手從自己的頸上拿下來——蹙着眉，掙到台階上。

羅斯托埠車站上的人們——擁擠不堪。地板上拋棄的烟蒂和葵花子皮直沒到腳踝。衛戍兵們在車站上販賣着制服，烟草，偷來的物品。各種種族的人羣，普通大多數是南方沿海的城市的人，緩緩地移動着，喧鬧着。

「阿司莫洛夫的出品，阿司莫洛夫的零賣品！」一個賣紙烟的男孩子大聲吵嚷。

「減價出賣，市民先生……」一個形狀可疑的東方人，像變戲法的人一樣向彭楚克的身架上悄悄說，並且向自己的外套的鼓脹的衣襟鑿着眼。

「乾炒葵花子！這兒有葵花子！」靠入口處作生意的女郎們和婦女們的各種噪音吵嚷着。

有六個黑海的水兵們穿過人羣，高聲地談話，哄笑着過去了。他們身上是休息時的樣子，皮帶，金鈕子，寬大的掃着塵土的褲子。人們在他們的面前客氣地分散開了。

彭楚克走着，緩緩地穿過人羣。

「金的滾蛋吧，是你的自沸壺的金子……我沒有看見過嗎，怎麼的？」一個火星隊（註）的瘦弱兵士嘲笑地說。

對於他的回答是出賣人憤慨的吵嚷，搖擺着可疑的沉重的金練子。

「你看見過什麼啦？……金子！……赤金，你想知道嗎，是在初級法院弄來的……」噢，滾你媽的，熊小子來給你試試……難道你還不要？」

「船可不開啦……在哪兒昏吵些什麼！」旁有人說。

「爲什麼不開啦？」

「報上登着……」

「拍參（註一）拿到這兒來！」

（註）這麼稱呼無線電通訊隊。——譯者

「我們同意第五號。別人不行辦不好……」

「馬馬雷加（註二）好吃的馬馬雷加要嗎？」

「兵車長官答應啦！我們明天要開拔啦！」

彭楚克尋到了黨委員會的房子，順樓梯走上二層去。一個武裝的抗着日本式的，上面裝着刺刀的來復槍的工人赤衛兵攔住他的道路了。

「您找誰，同志？」

「我找阿布拉木遜同志。他在這兒嗎？」

「向左去第三間屋子。」

一個不高的，長鼻子的，黑頭髮的人把左手的手指靠在上衣的襟上，右手有規律地揮動着，向對話人——一個年老的鐵路職員——拍了一下。

「這樣不行啊！這也不是組織啊！用這樣的宣傳您要獲得相反的效果的！」

鐵路職員想要說些什麼，辯論一下，這從他的臉上的不安地遺憾的表情可以判別出來的，但是生着黑髮的人沒給他開口的機會；看來是處在非常憤慨的情況中，他不願聽對話人的話和躲開他的目光喊道：

「馬上您就撤銷米特勤克的工作吧！我們不能不參加地看到您那兒事情的經過。月爾霍慈基要對革命裁判所負責任的，他被捕了嗎？是嗎？……我要催促一下，把他槍斃！」他殘酷地說完，把激動的臉轉向彭楚克，還

（註一）工人對賣物者的呼聲。——譯者

（註二）用玉蜀黍面製的食品。——原註

沒有能使自己平靜下去，銳聲地問：「您有什麼事？」

「您是阿布拉木遜？」

「是的。」

彭楚克把文件和一個彼得格勒的負責同志的信交給他，坐在附近的窗台上了。

阿爾拉木遜注意地讀完了信，皺起眉微笑着（對於自己的銳聲的喊叫使他覺得不妙），請求道：

「請略候一刻，馬上我就和您談談。」

他發放了流汗的鐵路職員，走出去，過一刻領來一個成年的剃光頭的，沿腮巴骨有一塊金圓大的藍色傷痕的，具有幹部軍官風度的軍人。

「這是我們軍事革命委員會的委員。請認識認識。您，同志……對不起，我把您的姓名忘記了。」

「彭楚克。」

「……彭楚克同志……您，大概，是專門的機關槍手吧？」

「是。」

「這是我們正需要的！」軍人微笑了。

他的傷痕努力伸張開，從耳壳到下頰，因為微笑裂開了。

「您能在短期間中用工人赤衛兵來給我們組織一隊機關槍隊嗎？」阿布拉木遜問。

「努力作去。事情總可以如期辦到。」

「哦，那麼您需要多少時間？兩三星期？」軍人俯身向彭楚克問，並且單純地，期待地微笑了。

「幾天就行。」

「好。」

阿布拉木遜擦了一下額部，帶着憤激的顯明的調子說：

「衛戍兵部隊的紀律壞極了，他們沒有真正價值。彭楚克同志，我們這兒也和各處一樣，我說希望是在工人的身上。海軍們——還好，可是陸軍……因此，明白嗎，才想要有自己的機關槍手。」他把長髯鬚成一個藍色圈子，關心地問：「您對於物質條件的保證想要怎樣？我們可以辦好這事的。您今天吃飯了嗎？當然，是沒有啦！」

「你會經接過多少日子的餓啊，老兄，你一眼就可以分別出餓人和飽人，你會經受過多少苦難，或者恐慌啊，怎麼這麼早你就有了這麼一塊白頭髮啦……」彭楚克帶着感動的愛撫，望着阿布拉木遜的黑頭頂，右方有一塊白髮的光亮的點子在耀眼地閃動。彭楚克已經跟着嚮導人向阿布拉木遜的住房走去，還在想着他：「就是這個小夥子，就是這個布爾雪維克！具有惡狠狠的固執，同時也保存着良好的人類的本性。他毫不遲疑地對一個不忠實於工作的月爾霍慈基宣告判決死刑，而同時也會保護一個同志和關心他。」

和阿布拉木遜的相會完全是在一種溫暖的印象中，他走到他的住所，在塔干洛格盡頭的某處，在一個填滿了書籍的小屋中休息了一下，吃了飯，把阿布拉木遜的字條交給房子的女主人——躺在牀上了。也不記得是怎樣睡熟的。

第五章

在四天中，彭楚克自早到晚和由黨會委員遵照他的命令所派遣來的工人們工作。他們共十六個人。是些職業，年齡，甚至民族都各不相同的人們。兩個搬運夫，一個波勒塔瓦的烏克蘭人賀維雷契理和俄國化了的希臘人米哈里藉，排字工人司台潘諾夫，八個五金匠，從帕拉蒙諾夫礦上來的炭坑夫捷林諾夫，瘦弱的麵包匠阿爾緬人蓋沃爾克揚次，俄羅斯的德意志人的熟練鐵匠姚于尼·列賓得耳，兩個工場工人，輪到第十七張入伍許可證，却是一個穿棉陸軍制服，和大而且不合腳的長靴子的女人拿來的。

彭楚克由她手中接過絨口的文件，也猜不出她來的目的，問：

「您回去的路上，能到司令部去一躑嗎？」

她微笑着，——用失措的動作整理着從頭巾下面露出來的頭髮的寬鬆，平和地說：

「我是被派到您這兒來……」克服着一瞬間的不安，躊躇着，「充任機關槍手的。」

彭楚克的臉漲紅了。

「他們瘋了是怎麼的？我這兒有婦女像是怎麼的……請您原諒，這事對您是不合適的，煩重的工作，必需要有男人般的力量……這可是什麼事……不行，我不能收留您！」

他皺着眉，打開文書，像跑一般看了一下入伍證，那上面乾燥地說明，依照他的命令派遣黨委員安娜·波古德理同志去，把粘在入伍證上的阿布拉木遜的紙片讀了幾遍。

親愛的同志，彭楚克！

我們把一個很好的同志安娜·波古德理送給您。我們是順應她的誠懇的要求才派她去，希望您能把她造成一個戰鬥的機關槍手。我知道這位姑娘，把她熱誠地介紹給您，請求一件事：她——是個可貴的

工人，但是太熱情，有點兒熱狂（還沒有渡過青春時期），請抑制着，小心着她的毫不考慮的行爲。無疑地，這八個五金匠是您那兒的基本組織和核心，他們之中我很注意博郭沃衣同志。是個很幹練的和被革命嚙食過的同志。您的機關槍隊的組織——要國際化了，——這很好：戰鬥力會有的。

請加緊訓練吧。得到的消息，彷彿喀列金在集合軍隊向我們攻來。

斯·阿布拉木遜敬禮。

彭楚克望了站在他面前的姑娘一眼（事情是發生在莫斯科大街上的建築中的一間地下室內，因為在那裏施行訓練。）他的吝嗇的眼光像道不清楚的綫遮上了她的臉。

「噢，有什麼呢？」他不高興地說。「如果這是您自己的志願……還有阿布拉木遜這樣請求……請留下吧。」

*

*

*

*

*

他們從各方面擁擠地向張着口的「馬克西木」（註）粘附上來，像葡萄葡萄嚙一樣掛在它的頭頂上，緊靠上前面人的脊背，用貪戾而且好奇的眼睛追蹤着，它在彭楚克的熟練的手底下是怎樣地迅速拆成了零件。彭楚克又用清晰的，有分寸的緩慢的動作把它裝了起來，講述裝置的方法和零件的配佈，用循環的方法教授，說明瞄準，測量的規矩，講述依照彈道而轉動尺寸，子彈射出的終極目的。教授怎樣在戰爭的時候來佈置，以便在敵人的砲火下面不受到攻擊，自己躺在塗着保護色的擋牌下面，講說怎樣選擇優勢地位，怎樣安放彈箱和彈帶。

所有的人都很容易地明白了，除了麵包匠蓋沃爾克揚次。那個人什麼也沒有明白，無論彭楚克把拆卸的方法告訴他有多少回——無論如何也記不住，總是弄亂，丟失，不安地悄悄說：

「爲什麼就不行呢？啊呀，我是怎麼……對不起……應當把這個放到這兒。又是不行……」他失望地喊了出來。「爲什麼？」

「你說是『爲什麼！』」黧色臉的額上和腮巴上留着火藥炸傷的藍色點子的博郭沃衣學着他說。「因爲你混蛋，所以才不行。這是要這樣！」他警覺了一下，確信地把一個零件放在它的應屬的那個地方。「我從幼年就對於軍事發生過興趣，」在大家的哄笑下用手指觸上自己臉上的藍色斑點。「會作成一個大砲把它弄炸了——我也跟着倒楣了。但是現在我可顯出能耐來了。」

他確實是比所有的人都比較地容易和迅速地瞭解了機關槍的學識。只有一個蓋沃爾克揚次落後了。時常聽到他的像哭一般的憤怒的嗓音：

「又不是這樣！爲什麼？——不知道啊！」

「真是個驢子，真是個驢子啊！在全拿黑柴灣就這麼一個！惡狠狠的濕嘴唇的希臘人米哈里藉憤激了。」

「真是少有的混蛋！」抑制着自己的列賓得爾同意了。

「用你作塊麵餅都不成功！」賀維雷契珂噘着鼻子說，所有的人也都惡意地笑了。

只有一個司台潘諾夫紅着臉，憤怒地喊道：

「應當告訴同志，可不應當說閑話啊！」

大個子的，強有力的，像被放逐了的和尚一般的老工場工人克魯託郭洛夫凸出眼睛，擁護他的意見了。

「笑吧，木榔頭們，可是事情停頓啦！彭楚克同志，使自己的陳列館安靜一下，或者把他們趕他媽的出去！革命已遭受到危險而他們——笑也算——在組織政黨……那是多麼野蠻的行爲……話是對的。」他低聲說，用槌子般的拳頭揮動着。

安娜·波古德珂帶着非常的求知慾鑽研所有的一切。她固執地粘住彭楚克，抓住他的襤褸的夾大衣的袖子，不肯離開地在機關槍附近轉動。

「但是如果水要凍在水箱裏面——那時候怎麼辦？如果當有大風的時候要什麼樣的角度？這怎麼辦？彭楚克同志！」她用問題粘住了，並且期待地把大的帶着不可信的和溫暖的光亮的黑眼睛衝着彭楚克。

因爲她的參加工作，他似乎感到自己有些不靈敏；對於這種不靈敏就像要哭一下，因爲對她帶着高度的期望，反而覺得很冷淡，但是每當清晨，恰恰在七點鐘，她因冷而把雙手縮進綠色的暖外套袖中，用肥大的步兵靴子的鞋底子踏動着走進地下室的時候，就感到有種衝動的，不平常的感覺。她比他的身量稍微矮小一些，也是那樣強有力的肥胖，和所有的勞力的強健的姑娘們一樣——有些兒曲背，也可說是不很漂亮，如果不是那大而且強有力的眼睛粗野地裝飾着她全身的話。

四天的功夫他就沒能仔細把她看一遍。地下室是半陰暗，又不方便，而且也沒有功夫可以望她的臉一下。第五天的黃昏時光，他們一同出來。她在前面走，已經上到最後一塔，她講着一個問題把身子轉了回來，彭楚克內部衝動了一下，在黃昏的光亮下面望了她一眼，她用習慣的身法整理着頭髮，等候回答，頭略微抬起一些，把眼睛斜向他這方面。彭楚克聽過了，被愉快的病態的感覺所壓迫着的他慢慢地沿台塔走。他一生在一件大事以前時常體驗到這種刺心的震探的感覺，像在開始衝鋒時一段，熱情還沒有襲上來，又像在聽着略微有些咬

舌的列寧的演說，覺得領導的和天才的熱情彷彿向心內鑽着，燃燒着，又像在欣賞着那從未見過的夕照的影色雲霓，又好像決定去冒險一樣——現在他又體驗到這種感覺，望着姑娘的粉紅色的發暗的雙頰，望着她的白眼球上的像六月的天空一般的藍光和黑眼睛的不可測量的深淵。她因為緊張（拙笨地整理着頭髮，並沒有擡起頭巾）把被低矮的太陽映照着的粉紅色鼻孔抽動着。口的綫條很英氣，同時顯着稚氣的溫柔。微細的汗毛在翹起的上唇上面發暗光，在不很光滑的皮膚的白地上清晰地顯着陰影。

彭楚克低下頭去，彷彿受了一下打擊，——帶着活潑的玩笑態度說：

「安娜·波古德珂……第二號機關槍手，你很好，不知是誰的福氣呀！」

「糊塗！」她堅定地說，微笑了。「糊塗，彭楚克同志……我是問什麼時候到射擊場去？」

因為微笑她似乎更單純，容易接近，人間化了。彭楚克和她並排停下了，愚蠢地望着街的盡頭，總向下落去的太陽在那裏沉了下去，像紫色的水面向下沉着，他安靜地回答：

「到射擊場去明天。你要到哪兒去？你住在哪兒？」

她說出了一條偏僻的小胡同，一同走着。博郭沃衣在十字街口追上了他們。

「喂，彭楚克！我們明天怎麼集合呢？」

彭楚克說明了道路，在太平林外面集合，克魯托郭洛夫和賀維雷契珂用馬車把機關槍運到那裏去；上午八時集齊。博郭沃衣和他們一同走過了兩道街，告別了。彭楚克和安娜·波古德珂沉默地走了幾分鐘。她斜視的目光活動着，問：

「您——是哥薩克？」

「是的。」

「從前當過軍官嗎？」

「噫，就算是個軍官吧！」

「您是哪兒生的？」

「諾沃柴爾喀斯克人。」

「在羅斯托埠好久了嗎？」

「幾天。」

「在這以前？」

「在彼得格勒。」

「哪一年入的黨？」

「一千九百一十三年。」

「那末您的家屬在哪兒哪？」

「在諾沃柴爾喀斯克，」他用緊急的調子說，和請求地伸出了手：「等等，讓我問問你——是羅斯托埠本地人嗎？」

「不是，我生在葉喀琪林諾斯拉富土城，最近住在這兒了。」

「現在我要問……烏克蘭人嗎？」

她狐疑了一刻，堅定地回答：

「不是。」

「猶太人嗎？」

「是的。怎樣呢？莫非我的口音可以聽得出嗎？」

「不是。」

「那末怎麼猜出來我是猶太人？」

他用力落着腳，縮小着腳步，回答：

「耳朵，耳朵的樣子和眼睛。但是在你身上所存留的你的民族性很少……」沉思一下，附加道：「這很好，你在我們這裏。」

「爲什麼？」她發生了興趣。

「你看替猶太人們奠定光榮的基礎，因爲我知道，有許多工人是這麼想——我自己就是工人。」他輕輕地說明，「猶太人們只是在那裏領導，自己却不肯向炮火下面鑽。這是錯誤的，你現在就用光榮的典型駁倒了這個錯誤的意見。你念過書嗎？」

「是的，我去年在中學畢業。您受的什麼教育？我因爲談話可以看出來您是非工人出身，所以才問一下。」

「我讀過很多書。」

緩緩地走着。她故意順着小胡同來回轉，簡直地講述着自己，繼續探詢他關於珂爾尼洛夫的出現，關於皮

特爾的工人的傾向，關於十月的政變。

在河岸的某處有來復槍的射擊聲潮濕地拍拍響着，機關槍繼續地突破了沉寂。安娜不肯輕易放過地問：

「什麼牌號？」

「路易斯。」

「槍彈帶已經射擊到哪一部分了？」

彭楚克沒有回答，欣賞着從陡泊着的掃海艦上向黃昏的天空的高處，強有力地映射出
去的橙黃色的，散佈着像綠玉色的光屑的探照燈光。

沿着沒有人跡的城市走了有三小時，他們在她的房子大門口分別了。

被說不出的滿意燃燒着的彭楚克回家了。「好的同志，聰明的姑娘！這樣和她談一陣很好——心靈上很
溫暖。這些時候人是變得粗野了，但是和人們的友誼的交際還是必需的，不然你就會變得硬化起來，和兵士吃
的乾麵包一樣……」——他想着，自己欺騙着自己，並且自己也明白是欺騙。

剛從軍事革命委員會散會回來的阿布拉木遜開始詢問關於機關槍手們的訓練成績；以後又問關於安
娜·波古德珂：

「她怎樣？如果不相當——我們可以派她去作別項工作，更換一下。」

「不，你是幹什麼！」彭楚克害怕了。「很能幹的姑娘！」

他感到有幾乎不能克服的想要談論她一下的慾望，但是幸虧用很大的意志上的努力才制止了。

第六章

十一月二十五日晌午，喀列金的軍隊從諾沃柴爾喀斯克向羅斯托埠出動。攻擊開始了。滑着鐵路綫，順着路基的兩旁，是阿列克塞耶夫的軍官隊伍的稀疏的散兵綫。右翼方面比較稠密地移動着士官學生的灰色身形。波波夫的游擊隊在左翼繞過了紅土崖。有些從遠方看着像灰色小塊子的東西跳到崖上去；向這方面突過來，略停了一下，完全停下了，又從新移動了。

散佈在拿黑柴灣的邊境上的赤衛軍陣綫中間顯出了奔忙的不安。許多頭一次拿起槍的工人們感到了恐怖，爬來爬去，把自己的黑色大衣沾上了秋天的泥濘；有些人抬起頭，展望着遠方的被廣原縮小了的白軍的形體。

彭楚克在陣地上的機關槍附近，跪着，用望遠鏡視察。他在前一夜把自己的襪襪的夾大衣換上軍用外套，感到自己穿上它是很習慣，安靜。

沒有命令就開火了。緊張的寂靜保守不住了。剛剛放出頭一響時，彭楚克就罵起來了，喊叫着，整個身形站起來：

「停——止……」

射擊的連珠的響聲把他的呼聲吞沒了，彭楚克只好揮了一下手；又努力喊叫起射擊手來，向博郭沃衣命令「開火！」那人正把微笑着的，但是變成黃土色的臉伏在撥機上，把手指放在後座的柄上。機關槍的熟習的斷續聲刺進了彭楚克的聽覺。向敵人的臥倒的散兵綫方面看了一刻，努力校正着瞄準，後來跳出去，沿陣綫跑到其餘的機關槍旁邊去。

「開火！」

「來啦……咯咯咯！」賀維雷契珂咆哮着，把恐怖的和幸福的臉扭向他。

從中央數第三架機關槍附近是些不很完全可靠的孩子們。彭楚克跑向他們去。他在半路上彎下一些身子，用望遠鏡望了一下……在冒了汗的圓玻璃上面看見搖動着的灰色點子。清晰的，密集的射擊從那面送過來了。彭楚克伏下去，並且已經臥倒糾正了第三架機關槍的目標的不正確。

「向下一一些瞄準……」他喊叫，蠕動着，沿陣綫爬。

槍彈把接近死亡的哨叫在他的頭上掠過。阿列克塞耶夫的部隊像在打靶時一樣，射擊很正確。

兵士們靠着糊裏糊塗地把槍口高高伸出去的機關槍臥倒成了一片；射手希臘人米哈里藉不正確地瞄了一下高的標準，不斷地放了起來，浪費着預備的彈帶；恐怖的，臉發綠的司台潘諾夫在他附近像鷄一般叫；後面是克魯托郭洛夫的朋友，一個鐵路工人把頭鑽進土內，彎着身子，略微把伸出去腳顛起了一點，像烏龜一般伏着。

彭楚克推開米哈里藉，睜縫了半天眼睛，測量着目標，機關槍抖動起來，和痙攣着在他的手下面規律地噠噠地響起來時，——表現出了效果：像競賽般跑過來的士官學生的堆羣從小山向上向後滾去了，丟下了一個在粘土光地上。

彭楚克回到自己的機關槍跟前來。蒼白了臉的博郭沃衣（他的頰上的火藥點子更明亮地發藍色了）側身躺着，口裏罵着，綁扎着傷到肉內去的足部。

「放槍呀，尙你們的娘！」一個臉像火一般紅的，躺在旁邊的赤衛兵四肢支撐着站起來，喊叫。「放槍呀！你沒看見他們在攻擊嗎？」

軍官隊伍的散兵綫像開兵競賽一般沿路基移動。

列賓得耳代替了博郭沃衣。巧妙地，經濟地，不慌不忙地施行射擊。

蓋沃爾克揚次像兔子一般從左翼跑了過來，倒下去躲避每一個從他頭頂上飛過去的槍彈——哎呀着，跳到彭楚克面前說：

「不好使啦……放不出去啦！」

彭楚克幾乎是一些遮擋也沒有，像跑一般沿着零落地臥倒的散兵綫活動。

還離着很遠就看見安娜跪在機關槍附近，攏起散亂的頭髮縲子，用手掌遮住，望着敵人的散兵綫。

「臥倒……」因為替她恐懼臉都黑了，血液衝動着，彭楚克喊：「臥倒，對你說哪……」

她向他這方面望了一眼——仍舊是那麼站着。從彭楚克的嘴唇上迸出了沉重的，像石頭一般的罵詈。他跑到她面前，用力彎身到地面上。

克魯托郭洛夫在擋牌後面咕噥着。

「咬住啦！不能動啦！」他哆嗦着，悄悄地對彭楚克說，用眼睛尋覓着蓋沃爾克揚次，哼味着喊叫：「跑啊，該死的！你們這些太古時代的魚龍跑啊……他的呻吟聲把我的心都撕裂啦……不讓工作……」

蓋沃爾克揚次彎曲曲地像蛇一樣爬過來。他的沒刺的長鬚的硬毛上面泥土都乾了。克魯托郭洛夫望了他一下，把汗濕的牛脖子扭轉過去——開始號叫起來，把射擊的轟隆聲都遮住了。

「彈帶藏到哪兒去啦……野獸……地下掘出來的……彭楚克彭楚克把他弄開——我要把他弄死……」

彭楚克在機關槍上面摸索了一氣。一顆槍彈猛力向擋牌上落下來——把手震開了，就像挨了燙。把槍放平正着，自己管理着射擊。壓迫着毫不恐懼地跑過來的阿列克塞耶夫隊伍臥倒下去，並且向後爬，用眼睛尋覓掩蔽物。

敵人的散兵綫移動得近些了。從望遠鏡中可以望見，游擊隊走着——用皮帶跨着來復槍，不時地臥倒下去。他們的炮火開始更殘酷了。赤衛軍的陣地上已經有三個人爬着把同伴的來復槍和子彈拿了去——槍械對於死者是沒用了……安娜和躺在克魯托郭洛夫的機關槍一旁的彭楚克目視着槍彈飛進了陣地上的一個年青的小夥子赤衛兵身上。他踢登和吼叫了半天，用打着裏腿的雙足向地上扎，最後想用張開的臂膀支撐站起來，哪裏着，臉撞着，呼吸了最後一次的空氣。彭楚克側目望着安娜。從處女的寬大的眼睛中間滲出了流動的恐怖。她眼也不霎地望着被打死的小夥子的，打着被時間啃蝕壞了的步兵裏腿的雙足，克魯托郭洛夫固執地向她喊叫也聽不見了。

「彈帶……彈帶……拿來呀……姑娘，拿彈帶來吧！」

喀列金隊伍用深入的包圍法把赤衛軍的陣地壓迫散了。沿着拿黑柴灣的郊外的街道上敗退下來的赤衛軍的黑大衣和外套閃動着。右翼的儘邊上的機關槍落到白軍手中了。一個貴族出身的士官學，生瞄準地射擊希臘人米哈里藉，就像對着打靶時用的偶像一般，用刺刀扎起第二個兵士來；兵士中逃出來的只有一個排字工司台潘諾夫。

當從掃海艦上落下第一顆炮彈時退却才停止了。

「站排……跟着我……」一個熟識的革命委員會的委員跑到前面去，向彭楚克喊。

赤衛軍的散兵越移動着，零亂地去實行攻擊。從彭楚克和向他走近來的克魯託郭洛夫，安娜和蓋法引揚次面前走過三個人去——幾乎是並排着。一個吸烟，另一個槍聲碰着膝蓋走，第三個是視綫集中地望着自己的大衣的骯髒了的大襟。在他的臉上，小鬍子的尖上，遺憾的笑容亂浮着——彷彿他並不是去赴死，而是從朋友處的小宴會上回家，望着骯髒的大衣，判斷着處罰的等級，那是潑悍的妻要給他判定的。

「那不是他們！」克魯託郭洛夫喊道，指着遠處的牆垣和在它後面隱蔽着的灰色的小人們。

「支上吧！」彭楚克英氣勃勃地安裝好了機關槍。

機關槍的活潑的聲調壓迫得安娜堵上耳朵。她蹲下去，看見牆垣後面的動作似乎安靜下去了，可是過了片刻密擊的子彈從那裏有規律地射過來，在天空的烟幕上鑽着看不見的窟洞，打頭上飛過。

急驟的射擊像鼓一般的叮咚亂響，機關槍上的蛇一般的彈帶乾燥地放射着，單調的炮聲響亮地和成熟地爆炸了。從頭頂上飛過黑海的水兵們從掃海艦上射出來的炮彈的咯吱咯吱的，帶着銅聲的混亂的吼叫聲。安娜看見一個成年的戴着小羊皮帽子，留着剃成英國式的鬍子的赤衛軍，迎着和用不由自主的敬禮送着每一個飛過的炮彈，喊道：

「放啊，謝敏，向前放啊，謝敏！對他們密着點兒放！」

炮彈確實濃密了。水兵們射擊着，施行集中的射擊，散成零碎隊伍，緩緩地向後退去的喀列金的隊伍被砲彈的不斷的輪射掩蔽住了。有一枚放出去的炮彈在退却的敵人的陣綫中爆炸了。爆炸的褐色的柱子把人們拋擲到黑烟上去，又落下來，烟霧散開了。安娜拋掉望遠鏡，咬着牙，用骯髒的手掌遮住被恐怖燃燒着的眼睛，她在玻璃的圓片中很近地看見爆炸的旋風柱子和別人的滅亡。苦痛的痙攣把她的喉嚨堵住了。

「怎麼啦？」彭楚克喊道，側向她去。

她咬着牙齒，她的張大的眼珠昏暗地發着霧氣。

「我不行……」

「勇敢一點你……安娜，聽見嗎？聽見嗎……這樣不行……不行……」有力的命令的呼叫聲打到她耳朵上了。

右翼上，不大的高坡的近處，敵人的步隊堆積在坑洞裏面。彭楚克注意到這個了；抗着機關槍跑到一個更方便的地方，佔據住高處，坑洞就落在射擊下面了。

噓噓噓噓噓噓噓……噓噓噓噓噓噓——列賓得耳的機關槍不準確地，斷續地工作。

距離約有二十步，一個沙聲的，發怒的人喊道：

「拾床……沒有拾床嗎……拾床……」

「瞞——準……」一個參加過大戰的步兵小隊長聲調拖長地，像唱一般喊道：「十八……小隊，開槍……」

將近黃昏的時候，荒涼的大地上落着和旋飛起了初雪。過了一小時，潮濕的易粘的雪片像稀爛的樹膠一樣遮滿在田野和那倒臥在各處的曾經攻擊過和退却過的死者的黑粘土塊子上面，把戰綫蹂躪亂了。

喀列金的隊伍在黃昏時候退下去了。

在這個因初雪而騷動地發白的夜裏，彭楚克擔任了機關槍哨兵的任務。克魯託郭洛夫把一件也不知從哪裏搶來的闊綽的馬衣披在頭上，吃了些潮濕的肉絲子，唾了一口，小聲罵着。蓋沃爾克揚次也在這兒的儘邊

上的院子的大門洞裏面把凍紫的手指在紙烟上面烤着，彭楚克坐在一個鉛製的子彈箱上，把凍得哆嗦的安娜裹在外套的大襟內，——把她的緊緊地蒙着的濕手掌拉離開眼睛，不時地吻着它們。不習慣的溫柔的話句困難地從唇中吐了出來。

「呵，怎麼能這樣？……你可是很堅強的呀……安娜，聽話啊！把自己把握在手裏……安娜……親愛的……朋友……對這個你會習慣的……如果驕傲不允許你脫離開，那麼就應當是另一個人。而且對於被殺的人是不能這麼看法的……一閃走過去，就都完了！不要給思想自由，要抑制它們。你看，雖然你會說過，但是女性的感覺仍征服着你。」

安娜沉默不語。她的手掌放射出了秋天的泥土和女人的溫暖的氣息。

紛飛着的小雪像昏暗的，精巧的布幔把天空遮蓋住了。沉醉的鼾睡在院落上面，附近的田野上面，像野獸一般隱匿着的城市上面散佈開了。

第七章

在羅斯托埠附近和羅斯托埠市內戰鬥了六天。在街上和十字路口交戰。有兩次赤衛軍把羅斯托埠的車站讓了出去，又有兩次從那裏把敵人擊退出去。這六天的功夫無論在這方面或另一方面都沒有被俘虜的人。十一月二十六日的黃昏以前，彭楚克和安娜走過貨站前面，看見有兩個赤衛軍裝一個捉來的俘虜軍官，他略微有些不遜地對轉過身去的安娜說：

「這是很聰明啊！應當把他們殺死，毫不憐憫地撲滅！他們也不憐憫我們，但我們並不是缺乏憐憫，因為我們沒有什麼可寬恕的理由。滾吧！從地上把這種廢物除去！總而言之——關於革命的命運的事件的進行就不能有感情。他們是對的，這些工人！」

第三天上他病了。一晝夜功夫只是站着，感覺到不斷的劇烈的嘔吐，全身都衰弱下去——頭部被像生鐵一般的響聲和不能忍耐的沉重充滿了。

十二月二日的黎明，混亂的赤衛軍的小隊伍從城市中退出去了。被安娜和克魯託郭洛夫攙扶着的彭楚克在拉着機關槍和受傷人的車後面走着。他非常艱因地拖着自已的柔軟無力的身體，鐵硬了的雙腿就像在夢中一般移動，看到安娜的遠遠的彷彿招呼而又驚慌的目光，他的聽覺也似乎從遠處觸到了她的話聲。

「坐在車上去吧，伊里亞。聽見嗎？你明白我嗎？伊流沙請你坐上去吧，你是病着哪！」

但是彭楚克沒有聽明白他的話句，也沒有明白是什麼東西像嚙蝕一樣地鬥爭着，傷寒病已經征服了他。也不知是哪裏有陌生的和奇怪的熟識的噪音從外面打到他的耳朵上，可是不能鑽進知覺去了；被距離隔開的，被熱狂的驚慌的火焰燃燒着的安娜的眼睛也不知道在哪裏；克魯託郭洛夫的長髯奇怪地搖擺着，捲了起來。

彭楚克抱住頭，把自己的寬大的毛手掌搭在像火烤着的，紫色的臉上。他覺得，從他的眼裏滲着血，沒有邊際的，不安定的，用一塊什麼看不見的幕把他隔開的整個世界在他腳底下豎立起來，撕掙着。夢幻的現象粘附在他的不安定的觀念上。他不時地停下脚步，反抗想要把他放到車上去的克魯託郭洛夫。

「不要等等，你是誰？……安娜在哪兒？……給我一塊地方……把這些東西殺死——依照我的命令用機

「關槍！一直的隨……站下熱啊……」他沙聲說，把自己的手從安娜的手中掙了出來。他們用力把他安放在車上。他有一瞬間還感覺到各種氣味的銳利的混合味，看見光亮的混亂的曲折，恐怖地企圖把知覺恢復，克服着自己——但是沒有克服成功。黑色的膨脹而沒有聲響的空虛在他的頭上遮住了，只是在高空的某處還有一種乳白色的，飾着一層藍色斑點的小塊子像炭火般燃燒着，曲曲折折地和紅色的閃光的結紐交叉到一處了。

第八章

從房頂上落下來被茅草染黃了的冰柱，發着像玻璃聲響一般的拍拉聲跌碎了。初雪在村莊中間融化成了窪和塘，還沒有脫毛的牛們沿街嗅着，踏躐着。雀子們像春天一般叫，在乾枝作成牆垣的院落內的垃圾堆中刨着。馬爾丁·沙米里在廣場上追逐在一匹從院中跑出來的吃飽了的紅馬後面。馬把細毛的頓河式的尾巴拱圓地撥了起來，沒有梳理的鬚毛迎風搖動着，擱蹶子，用蹄子把溶解了的雪塊子遠遠地擲出去，順廣場兜了個圈子，停在教堂的板柵欄的附近，聞嗅着磚，牠把主人放到前面去，斜着紫色的眼睛一看見他手中的馬籠頭，又從新一伸背瘋狂地跳蕩起來了。

正月用陰沉的溫暖的日子把大地籠罩上了。哥薩克們望着頓河，期待着早來的水潮。米倫·格里郭黎耶雜文這一天站在後院中很久，望着被雪遮起顯着腫脹的草原，望着冰凍的紫綠色的頓河，想：「瞧，今年文是要和去年一樣發水，雪都落滿了，大概，土地在它下面真重啊，——連氣都不能喘啊！」

米琪喀穿着一件保護色的制服在打掃牛棚。白色的皮帽奇怪地戴在他的後腦海上。汗濕的，筆直的頭髮披到額上來了，米琪喀用骯髒發臭的手掌把它們攏到背後去。靠小棚的門處躺着一堆凍成鐵塊子般的牲口糞，多毛的山羊在它的上面亂踏。公羊們向籬笆上觸。比母親還高的羊仔想吃乳，母親用頭觸着在後追牠。一隻彎角的黑色公羊在一旁的柱子上磨擦。

靠着安一扇黃色的，有許多泥點的門的穀倉有一條搭拉着腮巴的，黃眉毛的公狗在太陽地裏跑。穀倉外面房檐下的牆上掛着魚具；格里石加祖父望着它們，拄着一根拐杖，——看來是在想關於臨近了的春天和修魚具的事情。

米倫·格里郭黎耶維支向小穀倉方面走過去了，用主人的眼睛量了一下乾草垛，開始用耙子收拾被羊拉亂了的穀稽，但是有陌生的嗓音傳到他的耳朵上來了。他把耙子拋到草堆上，向院中走去。

米琪喀，岔開脚步，捲着紙烟，劉布石剎刺繡得很精緻的口袋在兩個手指中揸着。賀里斯托尼亞和伊萬·阿列克塞耶維支站在他左邊。賀里斯托尼亞從阿塔曼斯基聯隊的制帽底下的深處掏出污穢的紙烟。伊萬·阿列克塞耶維支靠在院子的柴門上，解着外套，在棉軍褲的口袋中亂掏。下頰上有一個黑色深坑，可是刮得精光的臉上，——表示出憤怒來，看來，也不知忘記了什麼。

「睡得好啊，米倫·格里郭黎支！」賀里斯托尼亞問候。

「上帝保佑，老宗們！」

「一塊兒抽點吧。」

「耶穌教士，不久才抽過。」

米倫·格里郭黎耶維支和哥薩克們握着手，摘下了紅頂的特別烏赫，(註一) 撫摸了一下豎立着的白髮微笑了。

「光臨做舍有什麼好事呀，阿塔曼斯基隊伍裏的弟兄！」

賀里斯托尼亞由上至下地望了他一眼，沒有馬上回答：起初是舐了半天紙烟，用大的，粗糙的像牛的舌頭順它舐，等已經捲好，才低聲說：

「找米特里，因為有點小事。」

格里石加祖父從面前過去，扛着魚具的架子，像要飛起一般。伊萬·阿列克塞耶維支和賀里斯托尼亞摘了帽子和他問候。格里石加祖父把魚具送到台階旁去，轉回來了。

「老宗們，你們幹什麼在家裏坐着啊？在女人旁邊暖和嗎？」他向哥薩克說。

「那末要怎麼樣呢？」賀里斯托尼亞問。

「賀里斯托尼亞，你住口吧！真不知道嗎？」

「天哪，不知道啊！」賀里斯托尼亞發誓說。「天地良心的話，不知道啊！」

「不久以前有一個人從沃倫蓋日來，是商人，謝爾蓋·普拉托諾維支·莫訶夫的朋友，也許是他的什麼親戚，——可不知道。噢，就是這樣來了，還設有陌生的軍隊駐紮在柴爾特科窩——這些就是布爾沙克(註二)們。俄羅斯倚靠我們來戰爭，可是你們——在家裏蹲着，你這個邪魔外道……聽見嗎，米琪喀？你爲什麼不說話

(註一)後面和兩旁有諺耳的腰帽。——原註

(註二)即布爾雪維克。——譯者

「你租什麼？」

「我們可是什麼也沒想。」伊萬·阿列克塞耶維支微笑了。

「那真不幸啊，你們什麼也不想！」格里石加祖父熱狂了。「他們要像捉山雞一樣把你們用套子捉去，鄉下人們把你們捉住，向你們臉上打……」

米倫·格里郭黎耶維支忍耐地微笑着；賀里斯托尼亞用手把硬毛的，許久沒剃了的長鬍在腮巴上擦磨着；伊萬·阿列克塞耶維支吸着烟，看了米琪喀一眼，但在那個人的凸出的貓瞳中聚集起了火焰，也不能明白他的綠色的眼睛是在笑，還是無窮的憤恨在冒烟霧。

伊萬·阿列克塞耶維支和賀里斯托尼亞說了幾句話就告辭了，把米琪喀招呼到木板門前來。

「昨天你爲什麼沒去開會？」伊萬·阿列克塞耶維支嚴肅地問。

「沒有說明時間。」

「末到麥列霍夫處去了嗎？」

喀低下頭去把皮帽子移到額上，隱祕地恨恨着說：

「去——都在這兒哪。我們有什麼可說的？」

一村中的戰士們都到了，只有彼得羅·麥列霍夫沒到。你知道……議決由村中派代表到喀敏斯克去。一月十日在那裏開軍人大會，抽籤的結果是派我們三個人去，我，賀里斯坦和你。」

「我不去。」米琪喀毅然地聲明。

「你怎麼？」賀里斯托尼亞皺起眉，並且捉住他的制服的鈕子。「你想躲開自己的人嗎？不願意嗎？」

「他和麥列霍夫·彼蒂加……」伊萬·阿列克塞耶維支拉了一下賀里斯托尼亞的外套的袖子，顯明地險發着白，說：「噢，我們走吧。看來，我們是沒有辦法了……你不去嗎，米特里？」

「不去……說了『不去』就是——不去。」

「再見！」賀里斯托尼亞歪過頭去。

「祝平安！」

米琪喀把眼光躲開，把熱手伸給他，向家中走去了。

「壞小子！」伊萬·阿列克塞耶維支大聲說，輕輕地顫動了一下鼻孔。「壞小子！」他更響亮地重復了一遍，望着離開去的米琪喀的闊背。

在路上，告訴了一個一同走着的戰士，說珂爾叔諾夫拒絕去赴會，明天他們兩個人去開大會。

賀里斯托尼亞和伊萬·阿列克塞耶維支一月八日的侵晨從村中出發了。亞克夫·波得科夫自願運送他們。一對好馬駕着轅迅速地閃出了村莊，奔上了山坡。春融（註）把道路化光了。在有雪融的水處車槓陷到泥中了。他們推着雪橇，馬幾乎要輪在地上，拖着轅套的皮條。

哥薩克們在雪橇後面走，被輕微的早霞映紅了的波得科夫邁動脚步，清脆的冰被皮靴踏碎發出擦擦的聲音。他的臉上浮現着胭脂色，只有一塊橢圓形創痕僵死地發藍。

道路順着微粒狀的漸漸消逝的雪斜着進了山中，賀里斯托尼亞的肺吸着空氣，喘起氣來，因為一九一六年在杜布諾方面會嗅到過德意志人的毒瓦斯。

（註）春融即春天的融雪。——譯者

風在山崗上急烈地吼叫，天氣很冷。哥薩克們都沉默着。伊萬·阿列克塞耶維支把臉裹在皮外套的領子內。遠方的小樹林子走近了。貫通它的道路直向幕形的脊背上伸出去。風在林中像小河的潺潺水聲似的刮着。鱗狀的鐵鏽色的點子在鹿角形的樑樹幹上發出了金綠色的閃光。喜鵲在遠方的某處喳喳叫。牠從路頂上飛過去，斜着尾巴。風吹着牠，在猛烈的翱翔中飛騰，傾斜着，斑毛的足部閃動着。

從村莊中出來就沉默着的波得科夫轉身向伊萬·阿列克塞耶維支，清晰地說（大概在思想中早已預備好了這句話）：

「在大會上努力一些，爲了不必再發生戰鬥的事情。因爲志願兵們是再尋找不到了。」

「明白了，」賀里斯托尼亞同意了，羨慕地望着喜鵲的自由的飛翔，思想中比較着無憂慮而幸福的飛鳥生活和人類的的生活。

他們在一月十日黃昏時候到了喀敏斯克。沿着大部落的街道向哥薩克人羣的中央走去。感覺出了顯著的活躍。尋覓到麥列霍夫·葛利高里的住處，伊萬·阿列克塞耶維支和賀里斯托尼亞打聽到他沒在家。女主人，一個肥胖的，白眉毛的女人，說房客去開會了。

「他是到哪兒開會去啦？」賀里斯托尼亞問。

「大概是在地方公所或者在郵政局，」女主人回答，冷淡地把門在賀里斯托尼亞面前關上了。

大會是在非常的激烈狀況中，大的，多窗的房間僅能容下代表們。許多哥薩克聚集在樓梯上，過道內，鄰近的房屋中。

「跟着我走，」賀里斯托尼亞唸叨着，用胳膊肘子工作着。

伊萬·阿列克塞耶維支從他後面擠出來的狹隙中鑽進來。差不多在會場的入口處，一個哥薩克阻止住了賀里斯托尼亞，——用下流的詈罵下着斷語。

「你慢點推吧，臭魚！」他刻薄地說。

「讓開些，怎的！」

「就這麼站下吧，你看——沒有地方去啦！」

「讓開些，臭蚊子，不然——向腳指頭上踩啦！我真要壓啦！」賀里斯托尼亞反抗說，並且輕輕地顛起腳來，把一個小個子的哥薩克向前推去，向前走動了。

「噯呀，好大的狗熊啊！」

「好啊，阿塔曼斯基隊兵！」

「好人都哆嗦啦！他身上足可以馱一個四寸口徑的炮！」

「是怎麼把他塞進來的？」

像擁擠的牲口羣站着的哥薩克們微笑着，帶着不由自主的敬禮望着頭部比誰都高的賀里斯托尼亞。

在靠後牆處尋到了葛利高里。他蹲着吸煙，和一個哥薩克談話——第三十五聯隊的代表。他看見同村的人——他的下垂的灰黑色的鬍子在笑容中顫動了。

「喂……什麼風把你們刮來啦？好啊，伊萬·阿列克塞耶維支過得很好啊，賀里斯坦叔父！」

「好啊，可是並不如謝敏更強健啊，」賀里斯托尼亞玩笑着把葛利高里整個的手握到自己的半圓形的手掌內。

「我們那裏怎樣？」

「托福上帝帶好來了。父親因為我要來探視你一下就責罵了一頓。」

「彼得羅怎樣？」

「彼得羅……」伊萬·阿列克塞耶維支笨拙地笑了。「彼得羅並不和我們弟兄交往。」

「我知道。但是娜塔莉亞呢？孩子們看見了嗎？」

「全都強健，問候過了。就是老太爺有點兒憤怒……」

賀里斯托尼亞扭着頭，展望着坐在桌子後面的主席團。它在後面可以望見所有的人們。葛利高里繼續探詢一切，利用着會議中的不大的間斷時間。講述着關於村莊，關於村莊中的新聞，伊萬·阿列克塞耶維支簡短地轉達關於遣送他和賀里斯托尼亞到這兒來參加戰士會議的事。他開始探問在喀敏斯克的經過是怎樣，但是這時候有一個坐在桌子後面的人嗚嗚叫了：

「老鄉們，現在礦工代表——綏爾錯夫說話。請——注意聽着，要保守秩序。」

中等身量的厚脣的人整理了一下梳向上去的紅色頭髮，說了。像羣蜂騷動的人聲立刻像切斷一般沉默下去了。

葛利高里和其餘的人們從他的一起首的，熱烈的，燃燒着慾望的演詞的話句中感到了一種陌生的確信的力量。他講述關於推動哥薩克和俄羅斯工人階級及農民鬥爭的叛逆的政治家喀列金，關於哥薩克和工人們的共同利益，關於那種布爾雪維克所追求的和哥薩克的反革命行動鬥爭的目的。

「我們把弟兄們的手伸向勞動的哥薩克去，並且希望，在和白色的強盜的鬥爭中我們可以在參過戰的

哥薩克中尋到可靠的同路人。在帝國戰爭的戰場上工人和哥薩克曾一同流過血，並且在和布爾喬亞的兒子們被喀列金燃燒起來的戰爭中間，我們應當共同一起——而且將要共同一起的！我們手握手去和那些在整百年中奴役了勞動者的人們去戰鬥！」他的號筒一般的聲調轟轟地響了。

「狗崽子！他講的真對……！」賀里斯托尼亞狂喜地悄悄說，並且緊握住了葛利高里的肘部，葛利高里皺着眉。

伊萬·阿列克塞耶維支略微張開口聽着，因為緊張不斷地震眼，嘟囔道：

「對呀！這是——對呀！」

綏爾錯夫以後是一個高個子的礦工，搖擺着，像山槐樹被風吹動一般，說話了。他站起身來，伸直了，像是頗為調和的，環顧了一下許多眼睛的人羣，並有半天功夫等候着喧嘩安靜下去。這個礦工像一條船纜……疙疙瘩疔，十分結實，乾枯，被綠色一反照——彷彿是個被酸性腐蝕過的人。煤屑在他的臉上的細毛孔中像微小的，洗刷不掉的微點子發黑，淺栗色的，被永久的黯光和土色的管形的黑塊子映照的失色的眼睛，也像那種煤屑一樣閃着光發疲倦。他攢拳向上推了一下短頭髮——就像是鐵鎚啄進地去。

「誰在前綫上把兵士判處了死刑？珂爾尼洛夫！誰和喀列金來掐死我們？他！」加強了聲調，用呼叫聲鞭答着：「哥薩克們！弟兄們！弟兄們！你們是服從誰呢？喀列金希望，叫我們把同胞們的血喝掉！不行！不行！這事是不可能禽他們的祖宗，他們的媽把這些水蛇趕回海裏去！」

「狗——崽——子……！」賀里斯托尼亞笑的咧着口，用手拍了一下，抑制不住，呵呵起來了：「對——啦！……再給他們吃點！」

「塞住你的嘴！賀里斯坦，你是幹什麼會把你趕出去！」伊萬·阿列克塞耶維支害怕了。

拉古琴——布堪諾甫斯克的哥薩克和第二屆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哥薩克隊伍的首席代表——用血一般的、不調和的、但是勇敢而活躍的言詞煽動哥薩克們。——充任主席的波得琪珂夫說完話，留英國式鬍子的漂亮的石茶簡科替換了他。

「這是誰？」賀里斯坦伸出像船槳一般的手，質問葛利高里。

「石茶簡科，布爾雪維克的指揮者。」

「那末這個呢？」

「曼迭里士塔木。」

「從哪兒來的？」

「莫斯科。」

「這是些什麼人？」賀里斯坦尼亞指着沃倫轟日的大會的代表團。

「少說一點話吧，賀里斯坦。」

「上帝主啊，真奇怪啊……你告訴我：這個和波得琪珂夫並坐着的，那麼高個子的，他——是誰？」

「克里沃士雷科夫，葉蘭斯克的郭爾巴托夫村人。他後面是我們的——庫金諾夫，多涅瑟珂夫。」

「還想問一回……就是這個……不對……那個儘邊上的，留着前髮的。」

「葉利賽耶夫……不知道是什麼部落的。和他並排的一定是多羅舍夫。」

滿意的賀里斯坦尼亞不言語了，仍舊努力地注意聽着新演說家的講詞，而且總是首先用自己的濃重的

第八音的「對……呀……」的聲音遮住數百人的嘆音。

在一個哥薩克的布爾雪維克黨員司喬亭以後，是第四十四聯隊的代表演說了。他被苦惱的、粗野的話句壓迫了半天。說出的話句就像把烙印烙在空氣中間，——用鼻子哼哼着，叱令靜默；哥薩克們非常同情地聽他的話，有時被讚揚的叫聲打斷。看來，他所說的話在他們中間發生了活躍的反響。

「弟兄們！我們的大會對這件嚴重的事件應當這樣對付，不要使民衆受氣，要使它一切安穩有秩序地結束！」他拖長聲說，像是口吃。「我是這麼說，爲了不使我們看到血的戰爭。像在墳墓一般的戰場中，我們過了三年半，這麼說吧，如果更要引起戰爭，那末哥薩克們都要命了……」

「對——啦……」

「簡直是不錯！」

「我們不願意戰爭……」

「應當和布爾雪維克和軍人總會講和！」

「需要和平，不然怎麼辦……沒有什麼灣子可繞！」

波得琪勒珂夫用拳頭打了一下桌子……吼聲沉默了。第四十四聯隊的代表搖擺着掃帚架般的長髯，又從新拖長聲說：

「我們應當由代表大會中派遣自己的人到柴爾喀斯克去，善意地請求志願軍和各種游擊隊從這兒退出去。布爾雪維克也沒有什麼事可以給我們作。我們自己和工人羣衆的敵人去交涉。我們還不需要別人的幫助，當我們需要時，——那末我們再請求對我們表示幫助。」

「這種演說是不能辦到的事！」

「對——啦！」

「等等，等等什麼地方『對』？他們把我們迫處在危險狀況中時，那時——再請求幫助吧。不然，點心雖然做出來了，但是女人再也不是活人了。」

「應當造成自己的政權。」

「母雞在巢內，可是蛋還沒……上帝寬恕！真是糊塗的民衆啊！」

拉古琴在第四十四聯隊的代表以後擲出了煽動而熱情的話句。呼叫聲把他打斷了。有人提議中止十分鐘，可是當剛剛恢復了安靜時，波得琪勒珂夫立刻擠進了熱烈地燃燒着的人羣：

「哥薩克弟兄們！我們現在在這兒開會，但是勞動民衆的敵人並沒有打盹。我們全都希望狼也能吃飽，而羊還活着命，但是喀列金——他是不這麼想。他要逮捕這次大會所有參加者的命令已經被我們奪來了。現在把這件命令在耳邊讀起來。」

讀完喀列金的逮捕大會委員們的命令後，人羣中像驚濤駭浪一樣起了衝動。發生了比任何一次部落會議時都厲害百倍的喧嘩。

「事情是要作的並不是用話說就能辦哪！」

「肅靜……噤聲……！」

「幹什麼要『肅靜』傷心啊……！」

「羅博夫羅博夫……把話告訴他……！」

「稍微等一等……」

「喀列金——他不是傻子」

葛利高里沉默地諦聽着，用眼睛萍蹤搖動的走近來的人頭和代表們的手，忍耐不住了，——顛起脚尖來，喊叫出來：

「不要說了吧，媽的！……你們是在市場嗎？倒是叫波得琪勒珂夫說話呀……！」

伊萬·阿列克塞耶維支和一個第八聯隊的代表爭吵起來了。

賀里斯托尼亞怒吼了一個向他尋事的同聯隊的軍官手裏掙扎着。

「應當安置守衛兵才對！你給我……你是胡說些什麼？夥計，哎，嚇，你朋友啊！我們不能幫忙——自己的事還很多哪！」

人聲的喧鬧低下去了（就像用力衝出來的風刮在麥浪上面，把它傾斜向下去）克里沃士雷科夫的姑娘般的細嗓子鑽進了尙未成熟的寂靜中間：

「打倒喀列金慶祝哥薩克軍事革命委員會！」

人羣混亂了。稱讚的鐵塊般的增高的呼叫聲像沉重的揮動的手巾紐在身邊旋轉。克里沃士雷科夫舉着手站住。手指像花枝上的葉子輕微地顫抖。震耳的吼聲剛剛啞下去，沉默下去——克里沃士雷科夫仍舊是那麼輕俏地響亮地和高聲的，彷彿是在追逐野狼，喊了出來。

「我提議從自己的哥薩克中選舉軍事革命委員會把和喀列金鬥爭和組織的工作委託給它……」
「啊——啊——啊——啊……」呼叫聲像炮彈的炸裂一般爆發了，剝落的天棚油漆的塊子的碎片撒

了下來。

革命委員會委員的選舉開始了。第四十四聯隊和其他的出席代表指揮者的一小部分哥薩克繼續催促和軍政府舉行和平會議，但是大多數參加大會者已經不再支持他們了，哥薩克們像山一般擁擠了起來，傾聽着喀列金的關於逮捕他們的命令——催促對諾沃柴爾喀斯克作有效的反抗行動。

葛利高里沒等到選舉完結——他火速地被召到聯隊司令部去了。他向外走着請求賀里斯托尼亞和伊萬·阿列克塞耶維支道：

「怎樣結束——請到我家去。很想知道——誰當選委員。」

伊萬·阿列克塞耶維支夜間才回來。

「波得琪勒珂夫——主席，克里沃士雷科夫——書記！」他還在門坎上就報告起來。

「委員呢？」

「有拉古琴，伊萬和郭洛瓦喬夫，米拿耶夫，庫金諾夫，還有些人。」

「賀里斯托尼亞在哪兒呢？」葛利高里問。

「他和哥薩克們去逮捕喀敏斯克的當局去了。一個哥薩克很激動向他唾——嚇嚇着。不幸啊！」賀里斯托尼亞黎明時才回來。哼哧了半天，脫着靴襪，也不知小聲地說些什麼。葛利高里點上燈——發見他的暗褐色的臉上有血和額上有一塊槍彈的擦傷。

「這是誰對你……綁綁嗎？我馬上……等我找找細帶，」從床上跳起來，尋覓紗布和細帶。

「能長好的，和在狗身上一樣，」賀里斯托尼亞哽咽着。「這是軍事長官用手槍向我放的。到了他那裏，和

從閱兵場回來的客人一樣，但是他開始自衛了。還傷了一個哥薩克。我真想把他的心掏出來，看看它是一顆什麼樣的軍官的心，——哥薩克不叫打，不然我就揍他……早已揍疼了。」

第九章

第二天，第十頓河哥薩克聯隊遵照喀列金的命令開到喀敏斯克，目的是想逮捕所有參加大會的人和解除特別革命的哥薩克隊伍的武裝。

車站上這時正開着會議。哥薩克們的大羣沸騰着，對於一個萊多尼亞的演說家的講詞起着不同的反應。聯隊從火車上下來，混進了會議。特別高大的、漂亮的宮多洛夫隊伍佔有聯隊幹部的半數，和別的聯隊的哥薩克們混到了一起了。他們的傾向立刻發生了銳利的變化。對於聯隊長執行喀列金的訓令的命令哥薩克們是用拒絕來回答的。因為擁護布爾雪維克的人們努力宣傳的結果，在他們中間起了發酵作用。

這時候臨近戰綫的狂熱狀態震撼着喀敏斯克：迅速地把散亂的哥薩克隊伍派遣出去佔領和加強奪取來的車站的防務，向茲月里窩——里霍伊方面開去的兵車不斷地開出。有些部隊正進行着官長的改選。不願意戰爭的哥薩克們祕密地從喀敏斯克走出去了。遲到的各村中的和各部落的代表出現了。街上顯出了從未有過的活動。

一月十三日由頓河政府派遣來的，目的想來談判的代表團到了喀敏斯克，由軍人總會主席阿蓋耶夫、總會委員司月托雜洛夫、烏蘭諾夫、喀遼夫、巴熱洛夫和大尉庫石拿列夫等組成。

民衆的擁擠的人羣在車站上迎接他們。由近衛軍阿塔曼斯基聯隊的哥薩克們保護着把來到的人們送到郵政電報局管理處的大樓去。軍事革命委員會的委員和派來的政府代表一同開了一夜會議。

軍事革命委員會出席了十七個人。波得琪勒珂夫首先對控訴軍事革命委員會參加頓河叛變及與布爾雪維克妥協的阿蓋耶夫的演說給予尖銳的反駁。克里沃士雷科夫、拉古琴在他以後出席演說。聚集在過道內的哥薩克們不斷地用呼叫聲打斷庫石拿列夫大尉的演講。一個叫作革命的哥薩克的機關槍手要求把代表逮捕。

會議沒有得到任何結果。已經是將近夜間兩點鐘了，當開始明瞭妥協是不可能時，接受了軍人總會的委員喀遼夫的提議，由軍事革命委員會派遣代表到諾沃柴爾喀斯克去進行關於政權問題的最後商討。

緊跟在頓河政府的離開的代表後面，軍事革命委員會的由波得琪勒珂夫爲首的代表團也向諾沃柴爾喀斯克出發了。由大家的選舉，推出的代表：波得琪勒珂夫、庫金諾夫、克里沃士雷科夫、拉古琴、司喀乞珂夫、郭洛瓦喬夫和米拿耶夫。把阿塔曼斯基聯隊的軍官們押在喀敏斯克作爲抵押。

第十章

風雪在窗外吹動。在半毀的電信交換台的柵欄上面可以看見被風吹來的，堅硬了的雪堆。在它們的破殘的頂上奇特地印着飛鳥的足跡。

小車站電綫柱子和整個的無邊際的，單調地被雪遮蓋着的可怕的荒原向北方伸延出去。

波得琪勒珂夫穿了一件新皮短上衣，坐在窗邊。他的對面是窄肩的，乾瘦得像個未成年人的克里沃士雷科夫，把肘部放在小桌子上，望着窗子。在他的稚氣的清亮的眼中蘊藏着驚慌和期待。拉古琴梳理平了稀疏的紅色的長鬚。強壯的哥薩克米拿耶夫，在暖汽管子上烤手，在凳子上轉動。

郭洛瓦喬夫和司喀乞珂夫，輕輕地談論着什麼。

車中是烟氣和冷清。代表團的委員們覺得不能確信自己向諾沃柴爾喀斯克進發。談話聯絡不起來。寡人的寂靜令人發酸。通過里霍伊。波得琪勒珂夫說出了大家的思想。

「事情不會成功。我們說不明白。」

「沒有益處的旅行，」拉古琴支持了他。

又沉默了半天。波得琪勒珂夫有規律地搖動手腕子，彷彿把梭子穿過網孔。他不時望着自己的短皮上衣的，不很明亮的變幻的色彩，欣賞着它。

走近諾沃柴爾喀斯克，望着地圖上的從城中奔馳出來的頓河，米拿耶夫開始輕輕地講述着：

「從前，哥薩克們在阿塔曼斯基聯隊服役滿期後，——他們便預備行裝回家去。運送着箱子，自己的財產，馬匹。兵車開動，到了沃倫轟日附近，第一須在那裏橫渡頓河，一個司機人開着火車，緩慢地走動，——頂慢頂慢的……他已經知道是爲了什麼。火車剛剛走上橋去，——我的老爺子啊……這兒就開始啦。哥薩克們全都狂亂着：『頓河！我們的頓河！靜靜的頓河！生身的父母，養活我們的人！烏拉——啊——啊——啊！』向窗外丟着制帽，簪外套，短褲子，枕頭套，襯衫，各種零碎東西，經過鐵橋欄杆，一直從橋上落到水裏。服務回來，要犒賞一下頓河。從前你看，——藍色的阿塔曼斯基的制帽，就像天鵝或者花朵，順水漂浮着……這種習慣從很早遺留下來的。」

速度減慢着，火車停下了。哥薩克們站起身來，克里沃士雷科夫向外套上扣着皮帶，歪曲地微笑着。

「呸，這就算到家啦！」

「他們要歡迎我們啊！」司喀乞珂夫試行玩笑着。

一個高個子的，強壯的大尉並沒敲門就走進來。他用探索的，仇視的眼睛環顧了代表委員們一眼，非常粗鹵地說：

「委託我來引導你們。快點吧，布爾雪維克先生們，快點下車吧。我不能代人擔保……對於你們的安全。」他特別比對別人長久地把眼睛停在波得琪勒珂夫身上，更正確的——是對他的軍官的短外套，已經帶着不可掩飾的仇視命令道：

「從車上下來吧，快點！」

「混蛋們，他們就是哥薩克的叛徒！」一個長鬍子的軍官在站台上的擁擠的人羣中喊叫。

波得琪勒珂夫臉色蒼白着，用略微有些失驚的，斜着的目光望了克里沃士雷科夫一眼。那人跟在波得琪勒珂夫後面走下來，微笑着，悄悄說：

「我們並不要在甜蜜的讚揚聲中聽到稱頌的聲音，而是要在野蠻的仇恨的呼叫聲中……」非多爾你聽見嗎？」

波得琪勒珂夫雖然沒有聽清楚最後的話句，可是笑了。

一隊強健的軍官的行列引導着他們。渴望着橫暴的處哥的人羣狂亂着，直把他們送到區公署。不僅是軍官和士官學生們，甚至有些哥薩克，盛裝的婦人，和學生們都對代表們無禮地侮辱着。

「你們怎麼能准許這麼無禮啊！」騷動的拉古琴向一個引導着他們的軍官說。那人用憎嫌的眼光瞥了他一眼，低聲說：

「託天之福，你還能活着……我要有權力——我就把你……禽你的媽，賤種：嗚——嗚——嗚——嗚，臭肉！」

另外一個年青些的人用斥責的目光制止了他。

「呸，就是這種事！」司喀乞珂夫趁機對郭洛瓦喬夫低聲說。

「彷彿送去執行死刑……」

區公署的大廳容不下聚集來的民衆。一個擔任招待的二等大尉命令暫且把到來的代表們讓到桌子的一面坐下——政府的委員過來了。

被包嘎耶福斯基領導着的，略微有些曲背的喀列金用十分堅定的狼步走過去。他向外拉了一下自己的椅子，坐下了，用平靜的動作把閃耀着軍官的帽徽的保護色制帽放在桌上，整平了一下頭髮，用左手的手指卸着翻領制服的大口袋的鈕子，略微向對他說着話的包嘎耶福斯基那面移動了一下。他的每一個動作都表現着堅強的緩慢的確信力，成熟的力量；掌過政權的，經過多年的闢練，具有比別人不同的，優美的風度和頭部的姿態以及步法的人們，向來是這麼矜持自己的。他有許多和波得琪勒珂夫相同之點。但是和總座喀列金比隣坐着的包嘎耶福斯基却顯出了被迫近的會商所苦惱着的醜態和不安。

包嘎耶福斯基也不知說了些什麼，不清楚地翕動着被下垂的紅鬍子遮着的嘴唇，尖利的，斜視着的眼睛在眼鏡下面閃動。他整理了一下小領子，用滑動的，表面的動作撫摸有力的下頰上的圓圓地鼓出的顎骨，分列在寬大的眼上隙部的眉毛搖動着，這些動作中表現出了他的神經質。

坐在中央的喀列金的兩旁坐着軍政府的委員們。他們中間有幾個是到過喀敏斯克的……喀達夫、司月托羅洛夫、烏蘭諾夫、阿蓋耶夫、稍微遠些的地方坐着葉拉頓才夫、梅里尼珂夫、博塞、碩士尼克夫、波爾科夫。

波得琪勒珂夫聽見似乎米特洛夫·包嘎耶福斯基小聲對喀列金說了些什麼。

那人眯縫眼望了坐在他對面位置上的波得琪勒珂夫一眼說：

「我想，可以開始了。」

波得琪勒珂夫含笑清楚地通告了代表們來的目的。克里沃士雷科夫從桌子上遞過來預備好的軍事革命委員會的最後通牒，但是喀列金用白色手掌向一旁撥拉着文書，堅定地說：

「如果要每一個政府的委員都個別地和這個文件熟習一下，那種浪費時間是沒有意義的。請把你們的最後通牒對衆宣讀一下。以後再來討論。」

「讀吧，」波得琪勒珂夫命令。

他威嚴地矜持着，但是看來，連所有的代表委員們，都覺得自己不是完全可信了。克里沃士雷科夫站起來。同時他的處女般的清朗的，又不太響亮的嗓音在擁擠滿人羣的大廳上游動了。

將所有頓河軍區的對於指揮軍隊作戰的全部權力自一九一八年一月十日起，由軍事領袖讓渡與頓河哥薩克軍事革命委員會。

一切進行反抗革命軍隊的游擊隊都在一月十五日撤回，並解除其武裝，對志願軍、士官學校以及下級士官學校等也這樣辦理。凡此組織中的一切參加者，如非原住在頓區者，應將其遣送到頓區以外的原住所去。

「備放」槍炮武裝一定要交軍事革命委員會的委員。軍事革命委員會的委員發給由諾沃柴爾斯克出境的證書。

諾沃柴爾斯克城應依軍事革命委員會的決定，使哥薩克聯隊佔領。

軍人總會的委員們由一月十五日起宣佈為被褫奪公權者。

將軍事政府配置於頓區的礦區及工場中的全部警察撤回。

爲了免去流血起見，軍事政府應向全頓區之各部落及村莊宣佈自願放棄自己的全權，宣佈在區內的正式全民勞工政權組成之前，迅速將政權移交於區哥薩克軍事革命委員會。

差不多克里沃士雷科夫的嗓音剛一沉下去，喀列金大聲問道：

「哪些部隊派你們來的？」

波得琪勒珂夫和克里沃士雷科夫交換了一下目光，彷彿自己在計算着，開始說：

「近衛軍阿塔曼斯基聯隊，近衛軍哥薩克聯隊，第六炮兵中隊，四十四聯隊，三十二炮兵中隊，第十四獨立

中隊……」他指着左手的手指算計着，大廳裏面噓噓起來了，隱有敵意的嘲笑蠕動着，但是波得琪勒珂夫皺着眉，把生滿紅毛的手放在桌子上，提高嗓子：「第二十八聯隊，第二十八炮兵中隊，第十二炮兵中隊，第十二聯隊……」

「第二十九聯隊，」拉古琴悄悄地提示着說。

「……第二十九聯隊，」波得琪勒珂夫已經更確實地和高聲地繼續說下去了：「第十三炮兵中隊，喀敏斯克地方警備隊，第十聯隊，第二十七聯隊，第二步兵大隊，第二補充聯隊，第八聯隊，第十四聯隊。」

喀列金在沒有意義的問題和意見的簡短的改變以後把胸部緊貼在桌子邊上，眼光盯在波得琪勒珂夫的身上問道：

「你們承認人民委員蘇維埃嗎？」

波得琪勒珂夫喝完一杯水，把玻璃瓶子放在碟子上，用袖子擦着鬍子，謙遜地回答：

「這只有全體民衆才可以說出的。」

克里沃士雷科夫接上去，彷彿恐怕單純的波得琪勒珂夫不能把其餘的話傳達出去：

「哥薩克們不能容忍那種容納『人民自由黨』（註一）的代表參加進去的機關。我們——哥薩克們，我們一定要我們哥薩克們的管理權。」

「這怎麼可以明瞭你們呢，當拿哈木開司和和他相類的人們站在蘇維埃首領的地位時（註二）」

「俄羅斯信任了他，——我們也信任他呀！」

「你們能和他們妥協嗎？」

「是的！」

波得琪勒珂夫稱讚地哼哼着同意了：

「我們不是和人們算賬，——是和主義算賬。」

一個軍政府的委員誠懇地問：「人民委員蘇維埃是爲民衆利益而工作嗎？」

（註一）這裏稱呼立憲民主黨。——原註

（註二）意思是說猶太人有了統治權。——譯者

波得琪勒珂夫的探索的眼光向他這方面爬過來。波得琪勒珂夫微笑着沉默不語，伸手到玻璃瓶子跟前，倒了一杯水貪婪地喝下去。克服了他的燥渴，——他彷彿把透明的水澆在內臟的大火上了。

喀列金輕輕地用手指敲着，好奇地探詢道：

「你們是和布爾雪維克們聯合嗎？」

「我們是想要在自己的頓區造成哥薩克的自治。」

「是的，但是你們大概也知道，軍人總會在二月四日要召集了。委員們要改選的。你們同意共同的監察計畫嗎？」

「不！」波得琪勒珂夫抬起下視的目光，堅定地回答：「如果你們要占少數，——我們就用自已的意志來命令你們。」

「這是要用武力呀！」

「是的。」

米特洛方·包嘎耶福斯基把目光由波得琪勒珂夫身上向克里沃士雷科夫移動着，問：

「你們承認軍人總會嗎？」

「要看怎麼樣了……」波得琪勒珂夫聳了一下寬大的肩膀。「區軍事革命委員會因此要召集代表大會……」

「人民選舉的，它將在一切軍隊的監察之下工作。如果大會不使我們滿意，——我們就不承認它。」

「誰是裁判官呢？」喀列金抬起了眉毛。

「人民！」波得琪勒珂夫驕傲地把頭向後挺一下；靠在雕刻花紋的椅子背上，短皮上衣咯吱咯吱響。

在簡短的休止以後，喀列金說話了。大廳中喧鬧聲沉靜下去，將軍的嗓音像秋天般陰暗的低矮的調子在整飭的寂靜中間清晰地響着。

「政府不能依照區軍事革命委員會的要求放棄自己的全權。現在的政府是所有的頓區的人民選出的，也只有它（指人民——譯者）決不是單獨的一部分，可以要求我們撤廢全權。你們是在希圖把區內政權改爲自己的規矩的布爾雪維克們的犯罪的宣傳影響下要求把政權移交你們。你們——是布爾雪維克們手中的盲目的武器。你們履行德意志的僕人的意志，不想想那種爲了全體哥薩克們所負在自己身上的重大責任。勸你們考慮一下，如果踏上和反映全民意志的政府紛爭的道路，那就要給祖國帶來從未聽說過的不幸。軍人大會要召開了——它將決定祖國的運命，在它的召集以前我一定要留在自己的位置上。最後一次勸你們考慮一下。」

在他以後，是政府的哥薩克委員們和其他的城市的隊伍的委員們說話。社會革命黨員博塞用甜蜜的忠告構成長篇演說，誣蔑着革命委員會的委員們。

拉古琴用呼叫聲截住了他。

「我們的要求——請把政權交給軍事革命委員會沒有什麼可等的，如果軍政府是站在擁護問題的和平解決方面……」

包嘎耶福斯基微笑着：

「那麼？」

「……應當向大家宣佈政權已移交革命委員會。等候兩個半星期，等你們的召開總會，不行！民衆已經是

這樣可怕地充滿憤怒了。」

喀遼夫不明不白地說了半天，司月托雅洛夫尋覓着不能實現的和解案。

波得琪勒珂夫憤怒地來聽着他們的話。他迅速地環顧了自己的人臉部一下，看見拉古琴皺着眉和臉發着白，克里沃士雷科夫也沒把眼睛從桌子上抬起來，郭洛瓦喬夫不能忍耐地想要說些什麼。等了一刻，克里沃士雷科夫輕輕地說：「說！」

波得琪勒珂夫彷彿在等候這句話。他離開桌子，悲壯地說起來，因為激動而口吃着，尋覓着許多可以說服的悲痛的話句。

「你們不是這樣說法！如果人們信任軍政府——我就滿意地回絕我們自己的要求……但是民衆不信哪！不是我們，而是你們要開始國內戰爭！爲什麼你們把各種的逃亡的將軍們藏在哥薩克的土地上呢？因爲這種原因布爾雪維克才用戰爭向我們的靜靜的頓河進攻。我不能投降你們！不能准許！縱然從我的屍身上踏過去！我們用事實向你們說明！我不相信軍政府可以救頓河！對那些不願服從你們的隊伍們採取什麼方法……啊哈，就是那樣啊！爲什麼用你們的游擊隊去壓迫礦工？這樣只能在周圍增長仇恨！告訴我：誰能擔保軍事政府是避免國內戰爭……你們沒有什麼可隱藏了。民衆和戰場上的哥薩克們是擁護我們的！」

笑聲在大廳內像風吹動的簾簾聲蠕動，憤慨的呼叫聲向波得琪勒珂夫方面傳過來。他把熱情燃燒着的紫臉轉向那方面，已經隱藏不住苦痛的忿恨，喊了出來：

「現在笑，以後就要哭啦！」轉向喀列金，用硫酸彈一般的眼睛盯着他：「我們要求把政權交給我們，交給勞工人民的代表們，並且要剷除所有的布爾喬亞和志願軍隊！現在的政府也應當滾開！」

喀列金疲倦地低下頭去。

「我不打算離開諾沃柴爾喀斯克到什麼地方去，我也不能走。」

在不大時間的停頓以後，會議又被梅里尼柯夫的熱情的演說回復了。

「赤衛軍向頓河進展，是爲了消滅哥薩克！他們用自己的瘋狂的規矩毀滅了俄羅斯，還想要毀滅我們的區域！歷史上沒有這種例子，僭竊者和流浪者之羣會聰明地管理國家和爲民衆謀福利。俄羅斯醒醒吧——把這些奧特列皮耶夫們（註）驅逐開吧！可是你們，被別人的瘋狂所迷惑的人們，想要從我們的手裏把政權奪去，爲的給布爾雪維克開開大門！不行！」

「把政權交給革命委員會——布爾雪維克就停止攻擊……」波得琪勒珂夫站起來了。

由於喀列金的許可，從羣衆中走出來一個二等大尉舍因，是所有的四個等級的喬治章都得過的人，由哥薩克自兵直升到二等大尉的階級。他整理了一下制服的褶子，彷彿是在檢閱以前——馬上就攻擊上了：

「老鄉們，聽他們的幹什麼！」他用高聲的命令的腔調喊了。用手攸了一下，像用刀一樣。「我們和布爾雪維克們不是一條道路！只有頓河和哥薩克的叛徒才說把政權交給蘇維埃和引誘哥薩克們和布爾雪維克同路呢！已經照直地指着波得琪勒珂夫，直接地向他來了，他彎下身子，喊道：「波得琪勒珂夫，你真以爲頓河是擁護你們，擁護不學無術的和大字不識的哥薩克們嗎？如果真是這樣——會有這麼一羣狂亂的哥薩克從家裏跑出來，老兄，他們是醒着哪——並且要把你絞死！」

（註）奧特列皮耶夫·格利郭里在革命的混亂時期曾爲多數貴族和資產階級所擁護，官階位大，僭正之職，在這裏統稱一般僭竊的人們。——原註

大廳中萬頭攢動着，就像被風吹動的向日葵的帽子；稱讚的噪音投擲出來。舍因坐下了。一個穿着鐵了的半截皮襖，帶着隊長肩章的高個子軍官從後面感動地拍了他的肩膀一下。軍官們聚集在他的附近了。一個歇斯底里亞的女人的噪音狂亂地喊道：

「謝謝，舍因！謝謝！」

「勇敢哪，舍因！大尉真是勇敢！」一個很像包箱中的常客的人用中學生一般的公鷄嗓子叫了，立刻把二等大尉給加了一級。

頓河政府的雄辯家，朗誦的詩人們又用甘言哄了哥薩克們——喀敏斯克革命委員會的代表們——半天。大廳中是烟氣，發藍，苦悶。太陽在窗外進行着白晝的征途。凍結的樅樹枝條打在窗玻璃的外部。坐在窗台上的人們聽到黃昏晚禱聲和透過風的吼叫——火車頭的噤啞的汽笛聲。

拉古琴忍耐不住了，打斷了一個軍人演說家向喀列金說：

「解決事情吧，時間要完了！」

包嘎耶福斯基小聲叫他坐下來：

「不要衝動吧，拉古琴！這裏有水。衝動對於有家屬的和有志氣的人是有妨害的。無論如何也不該逕自遮斷演說的人，——這裏可不是什麼工農兵代表會議！」

拉古琴也惡毒地回答他，但是所有的人們的注意力又集中到喀列金身上了。他仍是那麼和起初一樣地確信地指揮着政治上的賭博，並且仍舊那樣對於單純的，但是鐵甲一樣的波得琪勒珂夫的回答加以攻擊。

「你們說，如果我們把政權交給你們，那麼布爾雪維克就停止自己向頓河的攻擊。你們是這麼想。然而向

頓河走近來的布爾雪維克們是怎樣在前進着——我們可不知道。」

「委員會能保證，布爾雪維克們能確實執行我所說的話。試一試把政權讓渡我們，把志願軍從頓河遷移出去，清除一下自己的游擊隊——那你們就可以看見，布爾雪維克結束戰爭！」

過了一刻，喀列金站起身來。他的回答是早已預備好的了。柴爾涅曹夫已經接到爲了向里霍伊站襲擊而集中軍隊的命令了。但是喀列金節省着時間，用拖延的手段結束了會議。

「頓河政府要討論一下革命委員會的提案，明天上午十時用書面回答。」

第十一章

次日上午交到革命委員會代表團的頓河政府的答復是下面這樣子：

頓河軍政府於審議阿塔曼斯基近衛哥薩克，四十四，二十八，二十九各聯隊，第十二，二十七，二十三，第八，第二補充及第四十三各聯隊之一部，第十四獨立中隊，第六近衛，三十二，二十八，十二及十三炮兵中隊，第二步兵大隊及喀敏斯克地方警備隊各部隊委員會代表團所提出的哥薩克軍事革命委員會的要求後，——特聲明，政府乃區內全部哥薩克民衆的代表。民衆所選出的政府無權在新軍人總會召集以前放棄自己的全權。

頓河軍政府認爲有解散總會舊日機構的必要，實行由各部落及各部隊代表的改選。基於直接，平等及祕密投票方式由全體哥薩克民衆自由選出（可以充分自由宣傳）的總會將以自身的新機構，於本

年舊曆二月初四日在諾沃柴爾喀斯克與非哥薩克居民大會同時召集。只有被革命恢復起來的代表，區哥薩克民衆的合法組織的總會有權更換軍政府及改選新政府。該總會將一同討論軍隊的管轄問題，以及是否需要保護政權的游擊隊、志願軍問題。關於志願軍的改革及其任務，聯合政府久已決定在區軍事委員會參加下受政府的監察。

關於撤退軍政府配置於礦區的警察問題，政府聲明，本問題將依二月四日總會的議決辦理。

政府聲明，在當地的生活機構中，惟有當地的民衆可以參加，政府爲執行總會的意旨起見，將採用各種必要的方式，以反抗希圖使本區置於彼等統治下而向區內侵入的武裝的布爾雪維克隊伍。民衆應當建設自己的生活——只他們自己可以作到。

政府不欲內戰，它將以種種方法企圖用和平手段結束事件，因此特向軍事革命委員會建議請參加向布爾雪維克軍隊派遣去的代表團。

政府保證，如其他區內的軍隊不侵入本區邊境——內戰即不致發生，因爲政府僅僅爲了保護頓區而已，決不採取任何攻擊行動，也決不以自己的意旨強令其餘之俄羅斯部分服從，但也不願別人以自己的意旨強令頓區服從。

政府保證各部落及軍隊中選舉的完全自由，每一市民均可展開個人的宣傳及主張被選到軍人總會去後的個人意見。

爲調查各師團中哥薩克的困難狀況，目下必需由各部隊的代表組織調查團。

頓河軍政府向所有向軍事革命委員會派遣代表的各部隊建議，火速回到自己的保護頓區的正常

工作上去。

軍政府不能讓自己的頓河軍隊有反對政府的意嚮，也不叫內戰在靜靜的頓河上開始。

軍事革命委員會必需被自己的部隊解散，為代替該會起見，各部隊均應向現有的聯合全區部隊組成的區軍事委員會派遣自己的代表。

軍政府要求迅速釋放一切被軍事革命委員會逮捕的人等，意圖恢復區內正常生活的行政當局必需返回執行自己的責任。

僅代表哥薩克少數部隊的軍事革命委員會無權用一切部隊的名義，更無權用全體哥薩克的名義提出要求。

軍政府對於委員會與人民委員蘇維埃的妥協及受其金錢的幫助實難容忍，因為這是表現人民委員蘇維埃對頓區影響的擴大，然全區的哥薩克總會及非哥薩克居民大會均不承認蘇維埃政權，即烏克蘭、西伯利亞、高加索以及所有的哥薩克部隊也都不承認。

軍政府委員長，副軍長穆·包嘎耶福斯基。

頓河軍隊長：葉拉頓才夫、波爾科夫、梅里尼科夫。

被頓河政府派往塔干、洛格和布爾、雪維克談判的代表團和喀敏斯克革命委員會的委員——拉古琴和司喀乞珂夫一同出發了。波得琪勒珂夫和其餘的人們暫時羈押在諾沃柴爾喀斯克，就在這時，柴爾涅曹夫的幾百名隊伍，在重炮中隊和兩尊輕炮掩護之下，用決死的突襲佔領了茲月列窩——里霍伊站，還留下一中隊和

兩尊炮在那裏充任守備，用主力向喀敏斯克實行襲擊。柴爾涅曹夫打擊着北頓涅次小站方面的革命哥薩克部隊的抵抗，一月十七日佔領了喀敏斯克。但是過了幾小時以後，得到消息，薩步林的赤衛軍突出了茲月列窩，但是後來柴爾涅曹夫的留守軍又從里霍伊擊退出去。柴爾涅曹夫向那裏出發。他先派莫斯科的第三隊實行一次简短的迎頭痛擊，哈里科埠的隊伍又從容地參加進戰鬥，把倉惶後退的赤衛軍們逼到了絕路。

在里霍伊方面的情况恢復以後，開始了內戰的柴爾涅曹夫回到喀敏斯克。一月十九日從諾沃柴爾喀斯克向他這裏派了援軍來。柴爾涅曹夫次日決定攻擊格魯博克了。

在軍事會議上面，依照中尉林克夫的建議，決定採用迂迴戰略攻取格魯博克。柴爾涅曹夫不敢沿鐵路綫進擊，因為怕在這方面遇到喀敏斯克革命委員會的部隊和由柴耳特科埠向他開來的赤衛軍的頑強的抵抗。夜間開始了深入的迂迴包抄。柴爾涅曹夫自己領着隊伍。

到格魯博克時已經是黎明以前了。迅速地改變了一下陣容，佈成散兵綫。柴爾涅曹夫發着最後的命令，從馬上下來，活動着麻痺了的雙足，嘎聲地向一個中隊長下命令：

「不用客氣，大尉。您明白我的意思嗎？」

他用長靴在堅硬的融雪的冰層上擦擦地踏動，把灰白色的捲羊皮帽子斜戴着，用手套磨擦着粉紅色的耳朵。失眠的眼圈在他的光亮的粗暴的眼睛下面發藍色。嘴唇冷冷地皺起來。剃得短短的鬍子上面有白霜的毛片發熱氣。

他熱情着，跳上馬去，整理了一下保護色的軍官的半截皮衣的褶子，從鞍橋上摘下馬韁，踢動白頭頂的，紅色的頓河產的馬，驕信地和堅定地微笑了。

「開始吧！」

第十二章

在喀敏斯克的參戰的哥薩克大會以前二等大尉伊茲瓦林從聯隊中跑掉了。前一夜他在葛利高里那裏曾經暗示自己的出走，說：

「在既成的環境中很難再在聯隊中服役了。哥薩克幻游在兩極端中間——布爾雪維克和從前的帝制制度。誰也不願意擁護喀列金政府，有一部分因為他和拿着漂亮口袋的傻子一樣，總把自己的身價來誇耀。可是我們需要一個堅強的、有旨意的人，那人可以把客籍的人們放到他們應去的地方去……不過我以為現在最好還是擁護喀列金，免得全盤輸掉。」沉默一下，吸着烟，問：「你……大概是接受了赤色的信仰吧？」

「差不多，葛利高里同意了。」

「郭魯博夫正在哥薩克羣中建築聲望的根據地，是實在的嗎？」

「我不需要聲望，自己尋覓出路。」

「你碰在牆上啦，可是尋不到出路。」

「看着吧……」

「葛利高里，我怕我們會以敵人的面目再遇到。」

「在戰場上可認不出朋友的，葉非木·伊萬內支，葛利高里微笑了。」

伊茲·瓦林坐了一會兒就走了，次晨就消逝了——像落到水裏去一樣。

在開大會的日子，一個從月申斯克部落，列別亞日村莊來的阿塔曼斯基部隊的哥薩克到葛利高里處來了。葛利高里正在打磨和向手槍上塗槍油，阿塔曼斯基部隊的人坐了一會兒，已經是在將要走出去以前了，彷彿在談論一件事情地說，這時就像是專爲此事而來（他知道，從前的阿塔曼斯基部隊的軍官李斯特尼次基曾經由葛利高里手把一個女人奪了去，偶然在車站上看見了他，特來警告）

「葛利高里·潘苔萊維支，剛才我在車站上看見了你的好朋友。」

「哪一位？」

「李斯特尼次基，認識他嗎？」

「什麼時候看見的？」葛利高里活潑地問了。

「一點鐘以前。」

葛利高里坐下去。許久以前的憤怒就像獵狗的抓搔一般抓住了心。他沒有感覺到那種從前對待仇人的仇恨力量，但是知道，如果現在和他相遇，依照初起的國內戰爭的規矩——他們之間一定是流血。無意地聽到關於李斯特尼次基——明白舊日的創傷並沒有被時間所消滅，被無意的話句觸動了——血充盈着。葛利高里要爲舊日的甜蜜而復仇了——因爲一個可詛咒的人的罪過致使生活滅了色，有吸力的飢餓的苦惱，褪色的生活還殘留在舊時的充滿血的，大愉快的地位上。

沉默了一會工夫，感覺到不很厲害的紅暈從臉上退下去，

「到這裏來嗎——你不知道嗎？」

「不錯，大概是向柴爾喀斯去。」

「啊——啊——啊……」

阿塔曼斯基隊伍的人談論了些關於大會的事，關於聯隊中的新聞就走了。葛利高里第二天無論怎樣努力想要消滅侵蝕着心靈的疼痛——不能辦到。像個氣迷心的人溜躑着，特別比平日不斷地想起了阿克西妮亞，苦味在口裏流動，心變硬了。想着關於娜塔莉亞，孩子們，但是因此那種被時間消磨了的，被時效泯滅了的歡欣又引起來了。心停留在阿克西妮亞身旁像從前一樣沉重地和有力地向她湊了過去。

當柴爾涅曹夫壓追上來的時候，迅速地從喀敏斯克退出去了。頓河革命委員會的散亂的隊伍，有一半是不整齊的哥薩克中隊，混亂地上了火車，全武裝退了出去，拋棄着一切不合手的，沉重的東西。顯明地表現出了那個把這所有的一切力量結合成一體的人的組織能力的缺乏。

一個選舉出來的，最近些日子充任中佐的郭魯博夫，也不知從哪裏鑽了出來。他指揮起了戰鬥力比較強些的第二十七哥薩克聯隊，並且立刻有點粗鹵地把事情安置好了。哥薩克無抗爭餘地地服從了他，在他身上發見有一種聯隊所不足的東西：巧妙地把隊伍團結起來，分配着職務，率領着他。郭魯博夫是個粗大的，腫腮的，眼睛粗暴的軍官，用刺刀揮動着，向那些在車站上帶着行李緩緩走動的哥薩克們喊叫：

「你們幹什麼？是在玩捉迷藏的遊戲嗎？……禽你們的媽！……撤哪！……我用革命的名義來命令趕快服從！……什麼啊，啊？……這個迭馬郭戈（註）是什麼人？我開槍，壞小子！……肅靜吧！……怠工的人們和神祕的叛徒都不是我的同志！」

（註）在公眾的場合實行不體面工作的人——原註

哥薩克們服從了。仍舊有許多人喜歡這樣子——還沒能脫離開舊時代的習慣。在從前的時候，凡是不服的人——在哥薩克眼中就是最好的長官。郭魯博夫就說過那種話：「有罪過就把這個人的皮剝掉，如果寬恕時也可以再縫上一張別的皮。」

頓河革命委員會的隊伍退出了和氾濫了格魯博克。用盡力量，才算是由郭魯博夫指揮起來。他在不滿兩天的功夫內團結起了已經潰亂的部隊，採取了對擁護自己的格魯博克增強兵力的應有的步驟。由於他的督促，麥列霍夫·葛利高里指揮起了由第二補充聯隊的兩個中隊和阿塔曼斯基的一個中隊組成的混合部隊。一月二十日的黃昏時光，他從自己的住所走出來，目的是去調查一下配置保護鐵路沿綫的阿塔曼斯基部隊，在大門地方和波得琪勒珂夫遇上了。那人立刻認識是他。

「你是麥列霍夫嗎？」

「是我。」

「你往哪兒去？」

「看看隊伍去。早就離開柴爾喀斯克了嗎？怎樣呢？」

波得琪勒珂夫蹙起眉來。

「你想和平地和民衆的不共戴天的仇人們談判是不可能的。你看——訓練得機關槍手多末好？談判……却把柴爾涅曹夫派了過來。喀列金——是個多麼壞的毒蛇，我很忙——我要趕到司令部去。」

他迅速地和葛利高里作別，邁開大步向中央走去。

還是在選他作革命委員會主席之前，他對葛利高里和其他的熟識的哥薩克的態度就顯明地改變了，在

他的談話中間已經像過堂風一般拖起了優越的和崇高的調子。政權二字醉心地刺進了這個出身哥薩克血統的單純的人的腦中。

葛利高里支起外套的領子，增快脚步地走着。夜間大概要嚴寒了。微風從基耳吉茲方面吹來。天空清朗。稍微有點兒凍冰了。雪黯黯地擦擦地響。月亮像沿樓梯走的殘廢人一樣，緩緩地和傾斜地升了上來。黃昏的紫藍色在屋外把荒原遮上。當輪廓，線條，色彩，距離都漸漸消逝的時候，那已是深夜的前刻。當白晝的光亮還不即不離地和黑夜接觸着，混亂着的時候，一切都顯着是不真實，童話般活動着的，甚至氣味在這一時刻也減弱着尖利性，發出自己的特別的，將要熄滅的暗影。

葛利高里查完了隊伍，回到住所來。主人是個有麻子的和一張流氓臉的鐵路職員，擺上自沸壺，坐到椅子上去。

「要開始攻擊嗎？」

「不知道。」

「您想，或者是要等候着他們嗎？」

「看來是這樣。」

「實在很對。你們攻擊，想來，沒有什麼用處。——那麼，最好是等着。防禦是比較有利的。我自己在德國戰爭中當過工兵，對於戰術的滋味和意義都明白……力量不太小嗎？」

「很够。」葛利高里迴避開他的拖延的談話。

但是主人頑固地質問着，在桌子附近轉動，抓搔着呢坎肩底下的像鯽魚一般的扁肚子。

「炮隊很多嗎？炮啊，炮啊！」

「當過兵的人，可不明白規矩！」葛利高里帶着冷淡的忿怒，也是這樣地用眼睛轉動，彷彿用無禮的態度把主人拋置到一旁去了。「既然當過兵，可是不明白……你有什麼權利可以質問我關於我們的軍隊和關於我們的計畫？我把你送去偵查……」

「大人……軍官哪！乖乖……乖乖……」整個把字尾吞下去，臉色蒼白的主人窒息住了，麻痺和半閉的日發着黑：「糊……糊塗啦！請寬恕吧！……」

葛利高里喝着茶的時候，不知怎麼偶然把眼光抬到他身上，那人的眼睛就像閃電一般尖銳地閃動，但是當眼睫毛遮上它們時——又是另一種表情，愛撫的和幾乎是尊敬的。主人的家屬——妻和兩個成年的女兒——悄悄交談着什麼。葛利高里沒喝完第二杯，就走到自己住室去了。

立刻六個第二補充隊第四中隊的，和葛利高里住在一間房子中的哥薩克也不知從哪裏回來了。他們熱鬧地喝茶，交談笑。葛利高里已經匯下去聽着他們談話的斷片。一個講述着（葛利高里嗓音上猜出是小隊長巴賀馬喬夫，一個盧干斯克部落的哥薩克），其餘的人不時地添些註解。

「我遇到過這末一回事。有三個郭爾洛夫斯克區，第十一號礦坑的礦工來說，如此這般。我們組織了一個那樣的團體，只是缺少槍械——用什麼東西幹呢？但是波得琪勒珂夫……：我是自己聽見的呀！」他提高嗓子，回答着一個人的不清楚的抗辯，「他說：『同志們，到薩步林處去，我們什麼也沒有。』怎麼能什麼也沒有？我就知道，還有富餘的槍械哩。這並不是那麼回事……鄉下老們做事，表現出嫉妬來了。」

「對啊！」另一個說。「把權利給了他們，——但是他們也不說戰爭，也不說不幹。但是一談到土地的事情，

——手就伸出來了。」

「我們熟習這種毛色！」第三個低聲說。

巴賀馬喬夫沉思地用茶匙敲着玻璃杯子；用它敲着自己的話句的拍子，清楚地說：

「不對，那樣的事沒有用。布爾雪維克們爲了全民衆才讓步，而我們——是些房頭的布爾雪維克。只要把喀列金趕掉，我們到那裏就可以將養好……」

親愛的人哪！——有誰的清脆的，幾乎和小孩子般的中音一樣的嗓音確信地叫了出來：「要明白，我們沒有什麼可以交出的呀！適當的土地每一份才有一畝半，而且這還是些——砂地，山地，草場。有什麼可交出的？」

「不會把你的拿走的，誰要是富有才拿誰的。」

「那麼軍官用的土地呢？」

「謝天謝地把自己的交出去，再向上面去要嗎……瞧，你想的好事！」

「軍用土地當局自己還用哪。」

「亂吵吵些什麼。」

「真貪心哪！」

「那太貪心啦！」

「也許把上游的自己的哥薩克移到這裏來。我們知道他們的土地——一片黃砂。」

「就是那麼回事呀！」

「我們也不用拆，我們也不用縫。」

「你沒有沃得克酒就弄不明白啦。」

「哎嚇，孩子們！不久以前把這兒一座酒場破壞了。一個人沉到酒精裏，喝飽了。」

「一下子就喝够啦。差不多都浸到肋骨了。」

葛利高里在半睡中聽到哥薩克們鋪床，打哈欠，搔痒，仍舊是談論着那些關於土地的、關於改造的事。

黎明以前，窗戶下面響起了槍聲。哥薩克們跳起來了。葛利高里向制服內伸着手，怎麼也找不着袖子。跑着穿上鞋襪，搶起外套。射擊在窗外像魚鱗一般散開和燃燒起來。車輪轟隆隆響。有人大聲地和驚慌地在門附近喊叫。

「扛上槍……扛上槍……你媽的……」

柴爾涅曹夫的散兵濺壓迫着哨兵，衝進了格魯博克。騎士們在灰色的陰沉的黑暗中間踏動。步隊用靴子擦擦地踏着跑。把機關槍安在十字街口。有三十個哥薩克一隊橫過去。又是一組跑過了胡同。槍門叮噠響，向外發送着槍彈。高聲響亮的指揮的聲音在下一道街上喊：

「第三中隊活潑點！誰在破壞隊伍……肅靜！機槍手——向右翼！預備好了嗎？中——隊……」

炮兵小隊轟隆起來。馬匹迅速地跑着。騎在馬上的人用鞭子揮動着。子彈箱的乒乓聲，車輪的轟隆聲，炮架子的工東聲和郊外的加密的射擊聲混到一處了。忽然附近某處機關槍吼叫起來。也不知向哪裏跑去的野戰廚房在鄰近的街角處，碰上柵欄的埋着的柱子，傾翻了。

「瞎鬼……看不見嗎？你掉了魂嗎？」有誰的決死的恐嚇的聲音疲倦地吼叫。

葛利高里困難地把中隊聚到一起，迅速地領着它到車站的邊境上去。退却的哥薩克已經由那裏成羣打

夥地出現了。

「哪裏去？……」葛利高里捉住前面走的人的來復槍。

「鬆——手……」哥薩克掙扎着。「鬆手，討厭鬼！……你抓什麼？你沒看見嗎——他們退却……」

「敵人強啊……」

「糊裏糊塗向前走……」

「我們往哪裏去？……到哪一面去——米列耳斯克嗎？」喘息的聲音響着。

葛利高里試驗着在郊外靠近一帶長木板棚處把自己的中隊變成散兵綫，但是新的奔跑的人羣把他們弄亂了。葛利高里的中隊的哥薩克們和奔跑的人們混到一起了，向後退去——進了街。

「站下……不要跑……我要放槍啦……」葛利高里由於狂怒而顫抖着，吼叫了。

不聽他的話了。機關槍的火焰沿街亂飛；哥薩克們迅速地聚成一堆伏在地上，向牆近處爬去，鑽進橫街去了。

「現在你做不了主啦，麥列霍夫！」小隊長巴賀馬喬夫跑過他的面前望着他的眼，喊着。

葛利高里緊跟着走，咬着牙，揮動着來復槍。

籠罩起部隊的驚慌造成了從格魯博克退出的混亂的奔跑。退却了，差不多把全部部隊的物質部分都留下了。直到黎明才把中隊集合到一起和遣送他們去迎擊。

紅臉的，流汗的郭魯博夫穿一件做鈕的半截皮襖，沿着自己的第二十七聯隊的移動着的散兵綫跑，用銅聲的，灼熱的聲調喊：

「前進……不要臥倒！……前進，前進！……」

第十四炮兵中隊參加進陣地去，把炮口呈露出來；中隊的長官站在子彈箱上，用望遠鏡觀察。

戰爭在六點鐘開始。哥薩克們的混合散兵綫和從沃倫日來的彼得洛夫的赤衛軍散兵綫稠密地擁上來，人形的黑色的斑點遮滿了雪原。

從太陽上升的地方刮起了寒風。在被風吹散了的黑雲下面的血一般的邊界上早霞出現了。

葛利高里領着阿塔曼斯基中隊的一半人在第十四炮兵中隊的掩護下，和其餘的隊伍去攻擊了。

第一聲發出去的炮彈落在柴爾涅曹夫的散兵綫前面的遠方了。爆炸的亂髮般的黃藍色的霧片向上升去。第二響緊接着落下去。對於射擊的指揮很正確。

吱吱吱……！——炮彈飛出去，前進着。

一霎時被槍聲的密擊切斷了緊張的寂靜，——又是遠方的爆炸的響亮的哼聲。在炮彈的輪流射擊以後陣綫開始向近處移動了。葛利高里被風吹的皺着眉，帶着滿意的感覺想：「碰上啦！」

第四十四聯隊的中隊在右翼上活動。郭魯博夫領着自己的聯隊到中央去。葛利高里由他這方面向左去。在他後面，赤衛軍的部隊緊接着左翼。向葛利高里的中隊增加了三架機關槍。他們的隊長是一個有暗色的臉和濃毛的寬手的赤衛軍，精妙地射擊着，潰亂着敵人的攻過來的隊伍。他始終是在和阿塔曼斯基部隊的散兵綫一同移動着的機關槍附近。它那裏有一個堅實的，穿外套的女赤衛兵。葛利高里沿陣綫走過去，恨恨地想：「色迷！在前綫上——還不能和女人離開。你和這種人在一起打仗哪……！一塊兒連孩子帶鋪蓋和所有的零碎都帶來好啦……！」機關槍隊長走近葛利高里來，整理了一下胸前的匣槍的帶子。

「您是指揮這一隊嗎？」

「是我！」

「我要在阿塔曼斯基的半中隊的地域上實行阻止射擊。您瞧——不給我們讓道。」

「來吧！」葛利高里同意了，轉臉迎着由一個沉默着的機關槍處送來的叫聲。

一個有長鬍子的，強健的機關槍手粗暴地叫道：

「彭楚克……機器要鋒化啦……惡鬼，怎麼能這樣啊！」

穿外套的女人在他的附近跪着。她的在絨頭巾下面燃燒着的黑色的眼睛使葛利高里想起了姆克西妮亞，他在一個瞬間眼睛泛着愁光，一霎也不霎地望着她，抑制着呼吸。

中午時光一個從郭魯博夫處送字條來的傳令兵到了葛利高里處。在撕得不整齊的一張野戰日記冊的紙片上塗着些大字母：

順河革命委員會命令你派兩個受你指揮的可靠的中隊從前方撤退，急速前往包圍敵人的右翼，向那邊去的方向由這裏可以看到的，靠風車左方一些，順山道……祕密行動（幾個看不清楚的字……）
當我們一實行劇烈的急襲時，從右翼打擊上去。

郭魯博夫。

葛利高里把兩個中隊退出去，上了馬，向後走去，努力想不使敵人注意到他的去向。

繞了二十里的圈子，馬匹走着，向深的雪中陷着。山路被雪遮上了，順着它繞越過去。有些地方雪都沒到馬的腰部。葛利高里諦聽着炮聲發出的怒鳴，驚慌地望着錶，那是在羅馬尼亞從一個被殺死的德國軍官手中摘

下來的：——害怕誤了時刻。用指南針校正着方向，——但是總比應當走的方向有點兒往左。順着寬暢的岔道奔到平原來。馬匹被汗的蒸汽罩住了，腋部都濕了。葛利高里命令全部下馬，第一個首先跳到土崗上。馬匹和馬夫們一同留在山谷中。哥薩克們跟在葛利高里後面順傾斜的坡爬爬着。他回顧了一下，看見一中隊多的步行的，稀疏地散在山道的積雪的山坡上的戰士們跟在自己後面，覺得自己是可信的和强有力的。馬羣的感覺在戰鬪中永遠強有力地佔據着他，和佔據每一個八一一樣。用眼光估了一下情勢，葛利高里明白，因為沒想到的艱難的道路，頂少誤了半小時。

郭魯博夫用勇敢的敏捷的進軍幾乎把柴爾涅曹夫の後退的路截斷，在兩旁配置上了障礙，用迎頭的突擊衝向敵人的半圓形去。炮兵的密擊轟隆地響。來復槍的射擊拍拍地響，彷彿是鐵砂在鐵鍋內滾動，硫酸彈遮上柴爾涅曹夫的潰亂了的陣綫，炮彈濃密地落下來。

「排成散兵綫……」

葛利高里帶着自己的中隊們突進了陣地。像是在練習射擊時一樣地前進，——不肯臥倒，但是是一個柴爾涅曹夫的用一架「馬克西木」掃射着的狡猾的兵，是那末猛烈地向散兵綫掃射，哥薩克們只得帶着狂熱的心情臥倒下去，隊內損失了三個人。

下午三時，一粒槍彈射中了葛利高里。鑲着白銅殼的灼熱的鉛片鑽進膝蓋略上些的腿部的肌肉裏，灼痛着。葛利高里感覺到灼熱的打擊和熱習的不快的失血，咬着牙。從陣綫上爬出來，憤激地跳起來，迅速地把被子彈嚙傷着的頭搖了一下。因為子彈沒出來，所以腿部的疼痛越法厲害。它已經變成了死彈，當觸上葛利高里的身時，穿透外套，褲子和皮膚，停留和冷卻在血管中了。灼熱的鑽心的刺疼妨害着動作。葛利高里倒下去，想起在

羅馬尼亞的特蘭西里山的第十二聯隊的攻擊，那時手受了傷。那一次衝鋒的情況在他的眼中清楚地復現了。褚巴爾、米石喀、珂爾沃依的被憤怒籠罩的臉，葉麥里羊、戈洛舍夫，在山下跑的人，受傷的中尉的身軀。

葛利高里的副手，軍官劉比石肯、帕月爾擔任了指揮中隊的職務。兩個哥薩克遵照他的命令把葛利高里送到馬夫那裏去。哥薩克們把葛利高里騎在馬上，同情地勸告道：

「把傷裏上點吧。」

「有綑帶嗎？」

葛利高里已經坐在馬鞍上了，但是想了一下，又下來，褪下褲子，被順汗污的脊背，肚子和腿部流動的冷氣刺得皺着眉，迅速地把像用削鉛筆刀切成的，灼熱的血傷裹上了。

由自己的傳令兵領導着，他仍舊繞道走到最初反攻的地方。望着雪上所踏出的馬蹄的稠密的痕跡，望着山路的熟習的輪廓，在數小時以前領着自己的中隊沿它走過的。他彷彿進了夢鄉，那在山崗上所發生的事件已經變成遼遠和不必要了。

來復槍的射擊仍舊在那裏奔忙地和紛亂地落着，敵人的重炮轟隆着，援救着自己的人，不時也有怒吼着的機關槍割着綫紋，彷彿是引導着一條看不見的綫到戰爭的結局去。

葛利高里沿山路走了有三里路，馬匹陷在泥中了。

「到平地去吧……」葛利高里向傳令兵念叨，已走上山路的積雪的胸壁了。

遠處的田野上，死屍的身形彷彿落着的烏鴉，稀疏地發着黑。在地平綫極盡處，那裏看到一匹極小的，沒有主人的馬在跳動。

葛利高里看見似乎柴爾涅曹夫的凌亂的和漸漸稀疏的主力部隊，避免着戰鬥，掙脫着，向郭魯博夫退去。他用超速度放開了自己的栗色馬。遠遠地望見哥薩克們的分散的堆子。葛利高里首先看見郭魯博夫，當即向他跑去。郭魯博夫坐在馬鞍上轉動着。大襟上垂着黃色捲毛的半截皮襖敞着懷，皮帽歪到一旁去，額上被汗溼漉漉着。郭魯博夫撐着曹長式的向上豎起的鬍子，嘎聲地喊道：

「麥列霍夫，好漢子！你受傷了嗎？他媽的骨頭滾壞嗎？」等候着回答，笑容遮上了：「迎頭啊！迎頭打上去啦！……軍官的隊伍散亂到取捨不起來啦。一下子搗到他們的尾巴上啦！」

葛利高里請他吸支烟。哥薩克和赤衛軍們在各處的田野上流動。一個騎馬的哥薩克在黑色人羣前面遠遠地迅速地跑來了：

「捉住四十個人，郭魯博夫……」他老遠地就喊叫。「四十個軍官和柴爾涅曹夫本人。」

「你撒謊！」郭魯博夫驚慌地在馬鞍上轉動了一下，奔了過去，毫不憐憫地用鞭子抽着高大的白腿馬。葛利高里等了一刻，也用快步跟他跑下去了。

第四十四聯隊的及第二十七聯隊中的一個中隊裏的三十個哥薩克充任護兵，護送着被俘虜的軍官們的稠密的人羣，組成個圈子圍繞起他們。柴爾涅曹夫在儘前面走。躲避着目光，他脫下半截皮襖，現在是穿着一件輕光皮上衣走着。左肩上的肩章已經撕壞。臉上靠左眼處有一道新鮮的傷痕流血。他迅速地走着，脚步一些不亂。皮帽子斜戴着，他的形狀是顯着不在乎和英氣。在他的粉紅色的臉上也沒有恐怖的影子。看來，他有幾天沒刮臉了。——紅色的鬍鬚子佈滿了腮部和下頰。柴爾涅曹夫嚴峻地和迅速地環顧了一下向他跑來的哥薩克們；一道苦痛的，憎厭的紋路在眉毛中間顯示出來。他走着路割着火柴，吸上烟，用粉紅色的堅硬的嘴脣叨着。

紙烟。

大多數軍官是青年人，只有幾個人的白髮像霜一般發白。一個腿部受傷的人停了一下，一個小個子大腦袋的賤臉哥薩克用槍托子向他背上推了一下。一個高個子的英勇的大尉差不多和柴爾涅曹夫並排走着。兩個人攜手走着（一個——少尉，另一個——大尉）微笑着，跟在他們後邊，是個沒戴帽子的捲髮的和寬肩的士官學生。有一個肩膀上斜披着一件縫着肩章的步兵外套。還有一個沒戴帽子的，把紅色的軍官的絨頭巾遮到黑色的像女人般美麗的眼睛上，風把頭巾的一端吹到他的肩上。

郭魯博夫從後面趕來了，停住馬，他向哥薩克喊道：

「聽着啊！……你們對於俘虜們的保護要遵照軍事革命時期的嚴厲法令負責！要全都整個地送到司令部去！」

他喚過一個騎馬的哥薩克來，在鞍子上撕下一張紙片，摺起它來，交給哥薩克。

「快跑！把這個交給波得琪勒珂夫。」

向着葛利高里，問道：

「你到那裏去吧，麥列霍夫？」

得到肯定的答復，郭魯博夫和葛利高里走平了，說：

「告訴波得琪勒珂夫，我要把柴爾涅曹夫保出去。明白了嗎……？噢，那麼告訴他走吧。」

葛利高里追過俘虜的人羣去，一直跑到駐紮在距離一個村莊不遠處的野戰革命委員會的司令部去。波得琪勒珂夫在一輛帶着冰凍的車輪和用綠色的布幔蓋着的機關槍的塔夫立德式的鐵車附近走着。司令部

着，湧出了鮮血。他沒等別人的幫助又站了起來，努力癢着走到搭載機關槍的車旁去，用肋部靠上了後部的彈條。

俘虜們走近了。一部分徒步的護送兵和從前保護司令部的傳令兵和哥薩克們混到了一起了。哥薩克們對於戰爭的熱情還沒冷下去，激動地和狠狠地閃着眼睛，交談着關於戰爭的詳情和結果。

波得琪勒珂夫沉重地踏着陷腳的雪，走到俘虜的面前。站在一切人頭前的柴爾涅曹夫看見他，輕蔑地蹙起了光亮的失望的眼睛；任意地劈着左腿，搖擺着它，用上牙的白色的弧形咬住粉紅色的下嘴唇。波得琪勒珂夫一直向他走來。他全身抖動着，他的連雲也不變一下的眼睛順着坎坷不平的雪爬動，一抬起來就和柴爾涅曹夫的大胆的，輕蔑的眼光交成了十字，憎恨的沉重感覺壓上他了。

「落網了……毒蛇！」波得琪勒珂夫用沸騰着的低聲說，脚步向後退去；他的腮上像被刀砍出般畫着歪曲的黑色笑容。

「哥薩克的叛徒！壞小子！背畔者……」柴爾涅曹夫透過咬着的牙齒說。

波得琪勒珂夫擺了一下頭，似乎在躲避打耳光——面頰發黑了，用張開的口輕輕地吸空氣。

後來不可思議的迅速地發生了事故。熱情的，臉色蒼白的柴爾涅曹夫把拳頭靠在胸部，全身向前屈去，走近了波得琪勒珂夫。從癱瘓着的嘴唇中迸出了不清楚的，和罵媽的話混合起來的字句。他說的話——只有向後退去的波得琪勒珂夫一個人聽見。

「你也要這樣……你知道嗎……」柴爾涅曹夫尖利地提高了嗓子。

這些話，凡是被俘虜的軍官們和護送兵以及司令部人員都聽見了。

「可是——是——是……」像要窒息死的波得琪勒珂夫，嘎聲說着，把手向腰刀柄摸去。

立刻安靜下去了。雪在米拿耶夫、克里沃土雷科夫和另外幾個向波得琪勒珂夫跑來的人的靴子下面清晰地響着。但是他跑到他們的前面去了，把全身轉向右去，屈着膝，抽出腰刀，像傾倒一般向前掙着，用可怕的力量照柴爾涅曹夫的頭部砍去。

葛利高里看見柴爾涅曹夫顫抖着，把左手護到頭上，躲避開刀擊，看見砍斷的手腕折成了角度，腰刀無聲地把柴爾涅曹夫後仰的頭砍碎了。先落掉皮帽子，後來就像從莖處斷了的稜穗，柴爾涅曹夫緩緩地倒了下來，帶着奇怪地歪曲着的嘴和苦痛地隱縫着的，像因為怕閃光而皺起了的眼睛。

波得琪勒珂夫在他倒下以後又砍了一下子，用老練的沉重的步法離開，一面走一面擦着被血染紅了的斜形的刀刃。

他碰到機關槍車上，把身子轉向護送兵去，用喘氣的、吠叫的聲調喊：

「把他們砍掉……禽他媽！都砍掉！……沒有俘虜……砍出血來，向心上砍……」

射擊像發熱病一般拍拍響了。軍官們擁擠着，散開退去。生着漂亮的女性眼睛的，戴着紅色軍官頭巾的步兵中尉跑起來，用雙手抱着頭。槍彈逼迫他像跳高欄一般，高高地跳了起來。他倒下去——再也不能起來了。兩個人砍一個高個子的，勇敢的大尉。他抓住了刀刃，從他的被砍斷的手掌上向袖子裏流血；他喊叫，像小孩子一般——跪着倒下，又仰面倒下，頭部在雪上擺動；在他的臉上只能看到充血的眼睛和衝出連續的呼聲的黑口。飛動的腰刀在他的臉上，黑色的口上亂刺，但是他總用因為懼怕和疼痛的輕微的呼聲喊叫着。一個外套上帶有撕壞的腰帶的哥薩克雙足劈開立到他身上去，用射擊結果了他，捲髮的士官學生差一點被逃掉——一

個阿塔曼斯基的哥薩克追上去，一下打在他的後腦海上殺掉了。仍是這個阿塔曼斯基的哥薩克向一個穿着被風刮起像生了翅膀的外套的跑着的中尉的肩胛骨隙中射了一彈。中尉蹲下去，用手指抓着胸膛，還沒有死去。一個白髮的二等大尉被砍倒下去；他和生命告別着，用雙足把雪踢了個深坑，如果不是可憐他的哥薩克們結果了他，恐怕還得和被捆着的善良的馬一樣在踢呢。

葛利高里在懲罰剛開始的時候，從機關槍車上掙脫下來——充滿苦惱的眼睛不離開波得琪勒珂夫，蹣跚着腿，迅速地一顛一拐地向他走去。米拿耶夫橫過來把他從後面抓住——按捺住把雙手背過來，下了他的手槍；用暗然的眼睛望着他的眼，喘息着問：

「你想要——怎樣？」

第十三章

被太陽的光彩和無雲的天空的藍色所映照的山崗的雪，閃耀地發着白色，像砂糖般地面冒着金星。在它的下面，奧里霍維羅格村像破爛的雜色毯子驗着。司維紐哈河在左面發着藍色，小村落和德意志人的殖民地，在右面像霧點子一般平鋪着。鐵耳諾甫斯克在河灣後面發着蔚藍色。傾斜的，被山路點綴着的，顯着很小的山崗在村子東面蜿蜒着。向喀沙爾去的電綫桿子像柵欄一般在它上面豎立着。

是個很少有的清朗的，嚴寒的日子。虹霓的光柱在太陽附近朦朧着。風從北方刮來。耕田在廣原上發着藍色。但是被地平綫包圍起的雪原很光亮，只有東方，在地平綫的極端處被藕合色的藜藿遮着的廣原有點霧氣。

米列洛窩運送着葛利高里的潘苔萊·普羅珂非耶維支決定不在奧里霍維羅格停留，直拉到喀沙爾去過夜。他接到葛利高里的電報從家裏出來，一月二十八日的黃昏到了米列洛窩。葛利高里在客店裏等候着他。次日他們出發了，在將近十一點鐘時已經穿過了奧里霍維羅格。

自從在郭魯博克附近的戰團中受傷以後，葛利高里在米列洛窩的野戰病院中住過一星期，把足部治療得輕些了，便決定回家去。同鄉的哥薩克給他把馬牽來。葛利高里帶着不滿和欣幸的混合感覺走了。不滿的是——在爲擁護頓河的政權的鬪爭的最高潮中離開了隊伍，而欣幸的也只有一个念頭，可以見到家人，村莊了。自己對自已把想看看媾克西妮亞的願望隱藏了起來，但是的確有過關於她的想頭。

和父親見到，他們彷彿生疏了。潘苔萊·普羅珂非耶維支（彼得羅的聲音還在他的耳朵裏嗡嗡着）睜着眼睛望葛利高里——在他的短促的，直撞上的目光中不滿和期待的虛露顯濃厚了。晚間，在站上，他向葛利高里探詢關於籠罩着頓區的事變有好久；看來，兒子的回答沒能使他滿意。他咬着發白了的長髯，望着自己的縫着皮子的靴子，用鼻子哼哼着。不高興地爭論起來，而且激動着，擁護喀列金——在熱情的一瞬間又和從前一樣對葛利高里咕呱了，甚至用癩腿躁着。

「你不要對我講啦！喀列金秋天會到我們這裏的村中來過呀！在廣場上開會，他爬上桌子去，和老人們談論，並且像聖經上一般預言，農民們要來，戰爭要發生，如果我們要是這兒那兒地搖擺——他們就要把一切奪去和向區內開始移民。他還是在那時候就知道，戰爭要發生。狗崽子們，你們是想什麼？莫非他，比你們知道的少嗎？那樣有學問的將軍，帶過軍隊——比你知道的還少？在喀敏斯克住了那麼些和你一樣的草包，不學無術的人——還虐待着民衆。你的波得琪勒珂夫——是從什麼出身？曹長……嗚呵！和我是一個樣的階級。就是這麼

回事！……活到頭了……再向前沒地方可走啦！」

葛利高里不高興地和他爭論。知道父親還沒能明白那種意義。但是新的事件在這裏襲來了。對於柴爾涅曹夫的死亡和俘虜的軍官們的不經審判的射死是無論如何都不能寬恕和遺忘的。

套在轅中的馬輕鬆地拉着雪橇箱走。還被着鞍子的葛利高里的馬用皮條拴在後面，迅速地跟着走。從幼年時代就熟習了的村莊在道上穿過了喀沙爾，波波甫克，喀敏克，下亞布倫斯克，格拉柴埠，亞辛諾甫克。葛利高里一路直到村中總是不聯貫地和無意義地想着不久以前的事，雖然企圖用路標來指出未來，但是一想到回家中休息時，再往前想去就鑽到絕路了。「到家稍微休息一下，治療一下傷勢，可是在那裏……」他想，並且有意地揮了一下手……「那裏的事會看到的事情本身會表現出來……」

在戰爭中所受到的疲乏把他摧毀了。想要由所有的被憎惡擾動的，仇恨的和不可明瞭的世界脫離開。以前的一切都是混亂，矛盾，很難摸索着確實的道路，就像在陷足的路上，土地在腳下顛播，迷失了道路，確信也沒有了——是應當順那條路走嗎。走到布爾雪維克方面去——走了，還領導別人在自己後面走，但是後來猶豫了，心冷了。「伊茲瓦林真是對的嗎？依靠什麼人呢？誰有十分確信的把握？」葛利高里不清楚地想着關於這個靠到雪橇箱的後壁上。但是，自己覺得彷彿到了春天，預備起了耙子，二輪車，柳條鞭子，料槽，當土地裸呈出來和要乾燥的時候，——就走到曠野中去，用疲倦的雙手把着犁柄工作，跟在犁後走，活潑的推動着他，自己覺到彷彿呼吸着嫩草的香氣，或是雪還沒有化完時的潮濕的輕香似的，聞到了被犁拱起的地土的甜蜜的香氣，——心中溫暖了。想要把牲口趕開，扒着乾草，呼吸着金花草，速生草的乾枯的氣味，牲口糞的有藥氣的微息。想要和平和安靜，——因此葛利高里把輕微的歡欣藏在眼中，望着周圍望着馬，望着父親的被羊皮襖裹着的拱起

「基督，所有的一切，都使他想起了半遺忘的舊日的生活，皮襖上發出的羊味，沒有洗刷的馬匹的日常的形狀，一隻從土坡上跑下來，在村中狂叫着的公雞。這兒的平靜的生活這時使他感到甜蜜和濃厚，就像沉醉了一樣。

次日在黃昏以前到了莊子。葛利高里從山崗上把目光投到頓河上面，那是像用黑貂皮做成的衣邊一般的蘆葦鑲着的巴比耶盆地，那是乾枯的白楊，但過頓河的渡口已經不是從前那個地方了。村莊，熟習的街區，教堂，廣場……血在葛利高里的頭中湧了，當把眼睛落到自己的家屋上時，回憶騷動着他。院中——向上豎起的井轆轤，像招呼人一般，伸出了灰色的柳木柄。

「眼睛不發酸嗎？」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微笑着，回顧着，葛利高里心上很誠懇地承認道：

「發酸啊……還要怎樣呢……」

「這就是——故鄉啊！」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證明地說。

他向村中駛去。馬匹迅速地從山上跑下來，雪撲搖擺地走，這邊那邊地擺動。葛利高里猜到了父親的意思，但是仍舊問道：

「你幹什麼向村中趕哪？到自己家去吧。」

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轉過身，在有冰柱的長鬚下露着笑容，饜了一下眼：

「送去打仗時兒子是個哥薩克兵，但是現在升為軍官了。怎麼，莫非我不能驕傲地拉着兒子在村中跑一圈嗎？他們看着和羨慕吧。老兄，我的心像被油漬上啦！」

在大街上他抑制地向馬匹喊叫——斜垂下身子，用馬虎爾加（註）鞭子揮動，馬匹們聞嗅着近處的房屋

（註）樹名——譯者

(彷彿並沒有走過那一百四十里路)生動地活潑地跑着。迎面來的哥薩克們致敬禮了，女人們從院子裏和房子的窗子裏用手掌遮着向外瞧，咯噠咯噠叫的母鷄像洋龍鬚一樣由街上滾了過去。一切都平穩地經過，像書上所說的一樣。穿過了廣場。葛利高里的馬用眼睛斜着看見了一匹也不知誰的拴在莫訶夫的板柵上的馬，嘶叫着和高高地抬起了頭。村莊的一端，阿斯塔霍夫的屋頂都已經望見了……但是在第一道十字路口上發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一隻由街上跑過去的豬崽子，失神了，陷落到馬蹄下面，被軋的豬仔哼哼叫喚起來，滾開去，號叫着，企圖把被軋折的脊椎拱平。

「啊嚇，鬼把你送來啦……」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罵着，用鞭子抽着被軋傷的豬仔。

不幸這隻豬仔是屬於阿豐加·奧捷洛夫的寡婦姻姐特喀的——是個惡狠的和舌頭長到沒法量的女人。她很快地跳到院子中來，披著頭巾，把那種精選過的咒罵撒了出來，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把馬拉住，轉回身來。

「住口，混蛋！號個什麼？賠你的癩豬就得啦……」

「壞良心的人啊……鬼玩意兒……你自己才是癩豬哪，癩馬……馬上就送你到村長處去……」她大聲喊叫着，用手揮動。「你媽，我教教你，應當怎樣把可憐的牲口軋死吧……」

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苦惱起來，紅着臉喊道：

「浪女人！」

「該死的土耳其人……」奧捷洛娃潑辣地回罵了。

「母狗，一百個鬼來禽你媽。」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提高了低音。

但是婀娜特喀·奧捷洛娃從來也不用臨時到口袋內去取話。

「洋鬼子老騷貨！騙子手偷了別人的掏灰耙……你向守寡的女人跑來啦……」她用喜鵲般的嗓音不斷地叨唸。

「我可用鞭子抽你了，母狗……堵上你的嘴……」

但是就這樣一個婀娜特喀把一個一輩子多經多見的人，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也弄得因為不安臉紅起來，立刻被汗浸濕了。

「走吧……說些什麼？」葛利高里生氣地說，看見有些人走到街上，專心注意來聽老麥列霍夫和體面的寡婦奧捷洛娃之間的偶然的意見的交換了。

「噢，長舌婦……得戴上一根長韉繩！」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苦惱地睡了一口，像是向婀娜特喀抽去一般地驅動着馬。

衙區已經走過了，他有些害怕地回顧了一下：

「睡啊和罵啊都是白搭……瞧，你這個妖婆……胖鬼，把你橫着軋斷才好！」他帶着希望地說。「把你和你的豬仔一同蹂躪！如果遇上這樣狠毒女人的舌頭，——那就只能贖下骨頭了！」

房屋的淺藍色的門一閃過去了。沒戴帽子的彼得羅穿着件沒繫皮帶的制服。開開門，杜妮亞石叻的白色頭巾和笑着的，閃動着黑色眼睛的臉從台階上飛過來了。

彼得羅吻着兄弟，迅速地望着他的眼睛。

「健康嗎？」

「受傷了。」

「在哪兒？」

「格魯博克附近。」

「到底在那裏遭到了不幸！早就該回家了。」

他溫暖地和友愛地搖動葛利高里，手遞手交給杜妮亞石珈。妹妹的寬大的成熟的肩膀擁抱着葛利高里，吻她的嘴唇和眼睛，向後退着，驚奇着說：

「你，杜妮亞，哈鬼還能認識你哪……出息了一個多麼好的姑娘啊，可是我還以為——是個糊塗的，無用的姑娘哩。」

「噢，真是你，哥哥……」杜妮亞石珈擺脫開了摸索，也和葛利高里一樣，吡着白色的牙齒微笑着，走開了。伊莉妮支娜手裏抱着孩子，娜塔莉亞跑到他的面前。她粗野地笑了，更顯漂亮了。把黑色的光亮頭髮梳得挺平，挽到後面梳成一個重髻，她的歡欣地發紅色的臉上閃着影子。她貼上葛利高里，迅速地而沒準地用嘴唇向他的腮上，鬍子上吻了幾次，並且從伊莉妮支娜的手中把兒子奪過來，把他送給葛利高里。

「多麼好的兒子——看看！」她帶着驕傲的欣喜說。

「給我看看我的兒子吧！」伊莉妮支娜衝動地拖開了她。

母親搬過葛利高里的頭，吻他的額，迅速地用粗手撫摸他的臉，因為激動和欣喜哭出來了。

「還有一個女兒哪，葛利沙……噢，抱來……」

娜塔莉亞把包着頭巾的女兒放到葛利高里的另一隻手中，他張慌着，也不知道應當看誰了，忽而望着娜

塔莉亞，忽而望着母親，忽而望着孩子們。疾首蹙額的，憂鬱的眼睛的兒子，純然是麥列霍夫的血統；也是那樣的長長一道縫子的黑色的，略微有些嚴厲的眼睛，剛硬的眉毛，藍色的凸出的瞳子和暗色的皮膚。他口中嚥着骯髒的小拳頭，——歪着身子，傲慢地和頑固地望着父親。葛利高里只看見了女兒的有些精明的和也是那麼黑色的眼睛，——她的臉裏在頭巾中。

他手中抱着他們倆人，向台階上走去，但是疼痛刺着腳部。

「接過他們去吧，娜塔莎……」葛利高里遺憾地把口歪向一旁去，微笑着。「不然我連門限也跨不過了……」

姐麗亞站在廚房中間，整理着頭髮。她微笑着，高興地走到葛利高里面前，閉上笑着的眼睛，用濕潤的溫暖的嘴唇貼上了他的嘴唇。

「這一股子烟草味！」她嘲笑地舞動着像用墨畫成的連着的眉毛的弧形。

「噉，讓我再看你一次啊呀，我的親愛的孩子，兒子啊！」

葛利高里笑了，當他靠上母親的肩頭時，麻酥的衝動佔住了他的心。

潘杏萊·普羅珂菲耶維支在院子裏把馬卸下來，在雪橇的四周跛行着，紅色的腰帶子和皮帽的頂子發着赤光。彼得羅已經把葛利高里的馬拉到馬棚去了，把鞍子放到門洞中，不知說了些什麼，轉回身來，向從雪橇上拿下一個帶煤油的桶子的杜妮亞石砌走去。

葛利高里脫了衣服，把皮衣和外套掛在床背上，梳了一下頭髮，坐在木凳上，向兒子叫。

「到我這兒來，米沙特加，噉你怎麼的——不認識我嗎？」

那孩子並沒有把拳頭從口中掏出來，橫着身走過來，胆怯地停在桌子附近。母親由炕上親愛地和驕傲地望着他。她向女兒的耳朵上悄悄說了些什麼，把她從手中放下來，輕輕地推了一下。

「去呀！」

葛利高里把他們倆人一圈手抱了起來，分坐在膝蓋上，問：

「你們不認識我嗎，小胡桃們？波留希珈，你也不認得爸爸嗎？」

「你不是爸爸，」男孩子悄悄說（在姊妹的羣中他覺得自己是勇敢的。）

「那麼我是誰？」

「你——是個生哥薩克。」

「對啦……」葛利高里哈哈笑了。「那麼你的爸爸在哪兒哪？」

「他給我們當兵去啦。」確信地歪着頭，女兒說（她有些害怕。）

「真有的呀，孩子們！叫他認識認識自己的院子吧。他整年在外游蕩，連我都得仔細認他啦！」伊莉妮支擲帶着做作的嚴厲態度插入，並且對着葛利高里的笑容自己也笑了。「你的女人快要不要你啦。我們已經要代她招女婿啦。」

「你這是怎麼啦，娜塔莉亞啊？」葛利高里玩笑地向妻說。

她臉紅了，在自己人面前克服着不安，走到葛利高里跟前，坐在附近，用無限幸福的眼睛長久地望着他全身，用熱而硬的手撫摸他的棧色的手。

「姐麗亞，拾掇一下桌子！」

「他自己有老婆呀，」那個女孩子笑着，仍舊用着那樣旋轉着的，輕俏的步法走到壁爐處去。

她仍舊是和從前那樣細小，漂亮。紫色的毛襪子緊緊地裹住了乾瘦的，但是美麗的腿，整齊的短靴子穿在腳上，像雕成一般，紅色的，有褶子的裙子緊緊地裹着，繡花的圍裙閃着美麗的白光。葛利高里把眼光移到妻身上——在她的外表上看出有些改變。她因為他的回來才換了衣服，帶着窄小的刺花袖頭的淺藍色的粗布短上衣裹住了她的和諧的身體。柔軟而大的胸部下面凸了出來；繡花皺襟的藍裙子下部很肥大，上部——緊裹身，葛利高里從一旁望着她的豐滿的，像雕刻的腿部，有點令人衝動的緊緊地凸出的肚子和寬大的，像哺乳的馬駒子一樣的臀部——想：「你對於所有的哥薩克的女人都能認得出來。衣着——是有習慣性的，一切都放在表面上；你願意——看看，不願意——就不看。可是鄉下女人們你從前後都認不出來——就彷彿裝在口袋中走……」

伊莉妮支娜迎住他的目光，帶着故意的稱讚說：

「就像軍官的妻子一樣向我們這兒走來比城裏的人還要好看！」

「媽媽，您是說的什麼話呀！」姐麗亞打斷了她。「我們哪裏就能趕上城裏人啦！把耳墜子弄壞了，也不過是那麼樣的小價錢！」她悲傷地說着。

葛利高里把手放在妻的寬大的，工作的背上，最初想：「美麗的女人，向眼睛裏跳……她沒有我是怎樣生活呢？活呢？大概，哥薩克們羨慕過她，也許，她也羨慕過別的人。如果變成守活寡有什麼辦法呢？」由於這種意外的想頭他的心跳動了，靈魂上有些不安定。他試驗地望着她的玫瑰色的，光澤的和散放着胡瓜油香氣的臉。娜塔莉亞被他不動地看得臉紅了，——非常地不安，低聲說：

「你幹嗎這麼看呀？疲倦了嗎，怎麼的？」
「噢，哪能啊！」

葛利高里把無用的念頭趕掉了，但在這一瞬間有一種不知什麼含有敵意的，不能說出的意思對妻發生了。

潘苔萊·普羅珂非耶維支叨唸着，走進門來。他對聖像禱告過，咕呱起來了。

「噢，再問一回好吧！」

「託上帝之福，老頭子……冷嗎？我們等着呢：熱的茶湯，才從火上端下來，」伊莉妮支娜奔忙着，用匙子刮着。

潘苔萊·普羅珂非耶維支解着脖頸上的紅色頭巾，用凍結的縫着皮底的毡靴蹣着。脫下皮衣，把凍在鬍子和長鬚上的冰柱撥拉下來，坐近葛利高里去，說：

「冷點，到村中可就暖過來了……在媧忒特喀處軋了一隻豬子……」

「在誰家？」妲麗亞活潑地問了，並且停住切高大的白麵包的工作。

「在奧捷洛娃家。騷娘們，她就像風刮一般跳了出來！這樣的，騙子手，還有偷了誰的耙子地罵。什麼耙子——鬼才明白她！」

潘苔萊·普羅珂非耶維支詳細地數叨着媧忒特喀所送給她的一切綽號——只是沒有說那叱罵他對於守寡的女人所犯的青年罪惡的事。葛利高里微笑着，坐在桌子後面。潘苔萊·普羅珂非耶維支想要當他的面前辯白一番，熱情地結束道：

「說了許多不講理的話，簡直不能聽！已經想要回去，攔腰用鞭子抽她一頓，可是葛利高里在場，和他一起似乎有些不方便。」

彼得羅開開了門，杜妮亞、石迦用皮條拴着，一條紅色的，帶點白頭頂的小牛。

「我們要吃帶花邊的油餅啦！」彼得羅高興地喊，用腳踢着小牛。

葛利高里吃過飯以後，解開了袋子，開始把禮物送給家族。

「這個給你，媽媽……」他遞過去一條披肩的暖頭巾。

伊莉妮支娜接受了禮物，皺着眉，臉紅得和年青人一樣。

把它披到肩上，轉到鏡子面前，聳了一下肩，甚至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都生氣了：

「老妖怪，還跑過去——照鏡子哪！……」

「這個給你，爸爸……」葛利高里用急驟的腔調說，一頂帶着高高地蹶上去的頂子和火焰般赤紅的線條的新哥薩克制帽在家人眼前轉動着。

「嗚，耶穌救主！……我正少一頂制帽。今年在舖子裏也買不到……也不知道夏天戴什麼過來的……戴舊的到教堂去，真有些羞得慌。這頂舊的，已經到了好給稻草人戴的時候了，可是我只好戴着它……」他用氣憤的腔調說，環顧着，彷彿怕有人過去把兒子的禮物搶了去。

也擠到鏡子面前去比量了，但是伊莉妮支娜用目光監視着他。老頭子避開她的目光，來個大轉身，癩到自涕壺前面。照着它比量，把制帽斜戴着。

「你這是幹什麼，老厭物？」伊莉妮支娜報復了。

但是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撒賴道：

「主啊！你真是混人！這是自沸壺，可不是鏡子呀！就是那麼回事！」

葛利高里分給妻一塊作裙子的毛布；給孩子一斤蜜製糖果；姐麗亞——帶小石頭的銀耳環；杜妮亞、石珈——一塊作上衣的料子；彼得羅——紙烟和一斤烟草。

女人們議論着，譁視着禮物的時候，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像紙牌上的皇帝一般在廚房裏走過，甚至把胸部腆了出來：

「他是一個近衛軍哥薩克聯隊的小哥薩克——得到賞賜了！在皇帝閱兵時獲得了第一鞍子和全身武裝！唔嚇，你……！」

彼得羅咬着麥芒一般的鬍子，欣賞父親的態度，葛利高里笑着。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吸着烟，害怕地望着窗子說：

「現在趁親戚和隣居們還沒來……告訴告訴彼得羅，那裏都在幹什麼。」

葛利高里揮了一下手。

「打仗啊。」

「現在布爾雪維克在哪兒？」彼得羅趁機坐下問。

「由三方面：由其霍列次克，由塔干洛格，由沃倫聶日。」

「噯，可是你們的革命委員會想要怎樣？爲什麼把他們放到我們的地帶上來？賀里斯托尼亞和伊萬·阿列克塞耶夫回來了，說的就不同，但是我不相信他們。那裏不會那樣……！」

「革命委員會——它是沒力量的。哥薩克們向家裏跑。」

「因為這樣，所以它要和蘇維埃接近嗎？」

「自然，因為這樣。」

彼得羅靜默了；又吸煙，公然同兄弟望着：

「你是擁護哪一方面呢？」

「我同情蘇維埃的政權。」

「混蛋！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像火藥一樣爆發了。」彼得羅，你教訓教訓他！」

彼得羅微笑着，拍了葛利高里的肩膀一下。

「他是我們的一個熱情的人——就像是沒上過套的馬。你想教訓他嗎，爸爸？」

「沒有什麼可教訓我的！」葛利高里熱情地說。「我自己又不是瞎子……戰士們對你們怎麼說？」

「這些戰士們對我們有什麼用！莫非你還不知道這個混蛋賀里斯坦嗎？他能明白些什麼？什麼人都不清楚，他也不知道他應當到哪裏去……真是件苦惱！」彼得羅揮了一下手，咬着鬍子。「眼看快到春天了，——你還不預備……我們還在戰場上的布爾雪維克中玩耍，是現在已到了鬪智的時候了。」我們任什麼別人的東西不願要——可也不要奪我們的。」——哥薩克們應當對所有的用強力向我們這裏來的人們說。在喀敏斯克的你們那裏事情真不高明。和布爾雪維克們認了親戚，——他們建立自己的制度。」

「葛利石加，你想想。你又不是糊塗小子。你應當明白，一個哥薩克——他既然是個哥薩克，就應當作個哥薩克。臭了的俄羅斯不應當統治我們。你可知道，客籍的人們現在就談論着。把所有的土地分成小塊。這是怎麼

的？」

「是分土地給那些從很早以來就居住在頓區的客籍人們。」

「給他們石沙（註）叫他們咬！……」潘苔萊·普羅珂非耶維支把大指夾在食指與中指之間；用長指甲的大手指指著在葛利高里的羅鍋鼻子的四周擱了半天。

腳步聲踏動了台塔。冰凍的破爛的門坎呻吟了。安尼庫石加，賀里斯托尼亞，不整齊地戴着高大的兔皮帽子的陶梅林·伊萬走進來了。

「好啊，老宗！潘苔萊·普羅珂非耶維支，預備酒席吧！」賀里斯托尼亞喊了。

在暖爐旁邊盹睡的小牛因為他的喊叫驚慌他哞哞着。牠活動着，把自己的還顫抖的脚跳了起來，用圓的寶石般的眼睛望着進來的人們，大概是因為害怕在地板上遺了一小灘尿。杜妮亞石珈打斷了牠的好奇心，輕輕地拍着背，擦掉尿渦，鋪上一塊鐵片。

「把小牛嚇着啦，大嗓子！」伊莉妮支娜憤然地說。

葛利高里握過哥薩克們的手，請坐下。不久村莊這一方面的哥薩克們也來了。一面談着，一面吸煙。把燈光都弄成霧氣朦朧了，小牛也疲倦得咳嗽了。

「鬼把你們捉去吧！」伊莉妮支娜罵起來了，已經是半夜了，驅逐着客人。「滾到院子裏去吧，到那兒去冒烟吧，烟斗子們去，去我們的老宗！一路還沒得到休息哩。和上帝一同滾吧！」

（註）把拳握起，而把拇指由食指中指間伸出，這是一種罵人的表示。——譯者

第十四章

次晨，葛利高里比所有的人睡得晚。房檐下的和窗檯外的雀子的像春天一般大聲的噪鳴把他吵醒了。從窗檯隙中透過來的太陽光綫的金道映着飛揚的塵土。禮拜的鐘聲響了。葛利高里想起今天——是星期日。娜塔莉亞已經不在她身旁了，但是被中還殘留着她的身體的餘溫。顯然，她才起去不久。

「娜塔莎」葛利高里叫。

杜妮亞石進來了。

「你要幹什麼，哥哥？」

「開開小窗子，叫一聲娜塔莉亞。她做什麼哪？」

「和媽做飯哪，就來啦。」

娜塔莉亞進來了，因為黑暗眯縫起了眼睛。

「醒啦？」

她的手上發出了新鮮的鹽麪氣息。葛利高里抱着抱住她，想起了夜間——笑了。

「睡好了嗎？」

「啊哈！够受啦……晚上，」她紅着臉微笑，把頭扎在葛利高里的毛胸上。

他幫着葛利高里把創傷換過繃帶，從箱中找出了一條節日穿的褲子，問：

「穿帶十字章的禮服嗎？」

「去它的！」葛利高里驚慌地搖手。

但是娜塔莉亞勸他不要拒絕。

「穿上吧，爸爸會高興的。你是怎麼的，白把它們掙來，藏在箱子底下嗎？」

葛利高里對他的懇求表示讓步，同意了。他站起來，由彼得羅處拿了個剃刀，刮了刮臉，洗了洗臉和脖頸。

「後腦海剃了嗎？」彼得羅問。

「噢嚇，媽的，忘啦！」

「噢，坐下，我給你剃吧。」

冰涼的胰子抹擦刺着脖頸。葛利高里從鏡中望見，彼得羅像小孩子一般，把舌頭伸到一旁去，運用着剃刀。

「你的脖子細了點，好像耕完田以後的牛。」他笑了。

「大概，官家的口糧不會管你够的。」

葛利高里穿上帶有少尉肩章的和稠密的十字章帶子的禮服，在有水氣的鏡中照了一下——幾乎認不出自己了：一個高個子的，乾瘦的，像基卜西人那樣黑臉的軍官，看他完全變成兩個人了。

「你——像個大佐！」彼得羅喜歡地說，並沒有羨慕地喜愛着兄弟。

這些話閃過葛利高里的思想，給他帶來了滿足。他走出到廚房中去。姐麗亞用喜愛的目光盯住他。杜妮亞和石珈哎呀着說：

「呵，你真漂亮啊……！」

伊莉妮支娜又制不住流眼淚了。用骯髒的圍裙擦着它們，對杜妮亞石珈的揶揄回答：「你給自己也生幾個這樣子的吧，多嘴的娘們！頂少兩個兒子，兩個全都出息成人！」

娜塔莉亞不肯把愛戀的、熱情的和矇矓的眼睛離開丈夫。

葛利高里把外套披在肩上，走到院中去。他下台塋去很艱難——傷了的腿部妨礙着。沒有拐杖是不行啊，——他想，扶着欄杆。

在米列洛窩把槍彈給他起出來了，創傷變成了一塊櫻色的死肉——它把皮膚抽緊着，妨礙着腿部的自由彎屈。

一隻貓在土牆上晒太陽。台塋附近處的雪融化在太陽地裏——浸成了一片小水窪。葛利高里注意地和愉快地環顧了一下院落。上部拴着一隻輪子的柱子仍舊是在台塋附近豎立着。葛利高里從幼年時代就記得這個輪子，是爲女人們的需要而設置的：可以不下台塋把裝在壺內的牛奶放在它上面過夜，白晝在上面晒傢伙，晾盆子。院中有幾點變化的地方跳入眼內：倉房的門換塗上了現已褪色的黃土色的色彩；板棚用還沒有變色的麥稽從新幔上頂子，向上豎立的木椽顯少了——一定是爲修理板棚消耗了一部分。高坡的土脊上有灰渣發着藍色；一隻被十來多隻雜色的作爲留種用的母雞包圍着的黑色的，像烏鴉一般的公雞站在它的上面，哆哆嗦嗦地抬着腿。在板棚下面是爲防備冬天的不良天氣而安置的農具：四輪車的架子支支稜稜地向上豎着，由棚頂的縫隙鑽出去的割草機的金屬部分被太陽光綫的條紋映照着。馬廄附近糞堆上臥着幾隻鵝。一隻高冠的荷蘭鵝高高地斜望着跛行的葛利高里閃了過去。

葛利高里視察完了全部產業，回到屋子來了。

廚房內甜蜜地蒸發着焦糊的牛油氣味，麵包的烤燒味。杜妮亞·石珈把些糖浸蘋果放在有花紋的盤上洗。葛利高里望着他們，活躍着問：

「有鹹西瓜嗎？」

「娜塔莉亞，去拿！」伊莉妮支娜喊。

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從教堂回來了。帶回切成九塊的聖餅——按照家庭中的人數，在桌旁分散。大家坐下吃早飯了。也是那末盛裝的彼得羅，幾乎連鬚髯都用些什麼油了一下，和葛利高里並排坐下。妲麗亞在他們對面的凳邊上坐着。太陽的光柱映射到她的粉紅的，被油塗亮的臉上。她睜起眼睛，不高興地把被太陽照耀得閃閃發光的黑色眉毛的弧形放低下來。娜塔莉亞用烤南瓜喂孩子們，微笑着，不時望着葛利高里。杜妮亞·石珈和父親並排坐。伊莉妮支娜就坐在靠爐子近處的邊上。

像從來過節日的時候一樣吃得飽而多。羊肉菜湯換上了麵條，以後——烤羊肉，雞，羊腿涼湯，炸馬鈴薯，牛油米飯，櫻桃素麵，奶油餅，鹹西瓜。被食物撐着的葛利高里，困難地站起身來，醉眼矇矓地畫過十字，呼着氣，躺到床上去。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還在和飯扭纏。他用匙子用力搗了它一下，在中間搗了一個洞（這被叫作井），把琥珀油倒進它中間去，又小心地用匙子留起滿攪了油的飯。非常喜歡孩子的彼得羅喂米沙特加，玩笑着，用酸牛奶塗在他的腮和鼻子上。

「伯伯，不要鬧！」

「怎麼的？」

「你是往什麼上抹呀？」

「怎麼的？」

「我告訴媽媽！」

「怎麼的？」

米沙特加憤怒地閃動着麥列霍夫式的憂鬱的小眼睛，被欺負的眼淚在它們中間顫動；他用拳頭擦着鼻子，喊着，用善意的口吻憤激地懇求：

「不要抹啦……糊塗虫……傻瓜！」

彼得羅高興地哈哈笑了，可是又請姪子的客了一匙子——塞進嘴去，另一匙子——抹到鼻子上。

「簡直是個小孩子……鬧起來啦，」伊莉妮支娜囁囁。

杜妮亞石砌向葛利高里旁邊坐下，講道：

「彼得羅——看他像傻子一樣，永遠會想些壞法子。有一天和米沙特加一同到院子裏去——他想要去撒尿，問：『伯伯，可以在台階旁邊嗎？』但是彼得羅說：『不，不行。稍微躲開一些。』米沙特加跑開一些：『這兒呢？』——『不行，不行。跑到倉房處去。』從倉房把他支到馬棚，從馬棚——支到打禾場。跑啊，跑啊，一下子他撒到褲襠裏了……娜塔莉亞罵了一頓！」

「給我自己來吧！」米沙特加像郵車的鈴聲叫了。

彼得羅滑稽地擺動了一下鬚髯，不同意：

「不行啊，小子！我來餵你。」

「我自己吧！」

「我們這裏豬才自己蹲在圈裏吃呢——見過嗎？女人們用泔水喂牠們。」
葛利高里帶笑諦聽着他們的談話，吸上烟。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走過來。

「現在我想到月石克（註）去一蹚。」

「幹嗎去？」

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濃厚地反出了一口櫻桃素麵，撫摸了一下長髯。

「到馬具匠那裏去有點事——修理了兩個馬套。」

「得去一夜嗎？」

「幹什麼用得了？黃昏就可以回來。」

休息了一下，他向雪標上套上了一匹老的，今年眼睛才花了的馬，出發了。道路像草地一樣躺着。過了兩小時，他已到月申斯克。到過郵政局，去過消費組合，取了馬套；又轉到一個住在新教堂附近的老朋友和教父處去。主人是個很好客的人，請他吃午飯。

「到郵局了嗎？」他向杯子裏倒着什麼，問。

「去過了。」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拖長聲地回答，目光炯炯地和驚奇地望着小瓶子，嗅着氣息，像狗嗅着野獸的足跡。

「沒聽見什麼新聞嗎？」

「新聞？什麼也沒聽見。幹什麼？」

（註）月申斯克——譯者

「喀列金，就是那個阿列克賽·馬克西摩維支，去世了。」

「你說什麼話？」

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臉變得非常綠，忘記關於可疑的小瓶子和氣味的事了，仰靠在椅背上。主人疾首蹙額地蹙着眼睛，說：

「據打來的電報說，日前在諾沃柴爾喀斯克自殺了一個在全州內有聲望的將軍，是個有勳位的人，指揮過軍隊。這是多麼好的人！這個人再不會養活哥薩克們了。」

「等等，教父！現在怎樣呢？」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推開酒杯，失措地問。

「上帝才知道他。困難的時期來啦。大概人不會因為好的生活把自己射死的。」

「他爲什麼決定這樣？」

教父——是個英氣勃勃的哥薩克，像舊教徒一樣——惡狠狠地擺了一下手。

「戰士們都離開了他，把布爾雪維克們放到州內來了，——將軍就這麼走了。這樣的人還能找得到嗎？誰來保護我們？在喀敏斯克組織了個什麼革命委員會，戰場上的哥薩克加入它去……我們這裏……聽見了吧，大概從他們那裏來了命令：要把將軍們打倒，還要這些人選舉革命委員會。鄉下老們的腦袋要抬起來了！這些都是些工人，流浪人，各種的吸血鬼，——看他們在月石克，就像草地中的蚊子一樣呀！」

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沉默了半天，低着蒼白的頭，但是當把它抬起來時，——眼光是嚴肅而殘忍的。

「你的瓶子裏是什麼？」

「酒精。佳子從高加索帶來的。」

「嗚，教父，來追悼一下喀列金，死去了的將軍。祝他升入天堂吧！」

倆人喝起來。主人的女兒，一個高個子的雀湊的姑娘，添了些菜肴。潘苔萊·普羅珂非耶維支先望了望低頭站在主人雪橇旁邊的馬，但是教父對他確言道：

「不要爲馬不安吧。我叫他們去飲飲和給些草料。」

於是潘苔萊·普羅珂非耶維支因爲熱情的談話又因爲瓶子馬上把關於馬，關於世界上的一切都忘掉了。他不連貫地講述關於葛利高里和微醺的教父爭論了些什麼，爭論過，後來就不記得爲什麼事了。已經是黃昏時候，他吃驚了。也不管留他過夜的盛意，決定了要走。主人的兒子給他套上馬，教父扶他坐上去。他想要送客人一下；他們並排坐上雪橇，擁抱起來。他們的雪橇碰上了大門，後來還碰上每一個拐角，在還未走到草地上以前。教父哭着，和不由自主地從橇上跌了下來。像螃蟹一般爬了半天，罵着，簡直有立不起腳來的樣子。潘苔萊·普羅珂非耶維支把馬趕快了，並沒看見送他的教父怎樣在雪地上四條腿爬行，把鼻子衝進雪內，幸福地哈哈笑着，和嘎聲地請求道：

「不要搔吧！……請不要搔吧！」

用鞭子抽了幾次，潘苔萊·普羅珂非耶維支的馬走快了，但是用的不確定的，盲目的速度。牠的被酒醉的睡所征服的主人很快地把頭靠上雪橇的背牆，不作聲了。馬韁忽然落到他身底下去，於是沒有管束的和無倚靠的馬便變成小步走了。在第一個拐角處所牠就岔進了向小格洛木柴諾克村的路上去，沿着它走。過了幾分鐘連這條道路也迷路了。已經走上荒野，沒道路的地帶了，陷進樹林附近的深雪中，呼味着，落進了小坑中去。雪橇被一堆灌木叢絆住——它就停下了。一瞬間的搖擺把老頭子驚醒了。潘苔萊·普羅珂非耶維支抬了一

下頭沙聲地喊道：

「啞，魔鬼……——又躺下啦。」

馬平安地通過林子，順利地下到頓河上面去，並且迎着從東方刮來的夾着馬糞烟氣味的風，它向謝敏諾甫斯克村走去了。

在距離村莊半里路處，頓河的左方有一處深淵；春天的水沉退下去的時候水便奔流到它的裏面去。從深淵的附近的砂岸上向外浸着泉水——那裏一冬天都不結冰，融成一個綠色的寬大的半圓形的冰窟，所以沿頓河走的道路是要小心地繞過它，向一旁繞一個大灣子。春天，當退落的水的強有力的水流經由深淵向頓河退回去時，漩渦在這塊地方旋轉着，水吼叫着，交織成各種的水紋，冲刷着河底；鯉魚整個的夏季藏在許多丈深的深處，潛匿在由岸邊斜倒在深淵附近的柳樹叢中。

麥列霍夫的馬用自己的盲目的脚步向冰窟處馳去，走到了它的左邊。當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轉過身來，略微睜開些眼睛時，已只剩二十沙繩遠了。黃綠色的，像還未成熟的櫻桃般的星星從黑色的天空上向他的領子隙中望着。「夜……——」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驕驢地想着和殘酷地扯了一下韁繩：

「啞，啞……我抽你老馬頭！」

馬嚇得走快了。不遠處的水的氣息刺進了牠的鼻孔。牠把耳朵豎起來，把瞎了的猶疑的眼睛略微向主人方面斜了一下。流動的波浪的潺潺聲送進了牠的聽覺。粗野地嘶吼着，向一旁轉去，退回去了。從下面凍結起來的冰層在它的足下輕輕地擦擦響着，被雪蒙起的薄冰破裂了。馬帶着死亡的恐怖的嘶吼鳴叫了。牠用所有的力量站定了後足，但是前足已經陷入——陷入水中了，在後足的交換踏動之下冰的裂縫破碎了。裂冰擦擦和

拍拍響着分散了。冰窟把馬吞下去，他還在拘攣地用後足拳起向欄轅上踢。在這一刻間聽見遭逢不幸的潘吉萊、普羅珂菲耶維支從雪橇上跳了下來向後滾去了。他看見被馬的重量所牽動的雪橇豎立了起來露出了被星光映照着的鐵槓，——滑進了黑綠色的深處去，和冰塊混到一起的水輕輕地噝噝叫，波浪幾乎沒有碰到他身上來。潘吉萊、普羅珂菲耶維支用很大的速度向後爬去，當剛剛能堅定地站定腳步時，吼叫道：

「更——夫，好人們……要淹死啦……！」

他的醉意——彷彿被鞭子抽跑了。他跑近冰窟去。光亮的破碎的冰塊刺目地閃耀着。風和水流在混着冰塊的冰窟的寬大的黑圈中馳騁，波浪吹成了綠色的漩紋，搖蕩着。沉死的寂靜圍繞在四周，遠方村中的黑暗裏有火光閃灼。像新碾出的稜粒一般的星星恍惚地在天鵝絨般的天空上發光和閃動。微風吹起了細沙，它嘎聲地吼叫着，把碎粉一般的塵屑送進了冰窟的黑色的喉嚨。冰窟略微起了一層蒸氣，也是這麼親切地和苦惱地發黑色了。

潘吉萊、普羅珂菲耶維支明白，現在呼叫是糊塗和無益。他環顧了一下，——想起，被酒醉的意外弄到哪裏去啦，因為對於自己的和對於意外事件的忿恨而顫慄着。他的手中只剩下了一根鞭子。他是帶着它跳出來的。他罵着媽，把自己的脊背抽了半天，但是並不疼，——光面的皮襖保護住了，但是若為這個而脫掉可顯着太沒有意義。從長髯上拔下了一縷毛，腦海中計算着損失的買來的東西，馬，雪橇和馬套的價值，狂暴地罵着，又向冰窟走近了些。

「瞎鬼，肉你的媽……！」他用顫抖的和苦痛的腔調說，向沉下去的馬注視了一下。「騷東西！自己淹死還差點把我也淹死！倒楣的力量把你弄到哪兒去啦……鬼們要來駕你和騎你了，可是他們沒有什麼東西趕……」

……把鞭子送你們吧！……」他失望地揮了一下，把櫻桃色的鞭子拋到冰窟的中間去。它布噠着，豎着鑽進水中，沉到深處去了。

第十五章

在喀列金的部隊把革命的哥薩克軍隊擊潰以後，被壓迫而向米列洛窩方面跑去的頓河革命委員會迅速地闡明了自己的政治立場。頓河革命委員會向那時正在用戰爭反抗喀列金和烏克蘭的反革命軍的指導者安托諾夫·奧甫仙科發去了下述的通告：

哈里科夫。一九一八年一月十九日。自盧干斯克發，第四四九號。下午六時二十分。——哈里科夫，安托諾夫委員。頓河哥薩克軍事革命委員會請閣下將頓州的下述決議轉知彼得格勒人民委員蘇維埃。

哥薩克軍事革命委員會依據在喀徹斯克部落所開的戰地會議之決議決定如下：

一、承認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的中央國家政權，承認哥薩克、農民、兵士及勞工代表蘇維埃大會的中央執行委員會，以及它所分出的人民委員蘇維埃。

二、由哥薩克、農民及工人代表大會組成頓州地方政權。

【備致】頓州的土地問題也由州會議來解決。

代理主席少尉克里沃士雷科夫。

祕書多羅舍夫。

委員：少尉司特萊良謀，夫喀帕萊，克里烏舍夫，喬爾諾伍索夫，葉洛齊。

安托諾夫·奧甫仙科得到這個通告以後，把赤衛軍開往援助革命委員會的軍隊，在這種幫助之下擊潰了柴爾涅曹夫大佐的部隊，並且恢復了原狀。政權移轉到革命委員會手中了。在攻下茲月列窩和里霍伊以後，由於革命委員會的哥薩克部隊的增援，薩步林和彼得洛夫的赤衛軍便展開了攻擊，壓迫着敵人向諾沃柴爾喀斯克退去。

右翼塔干洛格方面，在涅克林諾甫克附近受了庫台波夫大佐的志願軍部隊的打擊的。西月爾司又在阿甫洛斯列夫克出現了，失掉了一尊炮，二十四挺機關槍和一輛鐵甲車。但是在塔干洛格，就是西月爾司敗北和退出的那天，在波羅的工廠中發生了暴動。工人們把士官學生從城中趕了出去。西月爾司重整旗鼓，又實行攻擊——進展着，把志願軍壓迫到塔干洛格去。

顯然地優勢是傾向到蘇維埃的軍隊方面來了。他們從三方面清除着志願軍和喀列金的「雜牌」隊伍的殘餘。一月二十八日珂爾尼洛夫向喀列金打了關於志願軍退出羅斯托埠和退向庫板方面的電報。

二十九日上午九點鐘，在阿塔曼府內召集了頓河政府委員的緊急會議。喀列金從自己房中出來的比誰都晚。他沉重地坐在椅子上，把文件移到自己面前來。他的腮部的下方因為失眠發黃了，在無神的、憂鬱的眼睛下面躺着藍色的影子，彷彿是腐蝕侵上了並且染黃了他的消瘦的臉。他慢慢地讀過珂爾尼洛夫的電報，和駐紮在諾沃柴爾喀斯克北面擔任壓迫赤衛軍的各部隊指揮官的報告。用寬大的白手掌精細地鋪開了電報的紙捆，也沒有抬起那浮腫的、有青色黑影的眼臉，蒼啞地說：

「志願軍在退却。保護頓州和諾沃柴爾喀斯克的兵力只贖一百四十七個了……」

他的左眼臉上呈露了些活躍氣象，癢癢由緊閉的嘴角流了出來，提高了嗓音，他繼續說：

「我們的環境是無望了。人民不僅不肯擁護我們，而且有仇視我們的傾向。我們沒有力量，反抗也是無益。我不願再多犧牲，多流血了。我提議放棄我們的職權，把政權交付給別人。我自己解除軍隊首領的職務。」

望着窗子的寬隙的米特洛番·彼得洛維支·包嘎耶福斯基正了一下眼鏡——並沒有轉過頭來說：

「我也放棄自己的職權。」

「沒有問題，整個政府也要放棄自己的職權的。當前的問題是——我們把政權交給誰？」

「交給市會。」喀列金乾燥地回答。

「這應當決定一下子。」政府委員喀遼夫躊躇地說。

沉悶而且苦惱地沉默着。正月上旬的陰沉黯淡的光亮在有蒸氣的窗外發着疲倦。被霧和霜遮起了的城市爾倦地沉默着。平日的生活的脈搏觸不到耳朵上來。炮的轟隆聲（在蘇林部落附近的某處戰爭的回響）窸死了一切的活動，城上籠罩着瘡啞的說不出的恐怖。

飛翔的烏鴉在窗外乾燥地清晰地噪叫。牠們在白色的鐘樓上面迴旋，彷彿在僵尸上一樣。紫色而新鮮的雪的教堂的廣場上躺着。稀疏的行人和鮮見的乘客雪橇由它的上面馳過，後面留下兩條黑綫遺跡。

包嘎耶福斯基打破凝結一般的沉默，提議起草把政權移交市會的方案。

「關於移交的事應當和他們一同會議一下。」

「什麼時候大家方便？」

「晚一點吧，四點鐘。」

政府委員們似乎高舉了，被沉默凝結着的寂靜也融解了，開始議論關於移交政權，關於會議的時間問題了。喀列金不作一聲，輕輕地規律地用腫脹的手指尖敲着桌子。在下垂的眉毛下面，眼睛被雲母般的光亮朦朧地遮住了。無窮的疲倦，憎嫌，困憊把他的眼光變成了集中而沉悶。

一個政府委員也不知反對誰，苦痛地絮絮地說着。喀列金帶着輕微的忿恨打斷了他：

「諸君，簡短點說吧！時間不會等候着的。俄羅斯就因說閑話而毀滅了。我主張休息半小時。你們討論……以後要趕快結束。」

他走進自己的臥房去了。政府委員們分散成一堆一堆的，輕輕地談論。包嘎耶福斯基站在窗戶旁邊，有種半悄聲說出的句子送到他的耳邊：

「對於像阿列克賽·馬克西摩維支那種人，自殺——是唯一可能的出路了。」

包嘎耶福斯基哆嗦了一下，用迅速的脚步向喀列金的住室走去。他很快地領着將軍出來了。

決定在四點鐘和市會共同召開移交政權及文卷的會議。喀列金站起來了，其餘的人也跟着他站了起來。喀列金和政府的重要委員道別，用眼睛跟蹤着和喀遼夫悄悄說着什麼的楊諾夫。

「什麼事？」他問。

有些不安的楊諾夫走過來。

「政府的委員們——非哥薩克部分——請求發給他們路費。」

喀列金皺了一下眉，殘酷地說：

「我沒有錢……討厭！」

幣。
開始分散了。聽見這段談話的包嘎耶福斯基把楊諾夫叫到一旁去。
「到我那裏去吧。請告訴司月托雜洛夫，叫他在門洞等着。」
他們跟着迅速地邁着脚步曲着背的喀列金走了出來。包嘎耶福斯基在自己屋中交給了楊諾夫一束紙幣。

「這裏是一萬四千。請交給那些人。」

在門洞中等候楊諾夫的司月托雜洛夫收了錢，道過謝，告了別，向門口走去。楊諾夫由門了手中接着外套，聽見樓梯上有喧嘩聲，回顧了一下喀列金的副官——莫勒達甫斯基順樓梯連躡帶跳地下來了。

「醫生趕快……」

楊諾夫拋掉外套，向他奔過去。值日的副官和聚集在門洞中的軍官們圍住了跑下來的莫勒達甫斯基。

「什麼事情？」楊諾夫臉發着白，喊道。

「阿列克賽·馬克西摩維支自戕了！」莫勒達甫斯基哭着，把胸部伏在樓梯欄杆上。

包嘎耶福斯基跑出來了，他的嘴唇顫抖着，彷彿因為非常冷的原故——他吃吃地說：

「什麼什麼……」

人羣，互相擁擠着，順樓梯向上走去。奔走的人們的脚步騷亂地零碎地響着。包嘎耶福斯基用張着的口含着空氣，唏哩嘩嘩地呼吸着。他第一個砰地把門推開，經過接待室跑到辦公廳去。由辦公廳到附近小屋去的門大開着。從那裏鑽出了嗆人的藍烟和燃燒的火藥氣味。

「噢嚇！噢嚇！啊——啊——啊——呵……阿達沙……親——愛——的……」聽見瑪麗亞·彼

得洛芙娜·喀列金娜的辨別不出地蒼老的破碎的聲調。

包嘎耶·福斯基就像在氣悶的時候一樣，撕裂着襯衣的領子，跑進去。喀達夫彎着身子握着窗上的黯淡的金屬的把柄。肩胛骨在他的背部的外套下面拘攣地弛張着，他不時劇烈地顫抖。成年人的瘡啞的，像獸鳴般的啜泣幾乎要把包嘎耶·福斯基也引哭了。

喀列金仰面躺在軍官用的行軍床上，雙手放在胸前，直伸着。他的頭部略微向牆那面傾斜；白色的枕套上印着藍色的濕潤的額部和貼上它的腮部的陰影。眼睛矇矓地半開着，嚴峻的嘴角苦痛地歪斜了。跪倒的妻在他足旁亂拱。她的有粘性的野性化了的嗓音刺心地尖利。手槍放在床上。細微的黑赤的血流順着襯衫疏通過它的面前。

床附近的椅背上整飭地掛着軍服外套，小桌子上——是手錶。

包嘎耶·福斯基歪斜地搖動着，跪倒了，耳朵俯在溫暖而柔軟的胸部。強烈的，像酸醋般的，男人的汗味蒸發了出來。喀列金的心已經不跳了。包嘎耶·福斯基——在這一瞬間他的全生命都跑到聽覺上去，——說不出地貪婪地諦聽着，但是只聽到小桌子上手錶的清晰滴嗒聲，已經死去的將軍的妻的啞啞吞咽的聲調，在窗外——是烏鴉說明命運的，悲傷的響亮的噪聲。

第十六章

彭楚克第一次睜開眼睛時，看見安娜的閃耀着眼淚而微笑的黑眼睛。

他是有三個星期之久都是在昏然的無知覺中。三個星期的工夫漫遊在另一個不可捉摸的和幻夢的世界中。十二月二十四日黃昏他恢復了知覺。他用嚴肅的矜矜的目光望了安娜半天，企圖在意識中想起一切，和她是發生了什麼關係；這只能使他想起一小部分——意識是狹窄，頑強，有許多還埋在深處。

「給我喝點……」他自己的聲調仍舊像從遠方送到耳邊，因此開始快活了；彭楚克微笑了。

安娜急忙走到他面前來；她總在露着吝嗇的，抑制的笑容。

「在我手裏喝吧，」她把彭楚克的萎靡地伸向杯子來的手撥開了。

因為抬頭用力而顫抖着，喝完了，疲勞地躺在枕頭上。向旁邊看了半天，想要說什麼，但是衰弱增強了——又打起陣來。

又是和第一次一樣——醒着，首先就望見安娜的凝視着他的，有些驚慌的眼睛，以後是黃色的燈光，燈光照在沒有油漆的木板天棚上現出一個白圈。

「安娜，到我面前來。」

她走過來，握住他的手。他用衰弱的手來答復她。

「你自己覺得怎樣？」

「舌頭是別人的，頭也是別人的，腿也是，自己好像有二百歲了，」他精細地說出了每一個字，沉默一下，問：「我害的是傷寒病嗎？」

「傷寒病。」

用眼睛把屋子掃了一下，不清楚地說：

「這是哪裏？」

她明白了問題，微笑了。

「我們是在蔡里城。」

「可是你……怎麼的？」

「我一個人留下和你作伴，彷彿是在說明，或者是在努力躲避着某種向他說不出思想，急忙說：『不能把你拋在外人的地域。阿布拉木遜和局子裏的同志們求我來看護你……你瞧，真是想不到會來侍候你的。』」

他用目光和用毛手的疲弱的動作道過謝。

「克魯託郭洛夫呢？」

「從沃倫轟日到盧干斯克去了。」

「蓋沃爾克揚次呢？」

「那人……你瞧見嗎……他害傷寒病死了。」

「噢……」

沉默下去，彷彿是在追悼死者。

「我很爲你就心。你的情況很不好，」她輕輕地說。

「可是博高沃伊呢？」

「全都不見了。有幾個人到喀敏斯克去了。喏，聽着，說話不妨害你嗎？還有，你要不要牛奶？」

彭楚克反對地搖了搖頭；困難地使用着舌頭，繼續探詢：

「阿布拉木遜呢？」

「一星期以前到沃倫壽日去了。」

他笨拙地擱了一下身子，——頭暈了，血液向眼部湧去。感覺着有一隻涼手掌在額上，張開了眼。一個問題在苦惱他：他是失去了知覺——誰代他處理一切不乾淨的工作了呢？真是她嗎？紅色略微染上了他的腮部：

「你一個人跟着我嗎？」

「是的，一個人。」

他轉向牆去，低聲說：

「真替他們羞啊……混帳東西！拋下來叫你守護……！」

患傷寒症以後的雜病在聽覺上發作了：彭楚克耳聾了。蔡里城的黨委員會派來的醫生對安娜說過，必得等到病人完全恢復健康以後才可以再治療。彭楚克慢慢地好了。他的食慾亢進，但是安娜很嚴厲地在意到飲食的衛生。在這種場合他們之間發生了衝突。

「再給我些牛奶，」彭楚克請求。

「多了不行。」

「我請求——給一點！你想要餓死我嗎？」

「伊里亞，你知道我不能把食物給你超過了量數。」

他氣哼哼地不作聲了，轉向牆去，嘆氣，半天也不說話。因為對於他的憐惜，她抑制着脾氣。過了不多時候，愁

她望着他的怪細的頸項，望着凹陷的，不成樣子的，從襯衫的敞開的領子中可以望見的胸部，望着皮包骨的手臂；被一種深刻的從來沒有體驗過的愛情和憐憫所激動着，第一次單純地和溫柔地吻上了他的乾枯的黃色額角。

過了兩個星期，他才能不要別人的幫助在屋中活動了。乾枯得和草一般的腿不好使了；他又從新學起步來。

「瞧，安娜，我走！」企圖隨便地和迅速地繞走一週，但是腿部承受不了身體的重量，地板在腳掌下面撕掙着。

被壓迫着的彭楚克靠上面前首先遇到的可靠之處，像老人一般，張着大嘴笑了，他的透明的腮巴上的皮膚緊張地繃起來，又發顫。他發出老年人般的呵呵的和枯萎的笑聲，可是因為緊張和笑消耗了力量，又倒在床上了。

他們的房子離碼頭不很遠。從窗中可以望見伏爾加河的雪原，在它對岸的樹林子——形成一個寬大的灰色的半弧形，還有遠方田野的柔軟的浪形的輪廓。安娜在窗子附近站了很久，想着關於自己的野性化了的和急遽轉變的生活。彭楚克的病却奇怪地使他們親密了起來。

起初，當和他一同來到蔡里城的長久的痛苦的路程以後，曾經沉重地，悲痛地流過眼淚。第一次她就這麼接近地，這麼赤裸裸地望見了和愛人結合的內幕。咬着牙，給他換過襯衣，從生了虱子的滾熱的腦袋上篋下許多寄生蟲，轉動着石頭般沉重的身軀，並且顫抖着，帶着嫌惡的心情偷偷看着他的赤裸的瘦弱的男性的身軀，裹在被中，在它下面寶貴的生命微微發着溫暖。她的內部七志八惑地發生了矛盾，而且外部的醜惡並沒有把

深深地有希望地潛藏着的感覺染污。曾經在他的威嚴的命令之下學習克服痛苦和猶疑。並且真的克服了。結果只贖了憐憫和愛情的幽深的源泉向外滲透着。

彭楚克有一次說：

「在這以後我將成爲你的對象……對嗎？」

「這是一種試驗。」

「怎樣及格嗎？」

「不行，我以爲。」

彭楚克轉過頭去，半天不能從嘴上去掉顫抖。他們對於這個問題目再沒有談論。有話也只是多餘的和不精采的了……

一月中旬他們從蔡里城向沃倫轟日出發了。

第十七章

一月十六日黃昏，彭楚克和安娜到了沃倫轟日，在那裏住了兩天，又向米列洛窩出發，因爲在起程那天接到了消息，頓河革命委員會和它的被清除喀敏斯克的喀列金隊伍壓迫着的可靠的部隊都移駐到那裏去了。米列洛窩方面又忙亂，又擁擠。彭楚克在那裏耽擱了幾小時，又趁下一趟火車向格魯博克出發。第二天他就接了機關槍隊的職務，次日的清晨已經參加了和柴爾涅曹夫部隊的戰鬥。

在把柴爾涅曹夫擊破以後，沒想到他們會分離。高興的和略微有些悲傷的她——清早從司令部跑來。

「你知道嗎——阿布拉木遜在這兒。他很想見見你。另外還有一個消息——我今天就要走。」

「哪裏去？」彭楚克奇怪了。

「阿布拉木遜，我和另外幾個同志到盧干斯克去從事宣傳工作。」

「你要拋掉隊伍嗎？」彭楚克冷然地問。

她笑了，把紅撲撲的臉靠到他身上：

「我想，你不是因為我拋棄隊伍而苦惱，是因為我拋掉你不是？但這不過是暫時。我相信，擔任那種工作能比在你身旁更能多獲得利益。宣傳對我是更擅長。比機關槍的事業……」頑皮地用眼睛瞟了一下，「雖然是在那種有經驗的長官，像彭楚克，指導下學習的。」

阿布拉木遜很快就來了。他仍舊是那麼熱鬧，活動，不坐下，像塗了一層油的蟹殼般的頭上仍舊有白色的點子那麼閃灼。使彭楚克從心窩裏快活起來。

「能立定脚步了嗎？很好！我們要把安娜帶走。」猜度地而暗示地眨起眼睛，「你不反對嗎？反對嗎？是……是，很好！因此我來問一句，你們，大概，在蔡里城住慣了吧。」

「不瞞你說，我很不願和她離開。」彭楚克疾首蹙額地緊張地笑了。

「不願……這種事可多得很……安娜，你聽見嗎？」

他在屋中踟躕着，從箱子後面檢起了一本滿被塵土的戈林——米海洛福斯基的小冊子，拍着，開始告別了。

「你就來嗎，安娜？」

「走吧，我就去。」那人在屏風後面回答。

換了一件襯衣，她走出來。她身上穿着一件有口袋的，胸部略微凸起的，皮帶束着腰的保護色的步兵制服，和也是那樣的，各處補綻着的，但是非常乾淨的黑色裙子。沉重的，才洗過不久的頭髮散亂着，從頭巾中鑽了出來，她穿上外套，結着帶子，問（她剛纔的高興消逝了，而且腔調中滲透了陰鬱）

「今天你要參加進攻嗎？」

「噢，自然啦！我是不能又着手坐着啊。」

「我求你……聽話，保重吧！你這是爲我作這事嗎？是嗎？我給你留下一雙多餘的毛襪子。不要受風，想法不要浸濕了腳。我從盧干斯克給你寫信來。」

她的眼睛好像馬上翹了色，告別着，招認道：

「你看，我離開你也是很苦痛。起初，當阿布拉木遜提議到盧干斯克去的時候，我很高興，但是現在覺着，到那裏去沒有你將要感到空虛。另外的證據，就是感覺到現在不必——感覺很固執……噢，無論如何，再會吧！……」

抑制地冷漠地告別了，但是彭楚克明白這個，因爲必需明白：她害怕失去餘下的勇氣。

他送了出來。安娜匆忙地走，擺動着肩膀，絕不回頭。他想喚她一聲，但是他道了一聲別，望見她的略微歪斜的，矇矓的眼光中有奇怪的濕潤的閃光，他壓制着意志，帶着僞裝的高興喊道：

「我希望，在羅斯托埠見面保重吧，婀娜亞！」

安娜回顧了一下，加速了脚步。

彭楚克在她走後感到非常孤獨。他從街上回到住所來，但是馬上像被燃燒着的，又從那裏跳了出來：在那裏的每一件東西上都感到她的存在，每一件東西都保留着她的氣息，忘掉的手帕，兵士的提箱，銅杯子——一切，凡是她的手所觸過的東西。彭楚克在黃昏以前就在車站上游來蕩去，吟味着未曾有過的不安和那種彷彿從他身上割了些什麼去的感覺，而且他無論如何也不能安於新的環境。他張慌失措地諦視着不熟識的赤衛軍和哥薩克們的險，他認出了幾個，有許多却認出了他。

一個在德國戰爭中同過事的哥薩克在喚住他。他拖着彭楚克到自己家裏去，邀他參加賭博。彼得洛夫隊伍中的赤衛軍和不久以前開到的莫柯洛烏索夫的海軍在桌旁擲一大點兒。被烟草的氣息薰蒸着的他們響亮地擲着紙牌，把克倫斯基的紙幣弄得刷拉刷拉地響，罵，不斷地喊。這使彭楚克感到要換換空氣，走了出來。一小時以後就得去攻擊的事把他挽救了。

第十八章

在喀列金死了以後，諾沃柴爾喀斯克部落把政權移交給了頓河軍隊的統帥拿雜洛夫將軍。二月四日被總會的代表選為軍隊的全權領袖。來開會的代表們只是很小的一部分，特別多的是南方的下游部落的代表。所以叫作「小」總會。二月四日開始自己的工作。拿雜洛夫得到總會的援助，宣佈徵集自十七歲至五十五歲的兵役，不顧什麼威嚇，爲了達到徵兵的目的，向各部落派來了武裝隊伍，哥薩克們只好很不願意地拿起槍桿來。在小總會開始工作的那一天，克拉司諾夫將軍的第六頓河哥薩克聯隊在塔岑中佐指揮之下全

武裝由羅馬尼亞戰綫向諾沃柴爾斯克開來。聯隊從葉喀切林諾斯拉埠起就一面戰鬥一面走，衝斷了布爾雪維克的包圍。在皮亞齊哈特克，滅熱霍，馬特悅耶夫——庫爾崗和許多地方都把它擊散過，雖然這樣，它差不多還算是全軍，帶着全體軍官來到了。

對聯隊舉行盛大的歡迎。拿雜洛夫在教堂廣場上所禱以後，對哥薩克們致謝他們的保守紀律，光榮的秩序和武裝來保護頓河。

六日聯隊開到前方，駐在蘇林站附近，但是八日有不祥的消息傳到諾沃柴爾斯克：聯隊受了布爾雪維克宣傳的影響自動地從前方退去並拒絕保護軍政府。

總會的工作不振了。和布爾雪維克鬥爭結果的預兆各處都感到了。在會議的時候拿雜洛夫——這個堅強的、熱情的將軍——坐下去，用手支着頭，把手掌放在額上，彷彿是苦痛地想着什麼。

最後的希望像塵屑一樣破碎了。布爾雪維克的鞭子已經集中並且鞭笞到本州的咽喉。已經在其霍列次克附近激戰。據得來的消息說本地的布爾雪維克隊長少尉阿甫托諾摩夫由蔡里城向羅斯托埠移動了。

九日清晨柴爾諾夫步兵大尉的被西月爾司壓迫着的，背後被戈尼洛甫斯克部落的哥薩克掃射着的隊伍進了羅斯托埠。只剩了一條小路，明白這情形的珂爾尼洛夫知道留在羅斯托埠不是沒有危險的，就在這一天發出了向奧里根斯克部落退却的命令。

從鐵美爾斯克來的工人們整日地向車站和軍官的前哨們射擊。在黃昏以前稠密的軍隊的行列從羅斯托埠退了出去。它像一條肥胖的黑蛇經過頓河——蜿蜒着，向阿克塞爬去。雜牌的中隊在鬆脆的濕雪上困難地走着。縫着光亮的鈕子的中學生外套，綠色的——在羣衆中佔大多數的實業學生們的——軍官外套閃動

着。大佐和少尉們帶領着隊伍。在士官學生和軍官們排成的隊伍中，從候補少尉起，直到大佐止。在許多的輜重車後面走着些難民——衰弱的，樸實的，穿着城市的大衣的和套鞋的人們。女人們在車輛附近跟着，向深雪中陷着，被高跟鞋磕絆着。

葉甫蓋尼·李斯特尼次基大尉在一個珂爾尼洛夫聯隊的中隊中走着。和他一排的——是嚴肅的軍官，步兵二等大尉司塔洛別里斯基，蘇沃洛甫斯基——法那果里斯基擲彈聯隊的陸軍中尉包察果夫和中佐羅維喬夫——是個衰老的，沒有牙齒的戰鬥軍官，通身像個堅強的，被着赤紅色蒼白色的毛的狐狸。

黃昏降臨了。嚴寒。從頓河河口處刮來鹹味的和濕潤的風。李斯特尼次基習慣地不肯亂了脚步，踢起踏硬了的雪，向追過中隊去的人們的臉上望了一下。從他們身旁道邊上，珂爾尼洛夫聯隊的隊長步兵大尉涅仁才夫和穿着做襖外套和把制帽戴到後腦海上去的普萊奧布拉仁斯基，近衛聯隊的退伍隊長庫台波夫大佐走了過去。

「隊長大人！羅維喬夫中佐看了涅仁才夫一眼，熟練地倒換着來復槍。

庫台波夫扭過生着狹小的黑色眼睛的和刺成錘形的長髯的寬額的牛一般的臉。

「請命令第一中隊加快脚步！這樣是不難凍死的。我們把腳浸濕了，還用這種步法行軍……」
「糟糕！」高嗓的和喧嘩的司塔洛別里斯基響聲響氣地說。

涅仁才夫並不回答，走了過去。他和庫台波夫在爭論什麼。阿列克塞耶夫走向他們前面些。車夫趕着吃得飽飽的，黑色的，帶着綁起的尾巴的馬匹；在馬蹄的四周迴旋迸濺起雪的碎塊。生着白色豎起的鬍子和也是那樣豎着的白眉毛的被風吹紅了臉的阿列克塞耶夫把制帽按到身邊來，坐上車去，用肋部靠上車箱的背，顫抖

地用左手揪着領子。軍官們用微笑送着他的爲大家所熟習的臉。

在被許多脚步踏碎了的道路上處處有黃色的水窪滲透出來。走起來很艱難——脚不好使，潮濕滲進了靴子。李斯特尼次基邁着步，傾聽着前面的談話。一個穿皮上衣，戴普通哥薩克皮帽的次低音軍官說：

「您看見了嗎，中尉！國會議長羅德將珂老頭子——也在步行呢！」

「俄羅斯向郭勒國法（註）走去……」

有一個人咳嗽着，哼哼着吐出了一口痰，諷刺着說：

「郭勒國法……只有那麼一點不同，就是代替了石頭路的——是雪，還是濕了的，加上他媽的冷。」

「諸君，不知道在哪裏過宿嗎？」

「在葉喀契林諾達爾。」

「我們在普魯士有一天就遇到過這種行軍……」

「好像庫板在歡迎我們。什麼……一定，那裏是另一回事。」

「您有吸的嗎？」中尉郭洛瓦喬夫向李斯特尼次基問。

他摘下粗布的手袋，拿出紙烟，道過謝，像步兵一樣握了一把鼻涕，把手指在外套襟上擦了擦。

「民主政治能過得慣嗎，中尉……」羅維喬夫中佐輕輕地笑。

「強迫你習慣。您……有一打多餘的手帕嗎？」

羅維喬夫沒回答。在他的赤白相兼的鬍子上掛着綠色的冰柱。他不時抽着鼻子，爲了被風吹透外套的裏

（註）耶路撒冷區的山名，在那裏把耶穌處死的。——譯者

冷皺着眉。

「俄羅斯之花，」——李斯特尼次基想帶着尖利的憐憫環顧着零散地在道上彎曲走着的隊伍和行列的頭部。

幾個騎士向前面跑去，在他們中間——珂爾尼洛夫騎在一匹高大的頓河產的馬上。他的兩旁有斜形口袋的亮綠色半截皮衣和白色的皮帽在隊伍上面揚了半天。軍官的大隊用濃重的怒吼般的「嗚拉」聲送着他。一切都沒有關係就是家庭……「羅維喬夫像老人似地哇啦啦着向李斯特尼次基的眼睛斜望了一眼，彷彿在尋覓同情：「我的家庭留在司莫連斯克……」他重複了一句。「妻和女兒——處女。再過生日她就是十七歲了……這算什麼，大尉！」

「是——是……」

「您也是有家庭的嗎？從諾沃柴爾喀斯克來的？」

「不是，我是頓區的。我還有父親。」

「不知道，他們怎樣……沒有我在那裏他們怎樣生活？」羅維喬夫繼續說。

司塔洛別里斯基帶着憤怒截斷他的話：

「所有的人都有家屬。不明白您哭些什麼，中佐奇——怪——的人如果來不及從羅斯托埠跑出來……」

「司塔洛別里斯基彼得·彼得洛維支您在塔干洛格附近參加戰爭了嗎？」有一個人從隊後面喊。

司塔洛別里斯基把憤激的臉扭了過去，陰鬱地笑了。

「啊……富拉吉米爾·蓋奧爾吉耶維支，您是什麼運氣來到我們的小隊啊？轉勤了嗎？和誰鬧彘扭啦？啊？」

哈……噫，這是顯然的……您問關於塔干洛格嗎？是，參加過……可是幹什麼，簡直不錯……把他殺了。」

李斯特尼次基不注意地聽着談話，想起了自己的由亞果得諾的出發，父親阿克西妮亞。忽然從心上生起的憂鬱使他窒息了。他萎靡地倒換着雙足，望着在前面搖動的上着刺刀的槍桿，望着戴着皮帽的，制帽的和纏頭巾的，因為規律的脚步而搖動着的頭顱，想：

「像我一樣，現在這五千個被遺棄的人中的每一個人都昇負着一隻那樣可憎惡的和無限仇恨的箱子，討厭鬼們，從俄羅斯奔了出來——還想在這裏蹂躪。看着吧……珂爾尼洛夫會領導我們向莫斯科去！」

在這一瞬間他想起了珂爾尼洛夫的到臨，莫斯科愉快地轉到了那天的回憶中。

不遠的地方，後面，大概是在中隊的末尾走着炮兵中隊。馬在嘶鳴，炮車轟隆，從那裏還送過來馬汗的氣味。李斯特尼次基馬上感到這種熟習的令人衝動的氣味，轉過頭去，前面的一個騎兵，年青的候補少尉，望着他，還笑了笑，彷彿對熟人一樣。

三月十一日志願軍已經集中在奧里根斯克部落區域了。珂爾尼洛夫把退却延緩，等候頓河軍隊的前敵指揮官波波夫將軍的到來，他是從諾沃柴爾斯克的頓河彼岸的大平原上帶着自己的，計算着約有一千六百枝槍，附有五尊炮和四十挺機關槍的隊伍退出來的。

十三日清晨和自己的參謀長西道林大佐，還有幾名護送的哥薩克軍官到了奧里根斯克。

他在閱兵場上的被珂爾尼洛夫夫佔用的房子附近下了馬，抓住鞍橋，困難地把腳邁過馬鞍子。跑過來的隨從兵——一個年青的留有黑額髮的帶有一張陰暗的臉和像夏鷄一樣的尖利的眼睛的哥薩克——扶住了

他。波波夫把馬韁拋給他，用整飭的腳步向台階走去。西道林和軍官們下了馬，跟在他後面。隨從兵們把馬匹由柵門內牽進了院子。隨從兵中的一個衰老的，瘸腿的傢伙剛掛上了馬料袋，另外一個有黑額髮的，像夏鷄的傢伙已經和主人的女工搭訕上了。他向她說了些什麼；女工——紅臉的姑娘，披着漂亮的頭巾和套在光腳上的深口的套鞋——笑着，滑動着，跑過他，面前，踏着水窪向板棚去了。

莊嚴的，衰老的波波夫走進了房子。在前廳內把外套交給敏捷的隨從兵手中，把馬鞭子掛在掛鉤上，響亮地握了半天鼻涕。傳令兵領導他和一面走一面整理着頭髮的西道林進了大廳。

被召來開會議的將軍們已經到齊了。珂爾尼洛夫坐在桌後，雙肘交放在一張鋪開的地圖上，在他的右面是白髮的乾瘦的和挺直的，新刮過臉的阿列克塞耶夫，在閃動。丁尼金閃灼着聰明的有刺的眼睛，和羅曼諾夫斯基說着話。盧關穆斯基遠遠看着很像丁尼金，緩緩地在屋中踟躕，撫摸着長鬚。馬爾珂夫站在窗前，望着院中。任隨從兵的哥薩克們正在馬匹附近轉動和作女工的姑娘開着玩笑。

到來的人們間候着，走到桌前去。阿列克塞耶夫問了幾個關於道路上的和由諾沃柴爾喀斯克退却的無意義的問題。庫台波夫和幾位被珂爾尼洛夫請來開會的軍官們走進來了。

珂爾尼洛夫凝視着帶有安靜的確信心坐下去的波波夫，問：

「將軍，請告訴一下您的隊伍的數目是多少？」

「一千五百枝槍，一個炮兵中隊，四十挺機關槍和工作人員。」

「受壓迫的志願軍從羅斯托培退出的情況您已知道。昨天我們開了一個會議，決定向庫板開去，趨向葉喀契林諾達爾方面。志願軍可以在那裏的界內戰爭。我們照這條路線移動……」珂爾尼洛夫用沒有削的鉛

筆頭在地圖上畫了一下，用匆忙的腔調說：「沿路誘引着庫板的哥薩克，擊破那些少數的，無組織的和不懂戰略的赤衛軍部隊，他們正企圖妨礙我們的活動。」他瞥見了波波夫的瞇瞇着的，躲向一旁去的目光，結束道：「我們向您提議把您的部隊和志願軍聯合起來，並且和我們一同向葉略契林諾達爾去。粉碎一切凡是不爲我們的利益的力量。」

「我不能這樣作！」波波夫決定地和固執地聲明。

阿列克塞耶夫略微向他這面靠了靠。

「爲什麼，請准許我發問？」

「因爲我不能離開頓州的領域向什麼庫板去。有頓河在北方遮蔽着，我們可以在冬眠區（註）內等候着事變。因爲不是今天——就是明天河水就要開始融化了，對於敵人的活躍狀態不能不顧慮到——不僅是炮隊不能渡過頓河，甚至連馬隊也不可能。但是在冬眠區內，完全有軍隊和食糧的保障，我們可以隨時向任何方面發展游擊隊的活動。」

波波夫帶着沉着的確信引證了這些理由，迴避着珂爾尼洛夫夫的建議。他緩了一口氣，看着珂爾尼洛夫夫想要說什麼，趕快搖了搖頭：

「等我說完……對於這事還有一種二重重要性的因素，我們統帥部，不能不考慮這就是——我們的哥薩克們的傾向。」他伸出一隻在食指上戴着深陷進肉去的金戒指的白色的胖手，略微提高嗓音，環顧大家一下，繼續說：「如果我們要回到庫板去，那麼軍隊就有崩潰的危險。哥薩克們可以不去。不要忘記那種我的軍隊

（註）產馬區內的村落，一些牧馬的人們帶着馬過冬的地方。——原註

的正常的和特別可靠的人員額數的情況——哥薩克們，但是他們並不都是那麼遵守正義，就像……連您的部隊也算上。他們簡直不醒悟。不去——就是一切。我是不能冒險失去所有的隊伍的。」波波夫明析地說，並且又打斷了珂爾尼洛夫的話：「請求寬恕，我對您說出了我們的決定，並敢向您保證，我們是不能改變它。自然，要潰滅一切不為我們利益的力量，但是在既成的環境中也還有一條出路。我想，從現在我所說的理想出發，有常識的人決不能使志願軍向庫板去——庫板的哥薩克們的傾向很使我驚慌害怕——應當會同頓河的部隊——到頓河對岸的大平原去。利用休息時間，在那裏整理一下，到春天用由俄羅斯來的義勇軍的新幹部補充起來……」

「不行！」珂爾尼洛夫喊道，昨天他還是傾向於開往頓河對岸的大平原去並且頑強地反對阿克塞耶夫的意見的。「到冬眠區去沒有什麼意義，我們差不多有六千人……」

「如果問題是關於給養的，那末我敢向您保證，大人，再沒有比到冬眠區域去更好的了。因為在那裏您可以由私人的馬場得到馬匹，而使一部分軍隊有馬騎。您將得到實行野地運動戰的新機會。馬隊對於您是需要的，但是志願軍所有的馬並不多。」

這一天特別對阿克塞耶夫加以警戒的珂爾尼洛夫向他看了一眼。他在方向的選擇中完全猶疑地迷惑了，向陌生的權威者那裏尋覓着支持。眾人非常注意地聽完了阿克塞耶夫的話。這位慣於簡短地毫無遺漏而清楚地解決問題的老將軍，在幾句有壓力的話中說出了向葉喀契林諾達爾進軍的好處。

「在這一方面我們非常容易衝斷布爾雪維克的包圍和在葉喀契林諾達爾附近活動的部隊聯合起來，」他說完了。

「可是如果這不能成功呢，米海勒·瓦西里耶維支？」盧闊穆斯基小心地問。
阿列克塞耶夫用嘴唇壓了一下，用手在地圖上一畫。

「如果不能成功，那麼我們還有到高加索山的可能，或者把軍隊解散。」

羅曼諾夫斯基擁護了他。馬爾珂夫說了幾句熱情的話。阿列克塞耶夫用的有分量的論據彷彿沒有什麼可以反駁了，但是盧闊穆斯基接過話來，把分量放平了一下：

「我擁護波波夫將軍的提議，」他聲明，不慌不忙地選擇着字句。「向庫板方面聯合是太困難，從這裏出發也不可能。首先我們要橫斷兩次鐵路……」

把所有的參加會議的人的目光都順着他的向地圖指去的手指看去了。盧闊穆斯基有力地繼續說：
「布爾雪維克不會用必要的方式來迎擊我們的——他們派遣鐵甲車。我們有沉重的輜重的堆和傷兵的羣，我們不能留下他們。這一切都非常地壓迫着軍隊並且妨礙它的急行。還有我不明白，由哪裏得到保證，知道庫板的哥薩克對我們表示友誼的傾向呢？譬如橡頓河哥薩克，還是被布爾雪維克政權壓迫着的，我們應當用非常的小心和大量的懷疑態度對付所有的消息。庫板人們也患着那同樣的布爾雪維克的砂眼病，那是從舊日的俄羅斯陸軍中傳染了來的……他們也許要仇視。在結論上應當的重覆一遍，我的意見——到東方去，到大平原中，儲蓄力量，從那裏威脅布爾雪維克。」

被大多數自己的將軍們所擁護的珂爾尼洛夫決定向月黎柯克尼亞日斯克的西方開去，在路上用馬隊補充了一下陸軍的不足額的部分，然後由那裏轉向庫板。散會的時候，他和波波夫交談了幾句話——冷漠地和他道別，走到自己屋中去了。阿列克塞耶夫跟他走過去。

頓河部隊的參謀長西道林，大佐踢響着刺馬針，走到台階上，興奮地，愉快地，向隨從兵喊：

「馬啊！」

一位年青的亮鬚鬚的哥薩克中尉，扶着腰刀，順水窪踏着，向台階走來。他在台階下層停下，悄悄地問：

「怎樣，大佐老爺？」

「不壞！」西道林帶着興奮的活潑，大聲回答。「我們拒絕到庫板去。馬上就要開出去。你們預備好了嗎，伊茲瓦林？」

「是的，牽着馬哩。」

隨從兵們上了馬，鞭策着馬。留有黑額髮的，像夏鷄的傢伙，望着自己的同伴。

「她很好嗎，怎樣的？」他上着馬，問。

那個衰老的人抑制地微笑了。

「像馬癖一樣。（註）」

「那麼說，遇機會，可以叫她來嗎？」

「拉倒吧，昏蛋！現在是大齋的時候。」

伊茲瓦林，葛利高里·麥列霍夫從前的同事，跳上自己的垂臀的，全額都是白色的，白鼻孔的馬，向隨從兵

命令：

「到街上去。」

（註）活潑的意思；因為馬生了癖總是不能安定，此處謂女工也和馬生了癖一樣。——譯者

波波夫和西道林和一個將軍道了別，下了台塔。一個隨從兵拉住馬，幫助將軍的脚找到馬鐙。波波夫揮動哥薩克的醜陋的鞭子，驅馬急行，隨從哥薩克們，西道林和軍官們略走在前面一些，站在馬鐙上跟在他後面跑去。

志願軍經過了兩次橫越，到了滅車庭斯克，珂爾尼洛夫在那裏得到了關於冬眠區的新消息。消息是否定性的。珂爾尼洛夫召集各部隊的隊長，宣佈了向庫板去的決意。

傳令使帶着二次的聯合建議送到波波夫處來。傳令軍官在舊伊萬諾甫斯克附近地帶趕上了軍隊。由他帶回來的波波夫的回答，仍舊是那樣：波波夫誠意地然而冷漠地拒絕了這提議，寫着他的決定是不能變更，他暫時先留在薩里斯克區內。

第十九章

彭楚克隨同爲了包圍諾沃柴爾喀斯克而作成一個圓形移動着的郭魯博夫的軍隊出發了。二月十日他們從沙河特那出來，通過拉茲多耳斯克部，夜間已經到了麥里霍甫斯克。次日黎明從部落中出發。

郭魯博夫用迅速的步法領着隊伍。看見他的短粗的身形在前面，鞭子不能忍耐地落到馬臀上。夜間通過別司謝耳蓋涅甫斯克，略微使馬匹休息了一下，騎兵們又從新在灰色的沒有星星的夜間馳騁了，大理石般的路上的堅冰在蹄子下面擦擦作響。

在克里源斯克附近從大道上岔下來了，但是立刻遇見了自己人。當他們進了克里源斯克的時候，霞光已

經照耀着。部落中還沒有人跡。廣場的附近，一個哥薩克老頭子在井沿上砍槽中的冰。郭魯博夫走到他面前，隊伍停下了。

「您好，老人家。」

哥薩克緩緩地把套着手套的手舉到皮帽沿，憎惡地回答：

「您好。」

「怎麼的，老人家。你們部落的哥薩克向諾沃柴爾喀斯克去了嗎？你們這裏徵過兵嗎？」

老頭子匆忙地拿起斧子，向大門走去，也不回答。

「走！」郭魯博夫離開那地方並且罵着，噉。

這一天小軍人總會預備向寬司坦、諾甫斯克部落退下去。新任頓河部隊的前敵指揮官波波夫將軍，已經由省會運來了武力，運送着軍用貴重物品。清晨得到消息，郭魯博夫正由麥里霍甫斯克向別司謝耳。蓋涅甫斯克方面出動。總會派遣西沃羅伯夫大尉去和郭魯博夫會談關於交出諾沃柴爾喀斯克的條件。緊隨着他，沒過到抵抗。郭魯博夫的馬隊向諾沃柴爾喀斯克開來了。他自己騎在汗濕的馬上，由一大堆哥薩克引導，疾驅到了總會會舍前面。在下馬處附近聚集了幾個好奇的人，一個隨從兵牽着一匹鞍轡俱全的馬在等候。拿雜洛夫。彭楚克從馬上跳下來，提了一挺手提機關槍。隨同郭魯博夫和一羣其餘的哥薩克跑進總會會舍裏面。代衆們頭部轉向廣闊的大廳內大開着的向外去的門，險部變成雪白。

「站起來！」被哥薩克們圍繞着的郭魯博夫緊張地，彷彿是在檢閱一般地命令，因為迅速而顛蹶着，走到主席的桌前。

總會的委員們碰得椅子叮噠地響，隨着有權勢的呼聲站起來，只有一個拿雜洛夫還在坐着。

「你們怎麼敢停止總會的會議？」他的憤怒的嗓音響了。

「你們被捕了！住口吧！」郭魯博夫紅着臉，跑到拿雜洛夫面前，由他的將軍的制服的肩膀上撕去肩章，用噴聲的吼叫截斷他：「站起來，對你說哪？帶他去……你……我是對誰說哪……金肩章的傢伙……」

彭楚克對門口安放好了機關槍。總會的委員們像羊羣一樣聚在一起了。哥薩克們由彭楚克面前拖過了拿雜洛夫，因為恐怖臉色變綠了的總會主席沃羅士諾夫和另外幾個人。

褐色的，生有紅斑的臉的郭魯博夫響着腰刀，跟着走。

總會的一個委員抓住他的袖子。

「大佐先生，請您寬恕，我們是往哪裏去？」

「我們自由了嗎？」另外一個活動着的敏捷的頭由他肩後鑽了出來。

「滾你媽的蛋！」郭魯博夫的手向後揮了一下，喊道，走到和彭楚克並肩時，轉臉向總會的委員，用腳踏了一下：「滾到……我沒有功夫回答你……呸……」

他的噴聲的，像受了風的噪音在大廳內滾動了半天。

彭楚克在母親那裏過了一宿，第二天，當關於羅斯托埠被西月爾司佔領的消息剛傳到諾沃柴爾喀斯克時，向郭魯博夫請求了一下，次晨騎馬向那裏出發了。

在西月爾司的司令部工作了兩天，那人還是在他充任「戰地真理報」的主筆時就認識了他——向革命委員會尋覓了一回，無論是阿布拉木遜或是安娜都不在。在西月爾司的司令部中組織了革命裁判所，創制

的嚴厲的法院，對於白衛軍的俘虜加以裁判。彭楚克工作了一天，儘管到法院的苦痛，參加檢查，但是第二天已經不再希望什麼了，但在向革命委員會跑去的時候，在樓梯上就聽見了安娜的熟習的嗓音。血液向他的心臟進攻，當他放慢了脚步，進了第二間房子，有誰的嗓音和安娜的，笑聲從某處傳來了。

從前會作過司令部的屋中，充滿了烟草的氣味。犄角上一張女人用的小桌子後面有一個穿着沒有鈕子的外套，戴着放開的護身的步兵皮帽的人坐着寫什麼，兵士和穿短皮褂和大衣的文官們圍集在他四周。他們聚成一堆一堆的，吸煙，談話。安娜背向門靠窗子站着，在窗台上，阿布拉木遜用交叉着的手指撥着自己的彎曲的腿的膝蓋坐着，和他並排站着，歪着腦袋的是一個高個子的，萊多維亞人形的赤衛兵。他拿開紙煙，豎起小指講了些什麼——看來，是笑話。安娜倒退着，嬌嫩地笑了，阿布拉木遜因為笑的原故把臉皺成了西瓜皮形，近處的人傾聽着，笑着，但是在赤衛兵的大臉上，在像被斧子砍成的，每一個綫條上面都有種聰明的，尖利的和有些忿恨的表情活現着和露着溫情。

彭楚克把手放在安娜的肩上。

「好啊，婀娜亞！」

她回顧一下。紅色罩上了她的臉，由脖頸直通到鎖骨，由眼中擠出了眼淚。

「你從哪裏來，阿布拉木遜，瞧就是他——像一枚新的壹角銀幣，可是你會爲他不安過。」她像小孩子一般說，不抬眼睛，被不安擾動得不由自主，退到門邊去。

彭楚克握了一下阿布拉木遜的熱手，和他談了幾句話，自己臉上感覺出了愚蠢的，無限幸福的微笑，對於阿布拉木遜的什麼問題也沒回答（甚至他連問題的意義也未明白），走到安娜面前去了。她整理了一下，用

些微的忿恨代替了她的微笑的不安來迎他。

「嗷，再問一次好。你怎樣健康嗎？什麼時候來的？由諾沃柴爾喀斯克嗎？你在郭魯博夫隊中了嗎？哦怎麼……嗷，怎樣呢？」

彭楚克回答着問題，沒有離開她的整飭的有分量的眼光。回答的目光把她弄笨拙了，向一旁滑去。

「我們到街上走一會兒吧。」安娜提議。

阿布拉木遜向他們喊道：

「你們快回來嗎？彭楚克同志，我有事到你那裏去。我們想要你幹一件工作。」

「過一點鐘我就回來。」

安娜在街上直率地溫柔地望着彭楚克的眼睛，憤憤地用手揮了一下。

「伊里亞，伊里亞，我是多麼不安……像小姑娘一樣！這原因，第一是因爲這想不到的事件，第二是因爲我們兩人的曖昧狀態。在本質上，我和你算是怎麼回事？牧歌式的『未婚夫和未婚妻』嗎？你知道，阿布拉木遜在盧干斯克向我問：『你和彭楚克同居過嗎？』我反駁了他，但是他是個很留心的傢伙並且不能不看清那種被他所看到的事。他任什麼也沒說，但是由眼睛上我看到——他是不信。」

「談一談我們自己的事吧，你在做着什麼，怎樣呢？」

「噢，我們在那裏忙極了組織起了二百一十一枝槍的一整隊人。領導着組織的和政治的工作……莫非這一切在兩句話中就可講完嗎？我還在你的突然的來到的衝動中呢。你在哪裏……在哪裏住？」她中斷了談話，

「那裏……在同伴那裏。」

彭楚克苦惱着說的並不對。這幾夜他是在西月爾司的司令部的辦公室中。

「你今天就搬到我們那裏去吧。記得嗎，我在哪裏住，你曾經送過我。」

「找得到。但是……我不妨礙你的家庭嗎？」

「拉倒吧，你誰也不妨礙，不要說這些話。」

黃昏時候，彭楚克帶着裝在一隻寬大的軍用袋中的自己的衣物，到了那個街頭的小胡同，安娜就住在那裏。老太婆在一間不大的磚房子的門限上迎着他。她的臉矇矓地像安娜，也是那樣藍黑色的光亮的眼睛，有點兒彎曲的鼻子，只是皮膚是多皺的和土色的，還有凹進去的被老態所威脅着的嘴。

「您是——彭楚克？」她問。

「是。」

「請您進來吧。女兒已對我說過關於您的事。」

她引導彭楚克到一間小屋子去，指示了向哪裏放東西，用痠癢的手指僵硬地劃了一個圈。

「您就在這兒住吧，這是您的床。」

她說話帶着顯著的猶太聲調。屋中除了她以外還有一個身量不高的人——姑娘，是個瘦弱的，也和安娜一樣的，深眼睛的。

一會兒安娜來了。她帶來了喧嘩和活潑。

「誰也沒上我們這裏來嗎？彭楚克沒來嗎？」

母親用她們自己的語言回答了這些什麼，安娜用堅定的滑走的步法走到門口來了。

「到你那兒去可以嗎？」

「可以，可以。」

彭楚克由椅子上抬起身，向她迎來。

「噢，怎樣？整理好了嗎？」

她用滿意的，笑着的目光環顧了他一下，問：

「你吃些什麼？到那裏去。」

抓着制服的袖子領他到第一間屋子去，說：

「媽媽，這是我的同伴，」笑了。「您不要欺負他。」

「噢，你是怎麼的我哪能這樣呢……他是——我們的客人。」

夜間射擊像熬透了的金合歡葉一般向羅斯托埠爆炸。不時有機關槍響一陣，然後一切都安靜下去了。夜莊嚴的，漆黑的，二月的夜，又用寂靜遮上了街市。

彭楚克和安娜在他的很嚴密的小屋中坐了很久。

「我們和妹妹在這裏住，」安娜說。「你看，我們是多麼儉樸——像在修道院一樣。無論是廉價的畫片，無論是照像，無論什麼東西，就沒有不一樣使我像個中學生的情形。」

「你們怎樣生活？」彭楚克在談話中問。

安娜帶着內心的驕傲回答：

「我在阿司摩羅甫斯克工廠作工並且教書。」

「但是現在呢？」

「媽媽縫些東西，她們兩個人需要的很少。」

彭楚克講了一遍估領諾沃柴爾喀斯克和在茲月列高及喀敏斯克附近戰爭的詳情。安娜談了在盧干斯克和塔于洛格工作的印象。

十二點鐘時，母親剛剛熄了自己的燈火，安娜走了。

第二十章

三月中彭楚克被派到頓河革命委員會的革命裁判所去工作。高個子的，暗眼睛的，爲工作和失眠之夜弄得瘦弱了的主席領他到自己屋中的窗子前面，撫摸着手錶（他忙着去開會）說：

「哪一年入的黨啊，哈，能幹。這麼你將要充任我們的裁判官了。昨天夜裏我們把自己的裁判官送到『杜霍寧司令部』（註）去了……爲了受賄，是個道地的虐待狂者，品行不良的傢伙，討厭鬼！——我們不要那種人。這是骯髒的工作，但是在它的內部却要保存着自己對於黨的完全的責任感，你只要明白我要怎樣……」他對這句話加重說：「保存人性。我們因爲需要自然地剷除反革命分子，但是把這個當作劇場可不行。你明白我的意思嗎？呶，好吧。去接受職務吧。」

（註）也可說送到神仙家去了，就是槍決了的意思。——譯者

這一夜彭楚克帶着十六個人的一隊赤衛軍，半夜時光在離城三里處槍斃了五個被判槍決的人。其中有兩個戈尼羅甫斯克部落的哥薩克，其餘的——是羅斯托埠的居民。

幾乎每天半夜裏要用載重大汽車向城外運送被判決的人，急忙地給他們掘了坑，被處死刑的人和赤衛軍之一部都參加工作。彭楚克排好了赤衛軍，吐出鐵一般的瘡疤的字句：

「對準革命的敵人……」於是用匣槍揮了一下，「放……！」

一個星期的工夫他變得乾枯和黑瘦了，彷彿蒙上了一層塵土。眼睛陷成了洞，神經質地震動着的眼睛也遮蓋不上它們的飢餓的和憂鬱的光亮。安娜只能在夜間見到他。她在革命委員會工作，回家來的很晚。但是永遠等候着他用熟習的敲窗聲通知自己的來到。

有一天彭楚克照例在半夜裏回來了，安娜給他開開門，問：

「要吃晚飯嗎？」

彭楚克沒回答，沉醉地搖動着，走進自己屋裏去，並且穿着外套，靴子，戴着帽子倒在床上。安娜走近他，向他的臉上看了一眼：他的眼睛緊緊地睜着，在吡着的堅實的牙齒上冒着唾沫星，稀疏的，因為傷寒病脫剩的頭髮的濕片貼在額上。

她坐在一旁，憐憫與疼痛刺了她的心，悄悄地問：

「你難過嗎，伊里亞？」

他攥住她的手，用牙齒響着，轉面向牆了。就這麼睡熟了，一句話也沒說，但是在夢中不清楚地和訴怨地嘟囔了些什麼，想努力跳起來。她恐怖地看到並且因為無意識的恐懼而拘攣了他。睡中的眼睛是半開的，向上望

着，凸起的白眼球上的黃色在眼瞼下面發炎般地閃着光。

「離開那裏！次晨她請求他。『最好到前方去，你什麼也不像啦，伊亞里！你要被這種工作累死的。』」

「住口……」他喊道，震着由於狂亂發着白色的眼睛。

「不要叫，我欺負你了嗎？」

彭楚克似乎馬上用呼叫把隱藏在胸中的狂亂迸濺了出去。疲倦地望着自己的手掌，說：

「剷除人類的污穢——是骯髒的事情。你看見嗎，槍斃人是有害於健康和精神的……瞧，你……」第一次他當着安娜醜惡地罵了。「去幹不潔的工作的或者是傻瓜和野獸，或者是盲從的人們。一切的人都想向燦爛的花園走去，但是，滾他們的蛋吧！在種花和樹以前，要除淨污穢！要上肥料，要把手弄髒！」他提高了嗓子，也不管安娜扭着頭不言語……「要剷除污穢，但這種事情真麻煩人……」彭楚克已經是喊了，用拳拍着桌子，不斷地震着充血的眼睛。

母親向房中望了安娜一眼。他感覺到，比較安靜地說：

「我不能離開這工作！我在這兒看見，感到，能帶來利益，別除不潔，肥一下田地，爲了壯一些，多結些果實！不拘什麼時候幸福的人們要在它的上面走……也許，我的兒子要走，不是那種……」他響亮地和不愉快地笑了。「我是槍斃了多少那種毒蛇……壁蝨……壁蝨——是那麼一種蟲子，向身體內嚙咬……就用這手殺了十個……」彭楚克向前伸出握着的，黑毛的，像鷹爪子的長指甲的手，把它們放在膝蓋上，悄悄說：「統統滾他媽的燃燒起來，爲了使火花飛起，但又沒什麼可燒……對的，我是疲倦了……再過些時，我就到前綫上去……你是對的……」

安娜沉默着聽完他的話，靜靜地說：

「到前綫上去或者去幹別的工作……去吧，伊里亞，不然你……要發狂。」

彭楚克把背轉向他，向窗子上敲着。

「不，我很健康……你不要以為有人是用鐵造的。我們全都是用一種材料鑄成……在生命上就沒有那種不怕戰爭的人，和那種殺着人，不受到……正義是沒有被損傷的。但是和帶肩章的人們，不要為那些人心疼……那些——是明白的人們，和我們和你一樣。昨天在九個人中槍斃了三個哥薩克……勞動者……起初解開了一個……」彭楚克的嗓音開始啞下去，不清楚了，彷彿他離開的越來越遠了。「動了他的手一下，但是它就像鞋掌一樣……硬的……生着綿密的繭子……黑色的手掌不平正了……滿是破傷……繭子……呸，我要走了。」他突然停止了講述，不使安娜注意到地摸着彷彿被細繩被堅硬的痠癢所扯着的嗓子。

他穿戴好，喝了一杯牛奶，走了。安娜在過道中追上他，把他的沉重的毛手在自己手中握了半天，以後把它放在火爐一般的腮上，跑到院子裏去了。

* * * * *
時間被平安的日子飛過。溫暖了。春光從亞速海吹進了頓河口。三月末被哥薩克盜匪和德意志人壓迫着的烏克蘭赤衛軍開始到了羅斯托埠。城市中開始了殺戮、搶掠、無理的徵發。有些全然散亂了的隊伍被革命委員會解除了武裝。沒有衝突和互相射擊就不能把事情辦好。哥薩克們在羅斯托埠方面騷動着。三月內，楊柳剛一發芽的時候，在各部落中哥薩克與客籍居民之間充滿了矛盾，到處發生了暴動，揭開了反革命的騷亂。在羅斯托埠過着猛烈的充滿了血的生活。黃昏時光，步兵，水兵，工人之羣沿着大花園街漫步。開會，磕葵花子。沿便道

睡成了流着的小河，和女人們玩笑。被大慾和小慾征服着的人們仍舊和從前一樣，工作，吃，喝，睡，死，生，戀愛，憎惡，呼吸從海上吹來的鹹風，生活，蘊藏着暴風雨的日子頑固地向羅斯托堆走來了。聞到了融化了的黑土氣息，聞到了近處的戰爭的血腥氣。

在一個那麼被太陽照灑着的，綺麗的日子，彭楚克比平常日子回家來的早，並且感到奇怪，在家中會遇到安娜。

「你向來是回來得晚啊，爲什麼今天這樣早？」

「我不大舒服。」

她跟在他後面進了他的屋子。彭楚克脫了外衣，帶着顫抖的愉快的笑容說：

「婀娜，從今天起我不在裁判所工作了。」

「你爲什麼？你要上哪裏去？」

「到革命委員會去。今天和克里沃土雷科夫談過。他答應派我到本區的不論什麼地方去。」

他們一同吃過晚飯。彭楚克躺下去睡。衝動的他半天沒能入睡，吸着烟，在硬的褥子上轉側，愉快地嘆息。他退出裁判所感到非常滿意，因爲覺到，有點——不能忍受和摧毀自己了。他吸完第四支紙烟，他聽見門的輕微的響聲。抬起頭，看見了安娜。只穿着一件襯衣，她赤着腳滑進門限，輕輕地走到他的床邊。月亮的昏暗的綠色光亮由窗棧的隙中落到她的橢圓形的肩頭。她曲下身軀，把溫暖的手掌放在彭楚克的嘴唇上。

「挪一挪，不要言語……」

她躺在一旁了，不慌不忙地由額上把像葡萄實一般的髮髻繞了下來，閃動着朦朧的藍色火光的眼睛，粗

鹵地，苦惱地低聲說：

「我並不想今天——明天就把你摧毀……我願意用盡力量來愛你！」因為自己的決意苦痛地痙攣了！
「嗷，快些！」

彭楚克帶着恐怖，帶着巨大的，鞭笞着他的全知覺的羞惡，他感覺到自己沒有力量。

他搖了一下頭，苦惱地紅了臉。安娜摔開着，憤怒地推了他一下，帶着憎嫌和撒嬌地喘了一口氣，用輕蔑的低聲問：

「你……你沒有力量嗎？或者你……有病嗎……噢——噢——噢，這是多麼討厭……放了我吧！」

彭楚克握住她的手指，因此他們輕輕地繃繃地響着，他的眼光盯進張大的，不安地發黑的，仇意的眼睛，口吃着，麻痺地扭着頭，問：

「爲什麼？爲什麼你這末想？啊，已經燃燒成灰燼啦……並且現在對這事不需要……不是病……明白嗎，明白嗎！我空啦……啊——啊——啊——啊……」

他瘖啞地說過，從床上跳起來，吸煙，彷彿是被打過，在窗邊俯伏了半天。

安娜立起來，沉默地抱住他，並且安靜地，像母親一樣向他額上吻了一下。

過了一週之後，安娜把自己像被火焰的紅光燒着的臉藏在他的手下面，承認道：

「……想過了，從前太浪費了……不知道工作已把你吮吸乾了。」

在這以後，彭楚克長久地感覺到不僅是充滿愛的女性的愛撫和火焰，甚至有溫暖的，斟滿了杯的母性的關懷。

並沒有把他派到省中去。依照波得琪勒珂夫的勸告，他留在羅斯托埠了。這時候頓河革命委員會的工作像沸騰一樣，預備開全州蘇維埃會議，和在頓河對岸的活潑的反革命運動肉搏。

第二十一章

青蛙在沿河的柳樹後面用各種腔調亂叫。向山後落下去的太陽由門眼那裏鑽了進來。黃昏前的涼氣同謝特拉科埠村進襲。房子的粗大的斜影落在乾燥的道路上。馬羣由荒野上走近。哥薩克們由牧場回來，交換着瑣碎的新聞，用乾樹枝驅着牛。赤腳的和已經被太陽晒黑了的哥薩克孩子們擲羊拐玩耍。老頭子們嚴肅地在土坡上坐着。

村莊已經播種完了。僅有些地方種上了黍子和向日葵。

在一座村邊的院落附近有些哥薩克們坐在傾倒了的櫟樹上。茅屋的主人，麻臉的砲兵，講述着關於日耳曼戰爭的某一件意外的事。對方——一個隣居的老人和他的女婿，年青的趕車的哥薩克——一聲不響地聽着。主婦從台階上下來，是個高大的，漂亮的而且肥胖的，和太太一樣的哥薩克女人。穿在她身上的粉紅色的，縫在裙子上的襯衫把袖子挽到肘部以上，露出暗色的像磨過的手臂。她肩着一隻桶；寬大地任意地，用只有哥薩克女人所獨有的，優美的步法走向牛棚那邊去。她的被白色的藍邊的頭巾裹起的頭髮都亂了（她剛剛把馬糞添在爐子內，預備明天來燒），穿在光腳上的短靴踏動着，輕柔地躲避開粗暴地長滿院子的綠色的披沙特草的嫩芽。

牛奶的水流，在桶壁上的清脆的奔流聲，送到坐在樺樹上的哥薩克們的身邊。主婦擠完牛奶，到茅屋中去了；

「謝瑪，你去找找牛吧！」她在門坎處像唱一般地喊道。

「米恰石喀在哪兒呢？」主人反問。

「誰他媽的知道他，跑啦！」

主人不慌不忙地立起身來，向拐角處走去。老人和女婿也回家去了。主人由拐角處喊道：

「瞧，多羅菲。嘎甫立洛維支到這裏來！」

老人和他的女婿向哥薩克走來。他沉默地向荒野上指了一下。塵土像個紫色的球順大道滾過去，在它後面有一隊步行的騎馬的人們帶着輜重移動。

「軍隊嗎，怎麼的？」老頭子懷疑地睜起了眼睛，把手掌遮在白色的眉毛上。

「什麼事，幹什麼的？」主人苦惱了。

他的妻由門裏出來，已經換上一件披到肩上的短衣。她向荒野望了一眼，驚慌地叫起來：

「是幹什麼的啊？耶穌救主，他們真多呀！」

「看來，不是好人……！」

老人在原處亂踏了一陣，向自己的院落走去了，生氣地向女婿喊道：

「到院子裏去，沒有什麼可看的！」

孩子和女人們向胡同口跑去，哥薩克成堆地走着。

荒野上，距離村莊有一里路，一隊人沿大道蜿蜒着，被風吹來的不清晰的人聲的喧嘩，馬嘶，車輪的轟隆聲送到院落中來。

「這不是哥薩克……不是我們的人。」一個哥薩克女人對丈夫說。

那人聳了一下肩膀。

「自然，不是哥薩克。可不要是德國人吧……不是，俄國人……瞧，他們有紅色的襪布哩……啊哈，就是他們……」

一個高個子的哥薩克村長走過來了。看來，彷彿他染了時令病：他的臉變成砂黃色——像害過黃疸病，穿着皮襖和皮靴子。他掀起毛烘烘的皮帽子，說：

「你看他們是什麼旗子……布爾雪維克。」

「是他們。」

有幾個騎兵由隊伍中離開了。他們迅速地向村中跑來。哥薩克們互相望着，開始沉默地離散開了，姑娘和小孩子們啼哩嘩啦都跑了。過了五分鐘，街道變成死的了。一羣騎士跑進胡同——馬狂奔着，走到櫟樹旁，在一刻鐘之前哥薩克們就坐在那上面的主人——哥薩克在大門附近站着。騎兵中前面的一個，看樣——是個長官，騎在黑褐色的馬上，戴着庫板帽和穿有紅色緞繸子的，繫着武裝帶的保護色襯衫，向大門走來。

「好啊，主人！開開門。」

炮兵的臉發白了，摘下制帽。

「你們是幹什麼的？」

「開開門！……」戴庫板帽的兵士喊道。

黑褐色的馬用惡狠狠的眼睛斜望着，把馬嚼子向冒沫的口中勒，用前足向籬笆上踢。哥薩克開開板門，騎士一個跟一個地走進院子。

那個帶庫板帽的人巧妙地从馬上跳下來，用向外撇着的脚有力地邁上台塔。其餘的人們從馬上下來，他站在台塔上，掏出烟盒，吸着烟，讓了讓主人。那人拒絕了。

「不吸嗎？」

「謝謝吧。」

「你們這裏不是信舊教的嗎？」

「不是正教徒……可是您要幹什麼？」哥薩克皺着眉質問。

「我們嗎？第二社會主義軍團的赤衛軍。」

其餘的人們下了馬，向台塔走來。把馬牽到車欄那裏去，把它們拴在車欄上。一個——留有像馬鬃一般的貼在頭上的前髮的高個子，用腿部碰着腰刀，向羊圈走去。他像主人一般地開開小門，彎下身子，鑽進了板棚的板牆裏面，由那裏抓住角，拉出一隻大的，帶着沉重的尾巴的闊過的綿羊。

「彼得里琴科來幫幫忙！」他用尖利的高音喊。

一個穿短小的奧國式外套的小兵迅速向他跑來。主人——哥薩克撫摸着長鬚，環顧了一下，彷彿是在別人的院子裏。他什麼也沒說，但是當鬮羊帶着被腰刀割斷的嗓子呻吟着，用細腿踢登着的時候，走到台塔那裏去。

緊跟在主人的後面進了屋子的是戴庫板帽的兵士和另外兩個——中國人，另一個——俄國人，走堪察加人。

「你不要生氣，主人！邁着門坎，戴庫板帽的人活潑地叫：『我們多給些錢！』」

他拍了拍自己的褲子口袋，斷續地哈哈笑着，忽然停下笑聲，用眼睛盯上了女主人。她咬着牙，轟壁爐站着，用驚慌的眼睛望着他。

戴庫板帽子的人轉臉向中國人，可怕地用眼睛轉動着說：

「你，夥計，和伯伯，和這個伯伯，先出去一會兒。」他用手指向主人指了一下，「和他去——他給馬草吃：去拿草，去吧。明白嗎？我們多給錢！赤衛軍不會搶奪。去吧，主人，嗷！」在戴庫板帽的人的腔調中響着金屬的聲音。

哥薩克在中國人和另外一個人的領導之下，環顧着，由屋中走出來了。幾乎是剛剛走下台階——聽見了妻的哭泣的聲音。他跑進門洞，拉開門。小鉤子從圓孔中脫了出來。戴庫板帽的人正抓着胖主婦的赤裸的手臂的肘上部，向一間半暗的小屋中拖她。哥薩克女人反抗着，向他的胸前撞去。他想要橫着抱住她，舉起她。但是在這時候門開了。哥薩克大步邁了進去，把妻拖到自己面前。他的腔調是不屈服而且平靜：

「你到我的家來是客人……爲什麼你要欺負女人？你是幹什麼……住，手！我不怕你的武器，拿你所要拿的東西，搶吧，但是女人可不能奸污你！莫非要由我身上踏過去嗎……但是你，妞兒加……」他擰動着鼻孔，轉向妻：「由這裏到多羅菲伯伯家去。這兒沒有什麼可幹的！」

戴庫板帽的人整理了一下襯衣上的武裝帶，歪曲地笑了：

「你生氣啦，主人……鬧開玩笑也不行……我和全中隊的人都開玩笑……你不知道嗎……我這是故意。我想逗逗女人，但是她哭了……可是你給過草了嗎？沒有草嗎？那麼鄰居們有嗎？」

他出去了，吹着哨子，用力揮動着鞭子。馬上全隊都向村莊走來了。他們將近有八百支刀槍。赤衛軍們有三分之一是中國人，萊多維亞人和其他外國人組成的，在村外駐下過夜。隊長看來是不願意在村中過夜，不敢信任自己的各種民族的和放蕩的兵士。

被哥薩克的匪賊及徒步通過烏克蘭的德國人們的戰鬥所擊潰的第二社會主義軍團的琪拉斯波利斯的隊伍，一面戰鬥着向頓河方面退去，由火車上下來，到了舍甫圖賀夫克站，但是因為前方已經有了德國人，那麼目的就改向北方，向沃倫省去了。——隊伍全武裝地經過米古林斯克部落的遊牧區出發。因為自己隊伍中充滿犯罪分子的影響而混亂了的赤衛軍沿途任意擄掠。四月十七日夜間，駐在謝特拉科埠村附近過夜，他們並不管指揮部的恐嚇與禁令，成堆地向村中走去，開始殺羊，在村莊的一頭強奸了兩個哥薩克女子，在廣場上無故地開槍，傷了一個自己人。夜間隊伍全都充滿了酒氣（每一輛輜重車上都載了酒精）但是這時候有三個由村中被逐出的騎馬的哥薩克已經在村莊的界內煽起了恐慌。

在夜的黑暗中，哥薩克們備上馬，穿齊了武裝，由參過戰的人和老人們以及住在村中的軍官——有些是曹長們——的指導之下迅速地集合成了隊伍，向謝特拉科埠開去，把赤衛軍隊伍包圍了起來，擠到山路和山後去了。夜間由米古林斯克部落，由闊羅傑茲內村，由包戈莫洛夫村移動過來約半中隊人馬。月爾賀涅，旗爾斯克人，拿波羅甫斯克人，喀林諾甫斯克人，葉依斯克人，闊羅傑茲內人都起來了。

司托扎爾的天空燃燒起來了，夜的直毛的黑皮幕褪色了並且脫毛了。黎明時光騎着馬的哥薩克隊伍由

各方面帶着騷動的聲音向赤衛軍漫天蓋地地遮上來。機關槍爆響了——又沉默了，混亂的，狂暴的射擊，輕輕地發出了的掃擊爆炸了——又熄滅了。

過了一小時事變已經結束：隊伍毀滅成灰燼，掃射並砍殺了二百多人，俘虜了將近五百。兩個有四尊重炮的中隊，二十六挺機關槍，一千枝來復槍，戰鬪品的豐富的儲蓄都落到哥薩克手中了。

過了一天，全區中已經佈滿由大道上跑來的和沿着村中的道路急行的紅色小旗。部落和村莊熱鬧了。蘇維埃栽倒了，迅速地選出領袖。喀贊斯克和月申斯克部落的中隊遲遲地向米古林斯克進發。

四月二十日頓河區的上游部落宣告脫離了關係。組織了自治區，叫作上游頓河區。地方中心選在月申斯克，是人口衆多的，依照面積和村數在州內僅居於米海洛甫斯克第二的部落。很快地由舊的村莊劃成了新部落。組織成了叔米林斯克，喀耳根斯克，伯珂甫斯克等部落。自己擁有二十個部落和一個烏克蘭鄉區的上游頓河區過起了離開中央的特殊生活。從前的頓河區的部落加入到上游頓河區的組織中來的有：喀贊斯克，米古林斯克，叔米林斯克，月申斯克，葉蘭斯克，喀耳根斯克，伯珂甫斯克，波諾瑪遜甫斯克鄉區；從前的烏斯旗。滅得月吉次克部落的有：烏斯旗。霍派耳斯克，克拉司諾庫特斯斯克和霍派耳斯克區的有：布堪諾甫斯克，司拉士車甫斯克，非多謝耶甫斯克。

友誼地公選出了葉蘭斯克部落的哥薩克，曾在陸軍大學畢業的雜哈耳·阿基莫維支。阿勒飛洛夫將軍爲地方領袖。據一般人談論阿勒飛洛夫，他能由許多辱頭的哥薩克軍官中衝到人羣，只是託了自己的妻的福——一個堅強的和聰明的女人；據說，當他三次不及格的時候，她扭住沒有能力的丈夫的耳朵，一直就不使他喘氣，於是在第四次終於在大學院中致試及格了。

但是在這些日子中關於阿勒飛洛夫談論得很少了。另外的事情佔據了頭腦。

第二十二章

潮潮剛剛開始退落。在草原上，附近菜園的籬笆那裏，露出了褐色的，有粘性的土地，沖積的泥濘樹枝等物。由崩雪帶來又留下的乾蘆葦，樹枝，苔，葛，去年的樹葉，被波浪沖來的碎片，像一層薄幕似的展開在那裏。沿頓河的林中的浸到水裏去的河柳略微發了綠色，從樹枝上垂下了像流蘇一般的總子。白楊樹已經預備發芽了，村中各家院落附近的被崩雪圍繞着的柳樹的枝條斜倒在水上。它的黃茸茸的，像未長全羽毛的鴨子一樣的被風吹得搖動着的嫩芽鑽進了浪中。

黎明時光，野鵝，雁，鴉，羣向菜園跑來尋覓食物。各種聲調的黑雁們像雲霞一般在土坂（註）上呱呱地叫。晌午時光，看見，在被風吹皺的頓河的草原上的波浪懷抱着白胸脯的野鴨子。

這一年飛過去的禽類很多。漁獵爲生的哥薩克們都上了船用起了漁具，黎明時光，當葡萄酒一般的紅色霞光血染了水面的時候，時常看見在被林子保護着的河汊的各處休息着的天鵝。被賀里斯托尼亞和馬特悅·喀雷林祖父帶來的新聞在村中覺得奇怪了。他們到官有林場去選一對樺木，爲了家務的需要，照平日一般走着，由山谷中搬出了帶着小羊仔的野山羊。黃褐色的瘦山羊由叢生着刺棉和烏荆子的山谷後面跳出來，在山崗上向砍木的人望了幾秒鐘，用細的，磨光的腿緊張地跑過去，羊仔在它的附近跳着，一聽見賀里斯托尼

齒疲乏的嘆息，就這麼碰在一棵年青的樺樹上了，剛巧藍灰色的，光亮的蹄子的殼和駱駝色的短尾巴觸進了哥薩克們的眼睛。

「這是個什麼東西？」馬特悅·喀書林揮着斧子，問。

賀里斯托尼亞帶着無論如何也講不明白的欣悅喊叫起來，震響了整個迷人地沉睡着的林子：

「山羊，自然啦！野山羊，是牠就得啦！我們在喀爾帕塔看見過牠們！」

「莫非是，戰爭把牠，不幸者，擡到我們的荒野上來了嗎？」

賀里斯托尼亞除了同意以外，再沒有什麼了。

「不是別的。可是你看見了嗎，老太爺，那個小羊仔，咬着牠……噉，狗崽子，是很好啊！簡直是小孩子，自然啦！」在回來時一路上他們談論關於在州內沒有見過的野獸。馬特悅祖父結果懷疑了：

「噉，怎麼不是山羊呢？」

「山羊。天知道，是山羊，再沒有什麼啦！」

「也許……可是如果是山羊——爲什麼沒有角？」

「但是有角對你有什麼用呢？」

「不是說對我有用。我是問如果牠是山羊類……爲什麼不成山羊的樣子呢？你見過沒有角的山羊嗎？就是那麼回事。也許是，什麼野綿羊吧……」

「你，馬特悅爺爺，一定是把聰明用完了！」賀里斯托尼亞生氣了。「到麥列霍夫家去看看。他們的葛利石加的鞭子是用山羊腿作的。你承認不！」

這一天馬特悅祖父果然到麥列霍夫家去了。葛利高里的鞭子柄實在是用野山羊的腿上的皮子精緻地纏着；連小蹄子還整個保存在頭上，並且用銅馬蹄形精緻地裝飾着。

在大齋期的第六個星期中，星期三這一天，米士喀·珂西沃，依一清早就出發去看下在樹林附近的網。他黎明時從家中出來，被晨寒凍皺的地面蓋上了一層冰，塵土飛揚着。米士喀穿着棉上衣，短靴，帶補綻的白襪子，把制帽戴在後腦海上走着，呼吸着被寒氣浸着的空氣，和由水中發出的新鮮的濕潤的氣息。肩膀上肩着一支長槳，把船推進水去，停了一下，迅速地向前划去，用力搬着槳。

迅速地檢查完了自己的網，檢出了最後一條魚，空了，整理一下網翅，緩緩地離開，決定要吸一袋烟。霞光略微露出了一些。東方的昏暗而略帶綠色的天空照在水中彷彿逆濺着血液。血紅的色彩散佈開了，在地平綫上流動，金黃地發暗。米士喀跟着雁羣的緩慢的飛翔走，吸烟。微烟，融化着並且向灌木叢纏繞着，旋轉到一旁去。環顧一下捕獲品——三條不大的鱒魚，八斤鯉魚，一堆白魚——想道：

「賣出一部分去。斜眼的盧凱石叻拿去，來換些乾梨；所有的一切——母親拿去煮菜湯。」

吸着烟，到了碼頭。靠那個他繫過船的茶園的籬笆，坐着一個人。

「這是誰？」——米士喀想，向前推動着船，巧妙地用槳划着。

瓦列特在籬笆旁邊蹲着。

他吸着一支用報紙捲成的紙烟。

他的有刺的鼯鼠般的眼睛睡夢地，柔軟地閃動，烟的茸毛在腮上顯出灰色。

「你幹什麼？」米士喀喊。

他的喊聲像一個圓球順水面響亮地滾動。

「划過來。」

「要魚嗎，怎麼的？」

「我要牠幹什麼！」

瓦列特咯咯地咳嗽着，像密擊一般地咳嗽，不願意地站起身來。不合身體的大外套掛在他的身上，好像穿在稻草人上的外衣。用制帽的垂下的沿遮住沒洗過的，內部積有綠色的尖耳朵。帶着赤衛軍的「罪惡」的光榮的他不久以前在村中出現了。哥薩克們詢問他復員以後在哪裏，但是瓦列特躲避地回答，用些沒有危險性的話應酬。只是對伊萬·阿列克塞耶維支和米士喀·珂爾沃依承認，在烏克蘭的赤衛軍中經過四個月，有一次被盜匪擄去作了俘虜，跑出來，又到西月爾司手下，和他逛了一圈，羅斯托埠，自己就給自己請了養病和整理家事的假。

瓦列特摘下制帽，平了平捲起的像制帽般的細髮，環顧着，走到船邊，沙聲說：

「糟糕的事……糟糕的……捕完了魚嗎？我們就捕啊，捕啊，把一切都忘掉啦……」

「你有什麼消息——說出來吧。」

米士喀用自己的被魚的腥味粘臭了的手握了握他的只有骨頂的小手，溫暖地笑了。長久的友誼薰陶着他們。

「昨天在米古林斯克附近把赤衛軍擊破了。老兄，開始崩潰了……毛在飛着……」

「把哪一隊？由哪裏到米古林斯克的？」

「由部落通過，哥薩克們給他們來了一次掃除……是多麼大一堆俘虜趕到喀身根去呀！軍法會議已經在那裏開始。現在我們這裏就要開始徵兵。瞧，從一清早就響着鐘聲。」

珂爾沃依繫上船，把魚裝到袋裏去，走了，用槳測量着脚步。瓦列特像馬駒子一般跟在附近，跑到前面去，外套的大襟敞着，手臂大大地張開着。

「伊萬·阿列克塞耶維支告訴我，他剛剛換了我的班，磨坊整夜地活動，運輸。他是由自己人攔來的一，位不知是那一隊伍的軍官從月石克到了謝爾蓋·普拉托內支家。」

「現在幹什麼？」驚慌順着被一年來的戰爭變為成人的和褪了色的臉滑動；他從側面望了瓦列特一眼，又問：「現在怎樣？」

「應當由村中退出去。」

「哪裏去？」

「上喀敏斯克。」

「那裏的哥薩克們呢？」

「左傾的。」

「往哪裏去？」

「上奧布里達。」

「怎麼通過？」

「要想過——就過得去呀！要是不願意——就停下，你媽的還能把所有的地方都嗅遍嗎？」瓦列特忽然

罵了。」「怎樣和向哪裏去，」我爲什麼能知道？要是壓迫着——你自己就會找到道路！用鼻子找！」

「你不要熱情。你知道，那些騎熱馬的人往哪裏去嗎？伊萬怎麼說的？」

「你先放開你的伊萬吧……」

「你不要吵……女人會看見。」

他們害怕地向一個年青的女人斜望了一眼，是阿甫傑依支·布列賀的兒媳婦，正由院中向外趕牛。在第一個十字街口上米士喀轉回去了。

「你哪裏去？」瓦列特覺得奇怪。

沒回頭，珂晒沃依唧噥道：

「我去把網卸下來。」

「爲什麼？」

「不要被他們弄毀了。」

「莫非害怕嗎？」瓦列特高興了。

米士喀用槳揮了一下，由遠處說：

「去告訴伊萬·阿列克塞耶維支，我把網拿回家去，馬上就去。」

伊萬·阿列克塞耶維支已經通知了近處的哥薩克們。他的小兒子跑到麥列霍夫家去，把葛利高里領來。賀里斯托尼亞自己來的，彷彿感覺到不幸。珂晒沃依很快地回來，會議開始了。都是緊急和匆忙地說話，綿密的鐘聲一刻比一刻緊起來。

「馬上就得走！現在就捲起漁具吧！」瓦列特激動地熱情起來了。

「你自然要給我們個理由——我們爲什麼走？」賀里斯托尼亞問。

「怎麼爲什麼要開始徵兵了，你想——去排隊嗎？」

「不去——就是一切。」

「把你拉去。」

「不是一下子就成功的事。我不是他們衣帶上的小牛。」

由家中把自己的斜眼的女人趕出去的伊萬·阿列克塞耶維支生氣地喊道：

「帶去——會帶走……瓦列特說得對。只是往哪裏去呢？這却是困難的事。」

「我已經對他說過，」米士喀·珂爾沃依嘆息道。

「你們是怎麼的，莫非我需要的比所有的人都多嗎？只是一個人走！不要嗅吧！『怎樣，和作什麼，和對於什

麼……』就要把你們押起來，並且還要用布爾雪維克主義的罪名下到監獄去哩……開玩笑嗎？瞧是什麼樣

的時候……這裏可總他媽的搗鬼……」

手裏旋轉着一枚從牆上拔下來的鑄釘子的莫利高里·麥列霍夫集中地帶着些輕微的忿恨，冷冷地截

住了瓦列特。

「你不要瞎扯吧！你的事是另一回事：不用瞻前，不用顧後——摘下來，就走。但是我們可要明白地想。我

有女人和兩個孩子……我並不是從你那裏才聞到了火藥味！」他忽然用黑色的、憤怒的眼睛閃了一下，並且

惡狠狠地露出堅實的大牙齒，喊道：「你可以用舌頭亂扯，屎蛋包！你瓦列特一個人，膝下給他們的也是一個人！

你除了一件上衣以外，什麼也沒有……」

「你的嘴怎麼亂說起來啦！表示自己不是軍官嗎？不要叫吧！我要睡你啦！」瓦列特喊道。

他的皺起的嘴臉因為忿恨而發白，狹窄地癱瘓着的小眼睛尖利地和野蠻地轉動，甚至它們上面的烟色的睫毛也彷彿在搖動着。

葛利高里因為自己的被破壞了的安靜，因為那種由伊萬·阿列克塞耶維支聽到的關於赤衛軍向區內侵入而受到的不安，竟仇恨起他來了。瓦列特的呼叫非常激怒了他。他跳了起來，像負傷一般——固執地向在木橈上轉動的瓦列特走近來，困難地抑制着痒痒得想要打人的手，說：

「住口，毒蛇！骯髒的鼻涕！人類的渣滓！你指導些什麼？滾，就算把你……抓住去，爲了不要把這裏薰臭了！噁，不要說，不然就離開你，再會……」

「拉倒吧，葛利高里！不是事啊！」珂晒沃依加入了，拉開葛利高里向瓦列特的鼻子揮動着的拳頭。

「應當把哥薩克的習氣去掉……不慚愧嗎……慚愧嗎，麥列霍夫羞呀！」

瓦列特站起來了，遺憾地咳嗽着，走到門口去。在門限處他抑制不住——回過頭來，狠毒地向微笑着的葛利高里攻擊：

「倘若還是在赤衛軍中……有憲兵隊……我們把這種人就弄得弄成灰……」

葛利高里也忍不住，像個膠皮人，跳了起來，——把瓦列特向門洞中推着，向他的歪斜的步兵的長靴子後跟上踢着，用惡意的腔調報復道：

「滾！把腿從屁股……拔出來！」

「這是沒有用的！做幹什麼，完全是小孩子！」

伊萬·阿列克塞耶維支不贊成地搖了搖頭，敵意地斜望了葛利高里一眼。米士喀沉默地咬着嘴唇，——看來，顯然是抑制住了請求的尖利的字句。

「他自己的東西什麼不帶着呢？他拋了些什麼？」葛利高里不安地說明，賀里斯托尼亞同情地望他一眼，葛利高里也在他的目光之下露出了單純的、幼稚的笑容。「差一點沒打他……要是打他……拍一下——就完了。」

「噢，你們是怎麼啦？應當辦事啊。」

伊萬·阿列克塞耶維支因為提出問題的米士喀·珂西沃依的凝視的目光苦惱着，緊張地答：

「怎麼辦，米海勒……葛利高里——他有一部分是對的！這怎樣可以躲避和飛越呢？我們——有家屬……你等等吧……」他匆忙地說，捉摸着米士喀的不能忍耐的動作。「也許，什麼事也沒有……怎麼能知道呢？在謝特拉科埕附近把隊伍擊潰，其餘的就不能來了……我們稍等一等吧。那裏會看得到。說句實在話，我有帶着孩子的女人，衣服也穿破了，麵粉也沒有了……怎麼能這樣——收拾收拾就走嗎？把他們留下怎麼過活呢……」

米士喀激憤地擰了一下眉毛，把目光盯在土地上。

「不想走嗎？」

「我想和這些人等一等。要走什麼時候都不晚……您——怎樣，葛利高里·潘苔萊耶維支，還有你，賀里·斯托尼亞……」

「自然，這樣……暫時忍耐一下。」

葛利高里由伊萬·阿列克塞耶維支和賀里斯托尼亞那方面得到想不到的擁護，活潑了：

「嗚，自然，我就是說的那個。就爲這才和瓦列特相罵。這是砍樹枝嗎，怎麼的？——就成功……應當想想……想想，我說……」

頓——頓——頓——頓——鐘聲由鐘樓上撕掙了下來，流注到廣場上，大街上，小巷中，聲音在滿潮的褐色水面上，在山嶺的還有沒乾的白色的峯巒上像滾動一般走着，變成扁豆一般的小塊撒進了林子——壓榨着，消逝了。又響起來了——已經是不斷地和驚慌地響了：

頓——頓——頓——頓……

「正在喊叫哩！」賀里斯托尼亞不斷地髮着眼。「我馬上就要上船去。順這一面，到林子中去。他們看見我到這裏來了！」

「嗚，這是怎麼說？」珂爾沃依沉重地，像老年人一般地站起身來。

「不能馬上走。」葛利高里代替所有的人回答。

珂爾沃依又擰了一下眉毛，由額上把用捲髮織成的金色額髮擺了上去。

「寬恕吧……看來，我們的道路要分開了！」

伊萬·阿列克塞耶維支抱歉地微笑着：

「你是年青的人，米沙特加，熱情的人……你以爲不能一致嗎？能一致的，有希望……」

珂爾沃依道別着，走出來。橫過院子走到隣居的打禾場上去。瓦列特靠水溝蹲着。他彷彿知道米士喀向這

裏走來，抬起身來向他迎去，問道：

「噢？」

「拒絕了。」

「我早就知道。膽怯的傢伙……但是葛利沙……他是賤種，你的同伴！他太不自愛。他欺負我，討厭鬼！如果強健一些……我沒帶着傢伙——不然殺死他……」他用嗚咽的聲調說。

米士喀和他並排邁着步，望着他的捲着的和豎立着的硬髮，想道：「黃鼠狼，殺殺試試看吧！」

他們迅速地走着，每一響鐘聲都像鞭笞着他們。

「到我那裏去，我們取些食物，步行去，不要馬。你什麼也不拿了嗎？」

「全在我身上哩。」瓦列特皺起眉。「沒住過高樓大廈，財產——也是……薪水有半月沒領了。噢，那就送給我們的大肚子，謝爾蓋·普拉托內支，去過日子吧。他要高興得搖擺呢——會沒有算清賬。」

鐘聲停了。清晨的，盹睡的僵死的，夢一般的寂靜任什麼也沒有破壞。母鷄在道旁的灰土中亂刨，在青草地上亂啃着的牛犢在籬笆附近轉動。米士喀向後回顧一下。哥薩克們迅速地到廣場去開會了。有些從院中出來，一面走一面結着上衣和禮服。騎馬的人順廣場亂跑。學校附近聚集了一堆人，女人們的頭巾和裙子閃着白光，哥薩克們的脊背稠密地發着黑光。

一個提着桶的女人站住了，不願意繞過道去，生氣地說：

「走啊，怎麼的，我要橫道過去啦！」

米士喀和她問候過，她在寬大的眉毛下面露着笑容，問：

「哥薩克去開會，可是您——由哪兒來爲什麼不往那裏去，米海勒？」

「家裏有事。」

走到街口，望見米士喀的房子的屋檐，被風吹得搖動的八哥窠，它是拴在一條乾櫻枝上。微風從山頂上輕輕地吹過，被風吹破的布帆在碧石的壁上搖動，屋頂的尖形尾端的鐵葉在響。

太陽不很明亮地，但是暖和地照耀着。新鮮的微風由頓河上吹過來。在阿爾黑普·包嘎推遼夫——一個高大的，信舊教的老頭子，曾經在近衛炮兵中隊服過務——的院子的角上女人們，因爲過復活節，用黃泥抹補和刷白那大圓形的房屋。一個女人正用馬糞混和粘土轉圈走着，高高地提起裙子，困難地倒換着白的，肥胖的腿，皮膚上帶着紅色的條紋——像繃縛的痕跡。她用指頭尖拈住掀起的裙子，用緞製的帶子繫到膝蓋以上，緊緊地箍到身上了。

她是一個高大的很講究的女人，太陽還沒有升起來，就用頭巾裹住了臉。其餘的，兩個年青的小女人——阿爾黑普的兒媳們，沿漂亮地遮着的蘆葦房頂下面的梯子爬，在房檐下面——刷着石灰水。稜毛刷子在她們的把衣服捲到肘部的手中走動，在裹到眼睛的臉上撒滿了白色的灰點。女人們用友愛的，迅速的腔調唱着。大兒媳婦，寡婦瑪麗亞，雀癯的，但是修短合度的，公然向米士喀·珂晒沃依跑來，她用低矮的，全村中著名的，有力和沉重得幾乎和男子一般的聲調領起頭來：

……這樣誰能不苦惱……

其餘的人跟着唱了，和她一同三個嗓音美麗地織成了這個女性的，苦痛的，質樸地訴怨的歌曲：

……我的親愛的去從事戰爭。

他自己發射大炮，

自己又回憶着妾身……

米士喀和瓦列特沿籬笆走着，諦聽着不時被草場上吹過來的，像灌注一般的馬嘶聲所遮斷的歌曲。

……來了一封帶着悲哀的信，

我的親愛的已被戕害。

噢，被戕害，我的心肝已被戕害，

躺在灌木叢的附近……

瑪麗亞環顧着，灰色的溫暖的眼睛在頭巾下面閃爍，望着走過去的米士喀，微笑着，迸濺滿了白點子的臉放着光，用低矮的，可愛的陶管唱出：

……他的鬖髮，紅色的鬖髮，

風把它們吹亂。

還有他的眼睛，褐色的眼睛，

啄出來了，被黑色的烏鴉。

米士喀愛撫地，和從來對女人交際一樣，對她笑着，對正合着泥的，招贅女婿的派拉蓋雅說：

「再提高一些，不然在籬笆外面看不見呀！」

「你要願意，就這麼看吧，」那女人睜起眼睛。

瑪麗亞歪斜着身子，站在梯子上，向一旁環望着，拖長了聲音問：

「到哪兒去啦，親愛的？」

「捉魚了。」

「不要遠處去，我們到倉房去幹一下。」

「他是你的公公，不要臉的！」

瑪麗亞用舌頭響了一下，哈哈地笑了，用濕刷子向米士喀甩動。白色的水滴撒在他的上衣和制帽上了。

「你把瓦列特也借給我們用用吧。都來幫着收拾房子！」小兒媳婦在後面喊了，牙齒的體質的寶石形凝

結在笑容中。

不知瑪麗亞小聲說了些什麼，女人們轟然大笑了。

「淫蕩的母狗！」瓦列特陰鬱地說，加快着脚步，但是米士喀，疲倦地溫和地微笑着，改正了他的話：

「不是淫蕩的，是風流的。我走——把情人留下了。」你寬恕，再見吧，我的瘦子！」他用歌唱的句子說完，走進自己院子的板門去。

第二十三章

珂爾沃依去後，哥薩克們沉默地坐了一些時候。警報的鐘聲在村莊上面動蕩，輕輕地震動着房屋的小窗子。伊萬·阿列克塞耶維支向窗子外望着。鬆軟的清晨的陰影由板棚上落到地面。露水像白頭髮一般躺在捲毛的嫩草上。天空通過玻璃寬闊地藍藍地發着青色。伊萬·阿列克塞耶維支望着賀里斯托尼亞的下垂的亂

髮的頭。

「也許，事情在這樣情形中可以完結吧？打敗米古林斯克人，就不再前進……」

「不能，已經……」葛利高里顏色改變了，「開了張——現在就得幹下去啦！怎麼的，去開會嗎？」

伊萬·阿列克塞耶維支伸手取制帽，決定着自己的疑問，問道：

「孩子們，實在我們就沒有錯嗎？米海勒——雖然他熱情，但他是個能幹的小夥子……他斥責了我們。」誰也沒回答他。靜默地走出去，向廣場方面走去了。

伊萬·阿列克塞耶維支猶豫地望着腳底下走着。他因為那事苦惱着，靈魂歪曲了，並且也不能按照意識告訴他的去辦。真理是在瓦列特和珂西沃依方面；應當走，不能遲疑。他那些故意給自己擠出來的理由是不可靠的，有誰的有理性的嘲笑，內部的響亮的嘆音壓迫着它們，像是馬蹄子——踏在水窪的冰面上。伊萬·阿列克塞耶維支毅然地決定了統一的思想——在第一次交戰時就跑到布爾雪維克方面去。當他向會場走着的時候，這種決定在他心中成熟了，但是伊萬·阿列克塞耶維支對於這事，無論是對葛利高里，無論是對賀里斯托尼都沒有告訴，朦朧地明白，他們是在另一種思想中，並且在意識的深處已經為他們擔心了。他們三個人共同反駁了瓦列特的建議，不肯走，以家庭為理由，其實在那時候他們每人都知道，這些理由是不充分並且不能作為辯論的理由。現在他們每個人都隔絕着，在相互之間各自感到了笨拙彷彿完成了一件卑劣的，羞恥的事件。沉默地走着；忍不住苦悶的沉默的伊萬·阿列克塞耶維支走到莫訶夫的房子對面，自己責罰着自己和別人，說：

「不用隱藏罪惡在前綫上變成布爾雪維克回來，但是馬上就向樹叢中鑽去，誰能替我們打仗呢？可是我

們和女人們……」

「我打過仗了，叫別人去試試吧，」葛利高里回着頭，沉重地說。

「怎麼，他們……搶掠，但是我們，一定應當向他們走去嗎？赤衛軍這是作什麼事哪！奸淫女人，搶奪他人的財產，應當瞻望一下。瞎子，一定永遠要碰到牆角上。」

「你看見這事了嗎，賀里斯坦？」伊萬·阿列克塞耶維支殘忍地問。

「人們說。」

「啊啊……人們……」

「噯，醒醒吧！我們還沒聽見哩。」

哥薩克們的褲章，制帽，糜爛地裝點着會場，捲毛的皮帽子不時像小鳥一般發黑。全村的人都聚齊了。沒有女人。一律是老人們和到達上戰場年齡的和略微年青些的哥薩克。前面，是頂老的人們，拄着拐杖站着。尊嚴的法官，教會的委員，學校的管理人，教會的長老。葛利高里用眼睛瞭着，尋到了生着略帶黑白色的長髯的父親。老頭子麥列霍夫和親家米倫·格里郭黎耶維支並排站着。格里石加祖父穿着帶有功勞章的灰色禮服，在他們前面，倚着一根多癩的拐杖。在親家一旁——臉紅得像蘋果一般的阿甫傑依支·布列賀，馬特悅·喀書林，阿爾黑普·包哩推達夫，戴哥薩克制帽而且衣服很漂亮阿台平！噎噎，再遠處像一排半圓形的綿密的電桿——都是熟人的臉；有大鬍子的葉戈耳·西尼林，亞克夫·波得科夫，安得烈·喀書林，尼珂萊·珂晒沃依，長子包爾士契夫，安尼庫石加，馬爾丁·沙米里，長腿的磨坊主人戈羅摩夫，牙珂夫·闊洛維金，滅爾庫洛夫，非多特·博陀甫斯珂夫，伊萬·陶梅林，葉皮番·馬克薩耶夫，雜哈爾·珂洛列夫，阿甫傑依支·布列賀的兒子！

「安琪普，是個鈎鼻子，小身量的小哥薩克。葛利高里走着，望見哥哥彼得羅在圈子的對方，彼得羅穿一件帶着黃黑色喬治帶子的襯衣，正和沒有手的阿達石喀·沙米里閑磕牙。他的左面米琪喀·珂爾叔諾夫的眼睛放着綠光。那人向普羅霍爾·賊珂夫對烟吸。普羅霍爾幫助着，凸出牛一般的眼，翕動着嘴唇——吹火。年青的哥薩克們由後面擁擠着，在圈子的中間，靠着四隻腳都陷進柔順的，還沒乾的土中的搖動的小桌子坐着。村革命委員會的主席拿雜耳，和他並排一個葛利高里所不認識的中尉把手臂支在桌面上站着，他戴着有帽章的保護色制帽，穿着帶肩章的上衣和土色的窄小的高爾夫式褲子。革命委員會主席不安地對他說了些什麼，中尉略微彎着身子，把大的豎立的耳朵傾向主席的大鬚子聽着。會場像蜂窩一樣，被輕微的喧鬧填滿了。哥薩克們交談，玩笑，但是所有的人的臉上都是緊張的。有人因為等候得忍不住了，嬌聲地喊道：

「開始吧！等什麼？差不多都到齊啦！」

軍官不由自主地站直了身子，摘下制帽，簡單地，彷彿在家中，說：

「諸位老人們和你們，出征的哥薩克弟兄們！你們聽見了嗎，在謝特拉科堆村中發生了什麼事？」

「這是什麼人由哪兒來的？」賀里斯托尼亞低聲說。

「月申斯克人，由黑河來的，索勒達托夫，怎麼的……」有人回答。

「向謝特拉科堆，」中尉繼續說，「不久以前開來了赤衛軍的部隊。日耳曼人佔領了烏克蘭，並且向頓河軍州移動，把它由鐵路綫上打退了。他們就通過了米古林斯克的遊牧區。佔據了村莊，開始掠奪哥薩克的財產，奸淫哥薩克的女人，施行非法的逮捕等等。當周圍的村莊開始知道發生的事件，哥薩克們就手執武器向強盜們襲擊了。隊伍的一半被殺死，一半作了俘虜。米古林斯克人獲得了豐富的戰利品。米古林斯克和喀贊斯克部

落由自己身上擺脫下了布爾雪維克政權。哥薩克們由小的到老的都起來保護靜靜的頓河了。月申斯克的革命委員會已經趕掉——選出了部落的首領，大多數的村莊——也都是這樣。」

中尉的演說講到這個地方，老人們抑制地哄哄着，革命委員會主席在椅子上轉動着，就像被網捉住的狼。『各處都組織了軍隊。你們也應當用戰士組成隊伍爲了保護部落避免新的侵襲和盜竊。我們應當恢復自治！我們不要赤色政權，——它帶來的唯一的東西是放蕩，而不是自由！我們不能允許鄉下人們污辱我們的女人和姊妹，不能允許他們嘲弄我們的正教的信仰，謾罵神聖的寺院，搶劫我們的財產和金物……不是這話嗎，諸位老人家！』

會場被友愛的「對呀！」的聲音所騷動。中尉開始朗讀用複寫器印的傳單。主席由桌子後面躲開了，忘掉了一些什麼文件。人羣聽着，一個字也不放過。戰士們在後面不活潑地交換着談話。

當軍官剛一開始讀時，葛利高里由人羣中走了出來，回家去，不很快地向威薩利昂的房角走去。米倫·格里郭黎耶維支發見他走出去，用肘部向潘苔萊·普羅珂非耶維支的肋部撞了一下。

「瞧，你的小孩子走了！」

潘苔萊·普羅珂非耶維支由人堆中癩了出來，請求和命令地喊道：

「葛利高里！」

那人向側面轉過身來，停住了，並不回頭。

「回來吧，親兒子！」

「爲什麼走回來！」聲音轟動着，臉作成的牆轉向了葛利高里。

「也當過軍官啊！」

「轉過鼻子來沒什麼說的！」

「他自己就加入他們中間過呀！」

「也喝過哥薩克們的血……」

「赤色的肚子！」

呼聲飛到葛利高里的身邊。他咬着牙，聽着，看來，自己和自己在鬪爭過了一刻——又毫不觀望地走過來。當葛利高里眼睛拾也不拾地向人羣走去的時候，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和彼得羅輕鬆地嘆了口氣。老人們全都興奮了。用野蠻的速度選舉米倫·格里郭黎耶維支·珂爾叔諾夫為領袖。蒼白的臉上的痕點發着灰色，他走到中間去，慚愧地由從前的領袖手中接過政權的標誌——銅頭的指揮刀。在這以前，他一回領袖也沒充任過；當選舉了他的時候——對於那種榮譽的不稱職和自己的不學無術，忸怩着，拒絕着，客氣着，但是老頭子們用誘導的呼聲截住了他。

「拿起刀來吧！不要反對吧，格里郭黎支！」

「你在我們村中是第一個人！」

「不要辜負村中的善意！」

「瞧，不會像謝敏那樣，把村中派的份子給喝掉的！」

「喏，喏……這個就能喝掉……」

「他家中還趁些什麼哩！」

「像從羊身上剝下皮來……」

激烈的選舉是那麼不平凡而完全在半戰鬪的情況中，米倫·格里郭黎耶維支沒有什麼特別的懇求就應允了。不是像從前那樣選舉。從前，來一個部落的領袖，召集了十個家長來，推舉候補人，但是這次——如此這般，簡簡單單，乾脆的，「誰贊成珂爾叔諾夫——請走到右邊去。」羣衆都跑到右面去了，只有一個鞋匠集諾惟對於珂爾叔諾夫有仇的，一個人留在原處站着，好像是曠野上的燒完了的樹根。

沒等到冒汗的米倫·格里郭黎耶維支用眼睛曇一下，——已經把刀塞進他的手中，由遠處和耳邊喊叫了出來。

「擺酒吧！」

「全世界都向你滾去啦！」

「應當慶賀一下子！」

「搖擺搖擺領袖吧！」

但是中尉停止着呼叫，技巧地推向了決定事務問題的進路。大約在月申斯克聽到關於葛利高里的他，向村中提出了關於選舉隊長的問題：

「希望有一個隊長——軍官那樣在戰爭的時候可以有顯著的功績，和減少損失。但是在你們的村中有英雄——拉一個來吧，同鄉們，我不能用自己的意志要你們服從，但是由我這方面，願向你們介紹麥列霍夫少尉。」

「哪一個？」

「他們有兩個在我們這裏。」

軍官用眼睛順人羣滑動，停在在後方可以看見的低着頭的葛利高里身上——微笑着喊道：

「葛利高里·麥列霍夫……你們怎樣，鄉親們？」

「很好。」

「誠意請求！」

「葛利高里·潘苔萊維支好小伙子！」

「到圈子中間去出去！」

「老人們想要看看你哩！」

被由後面推着的葛利高里，臉紅着走到圈子中間，害怕地環顧了一下。

「領導我們的兒子吧！」馬特悅·喀書林用拐杖敲了一下並且機械地畫了個十字。「領導和指示他們，叫他跟着你成爲一羣，就像鵝跟着善良的雄鵝一樣。這是保衛自己的子孫和防護掠奪的野獸和人們，這樣你就防護吧！還能再掙上四個十字章，上帝保佑你！」

「潘苔萊·普羅珂菲支，你有兒子啦……」

「他的頭腦是金的好頭腦，狗崽子！」

「鬼癩子，四條腿站着吧！」

「哈——哈——哈——哈……我們慶祝……」

「諸位老人家靜默吧！也許，我們還得弄兩三張志願兵的登記簿吧？不然志願兵有願去的，有不願去……」

「可以幹三年！」

「五年！」

「挑選志願兵！」

「自己去吧，什麼把你……拉住啦？」

有四個從上游的村莊來的老人們走到正和新領袖說話的中尉面前。他們中的一個是小身量的，沒有牙齒的小老頭，街上給他的綽號是司莫爾橋克（註）因為一生喜歡爭訟和不斷地到法庭去而出了名，他財產中的唯一的白馬都熟習了向那裏去的道路，當牠的酒醉的主人一掉進車中和用鳥噪般的高音喊：「法院去！」馬駒子自己就順路向部落走去了——司莫爾橋克端着小帽子，走到中尉面前。其餘的老人們，其中之一是個強健的老鬪，被一切人所尊敬的蓋拉西木·博勒德列夫，站在附近。司莫爾橋克顯着比其他的人們更有雄辯的才能，首先搖動了中尉一下：

「大人！」

「你們要幹什麼，諸位老人家？」中尉客氣地彎下身，俯上去大的，有肉輪的耳朵。

「大人，您大概不大明白關於我們村中的那個被您給我們選定充隊長的人吧。但是我們，老人們，反對您這個決定，而且我——對這有權利。他要逃避的！」

「什麼逃避什麼事？」

「是那麼一回事，我們怎樣可以相信他呢，如果他自己曾經到過赤衛軍中，在他們那裏充任過隊長，只是

（註）小老頭的意思——譯者

在兩個月以前才因為受傷回來的。」

中尉臉紅了。他的耳朵似乎因為血湧而腫了。

「這不可能！我沒有聽說這個……對於這種事誰也沒有對我說過……」

「實在的，當過布爾雪維克，」蓋拉西木·博勒德列夫嚴峻地確定着。「我們不能信任他！」

「換了他！他知道年青的哥薩克們說什麼嗎？」人們都說，他——在第一次戰鬥時他就會背叛我們！」

「諸位老人們！」中尉喊道，顫着腳站起來。他向老人們說，狡猾地避開戰士們：「諸位老人們！我們選舉葛利高里·麥列霍夫少尉領隊伍，但是這樣有什麼妨礙嗎？現在有人對我聲明，冬天他自己曾在赤衛軍中做過

事。你們能把自己的兒子和孫子們委託給他嗎？還有你們，上戰場的弟兄們，能安心跟隨着那種隊伍嗎？」

哥薩克們糊塗地沉默着。一下子呼聲發生了，想要從單獨的呼喚和叫囂中理解一個字也辦不到。以後成了吼叫，當沉靜下去時，亂眉毛的老頭子包嘎推遼夫走到圈子中間，當衆摘下帽子，環顧了一下。

「我是這麼用自己的糊塗思想——我們不能把這件職務給葛利高里·潘苔萊耶維支。他有那種罪

過，——我們都聽說這事了。就算他起初忠實服務，隱藏着自己的罪惡，但是後來我們會看到。他在軍人中——

是好的，我們知道……但是就像在雲霧後面，太陽也看不見。我們看不見他的功績——他在布爾雪維克中的

職務把我們的眼睛遮住了！……」

「選他的同輩人吧！」年青的安得烈·喀書林激怒地喊。

「選彼得羅·麥列霍夫作隊長！」

「把葛利石加拋到馬羣裏去！」

「選到自己腦袋上來啦！」

「我是不怕！你們想他媽的對我幹什麼！」葛利高里由後面喊道，因為緊張而紅着臉；揮着手重復說：「我自己也不幹！你們他媽的有什麼用！」把手插進褲袋中，弓着背，用仙鶴般的步法回家去了。

但是在他後面：

「啞！啞！啞！……」

「臭味！把自己的鉤鼻子翹起來啦！（註一）」

「噢呵——呵！」

「彷彿是土耳其人指揮着他們！」

「大概不會沉默的！到過前綫的軍官不會沉默的。不然，要在這裏……」

「回來……」

「哈——哈——哈……」

「把他綁起來！哈哈！嗷！嗷！……」

「你們爲什麼當着他把屁股擡起來呀？（註二）要自己裁判他！」

「好容易才安靜下來。有人和誰激烈地口角起來，有人的鼻子被撞破流血了，年青人的中間有一個意思想不到地在眼睛下面腫了一塊。在完全平靜了以後，開始了隊長的選舉。決定了彼得羅·麥列霍夫——他因爲驕

（註一）表示驕傲的意思——譯者

（註二）客氣的意思——譯者

傲而臉紅了。但是中尉像一匹駿馬遇到了非常高的障礙物一樣，遭逢到了意想不到的不可預見的妨害：到了登記志願兵的時候了，但是沒有志願兵。戰士們都抑制地處理一切發生的事情，遲疑着，不願登記，開着玩笑。

「怎麼的你，安尼凱，不登記呢？」

安尼庫石加啞嚨道：

「我還年青……還沒有鬍子……」

「你不要開玩笑吧！你幹什麼——要引我們笑嗎？」老頭子喀書林在他身架底下叫。

安尼凱躲開，彷彿是躲避蚊子的嗡嗡。

「去把自己的安得留石喀先寫上吧。」

「寫上了！」

「普羅薩爾·賊珂夫！」有人在桌子旁喊。

「我！」

「登記嗎？」

「不知道……」

「寫上了！」

米琪喀·珂爾叔諾夫帶着一張嚴肅的臉走到桌子旁去，斷續地命令：

「寫上我。」

「呸，還有誰願意……包陀甫斯珂夫·菲多特……你？」

「我鬧疝氣，哪諸位老人家……」菲多特不清楚地低聲說，不正的喀勒梅克人的眼睛謙遜地發着鈍光。戰士們公然哈哈地笑了，互相搔着肋部，好玩笑的人們鬧起玩笑來。

「帶着自己的女人……等到發疝氣時——可以治治。」

「啊，哈哈……」咳嗽和用牙齒及因笑而發油光的眼睛的閃動由後面滾了過來。新的戲謔由另一端像青鳥一般飛了過去。

「我們叫你當伙夫！你要是作臭湯——那時我們可要向你口裏倒，把疝氣從屁股裏給搵出來。」

「你也跑不快——頂好和這種人一同退却。」

老人們憤怒了，罵了。

「混蛋！混蛋！看他們多麼高興！」

「我到了發昏的時候啦！」

「羞啊，孩子們！」一個人抗議。「上帝呢？那就是上帝——他不允許人們在那裏要死掉，而你們……但是上帝呢？」

「陶梅林·伊萬，」中尉扭着身子，環顧了一下。

「我是炮手，」陶梅林抗辯。

「你登記不我們也要炮手。」

「寫吧……哎呀！」

雜哈爾·珂洛列夫，安尼庫石加，還有幾個人和他們拿炮手來取笑了。

「我們用柳樹來給你製砲！」

「你用南瓜來放射，馬鈴薯代替榴霰彈！」

連戲謔帶哄笑地登記了六十個哥薩克。賀里斯托尼亞算是最後一個。他走近了桌子，斷續地說：

「記上我吧。只是我預先說好，打仗我是不幹。」

「那麼爲什麼登記呢？」中尉憤激地問。

「想看看，軍官老爺，想去看看。」

「寫上他，」中尉聳了一下肩膀。

散會時差不多已是晌午了。決定次日出發去援助米古林斯克人。

次晨六十個志願兵在廣場上只集合了約有四十人。整齊地穿着外套和高桶靴子的彼得羅環顧了哥薩克們一眼。在許多人身上都帶着新縫的嵌有舊日的聯隊號數的肩章，另外點綴着一些沒有肩章的人。馬鞍破軍用品弄腫了，在鞍革和軍用袋中——有口襖，小衫，在前綫上積蓄下來的子彈。並不是全部都有來復槍，大多數人是拿的冷傢伙。(註)

廣場上聚集了些女人，姑娘，孩子，老人們，來送出征的人們。彼得羅騎在直向後退的馬上轉動着，排好了自己的半個中隊，環望着各種毛色的馬和騎士們，有些是穿外套，有些穿禮服，有些穿帆布雨斗篷，命令出動了。小隊伍邁步向山上跑去，哥薩克們憂傷地回顧了一下村莊，在後排中有人放槍。彼得羅在山崗上戴上手套，整理了一下麥芒般的鬍子，轉過馬來，因爲他在一旁走時常走到前面去，——微笑着，用右手扶着制帽，喊：

(註)指長槍與矛類，因爲不是火器，所以這麼說。——譯者

「中隊，聽我的命令……加快走……」
哥薩克們站在馬鐙上，用鞭子攪動，加快了。風打在臉上，吹亂了馬尾巴和馬鬃，落起了小雨。開始談話，玩笑。黑色的小馬在賀里斯托尼亞身子上面顛了一腳。主人用鞭子抽它，罵起來；馬歪着頸子，飛跑起來，脫離了隊伍。

直到喀耳根斯克部落，快活的神情始終沒離開哥薩克們。帶着十分的確信走着，什麼戰爭也不會有，米古林斯克事件——是布爾雪維克們對哥薩克領土的偶然的襲擊。

第二十四章

在黃昏以前到了喀耳根斯克部落中已經沒有戰士——都到米古林斯克去了。彼得羅把自己的隊伍停在廣場上，商人列沃琪肯的商店附近。他向部落的領袖的住宅走去。一個體格雄偉的高個子的，暗色的臉的軍官迎住了他。他穿着長的，沒有肩章的，用高加索的皮帶繫着腰的寬大襯衫，帶褲繮的哥薩克式褲子，用白毛綫織成的襪子。薄片的嘴唇角上銜着烟斗。櫻色的，帶着火光的眼睛凸出地，向上翻地望着。他站在台階上，吸着烟，望着走近來的彼得羅。他的全身是個豐滿的身形，在襯衣下面的胸膛上和手臂上的凸起的，生鐵般堅實的筋肉證實了在他身上具有非凡的力量。

「您——是部落的領袖嗎？」

軍官從下垂的鬍子下面吐出烟球，低聲說：

「是的，我是——部落的領袖。要找誰說話呢？」
彼得羅稱呼過。握着他的手，領袖略微側着腦袋。

「李賀維多夫·菲道爾·得米特里耶維支。」

菲道爾·李賀維多夫是古森諾·李賀維多甫斯克的哥薩克，是個早已就不平凡的人。他在士官學校讀的書，在畢業以後他失蹤了好久。過了幾年忽然在村中出現了，帶着上級機關的許可證開始在退伍的哥薩克中招募志願兵了。在現在的喀耳根部落區中招募了一中隊非常橫暴的傢伙，自己帶到波斯去了。帶着自己的隊伍在那裏過了一年，擔任着保護波斯王個人的工作。在波斯革命的時候，和波斯王一同逃了命，跑出來，失去了隊伍，而且又是那麼突然地在喀耳根出現；自己帶着一部分哥薩克，三匹純粹阿刺伯種的，由波斯王馬廐中帶出來的跑馬，運來很多的物品，貴重的毯子，稀世的裝飾品，非常美麗的顏色的綢子。他遊蕩了一個月，由褲袋中掏出了不少的波斯金幣，騎在雪白的，美麗的，細腿的，像天鵝飛一般仰着頭的馬上沿村跑，騎在牠身上走到列沃琪肯商店的門坎上，買了些什麼，給錢也不下馬，跑過穿堂門去了。菲道爾·李賀維多夫又是那麼出人意外地，像來時那樣消逝了。他的不可分離的同伴——隨從兵是個古森諾甫斯克的哥薩克，跳舞家，溜台流希加——也和他一同不見了；馬和一切的，所有自波斯運來的東西都消逝了。

過了半年，李賀維多夫在阿爾巴尼亞出現了。由那裏，他的寫着朋友們的名字的帶有阿爾巴尼亞蔚藍色山景的，蓋着奇怪的郵戳的明信片從杜拉曹來到喀耳根了。後來他遷移到意大利，繞了一圈巴爾幹，到過羅馬尼亞，西歐，幾乎沒把他送到西班牙去。神祕的烟霧把菲道爾·得米特里耶維支的名字遮隱了起來。關於他的非常不同的談論與推測在村中傳播着。他們只知道一件事——他是接近皇族圈子的，在皮特爾和大官們

訂了交，加入了俄羅斯人民聯盟（註一）擔任重要工作，但是對於那種他在國外作了些什麼事情，誰也什麼都不知道。

田國外回來，非道爾·李賀維多夫留在平扎了，住在那裏的省長——將軍處。朋友們在喀耳根看見他的相片，搖了半天腦袋以後，驚慌失措地用舌頭咂着：「啾啾……」——「非道爾·得米特里耶維支向山上爬呢！」——是和什麼人套上交情啦，啊！」在相片上的非道爾·特米特里耶維支，自己的塞爾維亞式的憂鬱的臉上露出笑容，攙扶着坐在攔道車（註二）上的省長夫人。省長自己像對親人一樣向他愛撫地笑着，闊背的車夫伸出去的手中用力拉着韁繩，那些馬就像要預備走動和驅馳，咬着籠頭。非道爾·特米特里耶維支的一隻手懇懇地伸到捲毛的皮帽邊，另一隻手，像端着杯子一般，扶着省長夫人的肘部。

在數年的不見以後，已經是一九一七年末了，非道爾·李賀維多夫來到喀耳根，在那裏創立了家庭，似乎要久住下去。自己帶來一個妻，也不是烏克蘭女人，也不是波蘭女人，和孩子住在廣場上的一所四間屋子的小房裏，住過了冬天，安排着不知甚麼計畫。整個冬季（但是冬天冷的不像是頓河流域的天氣）他的簡單的窗子都開着——鍛鍊自己的家屬，引起哥薩克們的驚愕。

一九一八年春季，在謝特拉科埠附近的事件以後，把他推舉為領袖了。非道爾·李賀維多夫的無窮的才幹盡量施展開了。部落隸屬在非常強硬的手中，過了一星期的功夫，連老人們都搖頭了。他這樣地教訓哥薩克

（註一）帝俄時代一個最大的、恐怖的保皇組織；指揮虐殺猶太人、暗殺敵人等事件；由政府可得

到大批援金。——原註

（註二）敞篷四座馬車。——原註

們，在部落會議上，當演說以後（李賀維多夫說的很合宜，自然不僅是用了力量，而且也用了聰明，）老人們吼叫着，彷彿是由樹叢中出來的馬羣。「恰好，大人誠心地請求！」——「對！」

新領袖嚴峻地實行了領袖的職權，差不多剛一聽到喀耳根部落中的謝特拉科埠附近戰爭的消息，第二天就把全部落的戰士們都遣送到那裏去了。客籍的住民（在部落的移民地帶中有三分之一是由這種住民組成）起初是不願意去，步兵們——激烈的布爾雪維克分子——反對，但是李賀維多夫招集了會議，老人們就簽了他所提出的關於驅逐所有的不參加保護頓河工作的「鄉下人們」的議案。次日十幾輛擠滿了步兵的車，拉着手風琴並且唱着歌，向那坡羅窪·柴爾涅惹克村走去了。客籍居民之中只有幾個年青的兵士，在從前曾經在第一機關槍隊服役的瓦西里·司托洛仁珂指導之下跑到赤衛軍那方面去了。

還是在軍隊中的時候領袖就聽說彼得羅是由下級軍官出身的，他沒有請彼得羅進屋子去，帶着點親密的陰影說：

「不用啦，親愛的，你們在米古林斯克沒有什麼可做的啦。沒有你們也可以把事辦好了，——昨天黃昏接到了電報。回去等候命令吧！好好地鼓勵一下哥薩克們！那麼大的村莊——只出了四十個戰士！您揪着這些混蛋們的毛來轉轉，這是關於他們的生存問題啊！祝你健康，好啦！」

他向家中走去，了，用意想不到的輕鬆移動着自己的有力的身軀，用普通的短靴後跟轉動着。彼得羅向廣場上的哥薩克們那裏走來。問題向他拋來了：

「噢，怎樣？」

「那裏幹什麼？」

「到米古林去嗎？」

彼得羅隱藏不住自己的愉快了，微笑道：

「回家！沒有我們也可以成功了。」

哥薩克們笑了，——擁擠着，向拴在板柵上的馬匹走去。賀里斯托尼亞甚至嘆了一口氣，——彷彿把一座山從肩膀上卸了下來，在陶梅林的肩膀上拍了一下：

「要回家啦，炮手！」

「可是女人現在正爲我們苦惱呢。」

「馬上就走。」

商議着，決定不過夜了，馬上就走。已經不再排成隊伍了，亂騎着，成堆地出了部落。如果說同喀耳根來時是不情願地，不大十分催動快走，那麼由那裏回來都是用了所有的力量來催動馬匹了。有些地方用突擊的步法跑；因爲沒有道路，堅硬的土地在馬蹄下面溜啞地擦擦地響。頓河對岸的某處，遠方的山脊後面，閃動着紺青色的光亮。

半夜到了村中。由山上下來，安尼庫石用自己的奧國馬槍拍拍地放了一排密擊，那是報告回來了。村中的回答，狗吠起來，覺得近處的房子在顫抖，有誰的馬哼哼着嘶叫。一到村中就向各方散去了。

馬爾丁·沙米里和彼得羅道別着，輕鬆地喊道：

「打完仗啦，真不錯！」

彼得羅在黑暗中微笑着，向自己的院落走去。

潘若萊·普羅珂·菲耶維支出來收拾馬匹。把鞍子卸下來，牽到馬棚中去。和彼得羅一同進屋去。

「散隊了嗎？」

「啊哈。」

「噫，托上帝之福！一輩子也別聽見啦。」

熱心的加麗亞從睡夢中起來。給丈夫預備晚飯。半披著衣服的葛利高里由小屋中出來；撫摸著黑毛的胸臆，嘲笑地向哥哥睦睦起了眼睛。

「勝利了嗎，怎麼的？」

「只不過征服了剩菜湯。」

「噫，這什麼用也沒有。我們能征服菜湯，如果特別要我來幫着喝。」

在復活節以前關於戰爭的消息一點也沒有，但是在受難週的星期六日由月申斯克來了急使，在珂爾叔諸夫家大門口下了汗濕的馬——腰刀碰在門坎上響着，跑上台增去。

「什麼消息？」米倫·格里郭黎耶維支在門坎上迎住。

「我找領袖。你是嗎？」

「我。」

「馬上把哥薩克武裝起來。波得琪勒珂夫正帶着赤衛軍通過那郭林斯克鄉區。這是命令。」連文件帶制帽的汗污的裹子都一齊掄了出來。

格里石加祖父來參加談話，把眼鏡架在鼻子上；米琪喀由院中跑來。一同讀州長的命令。使者聳在雕欄上，

用袖子擦着臉上被風刮的塵跡。

復活節的第一天，開始吃着葷，哥薩克們由村中出發了。阿勒菲洛夫將軍的命令很嚴厲，因難已經威脅着哥薩克的地位，因此去迎擊波得琪勒珂夫已不像第一次只去四十個人，而是一百零八個人了，在這個數目中有些老人，懷着和布爾雪維克們碰頭的心願的人們。凍鼻子的馬特悅·喀雷林和兒子一同去。一路上儘在講着自己的野蠻的，未曾有過的故事來安慰着哥薩克們的阿甫傑依支·布列賀騎在一匹無用的馬駒子上，在前排逞英雄，老頭子馬克薩耶夫和另外幾個白鬍子的人走着……年青的人們不情願地走着，老人們——是非常的願意。

葛利高里·麥列霍夫把雨斗篷的帽子戴在制帽上。由被濃霧遮着的天空淋下了雨點。在被美麗的綠草遮着的荒原上滾動着黑雲。高處，在黑雲的脊背下面，鷹在迴翔。不時地扇動翅膀，摩擦着它們，被空氣的急流包圍住的軀迎着風，側着身子，矇矓地閃灼着栗色的光亮，向東方飛去，遠了，在廣闊的天空中閃動。

荒原濕潤地發綠。各處只有一圈一圈地分出來的去年的艾草，金魚草發着紫色，這山崗的脊背上古代的守衛的堡壘發藍地在反光。

哥薩克們由山上向喀耳根下去，遇見一個未成年的，去放牛的小哥薩克。他走着，用赤着的雙足滑動着，揮動着鞭子。望見騎士們，停住了脚步，注意地望着他們和濺滿泥點子的，帶着綁着的尾巴的馬匹。

「你是哪裏的？」伊萬·陶梅林問。

「喀耳根的，」小夥子活潑地回答，在蒙在頭上的上衣下面微笑着。

「你們的哥薩克走了嗎？」

「去啦。去打赤衛軍啦。您可有做紙烟的烟草嗎？啊，叔叔！」

「你要烟草嗎？」葛利高里挽住了馬。

小哥薩克走向他來。他的捲起的褲子濕了，褲縫發着紅光。他勇敢地望着正由口袋中掏出烟荷包的葛利高里的臉，用輕俏的中音說：

「馬上就到，您要開始下山時，——就會看見死人。昨天我們的哥薩克把紅軍的俘虜趕到月石克去，把他們砍了……叔叔，我把牲口藏在砂堡的附近，由那裏看見，他們怎樣砍他們。噢，可怕呀！當開始用腰刀揮動時，他們吼叫了，跑了……後來出去，看了看，大多數是中國人。一個肩膀被砍掉了，不斷地喘息着，看來，在中間的心還在血底下跳着，但是凝血是藍色的，藍色的……可怕！他重複地說着，自己很覺得奇怪，哥薩克們會對他的講述不害怕，他這麼推想，特別地望着葛利高里的，賀里斯托尼亞和陶梅林的沒有恐怖的和冷淡的臉。

他吸着烟，撫摸了一下葛利高里的馬的濕頸，說：「謝謝啦！——跑到牛那裏去了。」

道路的附近，在不很深的，被櫻桃色的水浸着的深坑內，略微用粘土埋上了一些，被砍死的赤衛軍的屍身躺著。看見暗藍色的，像用錫作成的，嘴唇上凝着血的臉，穿着藍色棉褲的赤着的雙足發黑了。

「確實是他們幹的……討厭鬼！」賀里斯托尼亞啞啞地悄悄說，忽然用鞭子抽着自己的馬，追過葛利高里，馳下山去了。

「噫，在頓河的土地上看見血跡了，」陶梅林繃着腮幫子，微笑起來。

第二十五章

彭楚克手下有一個兵士是韃靼村的哥薩克馬克西木加·戈爾茲諾夫。他在和庫台波夫的隊伍戰爭中把馬喪失了，從那時起就無限制地飲酒，沉溺在賭博中。當他跨下的馬被射死時，——那是一匹像牛的皮毛，沿脊背有一條銀色道子的，——馬克西木加自己扛起鞍子，抗着它走了四里路，看來，要想活着躲開狂暴地壓迫上來的志願軍是辦不到了，拋掉了裝滿東西的馬鞍子，拿着小籠頭，自由地由戰地走了出來。他已經到了羅斯托埠，很快地把一柄由被他砍死的大尉身上拿來的銀質腰刀輸在「擲大點」上了，輸去了留在手頭的馬具，褲子，羊皮靴子，於是光身子到彭楚克隊中。那人給他換了換衣服，勸說了一頓。也許，馬克西木加算是改過了，但是在四月廿四日的開始向羅斯托埠攻擊的戰鬥中，槍彈鑽進了他的頭部，馬克西木加的淺藍色的眼珠被打出來落到襯衫上，血液像沸水似的，從破了的，彷彿是罐頭筒子的腦蓋中流了出來。彷彿不是世界上的那個月申斯克的哥薩克戈爾茲諾夫——過去是個偷馬賊並且在昨天還非常酗酒的那個人了。

彭楚克望着馬克西木加的尸體苦痛着，小心地由機關槍筒上擦着由馬克西木加的頭頂的窟窿迸濺出來的血。

馬上就退却了。彭楚克拖着機關槍把馬克西木加留在熱地皮上冷却，頭上蒙着襯衫的黯色的尸體擺在太陽地中。（他死着，苦痛着，把襯衫扯到頭上了。）

多數是由土耳其戰綫上回來的步兵們組成的赤衛軍小隊，在第一個十字路口得到了援兵。一個光禿的

兵士，戴着被冷天損壞了一半的皮帽子，帽彭楚克安好機關槍，其餘的都橫街排上，類似障礙物一樣。

「看過來啦！一個大鬍子的微笑着，望着山崗後面地平綫近處的半弧形。

「現在我們向他們開槍！」

「拆呀，薩馬拉！大家向一個正在拆板柵的板子的堅實的小夥子喊。

「喂，他們向這兒跑呢！」光額的人喊，向沃得克倉庫的房頂上爬去。

安娜臥倒在彭楚克一旁。赤衛軍因為臨時的增援稠密地臥倒了。

這時由右方，向鄰近的胡同內，有九個赤衛軍——像鴉鶉在田野上一般，迅速馳到拐角的牆後去。有一個

喊了一聲：

「來啦！放啊！」

十字路口上霎時顯得空曠而且安靜了，但是過了一刻，旋風追着塵土，一個騎馬的哥薩克，制帽上帶着白帶子，肋下緊靠着一枝來復槍，打起轉來。他用盡力量來轉動馬，因為牠的後足跪下了。彭楚克用手槍射擊一響。哥薩克爬伏在馬頸上，向後跑去。從前在機關槍附近的兵士們躊躇不決地亂跑，有兩個越板柵跑過去，臥到在大門旁邊。

看來，現在他們正在顫抖着和奔跑着。緊張的沉默達到了頂點，驚慌失措的目光也安定不了——後來使彭楚克關心地和清楚地記住了那一瞬間：安娜頭上纏着一條帶要脫落下來的處女帶，因為衝動而慌亂和分辨方向的她，面無人色，跳了起來——捧着槍，——環顧着，用手指着房子，在那後面藏着一個哥薩克，也用那種辨別不出的破碎的腔調喊：「跟我走！」——用連襪帶絆的速度跑起來。

彭楚克站起身來，他的嘴被不清楚的呼叫弄歪了。由近處的兵士身上搶了一支來復槍——覺得腿部恐怖地戰抖着，跟着安娜跑起來，喘着氣，因為巨大的和無力的緊張拚命地喊叫，呼喚，向回喚。聽見後面有幾個跟着跑的人的呼吸聲，都用自己的本能感到了可怕的，無法收拾的，一種奇怪的結局的臨近。在這一瞬間他已經明白，她的用盡力量對其餘的人們的鼓勵，是沒有意義，失去判斷，已被命運決定了。

在拐角處不遠地方就遇見馳驟過來的哥薩克們。從他們那方面送過來零落的密聲。子彈嘯叫着。安娜的可憐的兔子一般的呼聲。向地上坐下去的她帶着伸出去的手和失去智力的眼睛。他沒有看見哥薩克們如何轉回去，沒有看見那在他機關槍附近的十八個被安娜的受傷所惹怒了的兵士如何驅逐了他們。他的眼中只有一個他在他的脚下搖動。手一些感覺也沒有地把她轉成了側身，爲了把她抱起來和送到一個去處，看見左肋上的血痕和在傷痕周圍骯髒地搖動着的藍色中衣的碎布——明白，她是中了爆炸彈，明白——安娜要死了，已經在她的被暗雲遮住的眼睛中看見了死亡。

有人推開他。把安娜抬到近處的院中，放在木板棚房簷下通涼氣的地方。

光額的兵把棉花球向傷內塞，又把被血浸飽了的和發黑了的棉花球拋得遠遠地。彭楚克抑制着自己，把安娜的中衣的領子解開，把內襯衣向自己這邊撕下一塊來，攢成一個布團貼在傷上，看見血漬漬冒着泡，空氣向傷口那裏鑽着，看見安娜的臉發藍地變白了和在苦痛中哆嗦着的嘴。嘴唇吸着空氣，輕微地喘息。空氣通過嘴和傷口。彭楚克扯斷了她的襯衫，不顧羞恥地把她的被死亡前的汗遮着的身體裸露出來。不時向傷口塞棉花塞子。過了幾分鐘安娜的知覺回復了。深陷進去的眼晴由黑色的充血的圈子內望了伊里亞一眼，又用哆嗦着的睫毛遮上了。

「水呀熱呀！她喊着並且踢着，哭了。」要活！伊里亞——啊——啊——啊！……親愛的！……啊，啊！……」
彭楚克用腫脹的嘴唇貼在她的發燒的腮上，由杯子中向胸膛上洒着水，水倒滿了肩胛骨的凹處，很快地就乾了。死亡的發熱燃燒着安娜。彭楚克把水都向她胸上洒完了，——安娜踢着，由他的手中掙開了。

「熱呀！……火啊！……」

力量微弱下去，有點兒涼了，清楚地說：

「伊里亞，爲什麼？你看，一切都簡單……你是怪人……只是可怕……伊里亞……親愛的，你無論如何對媽媽……你知道……」她半睜開了像笑時的窄眼睛，企圖戰勝疼痛和恐怖，不清楚地說，彷彿用什麼東西壓迫着：「起初感覺……推動和燃燒……現在全都燃着了……我覺着——要死了……」臉皺起來，看見他的手的反抗的揮動。「停停內部血液充盈着……肋膜被血衝脹了……悶哪……啊嚇，呼吸多麼困難……」她斷斷續續地不斷地說了許多話，似乎努力想說出她一切的苦痛。彭楚克帶着無限的恐怖注意着，她的臉開始發光，顫顫有了透明的黃色。把目光移到無生氣地順身體拋着的手上，看見——手指甲，像成熱的黑李子，凝聚着粉藍色。

「水……往胸膛上……熱呀！」

彭楚克跑到屋中去取水。回來時，聽不見木板棚房簷下面的安娜的哼聲了。低矮的太陽照在被最後的經攣弄歪曲了的嘴上，照在還溫暖的緊按在傷處的，像臘製模型般的手掌上。緩緩地握住她的肩膀，他抱起她來，望了她的鼻樑上生着黑影般的碎雀斑的尖鼻子一刻，在濃黑的眉毛下面捉到了眼腫的凝結了的閃光。不由自主地仰着的頭越來越向下垂去，在細小的處女的脖頸上，在藍色的血管中跳動完了最後一次的脈搏。

彭楚克冷冷地用嘴唇貼上黑色的半閉的眼臉，叫喚道：
「朋友炯妮亞」站起身來，來了個大轉身，走了，不自然地伸直地，緊靠在臀部的手臂一動也不動……

第二十六章

這些日子他彷彿生活在傷寒症的病嚙中。走，作事，吃，睡，這一切都彷彿在半夢中，發昏而且糊塗。用愚蠢的腫脹的眼睛不明白地望着展佈在他周圍的世界，熟人也並不認識了，望人時就像是個喝得大醉的人或者是害衰弱病剛剛痊愈了的人。由安娜死的那天起就感覺自己內部器官喪失了效用。什麼也不願意做，什麼也不能想。

「吃吧，彭楚克」同伴遞給他，他吃了，困難地和懶懶地動着下巴骨，笨拙地望着一個點子。他們監視着他，談論着關於送他到病院去的事。

「你病了嗎？」次日一個機關槍手問他。

「沒有。」

「那麼你是怎麼啦？難過嗎？」

「不是。」

「呸，來，吸一袋。兄弟，你現在不能把她弄回來了。不要因為這個浪費火藥吧。」
到了睡覺的時候了，——對他說：

「躺下睡吧。是時候了。」
躺下了。

他就在這種暫時由職務中離開的境況中度過了四天。第五天克里沃士雷科夫在街上遇見他，抓住他的袖子。

「啊哈，你呀，我正找你哪。」克里沃士雷科夫不知道在彭楚克那裏發生的事情，友愛地拍了他的肩膀一下，驚慌地笑着。「你是怎麼啦，不是喝酒了吧？你聽說了嗎，要向北方區域派遣遠征隊了？選了五組人。菲多爾領導着。只有在北方的哥薩克還可靠。別處的還要不行，糟糕！你去嗎？我們需要宣傳員。去嗎，怎麼的？」

「是，」彭楚克簡短地回答。

「噢，好啦。明天出發。到奧爾洛夫祖父那裏去，他是我們的預言家。」

彭楚克依然在完全的喪失了心神的情況中預備出發，次日，五月一日，隨同遠征隊出發了。

那時候頓河蘇維埃政府完全被一種清晰地威脅着的狀態所包圍。侵入的德國軍隊由烏克蘭方面移動過來，下游的部落和鄉區完全被反革命的叛變所鞭笞着。

波波夫在冬眠區游蕩着，由那裏威脅着諾沃柴爾喀斯克。四月底在羅斯托埠開始的州蘇維埃大會屢次中斷，因為叛變的柴爾喀斯人已臨近了羅斯托埠，而且佔據了郊外地帶。只有在北方，在霍派爾斯克和烏斯旗——蔑得月吉次克區內還燃着革命的火爐，於是波得琪勒珂夫和其餘的毀滅在下游的哥薩克援助下的人們，不情願地向它們的溫暖的地方走來了。徵兵中斷了，不久以前被選為頓河蘇維埃人民委員會主席的波得琪勒珂夫，因為拉古琴的建議決定向北方出發，爲了在那裏要徵集三四個聯隊的戰士，好把他們送去截住德國

人和下游的反革命運動。

派定了五個非常徵兵委員會，以波得琪勒珂夫爲首領。四月二十九日由國庫支了一千萬圓金錢和尼古拉鈔票，爲了徵兵的需要，迅速選定了保護錢箱的部隊，特別多的是從前的喀敏斯克地方保安隊的哥薩克，選了幾個哥薩克宣傳員，就在五月一日，遠征隊在德國的飛機掃射之下，向喀敏斯克方面出發了。

道路上擠滿了由烏克蘭方面退下來的赤衛軍的兵車。叛變的哥薩克們拆毀了橋樑，製造脫軌事件。德國人的飛機每天早晨在由諾沃柴爾喀斯克到喀敏斯克的鐵路綫上出現，像老鷹羣一般飛繞，低降，——機關槍簡短地噠噠地響，赤衛軍們從兵車上下來了。射擊聲零落地響着，車站上空鐵渣的氣味和戰爭的，毀損的燒焦的氣味混到一起。飛機鑽到意想不到的高空，但是射擊還浪費了半天彈鉛，由隊伍旁邊走過的人們的靴子踏在空彈殼中能沒到腳踝。砂土被它們遮蓋着，彷彿是十一月中的樺樹的金色葉子遮滿了山谷。

無限的破壞在各處表現出來：燒壞的和破損的火車傾斜地放着黑光，被折斷的電綫纏繞着的磁紐在電桿上甜蜜地放着白光。許多房子被破壞了，沿鐵路綫的路標彷彿被颶風吹亂了……

遠征隊有五天的功夫是向米列洛窩方面走去。第六天，一清早波得琪勒珂夫把委員們召集到自己的車上來。

「這樣走法是不行啦！我們得把所有的財產拋掉，用行軍的方法走了。」

「你是幹什麼！」驚愕的拉古琴喊道。「縱然我們用行軍的方式走到烏斯旗——蔑得月吉次克，——白軍也要由我們身上踏過去的。」

「太遠啦！」穆雷恒也猶疑了。

不久纔追上遠征隊的克里沃士雷科夫不說話，裹在一件帶着落色的帶子的外套中。瘡疾在纏繞着他，因為吃金雞納霜耳朵中在響，開始疼的頭在發燒。他沒有參加討論，曲着身子，坐在砂糖口袋上，又用籠罩着一層瘡疾的薄膜的眼睛望着津喀——波得琪勒珂夫的「騷貨」，一個白皙的凸胸的少女，那是在「看護婦」形式下帶着走的。津喀是那麽被衰弱的克里沃士雷科夫所憎嫌，伸開粗腿，搭在茶葉箱上，她吸着烟，用細碎的野獸般的牙齒咬着紙烟，並且誘惑地，無禮地笑着。他們相互之間在會見的第一日就感到了一種尖銳的憎嫌，克里沃士雷科夫等候着機會要破壞波得琪勒珂夫一下，並且把這個髒東西由車中拋出去。

「克里沃士雷科夫，怎麼的，你的舌頭拔掉了嗎？」波得琪勒珂夫乾燥地問，並沒把眼睛由地圖上抬起。「你要什麼？」

「沒聽見我們說什麼嗎？應當用行軍的方法走，有人在這追逐着我們，我們會毀滅。你怎樣？你在我們中間是多知多得的人，說呀。」

「用行軍的方法是可以，」被瘡疾的憤怒所包圍着的克里沃士雷科夫斷續地說，但是忽然簡直像狼一樣用牙齒咬了一下，輕輕地搖動着。「如果要是減少行李，女人就一個也不能同車上放。滾！我提出這個問題，要把她們扔掉啊！」

「停停，米海勒，波得琪勒珂夫不安地請求。

「沒有什麼可停！」克里沃士雷科夫在拉古琴的安靜的贊成的笑容之下咬響牙齒說。「在這個時候不能再運女人了！」

津喀跳起來。她的藍色的眼睛彷彿被烟籠上了。

「沒在你車上坐着，馬尾巴底下哆嗦的玩意兒，不要搖擺了吧！」

「噉，住口！」

「對你真尊敬呀，鼻涕鬼！倒楣的軍官！」

「停住！」波得琪勒珂夫彷彿對隊伍一般，尖銳地喊，並且用拳頭衝着津喀：「住口，你不然要揪住頭髮扔到外面去啦！」

津喀憤怒地用鼻孔顫動着，沉默了。波得琪勒珂夫暴躁地向拉古琴說：

「你不要閉磕牙，像姑娘一樣！幹什麼吡牙？你對我說理由，爲什麼不能用行軍的方法走！」

在門邊把州地圖打開。穆雷恒拿着騎角。地圖在從陰暗的西方飛來的風下面抖動，噹噹噹響着，想由手中掙脫出去。

「瞧瞧，我們是怎麼走！」波得琪勒珂夫的被烟薰黃了的手指斜着由地圖上通過。「看見比例尺嗎？一百五十里，努力可以二百里。噉！」

「那麼對啦，走他媽的吧！」拉古琴同意了。

「米海勒，你怎樣？」

「馬上就去告訴哥薩克們下車，不能再損失時間了。」

穆雷恒期待地環望了所有的人一眼，也沒有遇到反對的，由車中跳出去了。

波得琪勒珂夫的遠征隊乘的兵車，在這個陰鬱的，細雨紛紛的早晨停在距離別拉亞喀里特達不遠的地方。彭楚克躺在自己的車中，頭上蒙着外套。哥薩克們在這裏燒茶水，哈哈地笑，互相開着玩笑。

萬喀·包勒得列夫——米古林斯克的哥薩克，好玩笑的和滑稽的人，向一個同夥機關槍手嘲笑了。

「伊格拿特，你是哪一省的？」他的被烟草燒沙了的嗓子哼着。

「坦博甫斯克，」和氣的伊格拿特用柔軟的低音回答。

「大概是帽兒山斯克村嗎？」

「不是，沙慈克的。」

「啊啊啊……沙特克的人——是勇敢的孩子們：打架時七個對一個也不怕。在皇帝登極時用黃瓜砍死了牛犢子不是你們村中的事嗎？」

「滾，滾你的！」

「啊嚇，是啦，我忘了，這件事不是在你們那兒發生的。你們那裏曾經用薄餅作了個教堂，後來又放在莞豆茶壺開了，這時才把伊格拿特由包勒得列夫的玩笑中解救出來。但是在剛一坐下吃早飯時，萬喀又開始

上想把它滾下山去。可有那種事嗎？」

「伊格拿特，你不喜歡吃豬肉嗎？不愛吃嗎？」

「不，沒什麼。」

「那麼給你個豬鞭吃，好吃得很！」

笑聲爆發了。有誰噎了一下，咯咯地咳嗽了半天，騷動着。用靴子亂踏，可是過了一刻——伊格拿特的喘息的和氣憤的嗓音說了。

「自己吃吧，媽的！你帶着自己的雞巴跑些什麼？」

「它不是我的豬的。」

「媽的——臭東西！」

包勒得列夫的冷淡的，帶沙聲的嗓音拖着長聲：

「臭東西？你明白嗎？在復活節會拿它上過供。說說，你害怕破齋……。」

包勒得列夫的同鄉，一個漂亮的亮鬍子的哥薩克，會得過所有的四級喬治章，勸說道：

「拉倒吧，伊萬！你要使鄉下人倒霉。」吃豬鞭，野豬就向他跑來。可是你這是在哪裏捨得的呀？」

彭楚克躺着，閉起眼。談話並沒有送到他身邊，他生活在不久以前的，甚至似乎更加重了的苦痛中。荒原在他前面的閉着的眼睛的昏暗的幕中旋轉，被雪遮着，地平綫上有遠林的褐色的黑影，他彷彿感覺到涼風並看見安娜在一旁跟着他，她的黑色的眼睛，英氣的和溫和的親密的口的綫條，鼻樑上的細碎的雀斑，額上的沉思的紋路……他聽不見由她口上掙脫下來的字句，因為它們不清楚，被別人的言詞和笑聲所混亂了，但是由眼的閃光，由彎曲的睫毛的顫動可以猜出來，她是在說什麼……又是另外一個安娜了：腮上帶着凝結的淚痕的道子的藍黃色的，帶着尖鼻子和苦痛的紋路的嘴唇。

他彎下身，吻着凝結着的眼睛的黑洞……彭楚克呻吟着，用手掌掩住自己的口，爲了抑制住哭聲。安娜一刻的功夫也沒離開他。她的形態就沒有了一時被風吹掉和發暗過。她的臉，身形，步法，動作，身法，眉毛的動轉，——這一切，一部一部地交織成一個整個的，活動的她。他想起她的演說，被感情的羅曼態度所激蕩的演說，一切她所發生過的事。因爲這種景象使他的苦痛更增了十倍。

人們把他喚醒，聽到關於下車的命令。他站起來，冷淡地收拾着，走了出來。後來幫着向下拾東西，仍舊是那麼隨便地坐在板車上，走起來。

下起雨來了。淋濕了沿路的還未長成的草。

荒原。風吹在山頂和山谷中的自由的噓聲。遠處和近處的村落莊院。後面是火車頭的黑烟，車站建築物的紅色方塊。在別拉亞喀里特窪僱的四十多輛板車沿路伸長着。馬匹緩緩地走。粘性的黑土的，鬆軟了的田野妨礙着行動。泥濘粘在車輪上，像黑色的棉絮片飛舞。前後成羣地走着別羅喀里特窪區的礦工們。因為躲避哥薩克們的專橫向東逃去。自己拖着家屬，破損的傢俱。

羅曼諾夫斯基和石茶筒科的潰亂了的赤衛軍在格拉赤小站附近追上了他們。戰士們的臉是土色的，被戰爭、失眠和傷損所疲勞着。石茶筒科向波得琪勒珂夫走來。他的漂亮的臉，生着一撇刺成英國式的小鬍子和細小的軟滑的鼻子，喝得醉醺醺地。彭楚克由前面走過，聽見石茶筒科——把眉毛皺成一堆——忿恨地和疲倦地說：

「你是對我說什麼話？我不知道自己的孩子們，嗎？事情不妙，德國人就在這裏，他們真該詛咒你現在什麼時候預備走？」

愁眉苦臉的和彷彿略微驚慌的波得琪勒珂夫，在和他談完話以後，趕上了自己的車開始衝動地和抬起身來的克里沃士雷科夫說話了。彭楚克監視着他們，看見克里沃士雷科夫支起肘來，用手砍了一下空氣，像密擊一般迸出了幾句話，波得琪勒珂夫快活了，跳到車上去，把它壓得歪側着，把一個六普特重的炮兵拉向自己來；車夫——鞭打着馬，泥濘——像破片一般向一旁飛去。

「趕哪！」波得琪勒珂夫喊了，眯縫着眼，敞開皮上衣迎着風。

第二十七章

向頓河區深處去的遠征隊已經走了幾天，從克拉司諾庫特斯克部落通過去。烏克蘭的村落的居民仍帶着和從前一樣的親切來歡迎隊伍，情願地出賣食品，馬料，供給住處，但是只要一談到關於僱馬到克拉司諾庫特斯克去的問題，——烏克蘭人遲疑了，搔後腦海了，而且斬釘截鐵地拒絕了。

「給好錢哪，你爲什麼把鼻子轉過去，」波得琪勒珂夫向一個烏克蘭人質問。

「這有什麼，可是我的性命也並不值得少啊。」

「你的性命和我們有什麼關係，你連車帶馬僱給我們。」

「不行。」

「爲什麼不行？」

「你們是往哥薩克那裏去嗎？」

「噫，這有什麼？」

「也許要幹出什麼厲害事出來，或者還有什麼別的。自己不可憐自己的牲口嗎？毀了馬，那時我怎麼辦？」

行，叔叔，走吧，我不去！」

越是走近了克拉司諾庫特斯克部落，越使波得琪勒珂夫和其餘的人們驚慌。感覺到非常大的變化，而且

在居民的精神上。如果在起初是愉快地好客地來接待，那麼在以後的——對於遠征隊的態度就帶出了明顯的不滿和防範了。不情願地出賣貨物，避免着問題。繫着花帶子的村中的青年已經不像從前那樣把遠征隊的車輛圍繞着了。憂鬱地，憤懣地由窗中望着，迅速地走開了。

「你們這裏是不是信教的人們？」遠征隊中的哥薩克們不安地質問。「你們爲什麼像呆子看見兵一樣，不瞧瞧我們哪？」

在一個諾郭林斯克鄉區的村中，被冷漠的接待所弄到失望的萬喀·包勒得列夫把帽子摔到廣場的地上，——環顧着，似乎連老人一個也不過來，沙聲地喊道：

「你們是人還是鬼？你們爲什麼不說話，尙你們的媽爲你們的權利而流血，而他們連正眼看你一下都不肯！應當取消這種規矩！同志，現在平等了，——沒有什麼哥薩克，什麼霍賀爾（註）的分別了，沒有什麼他媽的可驕傲的。馬上就拿鷄和蛋來，我們對於一切都支付尼古拉鈔票！」

六個聽着包勒得列夫自傷的話的烏克蘭人低頭站着，彷彿套在鞑上的馬。
對於他的熱情的句子連一句反響也沒有。

「你們原是霍賀爾，該詛咒三代的，你們仍舊是這麼樣的霍賀爾！你們，鬼東西，都炸成小塊兒啦！你們沒害虎烈拉，大肚子的布爾喬亞！」包勒得列夫又用自己的舊帽子向地上拍了一下，因爲無限的輕蔑而臉紅了：「你們這些吃糞的人在你們這裏冬天連雪都要不出來！」

「不要叫吧，」烏克蘭人們對他一說完，就向各方散去了。

也是在這個村中一個老烏克蘭婦人向一個赤衛軍中的哥薩克質問道：

「對嗎，你們將要把所有的東西搶去，並且殺死所有的人嗎？」

哥薩克連眼也沒霎，回答道：

「對，倒不是把所有的人，我們是要殺死老頭子們。」

「噢，我的天啊！那對你們有什麼用？」

「我們和飯一道吃掉他們。現在的羊都是草的，不好吃，但是把老頭子放到鍋裏，用他可以弄出好肉湯……」

「怎麼的，您是開玩笑吧？」

「他撒謊，嬌子！胡鬧！穆雷恒加入談話了。

一個跟一個地殘忍地斥責開玩笑的人了：

「你要明白，爲什麼要開玩笑和謔和誰開玩笑！不要因爲這樣的玩笑叫波得琪勒珂夫打你的耳光吧！她實在是咒罵我們要殺老頭子們呢。」

波得琪勒珂夫縮短了停留和宿泊。被不安所嚙食着他向前走去。在到克拉司諾庫特斯克部落的前夜他和拉古琴談了許久，考慮着說：

「伊萬，我們不能走的太遠了。我們走到烏斯旗——霍派爾斯克部落，就開始辦事情吧！宣佈招兵，論百地把錢拋出去，爲了帶着馬和用品去，不必爭論錢數。由烏斯旗——霍派爾這麼向上去。經過你的布堪諾甫斯克，司拉士庫甫斯克，菲多謝耶甫斯克，庫梅勒仁斯克，戈拉祖諾福斯克，寺庫立申斯克。等到走到米海洛福克——就

成一師團了能招嗎？」

「要招——就招，如果那裏一剪都和平。」

「你以為那裏的事件已經開始了嗎？」

「怎麼能知道？」拉古琴摸了一下稀疏的小海鬚，用細微的訴怨的腔調說：

「我們晚了……菲加，我怕來不及了。軍官們在那裏幹自己的事。應當快點……！」

「就要快。你不要怕！我們不能害怕，」波得琪勒珂夫用眼睛嚴峻地看了一下。「我們領導着人們跟隨自己，怎麼能害怕來得及能通過去！過兩個星期就能打上白軍和日耳曼人了！滾他們的蛋，就像由頓河地帶上趕出去一樣！」沉默了一下，貪饞地吸着紙烟，說出了隱藏在心底的思想：「若是晚了——我們和頓河的蘇維埃政權就毀滅了。噢，不要晚了啊！如果那些叛畔的軍官在我們以前跑到那裏——便都完了！」

次日黃昏時光遠征隊進了克拉司諾庫斯克的部落的地帶。還沒走到阿列克塞耶甫斯克村和拉古琴及克里沃士雷科夫一同坐在前面的一輛車上走的。波得琪勒珂夫看見在荒原上走動的畜羣。

「讓我們來問問牧人，」他向拉古琴建議。

「去吧，」克里沃士雷科夫同意了。

拉古琴和波得琪勒珂夫由車上跳下來，走向畜羣去。被太陽燃燒着的牧場上褐色的草放着光。草是短小的，被踐踏過的，只有道旁的黃色的小叢的甘藍開着花，還有粗大的野鈴鐺麥像雞毛禿子一般搖擺。波得琪勒珂夫把衰老了的苦蓬的腦袋在手掌中揉着，聞着它的烈性的香味，走到牧人面前。

「姓嗎，老人家！」

「託上帝的福。」

「放馬嗎？」

「放馬？」

老人苦着臉由綿密的白眉下面望了一眼，用粗頭的棒子搖了一下。

「噢，近來怎樣？」波得琪勒珂夫提出了普通的問題。

「沒什麼，靠天吃飯。」

「您這兒有什麼新聞？」

「沒聽見什麼。您帶着人們幹什麼？」

「軍人，回家去。」

「你們是由那裏來的？」

「烏斯旗——霍派爾斯克的。」

「這個波得琪勒肯沒有跟着你們嗎？」

「跟着我們哩。」

牧人看來是在害怕，顯然地臉色發白了。

「你害怕什麼，老太爺？」

「怎麼呢，主人們說，你們要把所有的正教徒都殺死的。」

「撒謊！誰放的這種謠言？」

「前天村長在會議上說聽說的，不然就是得到了什麼官報，說波得琪勒珂夫帶着斧斧走，把所有的人們都殺死。」

「你們已經有了村長麼？」拉古琴閃電般看了波得琪勒珂夫一眼。

那人用黃色的犬齒咬着草莖。

「前幾天選出了村長，蘇維埃關門了。」

拉古琴還想要問些什麼，但是旁邊一隻強健的白斑公牛跳到母牛身上去，把牠壓住了。

「要壓壞了，惡魔！」牧人哎呀着，用在他這歲數算是出人意外的敏捷奔向畜羣，跑着喊道：「娜斯強喀的小母牛……要壓壞了，禽他媽……向哪兒去……向哪兒去，白斑牛……」

波得琪勒珂夫張大地把兩臂一分，走到車旁去了。有主見的拉古琴留下了，不安地望着被公牛掀翻在地的瘦弱的小母牛，不由自主地在這一瞬間想：「就叫牠壓壞了吧，反正是毀啦！啊呀，你不潔的靈魂！」

只是當他確信着小母牛把自己的脊背整個地從公牛身下拖了出來時——走到車旁來了。「我們要怎麼辦呢？頓河真已經有了領袖嗎？」——他給自己一個假想的問題。但是他的注意力在一瞬間又被站在路上的一隻漂亮的種牛所引動。種牛聞嗅着一匹長大的，寬闊的，帶着籠頭的黑色母牛，用寬額的頭搖擺着。牠的前胸直垂到膝部，長大的，有力而堅強的身軀伸直得像一根絨子。短小的腿像柱子一般陷進了鬆軟的土中，而拉古琴勉強地欣賞着種牛，用眼睛愛撫着牠的帶有斑點的紅毛，透過驚慌的念頭的堆積嘆息着想出了一個念頭：「我們的部落是那樣的，不然我們也有一匹小種牛。」這個念頭緩緩地糾纏住了，但是當拉古琴已經走到車前時，忽然向哥薩克們的不高興的臉望着，想到了現在要他們順着走的路綫。

被瘴疾所纏繞着的克里沃士雷科夫——幻想家和詩人——對波得琪勒珂夫說：

「我們由反革命的風浪中向外走，趁機把它糾正着，但是它已經由我們身上翻落過去。看來，你是不能繞過它去了。迅速地走吧，就像水向低處流一樣。」

看來，委員會中的委員們只有波得琪勒珂夫考慮到既成環境的一切複雜性。他坐下，向前俯着——每分鐘都向車夫喊：

「趕啊！」

後面的車上唱起來，又沉默了。在那邊，談話遮住了車輪聲，開笑像雷聲，呼噪聲響起來。

牧人所通知的消息證明了。路上有一個和妻一同坐車向司月契尼科埠村去的哥薩克戰士，遇見了遠征隊。他帶着肩章和帽章。波得琪勒珂夫探詢了他一回，越法糟了。

通過了阿列克塞耶甫斯克村。下雨了。天空陰暗。只有東方，從黑雲的裂隙中可以看出被斜陽所映照着的天空的亮藍色塊子。

當剛一從山崗下到塔夫里場地帶的魯巴石肯時，人們從那兒向對方跑去，有幾輛大車飛奔起來。

「逃跑了。怕我們……」拉古琴環顧一下其餘的人們，張惶地說。

波得琪勒珂夫喊道：

「把他們弄回來！向他們大聲喊，媽的！」

哥薩克們由車上跳下來，用帽子揮着。有人高聲地喊：

「喂……你們上哪兒去……等等……」

遠征隊的車輛迅速地到了地區。風在寬大的沒有人跡的街上旋轉。在一座院子中有一個老烏克蘭女人喊叫着向一輛四輪車的馬上扔枕頭。她的丈夫，赤足也沒帶帽子，拉着馬籠頭。

在魯巴石知道被波得琪勒珂夫派遣的尋覓房舍的兵士被哥薩克斥候兵俘虜了去，並且押送到山後去了。看來，哥薩克們是在不遠的地方了。在短促的會議之後，決定向回走。起初催促着向前移動的波得琪勒珂夫猶疑了。

克里沃土雷科夫不作聲，癱瘓的發作又開始蹂躪他了。

「也許，可以向前走吧？」波得琪勒珂夫向參加會議的彭楚克問。

那人冷淡地聳了一下肩膀。他現在想反正是一樣了——前進或後退，只要能活動，只要能脫出在他們後面順着足跡追蹤的人們。波得琪勒珂夫在車輛附近徘徊着，說着向烏斯旗——龔得月吉次克移動的利益。但是，一個哥薩克宣傳員銳利地截斷了他：

「你掉了魂啦！你是往哪裏領我們？向反革命的分子走？去，老兄，你不要開玩笑了！往回走！我們不願毀滅掉這是什麼？你看見嗎？」他向山上一指。

全部望過去了：在一個不大的堡壘上面顯示出了三個清晰的騎馬的身形。

「他們的斥候！」拉古琴叫道。

「還有！」

馬隊順山崗踏動。他們成羣地下來，分散開，消逝到樹後，又從新出現。

波得琪勒珂夫發出向回移動的命令。通過阿列克塞耶甫斯克村。那兒的居民，顯然是被哥薩克們警告過

的，一看到遠征隊的車輛的走近，即開始隱藏並且跑散了。

天暗下來。頑固的，細微的冷雨下起來。人們濡濕着和戰抖着。在車旁端着槍預備放射地走着。道路繞着林路，向低處下去，由它的上面走過，彎彎曲曲地向山崗上爬出去。哥薩克的斥候兵在山頂忽現忽隱。他們送着遠征隊，增高着哥薩克們的神經質的心情。

在一條橫着切斷低地的山路附近，波得琪勒珂夫由車上跳下來，簡短地向其餘的人們命令——預備！——把自己的來復槍的保險機掙開，和車輛並排走着。在山谷中——被小堤隔住的春水發着藍色。小池附近的粘土被走過來飲水的牲口的腳跡踏爛了。在堆起的小塊脊背的上面生着艾蒿和旋覆花，下面靠水處的蘆葦憔悴了，尖葉的列士楚棵（註）在雨點下面沙沙地響。波得琪勒珂夫以為在這塊地方有哥薩克的伏兵，但是被派到前面去的巡邏兵並沒有發現一個人。

「非多爾，你現在不要防備，」克里沃士雷科夫把波得琪勒珂夫叫到車邊來，悄悄說。「他們不能馬上襲擊。夜間才襲擊哩。」

「我自己也這樣想。」

第二十八章

西方的黑雲越法濃厚了。黑暗了。在遼遠遼遠的某處，沿頓河的一帶有閃光曲折，橙黃色的霞光像疲乏的

（註）草名——譯者

鳥翅子一般抖動。在那一方面，被濃雲的黑色的邊緣所遮着的霞光燦爛地發光。荒原像是用安靜和濕潤的潮氣所注滿了的蒸汽器，把白晝的憂鬱的反光隱藏在山谷的後面去。這種黃昏使人想起秋天的時光。甚至在不久以前才開了花的草也散放出了腐朽的說不出的滅亡的氣息。

波得琪勒珂夫聞着濕草的各種不同的分不清的香味，邁動脚步。他不時停下，由鞋後跟上刮下沾住的泥塊；站直了身子，困難地並且疲倦地駁着自己的笨重的身軀，敞開的皮上衣的濕皮子咯吱咯吱地響。

到波良闊窩——那果林斯克鄉區的喀拉石尼克福村時已經是夜間了。隊中的哥薩克們離開了車輛，分散到草屋中去尋宿。不安的波得琪勒珂夫發出配置哨崗的命令，但是哥薩克們勉強地集合起來。有三個拒絕去。

「同志的軍法處來裁判他們！因為不服從戰鬥命令——槍決！」克里沃士雷科夫熱情衝動了。

被驚慌弄得瑟瑟發抖的波得琪勒珂夫痛苦地揮了一下手：

「道路分歧啦。他們不擔任保護了。我們毀滅了，米沙特喀……！」

拉古琴努力找到幾個人，派到村外去巡邏。

「不要睡，孩子們！會向我們襲擊的！」波得琪勒珂夫繞着茅屋，確信哥薩克已經離他很近了。他整夜坐在桌子後面，把頭垂着支在手上，像病獸一般，困難地並且呻吟地喘着氣。在黎明以前，幾乎忘記了一切，要睡着了，把大腦袋落在桌上，但是馬上由隣院走來的羅別爾特·福拉申布魯迭爾把他喊醒了。開始預備出發。已經天亮了。波得琪勒珂夫由屋中出來。正在擠牛奶的女主人在門洞中遇見了他。

「在山崗上有馬隊走呢，」她冷淡地說。

「哪兒？」

「就在村外。」

波得琪勒珂夫跳到院中去；山崗上，在垂在村上，和圍繞着村落的柳樹頂上的雲霧的白幕後面，發見了許多哥薩克隊伍。他們迅速地並且用輕微地奔馳在移動，包圍村莊，緊緊地拉着圈子。

哥薩克遠征隊迅速地向波得琪勒珂夫停留的院中走來，向他的機關槍車跑來。

一個米古林部落的瓦西里·米洛石尼柯夫來了——是個堅實的留前髮的哥薩克。他把波得琪勒珂夫叫到一旁去，——替着領子，說：

「現在，波得琪勒珂夫同志……馬上他們就派代表來了，」他向山崗那一方揮了一下手，「叫我告訴你，馬上我們就要解除武裝和投降了。不然他們就要實行攻擊。」

「你……狗崽子……你對我說什麼！」波得琪勒珂夫抓住米洛石尼柯夫的外套領子，把他推離開自己，跑到機關槍那裏去，抓着來復槍筒子，用暴躁的粗魯的腔調——向哥薩克們說：

「投降嗎……有什麼話和反革命分子說？我們和他們鬪爭！跟我來！排隊！」

由院中散出去了。成堆地跑到村邊上去。委員會的委員穆雷恒在最後一座院落外面追上了氣喘的波得琪勒珂夫。

「多麼恥辱，波得琪勒珂夫！我們要和自己的弟兄們流血嗎？拉倒吧！我們是這麼說啊！」

看見，只有一小部分隊伍跟着他，——波得琪勒珂夫用健全的理性來考慮着在肉搏中敗北的必然性，沉默地把來復槍上的拴拋掉，並且萎靡地用制帽揮了一下：

「停止，孩子們們回去——到村中去……」

回來了。把所有的隊伍都齊集在三個相聯接的院落中。馬上在村中就有哥薩克出現了。由山上下來一隊四十個騎士的隊伍。

波得琪勒珂夫依照米留丁司克的老人們的邀請出發到村外去談判投降的條件。圍繞着村子的敵人的主力並沒有離開陣地。彭楚克在路上追上波得琪勒珂夫，停止住他。

「投降嗎？」

「力量只可以斷草……什麼……呸，你要幹什麼？」

「想要毀滅嗎？」彭楚克全身都癢癢了。

他用高而不成腔的嘶嗓子喊，沒注意到領導着波得琪勒珂夫的老人們：

「宣佈一下，我們不能交出武器……你現在不是我們的首領了！你和誰商量過？你曾經誰同意來背叛我們？」他來了個大轉身，提着攢在手中的手槍，回去了。

回來，試着向哥薩克們說明要戰鬥着同鐵道衝過去，但大多數是傾向和平的。一部分躲開彭楚克，另一部分仇視地訴苦道：

「去打仗吧，安尼加（註）我們可不能和親弟兄們戰鬥！」

「我們使他們相信並不用武器。」

「聖復活節——而我們要流血嗎？」

彭楚克走到自己的停在倉房附近的車子，把外套扔到它的下面，躺下，沒肯把手槍的痕跡斑斑的柄放開。

（註）俄羅斯古代詩歌中的英雄。——原註

起初他想要逃跑，但是使他討厭秘密出走和賤逃，於是下意識地用手揮着，他開始等候波得琪勒珂夫的回轉。那人過了三點鐘才回來。陌生的哥薩克的大羣和他一同進了村。有幾個騎馬的，另外一些坐在馬車上，其餘的步行，緊靠着波得琪勒珂夫和司皮里端諾夫二等大尉，——從前的炮兵中隊的同事，現在却是逮捕波得琪勒珂夫的遠征隊的精銳部隊的首領了。波得琪勒珂夫高高地抬起頭，筆直地努力地邁着脚步，彷彿是喝多了酒的醉漢。司皮里端諾夫不知對他說了些什麼，輕微地狡猾地微笑着。一個騎馬的哥薩克在他後面跟着，把一面大白旗的鉋光了的杆子漫不經心地靠在胸前。

街道和擠滿遠征隊車輛的院子被走來的哥薩克們填滿了。喧鬧立刻起來。許多走來的人們——都和波得琪勒珂夫的隊伍的哥薩克們同過事，欣悅的呼喚，鬨笑響起來了。

「喂，同學！什麼風把你刮來啦？」

「嗷，好，好，普羅薩爾！」

「託福。」

「差一點我們沒和你開仗。可記得嗎，怎樣在里沃埠附近追趕奧地利人？」

「教父，丹尼羅！教父！耶穌復活啦！」

「真復活啦！」傳過來接吻的響亮的啞聲；兩個哥薩克撫摸着鬍子，互相望着，笑了，這一個向另一個肩膀

上拍着。」

旁邊又是另一種談話：

「我們還不能開葷呢……」

「你們是布爾雪維克，你們還開什麼葷？」

「噉，怎麼的，布爾雪維克——是布爾雪維克，可是信仰上帝啊。」

「呵！撒謊！」

「忠實的上帝！」

「可帶十字架嗎？」

「這不是它。」於是強健的寬臉的赤衛軍哥薩克，嘴唇向上豎起，解開制服的領子，拿出來在紅銅色的毛胸上掛着的發了綠色的銅十字架。

隊伍中的爲逮捕「叛徒波得琪勒珂夫」而執着叉子和斧頭來的老人們遲疑地交換着眼光：

「據說，似乎你們不信耶穌了。」

「你們彷彿變成撒旦了……」

「聽說，似乎你們要搶教堂和殺死神父。」

「撒謊！寬臉的赤衛軍確信地反駁：『給你們編謊哪。首先，我在從羅斯托填走出以前還上教堂去並且參加了聖餐式呢。』」

「請饒恕吧！一個瘦弱的，執着一杆半截柄的槍的小老頭高興地拍手了。

活潑的談話聲在街上和院內騷動。但是過了半小時來了幾個哥薩克，其中有一個博闊福斯克，部落的曹長，推動着擠成堅實的堆的人羣，沿街馳騁着。

「誰是屬於波得琪勒珂夫隊伍的——預備點名！」他們喊道。

穿保護色的汗襯衫和戴保護色肩章的二等大尉司皮里端諾夫，摘下了附有像放光的割成小塊的砂礫的軍官的帽徽的制帽，向各方轉動着，喊：

「誰是屬於波得琪勒珂夫隊伍的，都到左方的籬邊去！其餘——向右去！我們，就是你們的同胞戰士們，和你們的代表議決了，你們應當把所有的武器交出，因為居民害怕你們攜帶武器。放下來復槍，並且把其餘的武裝放到你們車上，我們把它們一同保存起來。我們要將你們的隊伍送到克拉司諾庫特斯克，在那裏的會議上，你們可以全數領回你們的武器。」

在赤衛軍哥薩克中——發生了噤啞的激動。呼聲由院中傳出來。一個庫穆沙特斯克部落的哥薩克，洛特柯夫喊道：

「不能交出！」

噤啞的波浪般的騷動聲充滿了街上，和擠滿人的院子。

開來的哥薩克們都擁到右方去，但是在街中央，剩下些支離滅裂的波得琪勒珂夫隊伍的赤衛軍。克里沃士雷科夫把外套披到肩上，苦痛地環顧一下。拉古琴歪着嘴唇。可疑的聲調起來了。

堅決地決定不肯交械的彭楚克，兩手捧着來復槍迅速向波得琪勒珂夫走去。

「我們不能交出武器！你聽見嗎？……」

「現在晚了……」波得琪勒珂夫低聲說，癡癡地揉着手中的隊伍名單。

這個名單轉到司皮里端諾夫手中了。那人迅速地讀完了它，問：

「這兒一百二十八個人……其餘的在哪兒？」

「留在道上了。」

「啊，怎麼……嗷，好吧。下命令，解除武裝。」

波得琪勒珂夫第一個由槍套內抽出手槍，交出武器，不清晰地說：

「刀和槍在車上。」

開始解除武裝了。赤衛軍們萎靡不振地卸下了武器，把手槍由籬笆上扔出去，藏了起來，在院中亂跑。

「誰要不交出武器，我們都要搜！」司皮里端諾夫喊着，愉快地張大口地歪曲地笑着。

由彭楚克指導着的一部分赤衛軍拒絕交出來復槍，用武力解除了他們。

一個手持機關槍機子由村中跑出的哥薩克惹起了驚慌。利用着騷動，有幾個人隱藏了起來。但司皮里端諾夫立刻分散開護兵把所有的和波得琪勒珂夫一同留下的人們包圍了起來，搜索着，點着名。被俘虜的人們勉強地回答着，有幾個喊道：

「查些什麼，都在這裏！」

「把我們趕到克拉司諾庫特斯克去呀！」

「同志！把事情辦完吧！」

把錢匣子蓋了印，在武裝的保護之下送到喀耳根斯克去了，司皮里端諾夫排好了被俘虜的人們，立刻改變了腔調和神情，命令：

「排好小隊！向左轉！右肩向前，開步走！肅靜！」

赤衛軍的隊伍有了不平的言語。不平地，安靜地走着，過了不大功夫隊伍亂了，已經是成羣地走着了。

在勸說自己的人交械完了以後的波得琪勒珂夫，大概還希望着什麼幸福的結局。但是剛一把被俘虜的人們趕到村外，護送他們的哥薩克開始用馬匹向邊上的人們壓迫上來了。一個火紅鬍子的和耳朵上戴着因年久變黑的身環的哥薩克老頭子無故地用鞭子向在左邊走的彭楚克身上抽來。它的尖端把彭楚克的腮頰抽出了痕跡。彭楚克轉過身去，攢着拳，但是二次的，越法加重的答打壓迫着他突進人羣去。被自衛的人類的可能推動的和走着的小伙伴们的身體稠密的擁擠着的他不由自主地這樣作了，在安娜死後第一次露出神經過質的微笑把嘴唇皺了起來，對於自己驚奇着，會像每一個想要活的人那麼活潑和固執。

開始毆打俘虜們了。看見被解除武裝的敵人們而野獸化了的老人們騎着馬追逐他們，——由馬鞍上垂下身，用鞭子，用腰刀的鈍刃打擊。每一個挨着打的人都趁機向人羣中間擠去，發生了雜沓，呼叫。

一個下游的高個子的強健的赤衛軍用舉到上面來的手搖晃着，喊道：

「要殺——就一下子殺死，禽你們的媽！……你們欺侮什麼？」

「你們的話說在哪兒啦？」克里沃士雷科夫發話了。

老人們安靜了。對於一個被俘虜的人的問題——「你們是往哪兒趕我們呢？」——一個護送兵，年青的戰士，看來是同情布爾雪維克的，大聲回答：

「有命令——上波諾馬遼埠村。你們不要害怕，弟兄們！不會給你們什麼虧吃。」

到了波諾馬遼埠村。

司皮里端諾夫帶着兩個哥薩克站在一所窄小的雜貨店門中，一個一個地放進去，問：「姓名哪兒生人？」把回答記載到一本油污的野戰記事冊上。

輪班排到了彭楚克。

「姓？」司皮里端諾夫把鉛筆尖放到紙上，迅速向赤衛軍的陰鬱的寬額的臉瞥了一下，看見那人嘴脣澀着，像是預備吐唾沫的樣子，用全身規規着走向一旁去，喊道：

「過去，討厭鬼！把無名氏弄死吧！」

受了彭楚克的榜樣傳染的坦博甫斯克人伊格拿特也沒回答。還有一個第三人彷彿想不叫人知道地死去，不作聲地邁過門坎……

司皮里端諾夫自己上了鎖。派上守衛。

正在店舖的附近實行分配由遠征隊的車上所取下的物品和武器時，就在一所鄰近的房內開起了迅速由參加逮捕波得琪勒珂夫的村代表所組成的軍法會審會議。

一個短粗的黃眉毛的大尉，是博闊福斯克部落生人，瓦西里·波波夫擔任主席。他坐在桌後的用手巾遮起的一面鏡子下面，寬寬地放開兩肘，把制帽推到扁平的後腦上。他的油亮的親熱而嚴厲的眼睛順哥薩克們——軍法委員們——的臉上爬過。討論處罰方法。

「我們對他們怎麼辦呢，諸位老人們？」波波夫把問題重覆了一句。

他歪着身子，向同他並排坐着的二等大尉賽寧悄悄說了些什麼。那人堅定地，迅速地把頭點了一下。波波夫的瞳孔擠到一塊了，在眼角發出了愉快的光芒，另外那人的，灼動着冷漠的嚴峻的閃光的眼睛，差不多被不很濃密的睫毛遮住。

「我們對那些背叛祖國的人怎麼辦呢，就是那些來搶掠我們的房子和殺哥薩克的人？」

菲福拉列夫，一個米留丁斯克部落的舊教徒，跳起來，彷彿是繃起的彈簧。

「槍斃！都斃！」他像受洗禮般地搖着頭，用狂熱的斜眼光展顧一切的人們，噴着唾沫，喊道：「不要饒恕他們，出賣耶穌的人們！他們裏面有什麼樣的猶大呀，——殺掉！……殺掉！……把他們釘在十字架上！……把他們燒死！……」他的稀疏的細鬍子顫動着，有紅點的白髮哆嗦着，磚褐色的，濕嘴脣的他坐下去，喘着氣。

「充軍吧，不行嗎？……」一個軍法委員，賈勤克躊躇地提議。

「槍斃！」

「處死刑！」

「擁護他們的意見！」

「當衆處死他們！」

「把麥草從田地中除去！」

「處他們死刑！」

「槍決，自然啦有什麼說的？」司皮里端諾夫，不安了。

波波夫的嘴角，輪廓變粗着，隨着每一聲呼叫消逝着不久以前的因自己和人們的圍繞而滿足的親熱，向下爬着，堅硬的線條僵化了。

「槍決！……寫上！……」他向祕書命令，由肩膀向他望着。

「但是波得琪勒珂夫和克里沃士雷科夫……這些仇人——也槍斃嗎？……太便宜了他們！」一個坐在窗旁，不斷地捻着要滅的燈芯的堅實的漸老了的哥薩克憤怒地喊。

「把他們處以首魁之刑——絞首」波波夫簡短地回答並且重覆了一句，又向祕書：「寫上——」判決書。子等，具甘結人……」

祕書——也叫波波夫，大尉的一個遠族，低下白眉白髮的，把頭髮梳得很光滑的頭，用鋼筆沙沙地寫着。

「煤油，大概，不多了……」有人遺憾地嘆氣了。

燈閃動着。燈芯冒起烟來。房頂上被蜘蛛網粘住的蒼蠅在靜寂中嗡嗡，鋼筆沙沙地響，一個軍法委員聾聩，靈氣地沉重地喘着氣。

△判決書▽

一九一八年四月二十七日（五月十日）由喀耳根斯克，博闊爾斯克及克拉司諾庫特斯克等部落村中所選出者。

瓦西列夫斯基

博闊爾斯克

佛民

上亞布倫諾甫斯克

下杜蓮斯克

伊林斯克

寬柯甫斯克

馬克撒耶夫·司台潘

克魯日林·尼珂萊

庫摩福·菲多耳

庫賀亭·阿列克山大爾

西涅甫·列夫

沃洛慈珂夫·謝敏

波波夫·米海勒

上杜蓮斯克

撒高斯旗揚諾埠

米留丁斯克部落

尼珂拉耶埠

克拉司諾庫特斯克部落

波諾馬達埠村

葉烏爾琪耶埠村

馬拉霍夫村

新捷穆才埠

波波埠

阿斯塔賀甫

奧爾羅甫

克里莫——菲多羅甫斯克

主席烏·斯·波波夫

△判決如下：

一、下開表內的八十名強盜及勞工界的騙匪均處以槍決之死刑，其中的二名——波得琪勒珂夫及克里沃士雷科夫，為該團的首領——處以絞首之死刑。

羅丁·亞克夫

阿·福羅洛夫

菲福拉列夫·馬克西木

戈洛舍夫·米海勒

葉蘭金·伊里亞

賈勒克·伊萬

克里沃夫·尼珂萊

葉麥里揚諾夫·盧加

寬諾瓦羅夫·馬特悅

波波夫·米海勒

石柴郭里柯夫·瓦希里

柴庫諾夫·菲多爾

楚喀林·菲多爾

二米海洛甫斯克村的哥薩克安東·喀里特雲曹夫因嫌疑不足宣告無罪。

三、由波得琪勒珂夫隊中脫逃及在克拉司諾庫特斯克部落逮捕的寬司坦丁·梅里尼珂夫、嘎甫里勒·

梅里尼珂夫、瓦希里·梅里尼珂夫、阿克肖諾夫及月爾石審處以本判決第一項之罪（死刑）。

四、刑之執行期定於明日，四月二十八日（五月十一日）上午六時。

五、派定二等大尉賽審爲犯罪人等之守衛，本件訓令於本日夜十一時由二名武裝哥薩克送出；對本項責

任不履行者由軍法委員負責，執行時的守衛兵由每村派遣，各派五名哥薩克赴刑場。

原本簽字：

軍法裁判主席，烏·斯·波波夫

祕書，阿·福·波波夫

△名單▽

一九一八年舊曆四月二十七日經由軍法會審對波得琪勒珂夫隊伍之判處死刑者。

號數	籍貫	姓名	判決
1	烏斯旗霍派爾斯克	非多爾·波得琪勒珂夫	絞首
2	葉爾斯克	米海勒·克里沃士雷科夫	絞首
3	喀贊斯克	阿甫拉穆·喀庫林	槍決
4	布堪諾甫斯克	伊萬·拉古琴	槍決
5	尼熱郭羅得斯克省	阿列克塞·奧爾洛夫	槍決

22 21 20 19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6.

尼熱郭羅得斯克

烏斯旗—貝斯特良斯克

米古林斯克

米古林斯克

米海洛甫斯克

盧于斯克

米古林斯克

米古林斯克

波勒塔甫斯克省

闊托埠斯克

米古林斯克

米古林斯克

菲立慕—柴爾堡

柴爾內舍甫斯克

菲立慕—柴爾堡

米古林斯克

米古林斯克

葉非木·瓦賀台里

萬里郭立·菲琪索夫

嘎甫里勒·特喀喬夫

帕月爾·阿嘎豐諾夫

阿列克山得爾·布步諾夫

喀里賽

寬司坦丁·穆雷恒

安得烈·寬諾瓦羅夫

寬司坦丁·基爾斯塔

帕月爾·波茲尼亞科夫

伊萬·包勒得列夫

琪摩飛·闊雷喬夫

得米特里·窩洛達羅夫

蓋沃爾吉·加耳普申

伊利亞·喀勒梅珂夫

薩月里·雷布尼珂夫

波里喀耳普·古洛夫

槍決

槍決

槍決

槍決

槍決

槍決

槍決

槍決

槍決

槍決

槍決

槍決

槍決

槍決

槍決

槍決

槍決

39 38 37 36 35 34 33 32 31 30 29 28 27 26 25 24 23

米古林斯克
米古林斯克
羅斯托埠
羅斯托埠
米古林斯克
科列次克
米古林斯克
米海洛甫斯克
道布林斯克
喀贊斯克
伊羅福林斯克
喀贊斯克
下庫耳摩亞爾斯克
鐵爾諾甫斯克
海爾遜斯克省
喀贊斯克
科列次克

伊格拿特·捷穆爾科夫
伊萬·克拉甫曹夫
尼基佛爾·福羅洛甫斯基
阿列克山大爾·寬諾瓦羅夫
漂特耳·魏賀良才夫
伊萬·左托夫
葉烏多吉木·巴卜肯
漂特爾·斯雲錯夫
伊拉里昂·柴洛畢特契科夫
柯里門琪·得羅諾夫
伊萬·阿維羅夫
馬特悅·撒克瑪託夫
蓋沃耳吉·普普珂夫
米海勒·菲福拉列夫
瓦西里·潘苔萊伊曼諾夫
普羅菲利·劉步興
得米特里·沙摩夫

槍決
槍決
槍決
槍決
槍決
槍決
槍決
槍決
槍決
槍決
槍決
槍決
槍決
槍決
槍決
槍決
槍決
槍決

40	菲倫諾甫斯克	薩方·沙洛諾夫	槍決
41	米古林斯克	伊萬·古巴列夫	槍決
42	米古林斯克	菲多爾·阿巴庫莫夫	槍決
43	盧干斯克	庫積瑪·戈爾石克夫	槍決
44	公多洛福斯克	伊萬·伊茲瓦林	槍決
45	公多洛福斯克	米倫·喀里諾甫才夫	槍決
46	米海洛甫斯克	伊萬·法拉佛諾夫	槍決
47	闊托埠斯克	謝爾蓋·郭耳布諾夫	槍決
48	尼熱尼—乞耳斯克	漂特爾·阿拉耶夫	槍決
49	米古林斯克	普羅珂皮·奧爾洛夫	槍決
50	盧干斯克	尼基塔·舍因	槍決
51	R·P·T·K·總技師(註)	阿列克山得爾·雅辛斯基	槍決
52	羅斯托埠	米海勒·波良科夫	槍決
53	拉茲多耳斯克	得米特里·羅嘎喬夫	槍決
54	羅斯托埠	羅別耳特·福拉申布魯迭爾	槍決
55	羅斯托埠	伊萬·西林得爾	槍決

(註) R·P·T·K·爲俄羅斯郵電局的縮稱，或爲其他，查不到。——譯者

72 71 70 69 68 67 66 65 64 63 62 61 60 59 58 57 56

薩馬爾斯克省
柴爾內舍甫斯克
薩馬爾斯克省
伊羅福林斯克
庫穆沙特斯克
羅斯托埠
拉茲多耳斯克支流
盧闊福斯克
米古林斯克
米古林斯克
珂列敏斯克
巴科拉諾福斯克
米海洛甫斯克
羅斯托埠
米古林斯克
米海洛甫斯克
克拉克司諾庫特斯克

寬司坦丁·葉非摩夫
米海勒·奧甫陳尼珂夫
伊萬·皮喀洛夫
米海勒·闊列次科夫
伊萬·克洛特柯夫
彼得·畢留科夫
伊萬·喀巴科夫
琪歡·摩李特維諾夫
安得烈·石月錯夫
司切潘·阿尼肯
庫積瑪·得赤肯
漂特爾·喀巴諾夫
謝耳蓋·塞里萬諾夫
阿爾鐵木·伊萬琴克
尼珂萊·寬諾瓦羅夫
特米特里·寬諾瓦羅夫
彼特爾·雷西柯夫

槍決
槍決
槍決
槍決
槍決
槍決
槍決
槍決
槍決
槍決
槍決
槍決
槍決
槍決
槍決
槍決
槍決

75 74 73

米古林斯克

瓦西里·米洛什尼珂夫

槍決

米古林斯克

伊萬·沃洛霍夫

槍決

米古林斯克

亞克甫·戈爾捷耶夫

槍決

其中三人未曾表示身分

祕書寫完被判決者的名單，在判決書的末尾點上了兩個點子，把鋼筆塞進附近的人手中。

「簽字！」

新捷穆才埠村的代表寬諾瓦羅夫，穿着灰色的德國呢製，領上繫有紅色圍巾的禮服上，遺憾地微笑着，俯身在紙上。粗大的，生繭子的，烏黑的手指，連彎也彎不過來，握住嚙痕斑斑的學生用鋼筆杆。

「我是不大識字的……」他說過，努力地寫出了第一個字母「K。」

羅丁緊跟他簽過字，也是那麼生硬地運用着筆杆，因為緊張流着汗並且眨起眼睛。又一個，早就哆嗦着手的，滑脫着拿起來，簽了字並且把在寫字時凸出的舌頭收了進去。波波夫機械地，花梢地填上了自己的姓名，站起身來，用手帕擦着汗濕的臉。

「要把名單附上。」他打着哈欠說。

「喀列金在那個世界上要對我們道謝哩，」賽寧年青地笑了，注視着祕書把被墨水弄濕的紙片向白牆上按着。

誰也沒有答覆這樁玩笑。沉默地離開了屋子。

「耶穌救主……」向外走着，有人在黑暗的門洞中嘆了一口氣。

第二十九章

在這個被黃白色的星星的乳白色的光亮所映照着的夜裏，在被人擁滿的小店舖中間，差不多沒有睡夢。補短的談話逐漸消逝了。臭氣與恐慌把人們窒息着。

一個赤衛軍從黃昏時光就要求到院中去：

「開開，同志！我要見風，要去大便一下……！」

亂髮蓬鬆的，赤足的他，穿着一件由褲中伸出了的棉織襯衣站着，用發黑的臉貼在鎖縫中，重複說：

「開開呀，同志！」

「同志，你太討厭啦！」結果一個守衛兵反駁了。

「開開，老兄！」請求的人改變了稱呼。

守衛兵放下來復槍，聽着，彷彿在黑暗中，有在夜間覓食的野鴨子的翅子響着，又吸着紙烟，用嘴唇貼在鎖縫上：

「在自己身子底下撒尿吧，心肝。一夜的功夫把褲子也穿不舊，在黎明時光就穿着濕褲子送上天國去了

……」
「我們全體……」赤衛軍失望地說，由門口離開。

肩挨肩地坐着。波得琪勒珂夫在角落裏，把口袋掏空，撕了一堆錢鈔，悄悄嘟囔着，罵着媽。和錢鈔算完了賬，脫掉鞋襪，聞了聞汗臭的脚布，於是推着輪在旁邊的克里沃士雷科夫的肩膀說：

「很明白——把我們欺騙了。欺騙啦，禽他們的媽！……真氣人，米海洛還是在小孩子的時候，曾經帶着父親的槍去到頓河對岸打獵，順樹林子走着，它就像綠色的天幕……走到河灣處——那兒落着野鴨子。也會經失敗過，使我那麼氣憤，想要呼叫。現在又氣憤了——因為又遭了失敗。如果由羅斯托埠早出來三晝夜——也許，不致於在這裏送死呢。那就把所有反對的人們弄到腳朝天了。」

克里沃士雷科夫苦惱地吡着牙，在黑暗中微笑着說：

「滾他們的蛋，就叫他們殺掉吧，而且死亡——也不可怕……」我可怕在另一個世界上只有我一個人！我們不能再互相認識了……」非加，我們在那裏和你遇到就像一個生人……可怕……」

「拉倒吧！波得琪勒珂夫憤慨地吵了，把自己的大而熱的手掌拍在隣人的肩上：「不是這種事……」拉古琴對人講述關於故鄉的事，關於祖父因為憤怒他的長腦袋叫他作「鐵子」和關於因偷別人的瓜，也是這個祖父用鞭子打過他。」

在那一夜裏談論着各種的談話，不相關聯的和斷片的。

彭楚克緊靠着門，貪戾地用嘴唇捉住由門隙中透進的微風。他被過去的生活苦惱着，霎時想起了母親，就像被一根熱針刺痛了的他努力驅除掉關於她的念頭，移到對於安娜，對於不久以前的日子的回憶中去了……這才感到了很大的，有調和性而幸福的輕鬆。關於死亡的思想沒怎樣威脅他。和從來一樣，他沒有感覺到沿脊骨有因為要奪去他的生命的那種思想所生出的有吸力的苦痛的輕微的戰慄。他準備赴死，就像在苦苦的

和魔難的路途以後去作不愉快的休息；那時的疲倦是那麼厲害，身體那麼苦痛着——已經沒有使人愉快的可能了。

雖他不遠處快活地和憂鬱地談論着關於女人，關於愛情，關於大的和小的每一件交織進每一個人心中的歡欣。

談論關於家屬，關於父母，關於親人……談論關於那種好年景……白嘴烏已經可以藏在小麥中了——也再看不見了。可惜着沃得克和自由，馬波得琪勒珂夫。睡夢已經用黑色的翅子遮掩住了許多的人們——苦痛着的人們自然地 and 守道德地躺着，坐着，立着睡去了。

已經是黎明了，一個人，——也不知是醒着，也不知是作夢，——大聲號哭起來；就像從幼年時光已忘了眼淚的鹹味的成年的，粗齒的人們那麼可怕地哭着。立刻驚破睡夢的寂靜，有幾個聲調一同喊道：

「住聲，該死的！」

「女人一樣哪！——收起來吧。」

「打掉你的牙——住聲……」

「有家的人流眼淚啦……」

「人們在這兒睡，而他……却把良心喪掉了！」

那個哭的人，——抽擡着鼻子，捏着鼻涕，安靜了。

寂靜完全恢復了。在各個牆角有紙烟放着亮光，但是人們一聲不響。蒸發出了許多強健的身軀所擠出的男性的汗氣，紙烟的烟氣和因夜間下過露水而發的新鮮的麥芽氣味。

村中的雄鷄唱曉了。聽見脚步声，發出鐵的響聲。
「誰來啦？」一個守衛兵不甚高聲地問。
一個高興的嗓音由遠處咳嗽着，回答他：
「自己人。去給波得琪勒珂夫的人們掘墳。」
小店中立刻都搖動起來了。

第三十章

由彼得羅·麥列霍夫少尉指導下的韃靼村的哥薩克隊伍在四月二十八日黎明到了波諾瑪遼埠村。旗爾的哥薩克們正在村中徘徊，牽着馬去飲，成羣大夥地向村頭上走去。彼得羅在村中央停下隊伍，命令下馬。同他們走來幾個人。

「由哪兒來，鄉親們？」一個問。

「由韃靼村。」

「你們來晚了一點……你們沒來就把波得琪勒珂夫逮住了。」

「他們在哪兒？沒有從這裏趕出去嗎？」

「那不是……」一個哥薩克用手向小店的傾斜的房蓋揮了一下，笑了：「就像母雞在鷄窩中臥着哩。」
賈里斯托尼亞，莫利高里·麥列霍夫和另外幾個人走近了些。

「向哪裏發送他們呢？」賀里斯托尼亞感到興趣了。

「向死。」

「怎麼這樣？……你撒什麼謊？」葛利高里捉住了哥薩克的外套大襟。

「比撒謊還要更好呢，大人！」哥薩克不遜地回答，並且輕輕地由葛利高里的抓住的手中掙脫出來。「哪，——已經給他們作好了鞦韆架子，」他向在兩顆憔悴的柳樹間作成的絞刑架子指了一下。

「把馬趕到院子裏去！」彼得羅命令。

*

*

*

*

*

黑雲遮蔽住天空，落起了稀疏的雨點。哥薩克們和女人們擁擠地向村頭上奔去。得到一定在六點鐘執行死刑的消息的波諾瑪遠埠村中的居民熱心地走着，似乎去看什麼稀有的快活的玩意。哥薩克女人們都換了新衣服，像過節一樣；有許多帶着孩子們。人羣包圍了牧場，擁擠在絞刑架和長形的——有二阿爾申的深度——坑的附近。孩子們在堆在坑的一面的土坡的潮濕的粘土上亂踏。哥薩克們，聚攏着，活潑地討論迫在目前的死刑；女人們悲苦地耳語着。

睡足了的和嚴肅的波波夫大尉來了。他吸着烟，紙烟銜在口中，吡着堅硬的牙齒；沙聲地向守衛的哥薩克命令。

「趕那些人離開坑！告訴司皮里端諾夫，把第一批帶來！」望了一下錶，走到一旁去，監視着被守衛兵壓迫着的人羣由坑那裏向後退去，像個用花結連起來半圓形圍住了他。

穿着哥薩克禮服的司皮里端諾夫迅速地走到小店去。彼得羅·麥列霍夫在道上遇見了他。

「你們村中有志願兵嗎？」

「要什麼志願兵？」

「執行判決。」

「沒有而且不能有！」彼得羅銳利地回答，繞過攔着路的司皮里端諾夫。

但是志願兵發現了：米琪喀·珂爾叔諾夫，用手掌撫摸着由帽緣下面脫出來的直髮，傾斜地走近彼得羅，閃動着眩暈起的眼睛的葦綠色，說：

「我要放槍……爲什麼你說——『沒有。』我同意。」微笑地擠了一下眼：「給我子彈。我有一排。」

他，臉上籠着一層強烈的仇恨的緊張的蒼白色的安得烈·喀書林和像喀勒梅克人的菲多特·包陀甫斯珂夫——都願充任志願兵了。

當由小店中移動出了護衛他們的哥薩克所包圍着的被判決的第一批時，在肩摩肩地擁擠着的大人羣中蕩漾開了耳語與抑制的喧鬧聲。

赤脚的彼得羅珂夫在前面走，穿着黑呢子的肥馬褲和敞鈕的皮上衣。他堅定地把大的白色的足踏在泥濘中，滑跌着，略微把左手伸出去些，保持着鎮定。旁邊是死人般的蒼白色的克里沃士雷科夫蠕動着。他的眼睛乾枯地閃動，痛苦地拘攣着。克里沃士雷科夫整理着披在肩上的外套，縮着肩膀，彷彿他是非常地冷。不知爲什麼沒把他的衣服剝下來，其餘的人却只穿一件襯衫。拉古琴緊靠着邁着沉重的脚步的彭楚克。他們兩個人都赤足，脫得只賸下一件襯衫。拉古琴的破褲子露出了生着稀疏的毛的黃皮膚的大腿。他害羞地握着破褲子走，嘴脣哆嗦着。彭楚克由護送兵的頭頂向被黑雲遮蔽着的灰色的遠方望着。他的率真的冷淡的眼睛期待

地，緊張地震動，寬大的手掌在敞懷的襯衫的領子下面活動，撫摸着密毛叢生的胸膛。似乎，他等候到了某種難以實現的和可慰藉的事件……有幾個人臉上保持着表面上毫不在乎的表情：白髮的布爾雪維克與爾洛夫——那人憤怒地用手揮動，向哥薩克們的腳底下唾去，因為有兩三個人眼睛裏有些不顯明的苦惱，歪曲的臉上是那麼無限的恐怖，甚至使護送的人們用偶然的眼光看到都把眼睛躲開他們而且轉過身去。

迅速地走着。波得琪勒珂夫攙扶着滑跌着的克里沃士雷科夫。紅藍色的制帽的波浪中有頭巾閃動着的人羣離近了。波得琪勒珂夫翻眼望着它，高聲而醜惡地罵着，而且忽然捉住拉古琴的斜視的目光，問道：

「你幹什麼？」

「這些日子你頭髮變白了……看，就像洗過一樣……」

「你哪能不白頭髮，」波得琪勒珂夫困難地嘆着氣，擦着窄額上的汗，重複着：「因了這種不痛快哪能不白頭髮……愁眉苦臉的人——不由自主地就變白了，而且我——是一個人。」

他們再也說不出一個字了。人羣緊密地移動過來。在右方發見了黃土的長形的墳墓的溝。司皮里端諾夫命令：

「站住！」

波得琪勒珂夫立刻向前走了一步，疲倦地用眼睛向人羣的前排瞭望着：大多數是白髮的和白鬍子的人。戰士們都在後面——良心在受着譴責。波得琪勒珂夫輕輕搖動着下垂的鬍鬚，瘖啞地，但是清晰地說：

「老人們！請准許我和克里沃士雷科夫看着我們的同志接受死刑。以後再絞我們，現在我們想要看看自己的朋友同志幫助一下那些靈魂衰弱的人們。」

雨點是那麽安靜地，清楚地向制帽上滴……

波波夫大尉在後面微笑着，露出被烟油薰黃了的牙齒；他沒有反對；老人們勉強地亂喊出來：

「允許！」

「再多活一刻吧！」

「把他們由坑邊拖開！」

克里沃士雷科夫和波得琪勒珂夫走進人羣，在他們面前讓開了一條小路。被數百人的探索的貪婪的眼睛由各方面壓迫着的他們站立在不遠處了；望着背向坑的赤衛軍們笨拙地排成隊伍。——波得琪勒珂夫看的很清楚，克里沃士雷科夫却要顛起腳來，伸出細的沒有剃過的鬚子。

彭楚克在最左方站着。他略微曲着背，困難地呼吸着，土色的目光抬不起來了。他後面，拉古琴把襯衣的後襟伸着蓋在破褲子上，憤怒着，第三個——坦波甫斯克人伊格拿特，下一位——高喀·包勒得列夫，變得令人認識不出了，頂少也老有了二十歲。波得琪勒珂夫企圖望望第五個人，困難地看出是由喀敏斯克以來就和他分擔着不幸和愉快的喀贊斯克部落的哥薩克馬特悅·薩克瑪托夫。又有兩個走到坑邊，把背轉向它。彼特爾·雷西柯夫誘惑地和惡意地笑着，叫着罵媽的話，用拳起的拳頭威嚇着安靜下去的人羣。闊列次科夫不作聲。把最後一個用手架了過來。他向下墜着用無生氣地下垂的雙足畫着地面，向推着他的哥薩克們身上挨着，搖動着被眼淚洗着的臉，撕掙着，哼哼着：

「放手啊，弟兄們！放手吧，爲了主上帝！弟兄們！親愛的好弟兄們……你們幹什麼……我在日耳曼的戰爭中得過四個十字章……我有孩子啊……主啊，我沒有罪過……噢，你們是爲了什麼……」

一個高個子的阿塔曼斯基聯隊的哥薩克用膝蓋向他胸上撞了一下，推向坑邊去了。波得琪勒珂夫這才明白了反抗的人，而且恐怖了：這是一個非常勇敢的赤衛軍，一九一〇年宣誓的米古林斯克哥薩克，得有四個等級的十字章，漂亮的亮鬍子的小伙子。把他的腳立了起來，但是他又倒下了；在哥薩克們的腿中爬，用凝固的嘴唇貼上他們的靴子，貼上那些向他臉上踢的靴子，窒息地和恐怖地沙聲喊：

「不要殺吧！可憐可憐吧……我有三個孩子呀……有個女兒……我的親人，弟兄們……」

他抱住阿塔曼斯基聯隊的兵的膝蓋，但是那個人掙脫，跳開了，抬起靴後跟向他耳朵上踢了一下。由另外一隻耳朵內像綫一般迸出了鮮血，流到白色的領子上。

「把他按住……」司皮里端諾夫狂暴地喊了。

好容易叫他站住，立定了，跑開去。對面一排志願兵已經執好槍預備放了。人羣喘着大氣死靜下去。有一個女人用愚蠢的腔調哭起來……

彭楚克還想再向天空的灰色的雲霧上，向憂鬱的大地上望一眼，他曾經在那上面度過二十年。抬起眼睛，望見在十五步以外的哥薩克們密集的排列中，有一個大個子的，眼睛睜着的，留有由帽沿落到白色的窄額上的前髮的哥薩克向前傾着身子，緊閉着嘴唇，照直向他——彭楚克——胸部瞄準了。還是在彭楚克聽到槍聲以前有大聲的呼叫聲哇啦起來，他轉過頭去，一個年青的，生有雀斑的小女人由人羣中向外跳着，向村中跑去，用一隻手把孩子緊按在胸前，用另一隻——掩住了眼睛。

在亂七八糟的一陣密擊之後，有八個站在坑邊的人跌進了坑內時，射擊的人們跑到坑邊來了。

米琪喀·珂爾叔諾夫看見，有一個被他們射傷的赤衛軍向上跳着，用牙齒咬着自己的肩膀，又向他放了

「槍，向安得烈·喀書林悄悄說：

「看這個鬼傢伙——把自己的肩膀咬出血了，像狼一樣，不作一聲地死了。」

十個被槍托子翻動的被處決的人向坑內去了……

在第二次密擊以後女人們的嗓子吼叫起來，奔跑着，由人羣中向外鑽着，纏絆着，拉着孩子們的手。哥薩克們也開始分散了。殺人的討厭的光景；死者的呼叫和呻吟，那些等候着輪班的人們的怒吼，——這一切都是無限地慘痛的，激動的情景把人們驅散了。只有滿足地瞧着死人們的戰士們和些特別的憤怒的老人們還留在那裏。

新的一批赤足的和剝掉衣服的赤衛軍被帶來了，也更換了志願兵，密擊響了，單調的槍聲軋軋着。向受傷的人們再射。死尸的第一層在休息的時間中，迅速地用土埋上了。

波得琪勒珂夫和克里沃士雷科夫走到那些等候輪班的人們面前，企圖使他們活潑一下，但是詞句沒發生預料的效果——在這一瞬間人們都感到一種另外的感覺，人的生命在一瞬間之後就要像樹葉的斷梗一樣而斷絕了。

葛利高里·麥列霍夫，鑽透分裂着的人羣，向村中走去時正和波得琪勒珂夫走了個險對險。那人向後退着，皺起眉來：

「你也在這裏，麥列霍夫？」

發藍的蒼白色佈滿了葛利高里的臉頰，他停下了。

「在這兒，你怎麼看見……」

「看見……」波得琪勒珂夫歪曲地笑着，帶着憤怒的憎嫌望着他的蒼白的臉。「怎麼，你槍斃同胞嗎？叛變了嗎？……你是什麼樣的……」他向葛利高里移近一些，悄悄說：「你又爲我們的人，又爲你們的人服務嗎？誰給你的多些？哎嚇，你……」

葛利高里捉住他的袖子，喘着氣，問：

「在格魯博克附近的戰爭你記得嗎？你記得，怎樣把軍官們槍斃……依照你的命令槍斃的啊！現在向你報復，不要怕，你也不只剝過別人的一張皮啦！你離開世界吧，莫斯科蘇維埃人民委員會的主席，你，邪魔外道的傢伙，像猶大一樣把哥薩克出賣了明白嗎？還有話說！」

賀里斯托尼亞抱住瘋狂了的葛利高里，領到一旁去了。

「走吧，上馬。走啦！我們和你在這裏沒有什麼可幹的了。主上帝，是怎樣對待人們啊……」

他們走了，以後又停下，聽見波得琪勒珂夫的聲音。被戰士和老人們所包圍着的他用高大的可怕的嗓音喊：

「你們是糊塗人……瞎子！你們是瞎子！軍官把你們騙了，強迫着殺害同胞弟兄！你們以爲如果把我們殺掉，這就可以完結嗎？不對！現在你們的勢力向上漲，但是明天就要把你們槍斃呢！蘇維埃政權奠定在俄羅斯全境了。你們記住我的話！你們是白流別人的血，你們是糊塗的人們！」

「對這些人們我們也這樣幹法！」一個老頭子跳出來。

「老人家，你們是殺不完所有的人的，」波得琪勒珂夫笑了。「整個俄羅斯你不會能放上絞刑架去的小心自己的腦袋吧！以後您要後悔，可就晚了！」

「你不要嚇唬我們！」

「我不是嚇唬。我是指示給你們道路。」

「你自己，彼得琪勒珂夫，是瞎子！莫斯科把你的眼睛弄花了！」

葛利高里沒聽完，幾乎是跑着到了院子裏，他的拴着的馬聽見槍聲，在那裏跳着。葛利高里和賀里斯托尼亞拉緊馬肚帶，飛跑着由村中馳出去，——頭也不回，翻過山崗去了。

但是在波諾瑪遼埠，仍舊在燃燒着射擊的火焰。月申斯克的喀耳根斯克的，博科甫斯克的，克拉司諾庫特斯基的，米留丁斯基的哥薩克們槍斃喀贊斯基的，米古林斯基的，拉茲道爾斯基的，庫穆沙特斯克的，巴克拉諾甫斯基的哥薩克們了……

坑已塞滿。用土埋上。用腳踏實。兩個戴着黑色假面具的軍官拖住彼得琪勒珂夫和克里沃士雷科夫拉到絞刑架旁。

彼得琪勒珂夫英氣勃勃地，驕傲地抬着頭，踏上枕簀去，把襯衣的領子解開露出暗色的粗頸，自己連一根筋都沒有哆嗦，把擦過腋子的繩套套在頸頸上。他們把克里沃士雷科夫拉過去，一個軍官幫助他上了凳子，他也套上了套子。

「請允許在死前說一句最後的話，」彼得琪勒珂夫請求道。

「說！」

「請！戰士們喊了。」

彼得琪勒珂夫用手向逐漸減少的人羣揮了一下：

「瞧瞧，剩了多麼一點兒啦——那些等候着看我們死亡的人。良心受着戕害！我們爲勞動的民衆，爲他們的利益對將軍的狗羣打仗，不吝惜性命，現在却在你們的手中死掉！但是我們不詛咒你們……你們——是可憐地被欺騙的人！革命政權取得後，你們就明白了，真理是在哪一方面呢。你們把靜靜的頓河的善良的兒子們放進這個坑內去了……」

繼長增高的喧嘩聲起來了，被某種不清楚的聲音把波得琪勒珂夫的嗓音遮住了。一個軍官利用着這個機會，用巧妙的踢法把凳子從波得琪勒珂夫腳底下踢開去。波得琪勒珂夫的整個的長大的笨重的身軀，旋轉着，向下掙去，並且腳够到地面上，勒住喉嚨的繩套扣緊了，向上拉去。他顛腳站住——用赤裸的大腳趾登住潮濕的靡爛的地面，喘着粗氣，用由眼眶中向外凸着的眼睛向人羣望着，不高聲地說：

「還沒學會絞法呢……如果要是我對你，司皮里端諾夫，就不能够到地面了……」

由他的口中流出了很多唾沫。戴假面具的軍官們和近處的哥薩克大亂了，困難地把漸漸失去力量的沉重的身軀抬上凳子。

波讓克里沃士雷科夫把話說完：「波得琪勒珂夫由他腳底下飛開了，碰到不知誰拋的鐵鍬上。乾瘦的多筋的克里沃士雷科夫搖擺了半天，忽然縮成了一團，彎曲着的膝蓋碰上了下巴頰，忽然又拘攣地從新伸直着……當二次波得琪勒珂夫腳底下脫出時，他還在痙攣中活着，還用黑色的，歪到一旁去的舌頭轉動。身軀又笨重地向下沉去，把皮上衣的衣襟披到肩上了，腳指頭尖又觸到地面上。哥薩克的人羣癡癡地咬牙着。有些人畫着十字，開始走散了。襲來的驚慌是太厲害了，都像受了妖術一般站了一刻，恐怖地望着波得琪勒珂夫的生鐵般的臉。」

但是他沒有祈求，喉嚨套上了套子。他只是用眼睛環顧着，由那裏面像小河一般流出了眼淚，和歪曲着嘴，企圖減輕一下痛苦，全身苦痛地和可怕地向上拖去。

有人明白過來，開始用鐵鍬掘起地來。迅速地由波得琪勒珂夫，的腳底下刨出了土塊，跟着每一次的揮動，身軀就逐漸伸直地垂下了，脖頸越來越長了，略微有些鬚髮的頭仰到背後去了。繩子剛能禁得住六普特重，橫梁上咯吱咯吱地響着，它安穩地搖動着，使它變成規律的動作，波得琪勒珂夫搖擺着，向各方面轉動，彷彿把自己的紫黑色的臉和流滿唾沫和眼淚的熱流的胸部向殺人的兇手們顯示着。

第三十一章

米石喀·珂晒沃依和瓦列特第二天夜裏才走出喀耳根斯克。雲霧在荒原上堆積，在山谷中旋轉，向深淵中鑽，舐着斷崖的胸壁。被它們包圍起來的古墓放着光。鵝鶉在嫩草中叫。

在高空，天際的幕上，月亮游動着，像叢生着蘆葦和列士楚裸的池中的庫福神棍，註的熟透了的小花。

走到天亮。已經看到司托扎爾了。下着露水。下面布倫斯克村不遠了。就在這裏，離村莊有三里路，哥薩克們在山頂上追上了他們。六個騎士跟在他們後面走，隨着蹤跡。米石喀和瓦列特向一旁躲去，但是草太矮，月亮映照……遇上了……把他們趕回去了。沉默地移動了一百來沙繩遠。後來開槍了……瓦列特亂着脚步，斜着像馬一樣，斜着身子走，連自己的影子都害怕。沒有跌倒，但是不知怎麼笨拙地，把臉爬到苦蓬的藍色的叢中了。

米石喀走了五分鐘，身體也覺不出是自己的了，耳朶內響着，腳踏在乾地上。後來問：

「爲什麼不放槍呢，狗崽子們？爲什麼猶豫？」

「走，走，住口！」一個哥薩克愛撫地說。「一個鄉下老殺掉了，但是可憐你呀。在日耳曼戰爭中你在第十二聯隊了嗎？」

「在第十二聯隊。」

「還可以在第十二聯隊服務……你是個年輕的小伙子，有點兒迷路了，噫，這不算不幸。我們能治好！」

過了三天，喀耳根斯克部落的軍法會審處療治米石喀了。那時軍法會審處有兩種刑罰：槍決和杖責。把判決槍決的人們在夜間驅逐到部落郊外，沙堡的外面，但把那些應當予以糾正的人們，在廣場上當衆施以笞杖。

星期日一清早，剛剛向廣場上安置好了椅子，人們開始聚攏來了。廣場上全擠滿了，廳台上，木板棚子旁邊堆積的板子上，房頂上，長凳子上全站滿了。第一個先打的是阿列克散得洛夫——戈拉柴甫斯克的神父的兒子。是個熱烈的布爾雪維克，案子——是應當槍決，但是父親——是個很好的神父，爲所有的人所尊敬的人——軍法會審處決定向神父的兒子以笞杖二十了之。把阿列克散得洛夫的褲子褪掉，把光屁股的人按在木凳上，一個哥薩克坐在腿上（手臂綁在凳子下面），有兩個人攢着一束柳條子開始向兩肋打來。打完了，阿列克散得洛夫站起來，離開了，穿着褲子，向四方致敬禮。人是已經非常高興了，因爲沒有槍斃，因此致敬禮和感謝道：

「謝謝，諸位老人家。」

「好好穿上吧！」有人回答。

那樣的友愛的呵呵聲音順廣場傳播，甚至連坐在這裏不遠的木棚內的犯人們也微笑了。

依照判決把米石喀打了二十下重鞭。但是羞恥，却比這更加疼痛。全部落——連老，帶小——都看見了。米石喀提起褲子，幾乎沒有哭出來，對一個打他的哥薩克說：

「不是規矩呀！」

「爲什麼……？」

「腦袋想，可是……回答着。一輩子的恥辱！」

「沒關係，白日沒有虧心事，半夜不怕鬼叫門。」哥薩克安慰道，並且想要使受刑的人快活一下，說：「你很好，小伙子！我向你厲聲地抽了兩下，想要叫你叫喚……望望，沒有，你並不因爲這個就叫喊。前天我打了一個——寶貝撒到褲子裏了。大概，他的腸子太細。」

第二天，依照判決，把米石喀送到前綫上去了。

過了兩晝夜把瓦列特埋葬了：兩個被村長派去的亞布倫斯克的哥薩克掘了一個不很深的墳，坐了半天，把腿垂到它的裏面，吸着烟。

「這兒的牧場上的土地真硬，」一個說。

「簡直像鐵！從來也沒開墾過，從古代就硬化了。」

「是的……小伙子睡在很好的土地中了，在高處……這兒有風，乾燥，太陽……腐爛得不能太快的。」他們望着爬在草上的瓦列特，站起身來。

「脫掉靴子嗎？」

「那有什麼，他的靴子還很好呢。」

按照耶穌教的儀式放進墳中頭向西；用濃厚的黑土埋上去。

「踏踏嗎？」當墳墓已和地面平了時，年輕些的哥薩克問。

「不用，就這樣子吧。」另外一個嘆了一口氣。「天使吹起開始末日審判的喇叭時——好叫他能迅速地站起腳來……」

過了半個月，小土丘上生了車前子和嫩苦蓬，野鈴鐘麥已經結了穗，甘藍菜的叢密的花朵癩癩地發着黃色，金花菜像烟穗一般垂着，香草，大戟和生珠果發着香氣，很快地由近處的村中來了一個老人，在墳頭上掘了一個小坑，安置了一座用新斃的樺木作成的小禮拜堂。在它的三角的簷下的黑暗中聖母的悲哀的面容發出了溫意，下面的門框上用黑色的斯拉夫文的字跡鑲着：

在動亂和放蕩的年代，

弟兄們不要裁判弟兄。

老人走了，但是在荒原上留下了小禮拜堂，永遠用憂傷的形狀刺着徒步或騎馬走過的人們的眼睛，在心中引起一陣不清晰的悲哀。

還有呢——在五月中野雁在小禮拜堂附近鬪爭，在藍色的苦蓬中打成了團，在成熟的連生草的綠色甸子附近蹂躪，爲了求軋，爲生活的愛情的繁殖的權利而鬪爭。但是再過不久，在這兒的小禮拜堂附近，小土丘下面，在老苦蓬的亂蓬蓬的護蔽之下，母雁生了九個灰藍色的有斑點的蛋，並且臥在它們上面，用自己的身體的溫暖孵着它們，用癩癩發光的翅子保護着。

後記

校完了這部書，我是真的鬆了一口氣，終於印出來啦。三年以來，關心我這部書的朋友，無時無刻不在爲我着急，爲我想辦法，還是一直到現在，才總算與讀者相見了。

如果說我們的國家是多難的，那末我的書也可說是多難的，現在正好又是多難的五月，我來寫這篇後記，真是不勝感慨之極了。

照理說，書既已出來，我根本不必再講什麼了；用無言來紀念，不是正好嗎？可惜，我是一個一向喜歡多說話的人，雖然也會用自己的名字來警惕自己，但對於這部書的印出，我無論如何抑壓不住我的感情，我非得要說幾句不可。

現在是一九四〇年的初夏了，我的譯稿的末尾上寫的是：「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日下午四時十分譯完。」從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到一九四〇年五月，中間正正過了三個半年頭，這真是一個好長的時間啊！

不但時間長，而且在這三年半中間是我的生活變動最激烈的時候，從工作到思想無不充滿了非常的動蕩。在這個動蕩的過程中，什麼什麼都使我改變了，只有對於工作的信念却使我更加强了。

三年半以前，我還是一個二十多歲的人，現在則已三十開外了。孔子說：「三十而立，」但我回顧自己過去的生活，真叫我有點不寒而慄，我「立」了點什麼呢？我「立」住了沒有呢？現在除了兩肩荷一口以外，只是多

了一個老婆，和我過起更窮苦的日子。

回想起過去的熱情，過去的幻想——這是二十多歲人所必有的——真有點好笑。但也許正因為過去有過熱情，有過幻想，所以我還有力量一直活到現在，並且還使我今後有力量繼續活下去。否則，也許不堪設想了吧？

一年多以前，我會寫過一篇叫「憶小古」的文章，會說明了我譯「靜靜的頓河」的動機，現在我不想再重複它了。不過，在這以後，我會獲得一點消息，說我的朋友——小古並沒有被那兇狠的敵人的魔手窒息死，只是把他虐待一番，又放他出來了。我不知道這消息是真是假，但我希望這是真的，因為「殺身成仁」固是時代的精神，但像小古那樣堅強的朋友能活下來，我想他將來對於我們國家民族的貢獻當更多的。

我只說說譯書的經過吧：

記得很清楚，是在一九三六年元旦日，我參加了一次令人氣憤的宴會回來，耳朵裏還響着我們敵人的小丑一般的哼唧聲，胸口因為酒力熱得發脹，我坐在燈下開始翻譯這第二部靜靜的頓河。

那時我是在塞北的亘埠做着一種漢奸式的工作，充任一個機關的小官僚。

老實說，這種生活，是早已厭煩透頂了的，但是爲了難克服的小資產階級的性格，終於湊和下了來，從一九三一到一九三七年春天，整整有六個年頭的功夫。

在這長期的苦痛的歲月中，用什麼方法來排遣自己的寂寞，自己的煩悶，自己的悲憤呢？於是譯書便成了唯一的工作。

在譯這書以前，我會經試譯過一些短篇，寄給了上海的朋友蕭軍，他熱心地爲我找發表的地方，還送給魯

迅先生去看，以後就陸續在譯文和其他刊物上有了我的名字。

當這消息傳到我那裏的時候，真使我感動的流下淚來，這給了我無上的勇氣，使我加強了對這工作的信念。於是我就晝夜地，利用了一點點的空閒時間來拚命地翻譯。

這時羅烽舒羣等許多朋友也都到上海來了，他們一方鼓勵我譯作，一方也鼓勵我離開那個黑暗的吃人的地獄——日埠。我每次接到他們的充滿熱情的信，真使我汗顏慚愧，我除了默默接受他們的熱情和鼓勵之外，還有什麼呢？

一九三五年底就決定要離開日埠了，因為想在離開之前，做出點事情來，同時更因了種種的原因，便決定來譯靜靜的頓河的第二部。

我自知能力有限，對於文學的修養和外文的基礎都不够的很，但在朋友們的熱情鼓勵之下，使我勇敢地這樣做了。特別是還留在日埠的一些朋友們，如汗青、小古，以及在不久之後也先我而南來的楊朔，都會給了我無限的鼓勵。

在沒有動手以前，讀了讀，覺得還容易，及至一動起手來，簡直遭受了莫可言說的困難：文法，土語，風俗，習慣，技術上的名辭，都在在使我碰壁，而我們又連一本比較好的字典也找不到。我於是不得不努力參考，翻查和打聽。在這過程中，我的先生阿福甯和我的同事麥特留莫夫君給我的幫助最大。終於使我費了十個半月的功夫，把這三十多萬字弄出來了。當時我心裏也會輕鬆了一下，但緊接就是一層恐懼籠罩在心上了。因為自己實還不敢信任自己。

但是，無論如何，總算翻完了一本大書。

恰好這時楊朔要到上海來，我便託他把這書先帶給蕭軍。還是一九三六年底。我當時總還覺得會再在塞北勾留一個時期，想不到次年——一九三七年的春天就匆忙地也離開那裏了。

我是這年的四月三日到上海的，到上海的第二天我會參謁過我最崇拜的和最敬仰的魯迅先生的墳墓，還拍過幾張照，但不料又過一天，就被人在一張小報上大罵了一頓，我到現在還不明白，我之所以被人罵的理由何在；但我終於被人罵了，這是上海給我的見面禮。

我自然不會因這氣餒的。

這時我知道我的靜靜的頓河已經走過一家書店，現在已躺在第二家書店裏了。而且那家書店的編輯已經答應出版了。

不知是我的命運多磨折呢？還是我們民族解放的偉大浪潮的動蕩所致呢？在我到上海以後剛剛四個月的時間，我們的偉大的抗戰就展開了。

這時，我的心境完全沉浸在另一種興奮狀態中了，對於印書的事好像不大理會了。其實在緊接着「八一三」發生之後，上海的書店都已停頓了工作，我的書當然也出不成了。

「八一三」以後不到兩個月，原來的一些朋友竟都紛紛離開了上海，最後只剩了我一個人。爲什麼我當時沒走到現在我也莫明其妙，大概還是一點小資產階級的心理，對於上海還有點留戀吧？

不過當朋友們走光了之後，我又想起我的書來了。我知道那書店的編輯B先生還在上海，但我和他又不能認識，便寫了封信給他。不久他回我一封信，說稿子現存書店，不過暫時不能印出，如果願意拿回就拿回，不願意

拿回去，就留在書店保存也好，以待將來出版。我對B先生的盛情很感謝，但不知爲什麼當時終於取回來了。這書取回之後，便一直躺在我的書箱裏，足有一年多的功夫，我從來沒有再整理它。

這其間，幾乎是把寫作的工作完全放棄了，爲了吃飯，只是教幾點鐘書而已。

當然，我也頗感慨於我的不離開上海，朋友們一個個都走上了爲民族解放而努力的大道，而我呢，却偏偏在上海的小亭子間裏看天花板，一方面是慚愧，一方面却又未嘗不心焉嚮往於朋友們的偉大生活。可是一直就這樣留下來，留在上海了。

一九三八年冬天，巴人兄爲某大書局編文藝叢書，他想起了我的書，特別推荐给某大書局的老板。這位老板當時是答應下來了，並且講定每部書先借給我三百元錢，並且還要我把教書的職務辭去，專門來譯書。當時在朋友的鼓勵之下，又使我的熱心復燃。我辭去了教職，開始來把我的第一部譯稿加以修改。我爲負責任起見，把這部書從頭到尾和原文對照來改，足費了兩個月的功夫。我的生活是舉債渡日的。但當我把書改完時，上海的市面却起了一次大變動，外匯高漲，物價飛騰。所以在我把書改完送出去的時候，某大書局的老板竟推說紙價高漲，不能印了。

這一次的碰壁，使我非常頹喪，也非常憤慨，幾乎沒把我整個的工作熱情葬送。幸而朋友們再三的鼓勵與安慰，才使我沒有沉落下去。

這之後，我的書便走上顛播的命運了。

先是X社要出，但是計畫還未談定，X社就關門大吉了。緊接着XX生活社的編輯人很熱心地答應爲我出版，但當向總店去問時，却被否決了。以後是一個朋友想來印，但正值紙價飛漲的時候，又成爲泡影了。這時有

朋友和又知書店的人談到我的書，又說要出，及至一打聽部頭太大時，又完了。最後是決定由我自己舉一半債，再由另一朋友出資一半來共印。計畫已談好，而且紙也買妥了。

這時，已到了一九三九年底。

一天，突然遇到黃峯兄，又談起了我的書的事，他很慷慨地說，還是我代你向光明書局問一間吧，因為他們出過第一部，也許會出第二部的。朋友的好意，我不能推却，實在我已不存什麼必成之心。

但出乎意外，這次是光明書局的老板很爽氣地答應爲我印了。我當然是喜出望外，便交給光明出版了。

這次的出版，對於黃峯兄和光明的老板，我是很感謝的，但過去凡是對於我的書關心過的，幫過忙的朋友，我都要感謝的。

特別是對於巴人兄，他是一直地爲我的書想辦法的。

即使對於那些曾經壓迫過我的書店老板，我也感謝他們，因爲如果沒有他們的磨難，我也許不會經過幾次的修改，使它成爲一部比較完整的書哩。

最後一次的修改，是由巴人、石靈、斯堪野風四兄分擔的工作。他們爲我順語氣，務期使它通俗，易懂。把不能讀懂的地方打出記號來和我商量修改。我真感謝他們的熱誠，也不必再多說什麼了。

到此，我還想說一說，我譯這本書的意見。

我譯這本書的最初，幾乎完全是直譯的，甚至連文法的結構都很少更動，因爲當時我有這樣一個信念：外國文的文法有多向中國介紹的必要，而且讀外國作品的人，大都是知識水準比較高的人，應當使他們習慣於讀這種作品。

但當我讀到魯迅先生的死魂靈的譯本時，便覺得這觀念非打破不可了。來上在之後，和一些朋友們討論到翻譯問題，才明瞭直譯無論如何是走不通的，尤其在現在的中國讀書界。所以當我第一次大改時，已注意到這一點。及至巴人兄等的改訂，更完全是在求易懂。現在自己看看的，確和初稿時大不相同了，但恐怕還免不了「削足就履」的毛病，不過在我已盡了十二分的責任。尤其以我這有限的語文知識，還能怎樣呢？再有錯誤，就完全是我能力所不及，只好希望有再好的譯本出現了。更希望精於語文的同道們的指教。

我是根據一九三三年的國家出版部的俄文原本譯出的。

曾經有朋友主張把書中俄國人的名字改短一點，我却堅決反對了這點意見。我以這可以使讀書的朋友們習慣的。所以我在這書內所用的人名，都依照原樣式譯出，甚至在變化的時候我也不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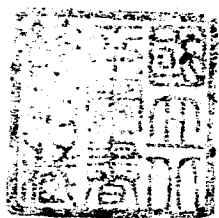
度量衡的名詞，雖然是翻成了中文，但却都是俄國的。我認爲既是讀外國書的人，就應當了解這是外國的度量衡才對。

還有軍制的名詞，我都採用了日本的名字，這主要是爲了口頭上和行文上的確有比中文名詞方便的原因，也會有人反對過，但我不去改它了。

在翻譯中，最感到困難的，是頓河區的方言，這種方言既非純粹俄羅斯語，又非純粹烏克蘭語，乃是俄羅斯語與烏克蘭語混和的文字，實在難懂極了；恐怕最成問題的地方，都在這種土語上面，但已盡了我最大的力量，只好由它去了。

書現在已經印出了，希望大家批評一下吧！

一九四〇，五，八，金人記



靜靜的頓河

全四冊·第二冊

原著者

M·蕭洛霍夫

譯者

金人

發行者

光明書局

代表人 王子澄

發行所

光明書局

上海福州中路二九六號
廣州漢民北路一三八號
成都祠堂街二十一號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十月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三月六版

